

白银誓约

卷三



国王陛下

2019 年 10 月，迪士尼中国与卢卡斯影业授权阅文集团作家“国王陛下”撰写一部《星球大战》中文网络小说。2020 年 5 月 4 日《星球大战》日，该书的标题正式公布——《白银誓约》。由于《白银誓约》属于《星球大战》正式的一部分而并非“官方同人”，因此它受到国内《星球大战》界的很大关注，有关它的猜测很多。在 2020 年 7-8 月的《星球大战》粉丝节目和《随便谈》中，笔者也与南方战士就《白银誓约》进行了讨论。

充满活力、年轻气盛的绝地学徒肖恩，在一个偏远独立的乾星系中调查一起凶杀时，第一次遭遇了真正的黑暗。他被迫与师父分离，独自对抗崛起的邪恶。当他的绝地训练受到挑战，面临信仰危机时，他踏上自我发现之旅，希望为这个星系带来和平与正义。



PHASE ONE – LIGHT OF THE JEDI

Wave One – 232 BBY

"Starlight: Part One: Go Together"
(Star Wars Insider 199)
Light of the Jedi
— The Great Jedi Rescue
A Test of Courage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
Into the Dark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
"Starlight: Go Together: Part Two"
(Insider 200)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2
"Starlight: First Duty"
(Insider 201–202)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5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5
"Starlight: Hidden Danger"
(Insider 203–204)

Wave Two – 231 BBY

The Rising Storm
— Showdown at the Fair
Race to Crashpoint Tower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6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6
Out of the Shadows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7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8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FCBD 202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7
Tempest Runner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9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8
The Edge of Balance, Vol. 1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2
"Starlight: Past Mistakes"
(Insider 205–206)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9
Trail of Shadows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0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1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10
The Monster of Temple Peak Issue 4
Trail of Shadows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1
The High Republic Vol. 2 – The Heart of Drengir
"Starlight: Shadows Remain"
(Insider 207)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2
Trail of Shadows Issue 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Annual 2021

Wave Three– 230 BBY

The Fallen Star
Mission to Disaster
Trail of Shadows Issue 4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2
Eye of the Storm Issue 1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3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Galactic Bake-Off Spectacular
Midnight Horizon
The Battle for Starlight
The High Republic Adventures Issue 13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4
Trail of Shadows Issue 5
Eye of the Storm Issue 2
The High Republic Issue 15
The Edge of Balance, Vol. 2

End of the High Republic Era – 82 BBY

Vow of the Silver Dawn（白银誓约）

第 226 章 理所当然

李钰耸耸肩：“只要有钱，怎么都好商量。”

“报酬方面当然不会亏待你们。”南无忧说道，“但我现在没有现金了，这次处理家务事也是为了能接收更多的遗产，调配更多的资源。所以我可以承诺的，只有事成以后的丰厚回报。”

而后，她又对肖恩说道：“我刚刚说过，我对夏京没有任何影响力，甚至二叔的手也还伸不到夏京去，但这次出席家族会议的人中，恰好有人在夏京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如果能争取到他的资源，那么与莫斯提马大师的会面就无疑多了一条路。”

然而还没等南无忧说出那人的身份，她身后就忽然传来敲门声。南无忧连忙整理了一下头发，换上端庄的笑容，匆匆切断了通讯。

李钰挥手向着南无忧的残影作别，而后说道：“大小姐的表态这么积极友善，可见处境并不乐观啊。”

白收回手臂，说道：“我们的处境同样不乐观。”

“拖家带口的民间组织什么时候处境乐观过？”李钰自嘲地摇摇头，而后对肖恩解释道，“是这样的，作为【巽】的寄生虫，我们表面上光鲜独立，但实质上必须依附南家的庇护才能生存下去。然而南鹤礼、南千禹这些老主顾先后暴毙，现在我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南无忧身上啦。”

肖恩问：“南于瑾呢？”

“人家有看不上我们这些不三不四的杂兵。”

李钰的语气带着淡淡的嘲讽，显然和南于瑾有着并不愉快的历史。

而肖恩听到这里，便大致理解了白银的处境，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李钰会对自己格外友好。

因为大家是利益共同体。

李钰需要南家的支持，而最有希望争取的盟友就是孤立无援的南无忧，争取南无忧的最佳捷径莫过于为她报杀父之仇，然后绝地师徒来到乾星系恰恰是为了调查南鹤礼的死！

事实上，李钰应该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出于谨慎，他刻意用“不问过去”来装傻，以便进退自如。

白银骑士团终归不是什么正人君子的组织，杀人放火的营生并没少做，万一和绝地学徒全然合不来，双方天天摩擦吵架，那就尴尬了，所以还不如难得糊涂，让双方都有退路可走。

此外，李钰当时也未必就将白银栓死在了南无忧这条线上，毕竟南鹤礼是堂堂家族之主，南无忧却只是个自身难保的落

难公主。一旦南家完全靠不住，难保他会不会带领团队转投别家，到时候绝地学徒既可以是盟友，也可以是战利品。

当然，事到如今，再去追究李钰当时的动机已经没有意义，随着肖恩主动将身份曝光，而李钰和南无忧也坦然接受了他的身份，三方已经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同盟。

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三方的目标是相同的：见到莫斯提马，揭露南鹤礼死亡的真相。

只不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还需要稍微绕一点远路，前往【兑101】去争取某个大人物的支持，顺带帮南无忧争权夺利。

对此，肖恩并没有什么意见，反正远路他已经绕的足够多，不在乎多走一程。

只是，他心底依然有个疑惑没有解开。

在这个三方同盟以外，南于瑾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

肖恩的疑问，很快就得到了解答。

在白银号的私人房间里——肖恩揭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在船上的待遇就得到了空前提升——他接到了匿名账户的通讯申请。

接通后，不出意外地在全息投影中看到了南于瑾。

“肖恩你好，我是南于瑾，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肖恩带着几分谨慎，点了点头：“感谢你在【离】时的救命之恩。”

南于瑾笑了笑：“只是举手之劳……这么说未免矫情，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帮你的忙并费不了什么功夫，而且我的确对你有所求。”

肖恩心道这就对了，如果不是有所求，南于瑾实在没理由冒着得罪【黑翼】和狩龙人的危险，给他发预警信。

用匿名账户通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通风报信的风险和难度，南于瑾不可能不求回报。

“你想要什么？”

“我希望你能帮助南无忧那孩子。”

肖恩有些意外：“你让我帮助南无忧？你才是他的亲人吧。”

南于瑾说道：“正因为我是她的亲人，做事反而会不方便。对于出生在豪门的人来说，最需要警惕的永远是自己的亲人。她从来没有信任过我，当然，我很欣赏她的这份谨慎，处在她的位置上，对任何人尤其是家族亲人投以盲目的信任，都是自取灭亡。”

肖恩问道：“连你都不能取信于她，又何况是我？”

南于瑾微微笑了起来，憨厚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仿佛看穿一切的精干。

“你应该很清楚，她一定会信任你，至少比起信任其他任何人更加信任你。”

肖恩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南于瑾说得没错，比起现在围在南无忧身边的人，肖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是绝地学徒。

绝地学徒这个名词，对大多数乾星系的人来说都很陌生，但南无忧却是绝不陌生的。何况肖恩之前曾阴差阳错地救过她一次。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没有利害冲突。

“所以，你希望我怎么帮她？”

南于瑾说道：“在她做出不理性的判断时，阻止她。”

“不理性的判断？”

南于瑾说道："不久后，南家将召开家族会议，元老人物会有过半到场，共同商议决定家族的未来。而南无忧对那场会议寄予的期望实在太高了，她想要毕其功于一役。"

肖恩对于南家的家族聚会所知有限，只是说道："她说自己只是想要声张应有的权利。"

南于瑾摇了摇头："天真的说辞罢了，'应有的权利'？世上从没有什么权利是应有的，更遑论是家族继承权这种东西，大哥当年顺利掌权，靠得可不是什么顺理成章。"

"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更要努力争取。"

"方向错误的努力，只是事倍功半的无谋罢了。"南于瑾叹了口气，"或许是这段时间我帮她帮得太多，而她的成长也太快，以至于她已经无法做出冷静的判断了……接下来，故事可能有点长，有点乏味，不知你有没有耐心听我说下去。"

"洗耳恭听。"

第 227 章 鸦雀无声

南于瑾的故事并没有他声称得那么乏味冗长，这个相貌憨厚的中年人，讲话其实非常富有条理，言简意赅。

南无忧的处境相当微妙，她虽然是南鹤礼这个族长的女儿，但在家族中其实孤立无援。

事情的根源要上溯到南鹤礼的祖辈，他们为了争夺家族大权，发动了极其残酷的斗争，不光斗垮了敌人，也斗垮了大量的自己人，亲兄弟姐妹也没有例外。

最终上位的，是一个孤家寡人。

这么做的好处是，上位以后，周围几乎没有能威胁到统治者地位的竞争者，坏处则是一旦首脑出了问题，那么整个派系立刻就烟消云散。

到了南鹤礼这一代，情况略有好转，他们兄弟共有三人，虽然关系不算特别和睦，却终归是同属一个派系，平时可以笑脸相迎的亲兄弟。而且南鹤礼还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继承人，接下来只要其余两个兄弟也留下血脉传人，曾经单薄的派系就能发展壮大。

然而后来南鹤礼和南千禹接连死亡，南于瑾本人也没能第一时间回归乾星系，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而微妙起来，那些曾经对南鹤礼这一脉怀有宿怨的南家人，第一时间便下手蚕食起了南鹤礼的遗产，而当南于瑾终于姗姗来迟的时候，留给他们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对于南无忧来说，她看到的是：父亲留下的遗产，在被贪婪的家族亲人无情掠夺，而同为南家人，他们甚至对南鹤礼那离奇的死亡真相浑不在意，仿佛他死后留下大笔可供瓜分的遗产反而是好事！

这一幕对她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南无忧虽然嘴上不说，心底的愤怒和恐慌却在迅速积累。而这些情绪，随着南于瑾的归来，反而变得越发难以控制。

因为南于瑾给她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如果她只是孤身一人，那么再大的冤屈都只能隐忍，身为南鹤礼一手培养出的继承人，南无忧至少还有基本的判断力。

但是南于瑾归来后，却帮南无忧迅速恢复了部分元气，除了在董事会能够列席之外，她还靠着陈耀取得了太空城市的主导权，而这对一个落难公主而言，简直是决定性的转变。

拥有一座繁华的贸易城市作为底气，南无忧甚至考虑过直接申请董事会的成员资格，然后再以董事会的名义慑服家族内部。而考虑到家族会议召开在即，她便想着将步骤稍作调整，以强势姿态慑服内部，然后再以家族为助力恢复她本人的董事会席位。

这种开拓进取的精神，部分来自过往的历史——南鹤礼的祖辈就是靠着这种极端的冒险精神赢得了家族大权。

还有一部分则来自实力膨胀后，她那随之复燃和膨胀的怒火。

******

“而这件事我没法劝。”南于瑾说道，“我的立场其实比任何人都要微妙，因为南鹤礼死后，我才是明面上最大的受益人，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南无忧不过是被我推到台前的傀儡。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劝她不要冒进，只有我不行，有些话说出去，我就洗不清楚了。”

肖恩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而后问道：“所以你需要我来帮你控制住南无忧？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南无忧冒进导致失利的话，你依然是最大的受益人。”

“呵，你还真是直言不讳。没错，在很多人看来，我和南无忧的关系正该是这样水火不容，但实际上南无忧若是倒下了，我就成了这一脉的独苗，而我可没有祖辈的本事，能靠着一己之力慑服整个南氏家族。更重要的是，我缺少继承家族的正统性。”

肖恩问：“正统性是什么？”

“是人们对一件事约定俗成的认可，或者说是家族元老们的价值观。比如说，南无忧是南鹤礼的女儿，那对于元老议会来说，她就理所当然的是家族的继承者。当然，正统性不等于必然性，阻碍她成为继承者的理由有很多。”

“比如她年龄太小，威望和手段都嫌不足；再比如南鹤礼的死因成谜，让这一脉继续掌权可能对家族不利。但这些理由，都只是反驳正统性的借口，如果没有这些借口，南无忧

就会顺理成章地接掌大权。这就像简单的物理学定律，没有外力干扰，物体就会沿着原先的方向不停运动下去。”

肖恩又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南于瑾说道：“然而我并没有这份正统性，在和大哥竞争的时候我甘拜下风，那个时候我身上就多了失败者的标签，而带着这个标签的人是不可能享有正统性的。所以若是南无忧倒下，结果只会是我们这一脉被家族迅速抛弃，彻底沦为历史的尘埃。”

肖恩问道：“所以你才要在背后支持南无忧？”

“是的，我不但要支持她，还要全力支持她，因为现在我们谁也输不起。”

“理由很充分，那么这些话为什么不和她说？”

“因为这些纯粹功利的理由，和我先前经营的人设、亲情全然不服，而我已经不能再继续加剧我们之间的不信任了。”南于瑾苦笑道，“诚然我很欣赏无忧的谨慎乃至多疑，因为不具备这份素质的人不配成为领袖。但谨慎多疑一定要维持在一定范畴以内，而我现在已经快要越过那条线了。”

“越过那条线？你做了什么？”

南于瑾说道：“回归以后第一时间找到无忧，以感情牌和人设牌迫使当时孤立无助的他接受我成为暂时的盟友，然后带着她前往苍穹顶，与四大家族的元老议会成员会面，为她争取到了董事会议的列席资格。而后辅助她收拢南明资本的部分资源，再之后带她前往收复了陈耀。”

肖恩说道：“听起来你已经为她做了足够多，她如今的复苏几乎全部是依赖你的力量，就算你的帮助有功利因素在内，她也没有任何理由过度怀疑你。”

“恰恰相反。”南于瑾叹息道，“我做得越多，她反而越会怀疑我，因为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能给她的，自然也能夺走，她至今拥有的一切都还不属于她。这份危机感会

加重她的怀疑，怀疑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利用她的正统性，怀疑我会在她的利用价值出尽以后，将她的一切都夺走。”

肖恩皱起眉毛：“你的这番话，反而是在展示你自己的多疑，你怀疑南无忧并不信任你。”

“没错，我也是个多疑的人，毕竟我也出身南家，小时候也曾被当成接班人来培养——虽然半途而废了。我之前能够毫无保留地帮助无忧，是因为我不需要太过在乎她的多疑，势单力薄的她还没有资格去影响大局。但现在不一样了，无忧的成长非常快，在【离】收复陈耀有一小半都是凭她自己的本事。虽然还称不上羽翼丰满，但是，我已经承受不起和她闹翻的代价了。”

说完，南于瑾又叹了口气：“总之，我的故事就到这里，接下来就要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

肖恩没有急着答应或者拒绝，南于瑾的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每一个字都是真伪难辨，他连李钰和南无忧都不信，又怎么会盲信南于瑾?

所以，结束通讯以后，肖恩就直接找到当事人来核实。

在白银号的小型会议室里，绝地学徒与南无忧相对而坐，将故事娓娓道来，李钰抱着手臂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旁听。

故事讲完，会议室内鸦雀无声。

第 228 章 谁是恶人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李钰，这位白银的领袖以一贯的玩世不恭，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很棒的故事，完全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大小姐则成了彻头彻尾的恶人，多疑、少智、没良心，丧家之犬……”

李钰一直到南无忧投来冰冷的目光，才耸耸肩闭上了嘴。

而南无忧瞪过李钰后，便不由垂下头，闭上双眼。

她的不满并非是针对李钰，虽然后者的言辞的确是刁钻毒辣，但他说的道理一点都没错。

在南于瑾的故事里，她的个人形象完全就是个多疑少智，难打交道的反派角色。

而她偏偏没有任何能反驳的余地。

南鹤礼死后，不单是董事会，甚至整个南家都对她进行冷处理，是南于瑾将她从冰窟之中拉了出来，几乎无私地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援助。

她从无人问津的弃女，迅速恢复继承人的影响力，甚至得以暂时掌控背后全都是南于瑾的功劳，而后者却没有向她索取任何回报。

对于这种圣人般的二叔，她又做了什么呢？

诚然，是南于瑾要她时刻维持着一颗怀疑的心，不要对任何人放下戒备，也的确是南于瑾在不断纵容她的自作主张，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她刁蛮任性的理由。

迷茫中，南无忧开口询问了一个最具客观立场的人。

“肖恩，你怎么看？”

被点名问道，肖恩也坦然回应：“我并不相信南于瑾的故事。”

南无忧自嘲地说道：“但偏偏他并没有说谎，我的确……”

话没说完，就被肖恩打断道：“如果他真的对你一片赤诚，别无所图，只想扶持你尽快继承遗产，那么为什么最后你会成为一个多疑少智的恶人？”

这个问题，让李钰和南无忧都不由一愣。

“好问题。”李钰说道，“直指核心，想不到绝地学徒并不蠢啊。”

肖恩并不介意李钰的诋毁，说道：“做蠢事的人未必真的蠢，反过来做好事的人也未必真的好。我听了南于瑾的故事，只是有一点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衷？”

“又是一个好问题。”李钰几乎忍不住鼓起掌来，“肖恩你在【离】这一趟真是获益匪浅啊，脑子开窍了，懂得正确思考了。你问得没错，南于瑾一个成长在豪门世家的嫡系子弟，在乾坤集团董事会都能广结人脉的大人物，怎么会沦落到满腹苦衷，只能对一个外人诉说的地步的？他如果真想帮

忙，有一百种办法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何至于让大小姐当恶人？”

南无忧问道：“有一百种办法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比如呢？”

“很简单，不想让大小姐你作恶人，就自己来作啊，干嘛非要撞出一副好人扮相？他南于瑾结交三教九流人士的时候，怎么没见他憨厚朴实了？”

南无忧愣了一下，随即恍然。

自污，这的确是个绝佳的手段，在乾坤集团的历史上，有很多名垂青史的“忠臣”，都用了这种方法来避免功高震主。而现在南于瑾既然表态要作南无忧的忠臣，为什么连自污都不舍得，反而要让她承担道德压力？

南无忧沉默良久，说道：“这样也好，当了恶人，我反而心安理得一些。平白得来的恩惠，总是拿不安稳的。既然知道二叔对我并非毫无保留，我也就不必再用良心谴责自己了。”

李钰说道：“良心？大小姐你怎么还留着那种东西的？你不是要继承南鹤礼的遗产，成为南家的继承人么？我可从没听说过豪门领袖是有良心的。”

这种明目张胆的嘲讽，反而让南无忧笑了起来：“嗯，说的也是，我的确有些天真了，既不想做坏人，又不想放下父亲的遗产，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

说完，南无忧正起颜色，对肖恩说道：“谢谢你愿意将二叔的故事分享给我，也谢谢你选择了信任我，而非信任他。绝地大师的事情，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咱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

结束了临时会议后，肖恩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情颇为压抑。

将故事分享给南无忧和李钰，是基于理性的判断，他不相信南于瑾的故事，也不愿意承担保密的风险，毕竟他即将与李钰等人紧密合作，将这个故事藏着不说，被人发现了反而会平添心结。

但是分享故事的结果，却不是他所乐见的。

李钰对“良心”一词的嘲弄，南无忧那欣然接受恶人身份的表态，都让肖恩感到极度不适。

若非形势所迫，他其实真的不愿意和这种天然就背离善良立场的人合作，反而南于瑾给他留下的印象要好得多。

虽然他并不相信南于瑾的故事，也猜测他帮助南无忧的背后也藏有自己的目的，但评价一个人应当论迹不论心。他终归是出手帮了南无忧，而且对肖恩也有大恩。

这样一个人，怎么也比南无忧要显得可亲多了。

但是，肖恩的想法并没有到此为止。

如果没有经历太空城的连番故事，没有亲眼见识到贫民窟的缤纷百态，没有亲耳听胡博讲述贫民窟的价值观，那么肖恩对善恶人心的认知也就仅止于此了。

现在，他却有了更多的想法。

南于瑾那几乎无懈可击的圣人姿态，本质在于资源上的余裕。比起骤然丧父，被家族乃至集团排挤的弃女南无忧，他这个姗姗来迟的南家元老，简直是天上人。

南无忧不得门而入的苍穹顶，对南于瑾来说如同后花园；董事会的列席资格只需要打几个招呼；甚至董事会直属的星系最强武装【黑翼】都心甘情愿给他作保镖。

这样一个人，想要提携南无忧根本是举手之劳，在他的故事里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苦衷，却没有任何一个苦衷能伤及他的根本。南无忧信不信他，他都是举足轻重的家族元老，

甚至南无忧的怀疑和疏远，反而会让南于瑾这个圣人获得道德优势。

这就如同富可敌国的富豪用零花钱做慈善，慈善成与不成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但是对于被施舍的人，却是生与死的差别。

所以，不可能要求被施舍的人，抱有和富豪同等游刃有余的心态。乾星系有句老话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南无忧那不近人情的恶人心态，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常态。

肖恩不喜欢这种心态，却已经可以坦然接受它。

唯一的问题是，其他人也可以吗？

国王陛下

第 229 章 家族聚会

南家的家族聚会，定于名不见经传的【兑 101】召开。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颗狭小的天体位于【巽】和【坤】之间的小行星带的荒芜区，与【离】遥遥相对于轨道远点，处在整个乾星系最远离文明的区域之中。

由于偏僻，乾坤集团数千年来都没有对此地进行深度开发，极端复杂的环境下，安全的航线也变得屈指可数，所以就连食腐生物一般的底层海盗也很少会光顾这里。

【兑 101】就是这样一个偏僻荒芜到了极点的地方。

然而它同样也是集团四大巨头之一，南氏家族数千年来的圣地之一。

相较于地处【坤】的家族发源地，以及位于【巽】的家族总部，【兑 101】的特殊性，在于它见证了南家最重要的一次历史转折。

在数千年前的殖民拓荒时期，南家带领的团队与主流团队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率先离开了前往当时还是广袤原始森林的【巽】寻求发展。而孕育出这个决策的战略会议，就是在【兑 101】上召开。

当年的会议之所以选择如此偏僻隐蔽的位置召开，有很多原因，真实的历史迄今已经难以考证，但它的影响却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沿袭至今。每当南家遇到重大问题，需要集体决策，尤其需要已经退出正式职务的元老们参与的时候，所有高层都会非常有默契地选择【兑 101】。

而在本次聚会的主角之一，南无忧仍紧张忙碌的筹备参会事宜时，在已经有一些南家的元老提前到场了。

南笃，南明资本资深顾问，曾任副董事长兼总裁，名下多家关联企业，富可敌国，权势滔天。他虽然不是家族嫡系出身，却是毋庸置疑的重量级元老，甚至南鹤礼在世时也对其恭敬有加。南笃虽然不可能成为家族领袖，但任何一个家族领袖都离不开南笃的支持。

因此，当他乘着一艘雪白的 SN-NF1 穿梭机，降落到【兑 101】的机库中时，早有无数南家人在此列队恭候。

当先一人年纪轻轻，但身姿英挺，俊逸不凡，在众多光鲜权贵中依然显得与众不同。甚至许多年纪、辈分更高的南家人，也安安分分地站在他的身后。

这位名唤南保忠的年轻人，有着极其接地气的名字，却有着相当不接地气的家族地位。而南笃从穿梭机上缓步走下来的时候，也只将目光投在南保忠身上。

南保忠连忙拱手低头道：“四爷，好久不见！”

“是保忠啊，你也来这么早干什么？这荒郊野岭的，年轻人不嫌憋闷吗？”

南笃说话时，眼皮也不抬一下，目光仿佛只在脚面附近的地板上巡游，但说话间他却微微抬起了自己的手肘。

南保忠见状一笑，连忙上前搀扶过南笃的手臂，与其并肩行走。

“四爷，房间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南笃说道：“一介老朽，哪里需要特意安排什么？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就够了。”

“是，我知道四爷您推崇简朴的生活，所以特意把 3 号房收拾得和您在清苑的房间一样。”

南笃点点头：“有心了。”

“对了四爷，关于这次会议，我听【离】那边的人说……”

两人说话间，南保忠已经搀扶着位高权重的老人，沿着机库外的通道电梯一路向下，深入到了【兑 101】的核心地带。

这个体积不大的小型天体，在数千年间早就被南家开发到了极致，内部几乎每一寸空间都被充分利用，布局紧凑而有序。外层是机库、设备室和一些佣人、驻场工程师和安保人员的临时住所，内层有核心能源室和生态区，一些赴会的晚辈人员会住在此处。

而最核心的区域，则改造成居住区，一条蜿蜒的走廊两侧，共有十三间套房供给地位最高的元老在此短暂居住。

这片区域采取了类似苍穹顶的设计，南家人在这荒僻干涸的小行星中挥霍了海量的资源，打造出了精致绝伦的园林生态。虽然无法像苍穹顶那般呈现开放的天空，却在空间有限的走廊里，开辟出了潺潺溪水，覆盖上了绿藤红花。

南保忠与南笃走在柔软的草坪上，一路越过精致的喷泉和假山，走过一间间风格各异的套房，最终停留在一扇朴实无华的金属门前。

门旁一支略带锈迹的金属杆伸展出来，露出圆滚滚的探头，在南笃的脸上一扫，而后发出铿锵有力的金属音：“欢迎回家，南笃大人。”

而后房门刷一下敞开，露出一片灰扑扑的空间，只见偌大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板床，一张单色的书桌，一块朴素的电子屏，空旷得近乎荒芜。

南笃本人却对此很是满意，他轻轻点头道：“还原得不错，真是有心了。”

南保忠毕恭毕敬道：“四爷认可就好。”

“好了，我也累了，先休息一会儿，你去忙你的吧。”

“是。”

而南保忠退出房间后，便不由长吁了阔气，只感到背后的冷汗已经快浸透衣衫。

和这位其貌不扬，慢条斯理的老人同行、对话，承受的压力之重，简直令人窒息。

诚然，在所有人看来，南笃都不是一个刻薄而刁钻的人，他生活简朴，性情温和，对晚辈也多有照拂。

然而他毕竟是南笃，是如今整个南家权威最重的元老之一！

他喜欢简朴没错，甚至自己住的房间里清淡地如同囚牢也没错，但是这个囚笼名为三号房！是整个【兑101】最重要的房间！

数千年前，带领家族走出全力支持【巽】开发计划的南家先祖，相传就是住在这个房间。

南鹤礼在世的时候，三号房只有身为家主的他才有资格入住，如今却迎来了名为南笃的新主人。

而南保忠为了取悦南笃，对房间做了紧急改造，将大量南鹤礼留下的艺术品撤出，抹掉了各种精雕细琢的痕迹，甚至彻底改造了周边的生态系统，以使得房间内外的“富贵气息”不那么重。

一切都是为了打造一个让南笃满意的简朴环境，然而这个简朴环境的改造成本却高达百万。

但所有人看到三号房这扇崭新的灰扑扑的房门，却都要称赞一声，南笃的简朴和优雅。

这当然不是因为南家人算不清账，而是权势的力量足以扭曲人心。

而就在南保忠满心感慨的时候，却听身后传来一个温和而轻巧的声音。

“保忠啊，好久不见，听说这段时间都是你在这里忙？”

南保忠连忙回过头，却见一个身形富态，慈眉善目的中年人走近过来。他认出对方身份，连忙低头行礼道：“于谨叔……”

“好了，别这么拘谨，又不是陌生人。”南于瑾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听说四哥已经到了，我进去打个招呼。”

南保忠想要开口，但是在那双慈善的目光注视下，竟感到自己说不出话来。

南于瑾，虽然一直不显山不露水，但他终归是嫡系出身，在这十三间套房里永远稳居一席，还远不是南保忠这个后起之秀能够撼动的。

何况，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三号房的金属门就刷拉一下敞开了，显然是南笃在邀请南于瑾进去。

南保忠见此，更是不敢多说，连忙侧身让开路。

而看着那扇门在自己面前关上，南保忠忽然有种预感，这次家族聚会，必定风起云涌！

第 230 章 光明正大

“四叔，好久不见了。”

南于瑾走进三号房后，便对南笃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南笃的回应则相对冷淡，他看着南于瑾进门，只是轻轻点点头。

南于瑾则在四下扫视了一番后，赞道：“四叔还是这么崇尚简朴，真是几十年如一日令人佩服。”

南笃说道：“而你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言不由衷，这个所谓的简朴环境，改造成本至少以百万计，仓促施工不知道要让多少人为此加班加点，简朴二字说来简直是讽刺。”

南于瑾却理所当然道：“大人物的简朴理当如此，集团高管微服出行以示亲民，背后的安保费用却要以天文数字来计

算，这既不微服更不亲民，但若是连这种表面功夫都不做，后果就只有和民众离心离德，丧失权威，这结果无疑更坏。所以我们就算明知这一点也不经济实惠，也只能忍痛为之。”

南笃抬起头来，正视着南于瑾：“用不着说这些废话来向我表忠心，我以前不会支持你，以后也不会支持你。虽然我很中意你的低调和灵便，也一直认为你比南鹤礼更适合带领南家，但规矩就是规矩，你当年不与人争，就不配享有胜利的果实。”

顿了顿，南笃又说道：“而现在的你，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南无忧才是家族的继承人，虽然她还太过稚嫩，至少要在元老议会的监督下成长十年，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能动摇她的继承资格。”

南于瑾说道：“四叔这话就有些冠冕堂皇了，大哥刚去世的时候，无忧的待遇，可完全不像是家族继承人。偌大家族，放任她一个刚成年不久的小姑娘去面对董事会的打压……”

“你应该很清楚那是必要的考验。”南笃冷冷地打断道，“无论是家族的冷遇，还是董事会的打压，都是她作为继承人必须面对的压力。南鹤礼在世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比那要大上百倍，如果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那她就有必要在元老议会的监督下再当十年储君。”

南于瑾笑了笑：“这么说，我回来以后反而是帮了倒忙？”

南笃说道：“如果你是想借着南无忧的大义名分来谋求私利，那算你聪明，在规矩允许的范围内，你想要怎么利用她都可以。无论是打造自己的圣人人设，还是向她推销你的经营理念，进而影响家族战略，这都是你的权利，我不会干涉。”

南于瑾说道：“嗯，我承认帮助她的确是有我的私心，我也不会说什么不求回报之类的废话，等她以后正式继承家族，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她关照。但无论如何，至少我是在帮她

继承家族，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她巩固权力。反而是理应为她保驾护航的元老议会，在关键时刻置身事外，美其名曰考验。”

南笃问道：“这些话，你去和南无忧说，让她进一步对你推心置腹，将我们这些老家伙当作绊脚石去。在我这里说废话是没用的，从你小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嘴里很少有真话。”

南于瑾说道：“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的事。四叔你愿意怎么怀疑我都无所谓，你觉得我言不由衷，觉得我觊觎兄长留下的权势富贵，觉得我碍了元老议会的事情，觉得我和夏家人走得太近，还和缪恩人不清不楚……但无可否认，我现在是在帮无忧。”

南笃说道：“那么你是想说，你特意在会议召开前私下找我，也是为了帮无忧铺路？”

南于瑾说道：“是啊，不和四叔打好招呼，心里总是没底，虽然四叔你声称元老议会是在考验无忧，但是第一，我不知道四叔你的话到底是不是发自真心，毕竟言不由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利；第二，四叔你在元老中的地位的确很高，但你真的能代表所有元老吗，我看也未必。比如，如果有个别元老，想要借着考验的名义生事，来为难无忧呢，比如将元老议会的监督时限延长到二十年，三十年，让她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家主？到了那个时候，四叔你的立场在哪边？”

南笃回答道：“我只占在家族规矩那一边。”

南于瑾笑了：“四叔这话就不厚道了，所谓家族规矩，还不是元老议会的意志？规矩从来都是死的，只有人是活的。你们想让谁占上风，规矩就在谁那一边，现在四叔这么说，莫不是根本不想站无忧这边？”

南笃依然不露口风：“无忧如果守规矩，规矩自然会守护无忧，至于我，我既没有资格代表元老议会，也没有资格代表规矩。”

“四叔你可真是滑头啊，咱们这只是私底下的对话，你连一点口风都不透露给我？不过这么看来，这次会议上，真的有人要对无忧发难？是谁，保忠他们家？大哥在世的时候一直在打压他们家，的确现在有报复的理由。又或者是镛男家？他们一直反对家族和共和国往来过于亲密，也有打压无忧的理由。”

“够了。”南笃制止了南于瑾的质疑，“你愿意质疑谁，等会上去慢慢质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

南于瑾却仿佛没听出这逐客令，继续留在房间里收到：“四叔你提前几天就到了会场，时间应该有的是，我今天怎么也要从你嘴里得到一个承诺。”

南笃却闭上嘴巴，一言不发。

南于瑾说道：“四叔，这房间，就在去年这个时候，都还是我大哥在用，而今年他的女儿甚至在这条街上都找不到一个属于她的套房。我知道南家元老不认感情牌，但如果大家一点感情都不讲，家族和公司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你废话这么多，还是想说，要我看在感情的份上，在会上支持南无忧？翻来覆去地说这一件事，你也是不厌其烦。但你这么煞费苦心，换来了什么？”

南笃的声音染上了几分嘲讽：“你表现得如同圣人，但南无忧可有领情？她现在对你推心置腹了，还是感恩戴德了？好像都没有啊，她和白银的人往来越发密切，对你的指示或者说建议也越来越无动于衷。你在但是南无忧有承诺过你【涅槃】的事吗？”

南于瑾的脸色顿时僵住了。

南笃说道：“南无忧大概还不知道她就毫不犹豫地将这个资源捏在自己手里。”

说完，南笃垂下眼皮，轻声笑道：“嘿嘿，不愧是南鹤礼的女儿，虽然手段稚嫩，但思维已经逐渐老辣起来了，只讲

收益，不讲情面，有这样一个继承人上位，南家未来的日子恐怕要严峻许多吧。”

“四叔。”南于瑾有些哭笑不得地尝试打断。

南笃却忽然抬起双眼，浑浊的眼球中迸发厉色：“刚刚那些话，就是你想说却不能说，所以千方百计暗示给我的，对吧？”

南于瑾的面色顿时僵住。

南笃说道：“我从来不是个聪明人，所以家族元老才放心由我来仲裁各种事务，但就算是个蠢货，这些年的阴谋算计我也见过太多了。南鹤礼在的时候，你小子低调油滑，与世无争，如今南鹤礼一死你就突然跳出来高调扶持南无忧，在所有人面前摆出纯洁无瑕的圣人姿态，你到底想要什么，真以为我猜不出来吗？”

南于瑾沉默了一会儿，开口回答道：“四叔，你愿意怎么想是你的自由，但是无论你怎么想，我在做的事情都是清清白白，光明正大的。”

“所以，就更衬得南无忧不那么光明正大了，对吗？”

第 231 章 元老

南于瑾和南笃的对话并没持续太久，两人从一开始就话不投机，互相试探也没有结果，所以南笃很快就下了措辞严厉的逐客令，南于瑾也不再坚持，拱手告辞。

而在南于瑾走后，南笃却忽然睁开眼，挺起胸，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仿佛年轻了二十岁！

与此同时，镶嵌在墙上的方形屏幕忽然点亮，从中呈现出一个矍铄的长须老人的面容。

“南笃，这个南于瑾果然是按捺不住，开始行动了。”

南笃点点头：“他好像也不打算隐藏自己的动机。南鹤礼死后，家族里的确没人能压得住他，我这次特意入住三号房，就是想敲打一下他，结果他居然直接找上门来，还跟我当面

演戏！二哥，你那边调查得怎么样，南于瑾到底藏了多少东西？”

“不知道。”被南笃唤作二哥的老人南城摇了摇头，“之前南鹤礼大概是念兄弟情谊，压制他也只是压制在表面，只要南于瑾表现得恭顺低调，就不会对其斩尽杀绝。所以那些年里，南于瑾在家族内部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人手。而他从小就做事细致周到，有南鹤礼在前面遮着，我们也无从知道南于瑾究竟做了多少事。”

南笃沉下面色，说道：“那么南鹤礼的死呢，到底有没有他参与？二哥你也是集团元老议会的成员，如果是集团决策，你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不知道，或者说只知道很少的一部分。”南城说道，“南鹤礼死前，集团的元老议会的确有针对他的风声，但也仅止于风声。南鹤礼本人在元老议会也有关系网，不单单是我们南家，其他三大家族的元老中很多都是他的支持者，所以就算是集团的元老议会，也不可能发起针对他的制裁，更遑论是要命的那种。那小子做事的确各方面都比南于瑾更胜一筹，所以他死的时候，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南笃又问：“南千禹死前曾怀疑这一切都和共和国有关，我本来以为是无稽之谈，但偏偏他也死了……那对绝地师徒，你调查得怎么样了？”

南城面露迟疑，沉吟了一会儿说道：“那位绝地大师被夏家人看着，我的人一直渗透不进去。”

“哼！”南笃有些恼怒地说道，“夏家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夏阎说，这不是南家一家的事，而是整个集团的事。既然是集团层面，那么安保的确该由夏家出面主持，这件事夏阎的确占着道理。”

“道理？呵，南鹤礼死了，南家内乱，夏家当然说什么都是道理。”南笃顿了下，又说道，“不过夏家居然敢公然软禁共和国的使者，这却是有点蹊跷了，一般人不知道绝地大师意味着什么，但夏家没理由不知道。”

南城说道：“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但是我有一个猜测，如果将南鹤礼的死，和夏家软禁绝地大师的事情联系起来，或许……”

“既然你没有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就不要胡乱猜测了。”南笃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对方的猜想。

因为如果南城再说下去，事态就会发展成任何人都无法收拾。

假设南鹤礼真的死有余辜，假设他的死背后关乎整个集团的生死存亡，所以他才不得不死，所以夏家才不得不与绝地师徒为敌……如果是那样，那么现在南家只要躺倒放平等死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元老议会再纠结什么。

这种可能性太糟糕，所以还不如不想。

南城又说道：“无论如何，南鹤礼终归是死了，所以我想来想去，此事或许真的和【密会】有关。”

“【密会】？那个传说中的小团体确有其事？”南笃问道。

“一直有类似的传言，一直没有证据，但现在南鹤礼死了，证据也就确凿了。如果没有【密会】这种在元老议会内部私下串联的组织，南鹤礼怎么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南笃叹息道：“如果真的是我们南家就很被动了，失去了一个刚刚以各种手段肃清了家族的领袖，又失去了对集团元老议会的控制力。甚至我们内部也有些分崩离析，这种局势下，却要扶持一个菜刚成年的小姑娘。”

南城也面色阴沉：“照规矩，对于南无忧这种还没做好准备的继承人，该由家族元老议会监督辅佐，直到她能切实承担重任。但现在监督议会的人选都没法确定，我们根本不知

道谁是【密会】成员，甚至不知道【密会】究竟为什么要杀南鹤礼，甚至不知道【密会】对南家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维持四大家族不产生严重内斗的盟约里，可从来没说过可以莫名其妙就杀死一个家族领袖！”

“二哥，别慌。”南笃说道，“这个时候越是慌乱，就越是危险。南鹤礼死后，家族大乱，结果就是最该照顾到的南无忧没有照顾到，最该提防的南于瑾没有提防到。现在南无忧对元老议会充满戒心，南于瑾更是公然在我面前嘲弄家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乱了。”

南城说道：“南鹤礼和南千禹接连死亡，他的秘书南载舟又莫名变节，这种事在南家几千年的历史上都实属罕见，不乱才是怪事。”

南笃问道：“南载舟的变节，你查到什么了吗？”

“同样很有限，而且有些令人无法理解。”南城说道，“他阴谋杀害南无忧的事情确凿无疑，这一点从朱雀余孽那里已经多方面求证过了。但是我依然无法确定他的动机，没道理的。”

南笃也皱起眉头：“的确没道理，南载舟是南鹤礼亲自挑选的，也经过元老议会的审核认证，既是心腹更是死士，关键时刻他可以毫不犹豫替主人去死，事实上他也的确做过类似的举动……为什么偏偏是他背叛了？和【密会】有关吗？”

南城说道：“有这个可能，或者说我也只能想到这种可能了。能让一个忠心耿耿的秘书忽然背叛到这个地步，只有集团董事会才做得到，而能瞒过我们所有人的耳目，更是只有【密会】才做得到。”

“所以【密会】是打算斩草除根吗？”南笃叹息道，“和平盟约，在他们眼里似乎就不曾存在过。”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南城问道，“如果真的按照家族的规矩，扶持南无忧上位，就等于和【密会】正面为敌。”

南笃有些恼怒地说道："当【密会】下手杀害我们南家的领袖时，就是他们与我们正面为敌！到了这个地步都不敢迎战的话，南家还要我们这些老东西干什么？"

南城说道："不要生气，你知道我的立场一向和你一致，但你也该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元老都和你我一致。南鹤礼死后，元老议会在南无忧的问题上反应迟钝，恰恰是因为人心不齐。你不怕与【密会】为敌，但有的是人害怕。毕竟连南鹤礼和南千禹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那些所谓元老又凭什么保护自己？"

"凭他们是南家的元老，凭南家依然是个团结有战斗力的豪门世家！"南笃简直痛心疾首，"这个时候龟缩就能保命吗？我们甚至连真凶的样子都还不清楚，凭什么就断定【密会】不会对南家剩下的人下手？凭他们是群一无是处，死活都无所谓的软蛋？！"

南城则叹息道："元老议会一向如此，这是人之天性，你发脾气也没有用。何况我们就算要团结，可是又要团结在谁的身边？南鹤礼在的时候，大家一切都听他指挥，可是现在呢？团结在南无忧身边吗，她有足够的本事团结我们所有人吗？"

南笃说道："所以才需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关键时刻表明态度！就算南无忧现在没有，以后也一定有！"

"嗯，希望她对得起你的期待。"

南城的话语中，却没有任何期待的意思。

南笃叹了口气，问道："那个绝地学徒呢？好像是一直跟在白银那边，现在和南无忧在一起？"

南城说道："嗯，他前几天在【离】暴露行迹，我们才知道他居然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和绝地大师不同，这个学徒的行事风格有些激进。"

"哦？"

“稍等我把资料发你。”

南笃收到资料后，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单枪匹马杀上天玄玉栋？还和【黑翼】激烈交手，这行事风格的确激进的可以。当然，稚嫩必然导致激进，他只是学徒，做事不妥当也是正常的。但是大体来讲，绝地们在认定有必要的时候，并不会忌讳动武。”

而后，南笃又幽幽说道：“这样一来，就有两个问题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莫斯提马在等什么？以她在【兑 9527】上展现的能力，除非安保局的人用锁链拴住她，再注射麻药，否则任何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住一个绝地大师。而从她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来看，她身上没有任何拘束。”

南城说道：“或许是夏阎用无辜者的性命威胁她，就如同在夏京时做过的那样。”

“所以一个绝地大师会被人用同样的方法控制两次吗？”南笃说道，“她留在那里，只能说明她想留在那里。”

南城点点头，姑且认可了南笃的判断。

“第二个问题，我记得南鹤礼死时，对共和国的态度变得非常奇怪，他以前一度和几个大型医药集团往来密切，但却在很短的时间里逐一切断了合作，而那也引发了对方的不满。再之后就是他突然意外身亡，而共和国也派出了绝地师徒作为使者。然后这对师徒，还是南千禹口中害死南鹤礼的凶手。”

这段话，南笃说得慢条斯理，仿佛每一个字都蕴含着莫大的沉重，而随着他说完，寂静的房间里已经清晰地响起心跳声。

那是一个年迈的老者所不该有的急促心跳。

与此同时，南笃的声音却依然稳定而沉重：“那么，有没有可能，南千禹的确命中了真相，至少是部分的真相？”

南城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南笃，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那对师徒是在南鹤礼死后才来到乾星系的，他们搭乘了客船，一路都留下明显的行迹。但谁能确保他们不是偷偷潜入，偷偷离开，然后再光明正大搭船回来？一张日期为南鹤礼死后数天的船票，并不能作为不在场证明。”

“南笃……”

“我只是提出猜测，并没有下判断，但这个猜测的确让我难以释怀。因为就算真凶不是他们师徒二人，但也可能是共和国的其他什么势力。比起【密会】单方面打破数千年的盟约下手杀害南鹤礼，共和国参与其中，其实反而更合理一些。”

“但是南鹤礼和共和国一向关系不错，甚至他就是共和国在乾星系的代言人，共和国有什么理由杀他？杀了他，共和国在乾星系的影响力只会急剧衰退啊！”

“所以为了避免影响力衰退，他们就派来了绝地师徒，而现在这对师徒一个被软禁，一个被通缉。你觉得共和国现在会怎么想？应该怎么做？如果共和国以此为理由，选择用强硬的方式对乾星系施加影响，我们真的有抗拒的余地吗？”

南城顿时哑口无言。

“反过来说，南鹤礼与共和国打交道并不是没有好处，虽然在乾星系，反对共和国是一种政治正确，但任何人都知道那样一个庞然大物蕴含着何等惊人的力量。那么，南鹤礼能得的好处，其他人难道就不能得吗？共和国能选南鹤礼作代理人，自然也能选其他人。”

南城心悸道：“如果【密会】是想要踢开南鹤礼与共和国合作，如果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谋划好了这一切，那么南鹤礼的死就顺理成章了，绝地师徒到来后的所做所为也都很好解释，甚至我怀疑南无忧身边的学徒，也不是机缘巧合。”

南笃阴沉着面色，嘶哑道：“所以这次会议上，且看南无忧到底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吧。”

第 232 章 紧张备战

与此同时，被元老们“寄予厚望”的南家小公主南无忧，也正在紧张地准备自己的演讲。

这次家族聚会，对她的意义可谓关乎生死。

这是在南鹤礼死后，南家第一次召开元老级的会议，而且还是在【兑 101】这样的家族圣地。那么这次会议一定会决定家族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战略方向。

这个战略方向，当然不是指运营方向，而是指选择谁来带领家族继续前进。

或者是南无忧，或者是其他什么人。

南无忧过去对权势二字并不如何热衷，因为权势对她而言根本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让人完全体会不到它的可贵。

甚至南无忧一度考虑过不去继承家族，专攻自己感兴趣的艺术领域。毕竟父亲南鹤礼正值壮年，刚刚扫清家族中的反对声音，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而等到父亲真正老迈，无力维系统治……那南无忧也不是年轻人了，完全可以让位给更加年轻的后代。

隔代继承，这在乾星系也很常见。

但是现在南无忧却对自己的天真感到悔恨。

父亲南鹤礼的庇佑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他平日里承受的压力从来没有显露给她，却显然沉重之极，令神通广大的家族领袖也只能苦苦支撑。但南无忧却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根本没考虑过发生意外该怎么办。

于是当南鹤礼终于支撑不住倒下的时候，理应继承一切的南无忧却根本没有做好独当一面的准备。

而现在，南无忧甚至连悔恨的情绪都只能短暂停留心间，时间已经不允许她沉湎在无意义的情绪中了。

为了能在家族聚会中争取到元老的支持，让她合理合法地继承父亲的遗产，她必须竭尽全力。

“我很年轻，见识不足，手段也显稚嫩，但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我可以放开手脚去做那些成熟的人不方便做的事，说他们不方便说的话。我没有足够多的后台和底牌，所以各位才是我的后台和底牌，我……”

房间中，女子的声音戛然而止，之后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不对，这种自曝其短的发言只会惹人轻视，元老议会不会欣赏一个只懂得抱怨自己一无所有的继承人，这是典型的底层思维。”

南无忧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将平板电脑上的文字删去，然后推敲新的演讲词。

“我是南鹤礼的女儿，是他合理合法的继承者，我只是在主张理应属于我的权利……不对，这种冠冕堂皇的台词，会

刺激到那些前期选择袖手旁观的元老，我现在要博取他们的支持，而不是义正辞严地刺痛他们的颜面。”

“所以，我该怎么说？”南无忧低声自语着，痛苦地将双手插入浓密的发丝之中。

而就在此时，她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略带嘲讽的笑声。

“呵，这个时候，你该说：我要继承南家，谁赞成，谁反对。然后说，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垃圾。”

南无忧的苦恼情绪霎时间不翼而飞，她颇没好气地说道：“我记得自己提醒过你，进门之前要先敲门！”

李钰说道：“这是我的飞船，你在我的飞船上给我立规矩？有这份霸气拿到家族会议上去施展好不好？那些老头子绝对立刻臣服，五体投地那种。”

南无忧叹气道：“用不着说这种风凉话，你我现在谁都不比谁好过。如果我不能顺利通过会议，接管家族大权，那么白银的通行证立刻就要作废！”

“所以我这不是来监督你备战么，可惜一进门就听到你在念经。”

南无忧有些脸红，但更多还是恼怒：“我知道自己还很不成熟……”

话没说完，就被李钰摇着头打断了。

“你这么急着否认自己，就等于主动邀请人家来落井下石，你现在是要继承家族的，你什么时候见过南鹤礼低声下气了？”

南无忧说道：“父亲一直都很温和谦逊，礼贤下士，才不会像你一样说胡话！”

李钰说道：“没错，南鹤礼一直都很温和谦逊，礼贤下士——在他成为家主之后！在没有正式继承家族之前，他打压竞争对手，抹杀反对派时候的手段和霸道，比我刚刚有过之

而无不及！你是他的亲女儿，他难道都没教过你这些常识吗！”

南无忧顿时语塞，南鹤礼的确没教过她这些，因为理论上她也从来不用接触这些！

南鹤礼的上位并不算顺风顺水，因此需要几分狠辣和果决，但是到了南无忧这一代，南鹤礼为她扫清了几乎一切障碍，除非她本人不愿，否则接掌大权却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时候，南无忧并不需要过分的狠辣来威慑家族内部，反而需要温和的姿态来安抚和团结盟友。

不过这些都不是她能拿来反驳的理由，在争权夺势方面，她的确还很稚嫩，过去她所接受的教育实在太温和，完全无法适应眼下的局面。而某种程度上说，在荒废区摸爬滚打下来的李钰，要比她成熟得多了。

想到这里，南无忧认真地请教起来：“你认为我现在该怎么做？”

李钰说道：“以我对你们南家人的了解，你现在该做的是诱之以利，让人们看到跟随你的好处。说来，你当了家主，能给人们什么好处？”

提到好处，南无忧正色道：“父亲过去承诺过的，在我这里依然有效，同时我可以比父亲更为慷慨。愿意在这个时候支持我的，我……”

“不不不，你这种空头支票没人会相信的。”李钰打断了南无忧的话，“南鹤礼开出的条件之所以能吸引到盟友，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实力和信誉去兑现条件，但这些你都还没有。你开的条件再好，也要等你能顺利继承家业，而当你真的上位，是否还愿意认账，谁敢担保？”

南无忧叹息道：“所以我才在这里反复推敲演讲词啊，我现在一无所有，只能凭借言辞之利了。至于实质的好处，我

现在雇佣你们白银都是靠陈耀的资金支持，又凭什么去打动其他人？凭南于瑾吗？”

李钰说道：“凭绝地师徒啊。”

第 233 章 绝地在我身边

听到绝地师徒这个答案，南无忧心中略感迷茫。

她不否认绝地的伟大，但是伟大的绝地这个时候又能帮助她什么？绝地大师被安保局软禁，而学徒肖恩还挂在悬赏令上！

但随即南无忧就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师徒二人，而是这两人所代表的共和国。在南鹤礼死后，目前南家与共和国的联系几乎全断，而且没人知道该怎么与共和国重新取得联系。以往的合作伙伴纷纷选择了驻足观望，仿佛一定要等南家平息内乱后，才肯与南家对话。

而这个时候，与共和国关系最近，或者说表面关系最近的，就是拥有绝地学徒的南无忧了。

“打共和国的牌吗？的确是个办法，但是肖恩能代表共和国吗？而且他现在还被安保局通缉，如果我公然表示自己和他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等于直接与安保局交恶。”

李钰说道：“南鹤礼的死，安保局难辞其咎，你要继承南鹤礼的遗产，必然要继承这份仇恨，否则在情理层面上你就会陷入被动，别忘了你现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清理上的优势。”

南无忧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这其实是父亲留给她最大的遗产，她是南鹤礼的女儿，南家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任何人想要阻挠她继位，都要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而她要继位，只需要“名正言顺”四个字。

反过来说，一旦丢掉名正言顺，她和家族里成百上千的“青年才俊”又有什么区别？是能力更优秀，还是威望更高？实际上，她比起那个曾经被南鹤礼强按着头改名叫南保忠的人，都逊色几分实绩，更遑论还有很多南鹤礼的同辈人在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

李钰又说道：“而且你对安保局宣战，可以很大程度争取安保局内部的南家人，他们之前一直被夏家人压制，应该会有人乐于见到家族层面与夏家针锋相对。”

南无忧又点点头，随手在平板上记录下了这个建议。

李钰说道：“此外，肖恩背负的通缉令并不重要，这些年乾坤集团给共和国或明或暗泼的脏水可远不是一份通缉令能比的，但南鹤礼与共和国的关系，依然是他在家族内奠定地位的重要底牌，究其原因，就在于利益二字。比起我们这个偏居一隅的狭小星系，共和国这种庞然大物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实在太大了，那些巨头企业从指缝里漏出点什么，就够我们消化许久。”

南无忧认可道：“父亲和我说过，集团反共和国的态度，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从共和国得到更多的优待，我们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脱离共和国。”

“所以肖恩身上的通缉令也只是拿来和共和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别说他在【离】的所作所为情有可原，就算他真的罪大恶极，就算他和莫斯提马真的与你父亲的死有关，乾坤集团也不会就此脱离共和国，只不过会借此敲诈出更多的好处罢了。”

南无忧说道：“这根本是在玩火。”

李钰点头：“的确是玩火，但过去乾坤集团已经玩了很多年，得到了数之不尽的利益，所以没有人觉得玩火是错的，无非是能否玩得好，玩出花样。南鹤礼无疑是个玩火高手，他一边担任共和国在乾星系的代言人，一边却又放任集团内部反共和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最终得益最多的便是居中左右逢源的南家。”

南无忧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但终于还是选择沉默，因为她没必要和李钰作多余的争论，对方愿意怎么看待南鹤礼都是他的自由，何况南家得自共和国的好处的确不少。

“事实上，玩火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连我都看得出来，乾坤集团的人自然更看得出来。但为什么过去多年以来，共和国在乾星系的代言人只有南家？其他人却争取不到这份特权？是南鹤礼的沟通技巧真的特别高明吗，还是南明资本有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然都不是，南鹤礼的优势，在于共和国特别信任他，仅此而已。而这份信任，很可能只是惯性使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

南无忧听得不由出神，因为李钰的这番话，与南鹤礼曾经教导过的说辞几乎一般无二！

“而现在，没有人比你更能得到共和国的信任了。”

南无忧苦笑道："我怎么不知道共和国特别信任我？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共和国的企业打交道！"

"绝地学徒站在你身边，这就足够了。"李钰说道，"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你就立于不败之地。在如今这个敏感而微妙的时点，共和国的使者没有选择其他人，而是选择了你，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肖恩与我们的合作仅限于调查真相。"

"谁知道？"李钰淡淡地反问，"难道你要在会议上告诉大家？还是你觉得肖恩会跳出来表示大家的合作范围有限？只要那位被软禁的绝地大师不开口表态，那么你就是毋庸置疑的共和国代言人。"

南无忧沉思了许久，说道："我明白了，这也的确是我手中最为有力的一张牌，没理由弃之不用。"

李钰又建议道："此外，你也该考虑一下家族内部，拉拢谁，打压谁，你需要尽快拿出你的态度和立场。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比如当初被南鹤礼大力打压的那批人，指望蚕食你的遗产而发家的人，与夏家狼狈为奸的那批人。对于这些人，你再怎么好话说尽也没有用，只有压得他们抬不起头，开不了口，你继承家业的路上才能少些阻碍。"

南无忧皱起眉头："我当然知道要分清朋友和敌人，但我现在平白树敌又有什么意义？我手头根本没有能威慑敌人的手段，这种树敌却无力打压的行为，最是损害威信。"

"怎么没有手段？你不是还有忠实的盟友吗？"李钰淡淡地说道，"我们白银骑士团最擅长为你们这些大人物排忧解难，只要你点名，我们就有办法让对方消失。"

南无忧不可思议地瞪视着李钰，发现这个一向玩世不恭的白银首领，全然没有玩笑的意思。

他竟然是认真的在挑唆自己用肉体消灭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

然而不可否认，他的提议非常有诱惑力！

南无忧几乎顷刻间就在脑海中浮现出这么做的好处，首先是迅速树立威严——尽管会伴随恶名，但是现在南无忧最大的困境就是她年纪太轻，说话甚至没有人肯听，相较而言区区恶名似乎反而可以接受。

或者说，一个圣人般的领袖，才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不懂得自污的人，既不配为心腹下属，也不配当家族领袖！

此外，现在其实是肉体消灭反对派的最佳时机。因为她还年轻，有犯错的理由和借口，因为她的父亲南鹤礼正是死于“肉体消灭”，因为她完全可以在事成之后将责任推卸给白银，在李钰的悬赏令上再加一笔赏金！

但很快，南无忧就打消了这诱人的念头。

“我就当你没说过刚才那些蠢话。”

李钰扬了下眉毛：“大小姐你在这个时候优柔寡断可不太好吧？”

南无忧冷声道：“你再说下去，我会当你收了南于瑾的钱，故意坑害我！动动脑子想想，我如果在这个时候雇凶杀人，别人会怎么想我？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是个不懂建设，只知道破坏，而且考虑不清后果的愚蠢疯子！”

“如果我有能力破坏整个家族的前程，那倒也罢了，南家历史上不乏那种破坏力惊人的暴君，以恐怖统治家族。但我只是个毫无根基的小姑娘，凭你们白银能杀多少人？能威慑到整个南家吗？我甚至不能保证自己能应付得来受害者的报复！这种情况下，你提议让我肉体消灭反对者？李钰，你脑子进水了吗！”

南无忧的怒斥，让房间陷入了漫长的沉默，良久之后，李钰才轻轻鼓起了掌。

“说得真不错，所有的要点都点到了，大小姐你还是挺清醒的嘛。”

南无忧冷声道：“你刚刚是在试探我？”

李钰说道：“一半是试探，一半也是认真的，如果你提需求，我的确可以帮你除掉一两个死硬的反对派。”

“然后呢？”

“然后我就转投其他阵营去呗，总不能跟一个被仇恨冲昏了脑袋的雇主一起灭亡吧？”李钰笑了笑，“白银虽然有通缉悬赏在身，但以乾星系之大，识货的总不会只有南家人。”

“识货的人再多，能帮你的也只有我。”南无忧冷声说道，“如果你们白银骑士团仅仅只是一个佣兵组织，那的确乾星系之大你们来去自如，但你们还有一整个荒废区作为牵挂，而其他人可不会像我一样善待那片贫民窟。以后少做这种无谓的试探，我不需要一个三心二意的合作伙伴。”

李钰点点头：“能看得出我有些三心二意，大小姐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嘛。那我也就放心了，这次会上你应该不至于做什么傻事。”

南无忧问道：“你在担心我会做傻事？”

“毕竟参会的人是你啊，我最多陪你到会场里给你做保镖，但会上你怎么发言，怎么决断，乃至犯傻出丑，我都是无力干涉的。”

“你还想干涉我的判断！？”南无忧简直不可思议，“你是不是搞错了自己的角色，你我最多只是盟友！”

李钰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其实你父亲去世前，委托过我关照你。”

“不要拿我父亲开玩笑！”

被愤怒的南无忧赶出房间后，李钰只能对着等在门外的助手喟然叹息。

“果然玩笑话说得多了，真话就没人信了。”

白冷冷地说道：“你只是刻意选择了最容易引起反感的说法，以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减轻道德上的负罪感。”

李钰沉默良久，说道：“那么以你的分析，这位大小姐真的值得我尽心尽力去辅佐吗？”

白说道：“你别无选择。”

第 234 章 同流合污

在白银的领袖别无选择之时，绝地学徒也身陷窘境。

空间有限的单人舱室里，此时挤了足足四人，安平、许伯、吕楠，呈三角形将肖恩围起来，而后不断予以道德和良心上的谴责。

“叛徒。”

“逃兵。”

“冷血无情。”

“负心汉。”

“绝地之耻。”

耳听得这三人越说越离谱，肖恩也只能喟然叹息，然后抱头蹲防，将所有的谴责都坦然迎下。

“抱歉，都是我的错。”

对于红杏小队，他的确是心中存有愧疚，虽然双方三观不合，行动中也有过争执和摩擦，但安平等人在他最为落魄迷茫的时候帮了他，而他却在对方最为信任他的时候选择了叛逃。

何况经历过天玄玉栋里一连串的变故后，肖恩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再侈谈什么三观不合。从他提剑杀掉夏溪的那一刻，他和红杏小队也就没什么不同了。

而面对肖恩坦然道歉的姿态，许伯显得非常不满：“肖恩，不要以为消极不配合，就能逃脱罪责了！”

肖恩抬头看了他一眼，心道我哪里消极不配合了？

“你这么坦然地认错道歉，还让我们怎么疾言厉色地叱骂你？我们大老远跑过来，酝酿了一路情绪，就等着见面以后爆发，结果你就这么噎我们？你这年轻人实在不懂事啊。”

肖恩愣了一会儿，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暖意。许伯这么说，看似强词夺理在谴责肖恩，却实际是在调节气氛，化解其他队友心中的疙瘩。

只是肖恩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就听吕楠嗤笑起来：“你现在欺负新人不懂事，小心他学了教训以后加倍奉还。”

许伯闻言，顿时蔫了下去，老实对肖恩说道：“刚刚是骗你的，没人打算真的责怪你，只要你认了错。”

安平作为队长，补充道：“红杏小队里没有人是不犯错的，哪怕是小庄也险些在地下基地里埋葬队友，至于吕楠和许伯就更不用多说。相较而言你这次的错误也没多么不可原谅。当然，一切的前提是你愿意认错，在这里，态度比结果更重要。”

肖恩沉默良久，也只能说一声：“谢谢。”

“不必急着说谢谢，之前的事情可以先揭过，问题是以后。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光明伟岸的绝地学徒，是否还要和阴暗狡诈的红杏小队同流合污呢？”

安平的问题，一度让肖恩感到头疼，他以一种近乎自欺欺人的方式“潜伏”在白银骑士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身份与这里格格不入，彼此的三观更是严重冲突。

哪怕肖恩再怎么强迫自己去适应去包容，但是当安平等人对杀戮一事表现出肆无忌惮的态度时，绝地学徒依然感到难以容忍，他的身份也不允许他对此视若无睹。所以在他还无法脱离白银的时候，也只能彼此心照不宣。

然而现在身份曝光，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好在这个问题，对如今的肖恩来说，已经不那么令人头疼，他早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不能忍受世间的阴暗，绝地们就不会选择入世。同流合污这个词用得太过偏颇了，倒不如反问一句，你们愿意和我这个古板不知变通的人继续合作吗？能忍受我无时无刻不在的道德熏陶吗？”

安平不由笑了出来：“一个在天玄玉栋大搞恐怖袭击的人，跟我们说什么道德熏陶行啊，有你这句不要脸的话，我们就放心了。”

许伯则说道：“不用担心自己的价值观输出问题，红杏小队早就是五毒俱全的地方了，我们连对自己人开枪的队友都能忍，怎么会忍不了区区心慈手软？倒是你，需要先战胜自己的道德洁癖，能够做到对种种是非熟视无睹。”

肖恩说道：“熟视无睹的是不可能的，我会在不碍事的情况下，用我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就比如你之前在兑 4399 用自己的分红来救人？”安平笑问，“那样的话，我是没意见，你愿意念多少道德章，我们都洗耳恭听。不过现在先说回正事，我们有任务了。”

一边说着，安平一边在肖恩的床头柜上摆出一个投影环，投射出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影像。

“这是南锦人，南家的资深元老，详细资料待会儿我会发给每一个人，这里我只说重点。他是南家内部坚定不移的变革派，也就是南无忧大小姐的死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让他失去在家族会议上的发言权。”

肖恩点点头，目光却放在了安平身上。

“放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失去发言权，仅仅是想办法让他身败名裂而已。”安平说道，“大小姐还算清醒，知道这个时候她万万不能坏了规矩去动手杀人，所以一切争斗都会停留在阴谋诡计这个层面。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会议桌上的规则，帮大小姐战胜所有的竞争对手。”

肖恩又点点头，这才将目光放回到全息投影上。

安平则说会任务本身：“南锦人的黑料，已经由大小姐亲自提供了，他在南明资本任职期间，与陈家、马家都有大量不正当的财务往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他的财务记录放在一个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

肖恩问道：“能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吗？”

“当然，那是南鹤礼留给女儿的遗产之一。”安平解释道，“南锦人一直都是南鹤礼故意留在台面上的对手，其实生死早就操于南鹤礼之手。而一旦南鹤礼本人遇到什么问题，那些黑料就是他的女儿拿来克敌制胜的关键。”

肖恩说道：“既然如此，不如将南锦人继续留在台面上，毕竟换了其他人上来，我们就未必还有这种足以制胜的材料了。而且，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地扳倒一个政治上的元老，很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集体警惕，这对如今根基浅薄的南无忧来说未必有利。”

安平听得惊讶不已：“你说得似乎很有道理，但我竟无法判断。”

好在通讯器里及时传来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的声音。

“按照他说的做吧，保留一个可控的敌人的确比直截了当地打倒他更有利，这一点是我考虑不周，想的简单了。”

南无忧的声音有些疲惫，但更多却是惊喜。

“肖恩，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而不等肖恩开口，南无忧就说道：“放心吧，这次会议上，无论我个人得失如何，都会想办法让你见到师父。”

第 235 章 针锋相对

当肖恩与南无忧直接取得对话后，安平这个传话员就老实闭上了嘴巴，将通讯器交给肖恩，站在一旁安静旁听。

“除了南锦人以外，我本来还设计了三四个目标，但如果我们能顺利收服南锦人，其他人也就不足为虑了。相较而言，有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拜托你，这次家族会议，我的重点不仅仅在于打压反对派，还要迅速树立我的正面威望，而我现在的计划是，强调我家与共和国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

肖恩沉吟道：“所以，你想假借我的名义，虚构自己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南无忧被这直截了当的总结噎了一下，但很快就选择坦然以对：“是的，不需要你直接表态，只需要你默认。”

肖恩说道："可以，只要你确定共和国这张牌真的有用。"

"放心，我确定。"南无忧说着，语气中多出一丝苦涩，"而且现在我也别无选择了，只能尽力打出手里所有的牌。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比我想象得要少，那些理应扶持正统的元老们，态度中立而冷漠，而他们却如同风向标一样，影响了大批的家族内部人。"

肖恩说道："所以你为了打动他们，才计划用激进的手段来扳倒南锦人，联络共和国，以此展示自己的能力？那你有没有考虑过直接与元老们对话？"

南无忧沉默了一下，说道："仅限于考虑了，因为对方的表现实在过于跋扈，元老中，为首的南笃居然大大方方住进了【兑101】的三号房，还肆无忌惮地改掉了我父亲亲自设计的装潢。仿佛他才是南家之主。我实在没法假定自己可以和这样的人平等对话。而不平等的对话，还不如不说。"

肖恩说道："那些元老们的态度很重要吗？"

南无忧说道："很重要，即便是父亲在世的时候也要尊重元老们的意见。这次家族会议可以说就是为了他们而召开的，我只是参会人员而已。"

"既然你根本不信任这些元老，那么你现在做得再多，也可能无济于事。"

南无忧叹息道："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也要争取到底。"

肖恩摇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你要争取对方的支持，那么信任对方是最基本的条件。"

"但我根本没有信任对方的资本。"南无忧认真地说道，"我已经遭遇了足够多的背叛了，这个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和任何人争论。作为白银骑士团的雇主，我有权力按照我的意愿发布任务。作为你的合作伙伴，我也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要求。"

肖恩没有再尝试劝说："明白，那么祝你好运。"

******

结束了与南无忧的对话后，肖恩立刻陷入了长考。

局势微妙，肖恩有种极其不好的预感，这既有原力带来的警示，也有这段时间历练出的智慧使然。

这次家族会议，南无忧的方略很有些问题，她想要树立威信没有错，但这种不信任任何人的态度，注定她做什么都事倍功半。

或许一个成熟的政客的确应该对身边所有人都保留警惕，但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无谓的警觉心只会让她失去本可以争取的盟友。

可惜肖恩现在也很难说服南无忧放下戒心，因为这次家族会议流淌出的阴谋味道都快形成实质了。南无忧的担心是必然的，届时真有可能是整场会议里一个盟友都没有，大小姐必须与整个世界为敌。

到了那个地步，她采用任何手段都无可厚非，甚至直接买凶杀人都变得“情有可原”，肖恩根本找不到理由去劝阻她。

而且，真到了那个地步，她还能多大程度兑现她作为盟友的承诺：帮肖恩与师父汇合，也同样存疑。

如果在她这里得不到与师父汇合的方法，那还有多大的必要继续留在她身边？

这个问题，在肖恩脑海中只盘桓了一个瞬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他现在都还不能背弃南无忧，于私，对方对他有恩，千万级的赎身费绝不是能视若无睹的东西。于公，南无忧毕竟是南鹤礼的女儿，是南明资本的合法继承人，将她刺激得失去对所有人的信任，变得极端暴戾，对整个星系而言都是灾难。

更何况，背叛也从来不该是绝地学徒的选择。

倘若师父在这里，她也一定会支持肖恩帮助南无忧。

所以现在他需要要做的，就是暂时放下一切顾虑，竭尽全力帮南无忧赢得她应有的遗产。

******

一天后，白银号载着南无忧和她的随从们来到了【兑101】。

时间匆忙，南无忧甚至没来得及回到自己在【巽】的家中，便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

这份仓促，同样有着浓郁的阴谋色彩，因为家族会议本是定在一周后召开，给南无忧留下的时间虽然紧凑却也充实。但就在南无忧和白银骑士团、绝地学徒定下三方盟约后不久，南家的元老议会就忽然通知南无忧，会议提前召开。

而作为南家的继承人，南无忧甚至没有抗辩的余地，只能第一时间通知李钰载她前来赴会。很多准备工作才刚刚开始就不得不草草收尾，南无忧几乎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来到会场，为她的未来而战。

而抵达【兑 101】的港口时，南无忧更是不出意外地发现，有一艘通体赤红的飞船几乎和白银号同时抵达——那是南锦人最爱的座驾，是北河集团在他 60 岁生日时送给他的贺礼，而从那以后，南锦人与北河集团的关系就变得格外微妙。

南无忧并不觉得两艘飞船同时抵达会场会是巧合，所以在走下飞船的时候，她就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

几乎是与她同时，南锦人和他的随从也走下了赤红色的飞船。

见到南无忧时，南锦人露出宽厚慈祥的笑容，挥手向她打着招呼，而后发出富有磁性的亲和嗓音。

“无忧，好久不见，一路过来还顺利吗？没有被心腹手下勾连海盗滋扰吧？”

温和亲善的笑容之下，南锦人狰狞尽显！直接讽刺南无忧遭南载舟背叛，众叛亲离。

而南无忧眉毛一竖，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

“只要你们不暗中作祟，我做什么自然都很顺利！”

第 236 章 先发制人

对于高高在上的豪门权贵而言，阴阳怪气是一种必备的社交技能。

高高在上的出身门第，让他们不齿于庶民的争斗方式，贵族的矜持要求一切都要讲求优雅和委婉，所以就连骂街都只能拐弯抹角。

南锦人的发言无疑是非常符合正统的贵族要求，话中带刺，意味深长，既刺痛了被心腹背叛的南无忧，又非常鲜明地展示出了自身的敌对立场。甚至阴阳怪气的程度也恰到好处，既不会过于委婉，让人感觉他在顾忌什么，又没有直白到失了体面。

然而这份近乎完美的攻势，却被南无忧以一种蛮横无理的方式反击回来。

南无忧在这偌大港口，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指责南锦人是暗中作祟的小人，甚至暗示他与南载舟的背叛有关。

慈眉善目的老人霎时间失去了一贯的从容，那常常因笑容而眯起的眼睛，霎时间瞪得浑圆。

“无忧，你不要说胡话。”

南无忧冷笑道：“胡话？麻烦你动动脑子想想，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这个时候最该做的是千方百计摘清自己的责任，显示自己的无辜，然后坐等真凶暴露出来。而你却居然敢当面讽刺我，那我还能怎么想？只能认定你就是真凶，就是胆敢买通海盗对自家人下杀手的卑鄙小人！”

说完，南无忧目光扫向港口四周执勤的安保战士，冷笑道：“你们还在等什么？这里有个公然雇凶杀人的犯人，你们要坐视他逍遥法外吗？还是说你们也被买通了，准备让我也死得不明不白？好啊，那就瞄准我开枪啊，打死我，说不定南锦人会赏你们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南锦人怒斥道：“住口，休得胡言乱语！”

南无忧当然不肯住口，她直指南锦人，说道：“胡作非为的人也有脸指责我胡言乱语？敢做不敢当，你就是这么当南家元老的？我来之前还想着，若是你有胆量承认自己收买了南载舟，我至少敬你的杀伐果断，但你现在这扭捏作态的样子，只让我恶心！我就算今天被你收买安保打死在这里，也唾弃你到最后一刻！”

南锦人这一刻既是羞怒也是迷茫。

在他的认知里，南鹤礼的女儿是个还没来得及经受风霜打磨，就不得不仓促上阵的小姑娘，既没有权势威望，也没有智慧和手段，是个随意揉捏的对手。

然而实际见面后，南无忧却肆无忌惮地展示出了稚嫩却足够锋利的爪牙，霎时间就撕咬得他狼狈不堪。

南锦人不想和一个小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打这种嘴仗，便摆出怒意勃发的姿态，甩手说道：“我不和你这刁蛮女子一般见识！”

南无忧也不追击，只是站在白银号前，冷笑道：“你当然不敢和我一般见识，你根本就不配与我一般见识！我就算骤然丧父，被家族打压，也至少敢堂堂正正赴会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你却只敢在背后雇凶杀人！南家有你这种所谓元老，也就难怪连自己的家主都保护不住，沦为整个乾星系的笑话！”

南无忧的话音未落，港口的出口处就传来一个沉重的声音。

“够了，不要闹了。”

伴随声音，一道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的，是一个年迈的身影。

较之南锦人，这位老人看起来要苍老许多，几乎睁不开眼，身形更是佝偻，全靠手中拐杖维持站姿。

但是见到他，南锦人却顿时提起心来，不敢轻举妄动，整个人戳在原地，颇显滑稽。

南无忧也不由屏住呼吸，将全幅注意力都投到此人身上。

来人正是这次家族会议最具分量的主角之一，元老议会的代表人物，南笃。

没有人料到南笃会出现在这里，更没人能揣摩透他的心思，偌大的港口，除了自动机械默默运转时的隆隆声外，再没有别的声响。

南笃也没打算在这里长篇大论，见场面已经得到控制，便说道：“有什么话，留到会上再说，在这里吵吵闹闹，只会让你们看起来像个小丑。”

说完，南笃便转身离去，留下一个佝偻却不容任何人小觑的背影。

南锦人也趁此机会匆匆流走，只留下南无忧站在白银号前，细细琢磨南笃的言辞。

片刻后，一个玩世不恭的声音在南无忧背后响起：“恭喜大小姐旗开得胜，将反对派叱骂得落荒而逃。”

对于李钰的阴阳怪气，南无忧只是叹息道：“只是出其不意，偷袭得手罢了，算不上旗开得胜，没在这里彻底打垮南锦人，等他回过味来，同样的套路就不好用了。南笃他出现在这里应该不是巧合吧？”

“谁知道呢，这里是人家的主场，人家想出现在哪里都可以。”李钰耸耸肩，说道，“但是目前看下来，大小姐你选择先发制人并不亏，虽然没能直接骂倒南锦人，但是就算是拉偏架的南笃，也不敢说你的不是。所以你至少已经控制住了道德制高点，可喜可贺。”

“道德制高点吗？或许吧。”南无忧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只是想不到，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居然要先舍弃尊严，似泼妇一般争闹。”

“怎么，大小姐你看不起泼妇啊？以后有机会来荒废区住个十天半月，让你见识一下泼妇的强悍战力。在我们底层的环境里，不泼辣的人连活下去的资格都没有，而大小姐你在这偌大的【兑 101】里，正是底层无误。”

李钰认真地解释道：“你这么闹过，其他人再怎么鄙夷你不体面，不高雅，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你是受害者，有资格不体面不高雅。任何人想要讥笑讽刺于你，都要考虑一下南锦人的下场，考虑自己会不会被当成买凶杀人的幕后主使，惹得一身腥臊。从结果来看，你受益了。”

“或许吧，也或许是我矫情了，我现在的确没有体面的资格，如果继续这么闹下去就能让我顺利继承父亲的遗产，我不介意丢掉所有的体面。”

“不，不体面的部分，要到此为止了。”李钰说道，“任何事都要讲究适度，你可以泼辣，但不能无法沟通，如果让人家觉得你是个无可理喻的小屁孩，这次会议就彻底失败了。”

“我明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乘胜追击吧，李钰，让你的人去找南锦人谈话，尽快把这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慑服，为我所用。”

“遵命，大小姐。”

第 237 章 畅通无阻

白银号的小型会议室里，红杏小队在做着行动前的确认工作。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找个机会，把这些材料丢给南锦人，让他五体投地，纳头便拜？”

许伯满脸狐疑地看着面前的存储卡，伸手想要去碰，却不出意料地被安平给拍掉了手。

“别乱碰，这可是南家大小姐的命根子。”安平说道，“大小姐就指望这份材料让南锦人乖乖听话，从而在家族会议上翻盘制胜，一雪前耻，如果到时候南锦人不听话，大小姐怪罪是你污染了资料怎么办？”

许伯没好气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用手碰碰外壳就能污染存储卡资料的！”

“大小姐被逼急了的时候，什么借口都找得出来，而我们这一次行动的开销都指望她的佣金呢，所以别搞节外生枝的事情。”

话音未落，安平的通讯器中就传来了顶头上司李钰的声音。

“红杏小队，来活儿了，大小姐又又又被人瞧不起了，需要我们这些义士出手为她挽回尊严。”

安平问：“怎么说？需要杀人还是放火？”

“需要你们想办法让大小姐享有应有的体面，具体过程我不过问，我只需要结果。”

“行啊，放心交给我们，这种只要结果的工作是我们最擅长的，对吧，肖恩？”

会议室的一角，绝地学徒轻轻拍打了一下脸颊，笑道：“当然。”

******

而与此同时，南无忧正遭遇着她来到【兑 101】后的第若干次麻烦。

也是显而易见有人故意来找的麻烦。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往前了？前面不是居住区吗？”

扮演着南无忧侍从的白金九千，以和颜悦色之态，询问着拦路的安保人员。

而对方却丝毫没有善意回应的打算，高高抬着下巴，发出近乎嘲讽的声音：“前面是核心区，只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白金九千扬了下眉毛，又说道：“那就更没错了，我的雇主是南无忧，南家最尊贵的小公主，所以请你让路吧。”

持枪的安保战士却说：“我没听过什么小公主，这条走廊后面的十三个套房都已经有主了，你们想住的话，可以去七区。”

白金九千依然维持着和善的笑容：“那是仆人区，我们这些受雇于人的糙汉子住是理所当然，可大小姐就未免……”

安保战士干脆说道：“不想住可以打道回府，少在这里纠缠不清，没你的房间就是没你的房间！想住核心区，先掂量清楚自己的斤两！”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近乎羞辱，白金九千也不勉强，只是笑着冲他拱了拱手，而后便回到不远处的待客室，将所见所闻回报给了等候在此处的南无忧和李钰。

李钰笑了笑：“不出所料的结果。”

南无忧也点点头：“的确不出所料，我就知道这里的刁难不会仅限一次……对了，那个安保战士，是乾坤安保的人？”

白金九千此时早收敛了那轻松惬意的表情，点头应道：“没错，并不是南家自己的人，所以他刚刚那种挑衅的言辞，也完全可以归结为’临时工不懂事’，如果大小姐你认真和他计较，就等于失了体面。”

“我知道，所以我不会亲自出面的，和这种临时工纠缠的事，还要麻烦你们了。对了，我二叔呢？恰好不在吗？”

白金九千说道：“刚打探了一下，说是在会议室里和南家重工方面的专家开短会，的确是‘恰好不在‘。”

李钰点评道：“你来在港口和南锦人直接冲突的时候，他恰好不在。你准备前往核心区入住的时候，他还是恰好不在。不过我猜接下来，当你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就会恰好出现，给所有人打圆场了。”

南无忧听了，气极反笑：“呵，还真的满有可能，到时候面子我丢了，人情他卖了，所有人都会亲眼目睹我是个离了

二叔就一事无成的废物……所以你们的行动要加快了，在二叔的会议结束前，就把这些跳梁小丑都解决掉。”

“放心，我已经提前让专家们出手了，事情会解决得很快……只不过手段可能不那么体面。”

南无忧坦然道：“雇佣你们就不是为了体面，这次来我连李琼这样亲密无间的手下都没带来，身边全是你们白银的人，这既是信任你们，也是因为你们是随时都可以切割的’临时工‘。”

“哈哈，大小姐还真是坦率，不过说的没错，我们白银扮演的正是临时工的角色，正式工的待遇反而不适合我们，需要推卸责任的时候，尽管把责任都推给我们好了，这样才方便做事。总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白银骑士团自作主张，大小姐只管在众目睽睽之下呵斥我们这些不听话的下人就是了。”

李钰的话刚说完，手中的通讯器里就传来了安平的捷报。

“李老大，让大小姐准备入住吧，十三号套房已经给她准备好了。”

这下就连南无忧这个雇主也吃了一惊：“这么快！？十三号套房里是谁来着？”

李钰摆了摆手指：“大小姐，这之后的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不然还怎么推诿责任？咱们就算是演戏，也要演得逼真一点。”

“……也对，那我就假装一无所知地住进去吧。”

很快，南无忧就在白金九千和李钰的带领下，来到核心区的走廊。

而此时，刚刚刁难过白金九千的安保战士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精致的核心区走廊一片畅通。而围绕在南无忧一行人四周的，是无数惊诧莫名的看客，有参会的元老，有随行的专家，还有常驻【兑 101】的工作人员……

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头，去阻拦这个深浅莫测的南家小公主。

南无忧一直走到走廊中端，才终于遇到了第一个拦路的人。

那人年纪约莫三十出头，衣着打扮乃至行为举止，无不流露出满满的精英感。只是这个年轻的精英，此时却在脸上挂上了焦躁和不解。

“南无忧，你是怎么进来的？”

南无忧笑道：“走进来的啊，保忠，你又是怎么进来的？你也有资格住在这里了吗？”

第 238 章 临阵腾挪

南保忠的阻拦，并没有出乎南无忧的意料。

如果说这次家族会议中，反对派的核心人物是元老南锦人，那么急先锋就必定是年青一代的南保忠。

这个姓名略显滑稽的角色，与南无忧这一脉的矛盾可以一路上溯到百年以前，是标准的“世仇”，甚至他本人都在若干年前被南鹤礼逼迫着安上了“保忠”这种下人的名字。

南保忠是这一代南家人中的精英，聪明、机敏，懂得审时度势，他从不会招惹不该招惹的对手，例如南鹤礼，甚至南于瑾，但是对弱于自己的对手，却从不吝惜于展露爪牙。

而如今的南无忧，显然在他看来是弱势的一方！

“无忧，这里可能有什么误会。”南保忠努力压抑着心中的焦躁，依然表现出风度翩翩的模样，“你的住处并不在这里。”

南无忧笑道：“我刚刚听人提起过这个误会，的确挺好笑的，我堂堂家族继承人，怎么会住不进自家的地方。”

南保忠叹息道：“所以说这里有什么误会，照理来讲你当然有资格住在这里，但之前安排住宿的人不小心搞错了名单，提前把十三间套房都安排了出去，并没有给你留下名额。现在你要住进去，就只能请已经入住的元老搬出来，而这不合家族规矩。”

南无忧说道：“嗯，按照家族规矩，把那个搞错名单的人开除掉，你再给我道个歉，我就只能乖乖去外区和仆人们住一起，接下来房间里如果有什么断水停电、夜半喧哗之类的问题，我也只能认倒霉啦。”

南保忠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无忧你这就是在说笑了，【兑101】是家族最重要的会议场所，怎么可能出现那么低级的问题。”

“连核心区的房客名单都能搞错，再出什么问题也都不稀奇。”

此时，走廊外面，闻讯而来的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南保忠不想节外生枝，便强行堵在南无忧身前，说道：“总之还请无忧大小姐不要坏了家族的规矩。”

南无忧笑道：“我是家族继承人，继承的不单单是父亲留下的遗产，更继承了他的责任。维护家族的利益，守护家族的秩序是我的使命，我怎么会带头破坏家族规矩？”

“那么，是否可以请你原路返回了呢？”

接下来，却是白金九千开口说道：“十三号套房入住的南宜女士，听说了我家大小姐的情况，主动让出了房间。”

南保忠闻言，整个人都愣在当场，随即便瞪大眼睛，脱口而出道：“不要胡说八道！她怎么可能主动让出……”

南无忧也睁大眼睛，惊讶道：“南宜主动让给我？真是意想不到，我还以为她一直记恨着父亲当年查封她的金融服务公司的事，想不到她能不计前嫌，为了家族的礼仪秩序，甘于牺牲一己的虚荣心。这次会议之后，我会重新提名她进入家族元老议会的。”

说完，南无忧不再理会瞠目结舌的南保忠，迈步深入走廊，而后在十三号套房门前短暂驻足，转头对南保忠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南保忠只感到一阵冰凉的怒火升腾而起，愤怒与恐惧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他料想过自己的小手段可能会遭到南无忧的反抗，但是他却怎么也想不到对方的反制居然如此不可思议。

南宜可以说是家族元老中最坚定的那一批反对派，她和南鹤礼一脉的仇怨甚至远胜过南保忠。而南保忠特意将她安排到十三号套房，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他的地位远不能和家族元老相提并论，但并不妨碍他精准地利用人心和立场，将元老当做棋子摆上棋盘。

只是现在棋子的表现实在超出了棋手的掌握。

南保忠眼睁睁看着南无忧进了十三号套房，而走廊外的围观群众，已经不乏惊诧和对南无忧的敬畏之声。

这与南保忠的预期已经大不相同，他咬咬牙，立刻用通讯器联系上了南宜。

尽管这种直接联系有些不合礼数，但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何况他与南宜同为反对派，彼此之间还有几分交情——

若非如此，他也不会放心地把十三号套房交给她。结果南宜几乎等于是背叛了彼此的默契！

然而通讯器中却传来了南宜的怒吼。

“南保忠，你到底想干什么？羞辱我吗！？”

南保忠被喷得简直一头雾水，手持着通讯器呆滞了好久，直到走廊外有路过的侍者忍不住笑出声，他才恼羞成怒地快步离开，然后一边走一边对南宜道歉。

“抱歉我这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到底……”

“你的脑子是从坎原鸡养殖场里孵化出来的吗？！你是这次会议的会务负责人，你告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南宜的怒吼几乎震破通讯器。

南保忠意识到情况不妙，一边连声道歉，一边迅速摸出全息平板，调查会务记录，然后很快就在记录上看到了让他头晕目眩的内容。

就在半小时前，南宜投诉房间里遇到各种意外，包括停水、断电、以及隔壁的喧哗等等，而投诉还没结束，情况就愈演愈烈，她吃了房间里的摆盘奇香果后，居然上吐下泻，然后停水恰恰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南保忠只看得脸色铁青，作为会务负责人，这种状况已经不是推卸责任给临时工就能解决的了，而就算是一只坎原鸡也能看出这里必然是南无忧的人在捣鬼！

他一边听着南宜的骂声，一边继续看资料，而紧接着他就看到，南宜在投诉之后，得到的会务组反馈居然是：房间需要紧急整修，会务组只能给她另外安排住处，而【兑101】空间有限，能够临时腾挪的只有仆人房。

这种临时调整，对于讲求体面的元老而言近乎羞辱，但是对于一个上吐下泻又遭遇断水的人来说，只要能正常洗漱，就是天堂。

而南宜离开十三号套房后不久，她的全套行李就被人打包丢到了仆人房里，俨然一副要她在这里长期定居的态势，结果南宜还处于震惊懵懂的状态时，就得到了十三号套房已经被南无忧抢占的消息。

南保忠耳听得通讯器里越发刻薄恶毒的骂声，眼见得全息平板上记录下的事件全貌，不由咬破了嘴唇。

第 239 章 余波不止

南无忧顺利入住十三号套房，对于整个【兑 101】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值得议论的大事。

因为归根结底，她才是这次会议的主角，无论她如今的立场有多么微妙，多么势单力薄，但那些地位远高于她的元老们，也是因为她才会出席这次家族会议。

会议的主题，终归是围绕南无忧如何继承遗产的，而她的表现已经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一间小型会议室里，南于瑾看着全息平板上突然多出的信息提示，不由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看来我的小侄女成长的比预期还要顺利，这干净利索的处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会议室另一边，一个年迈的老者抬起眼皮，有些疑惑地问道：“于谨，这里没有外人，你何必惺惺作态？”

南于瑾摇了摇头：“六爷，你怎么到今天还是不信我，我是真的想扶无忧上位的。”

名为六爷的南家元老叹息一声：“于谨，你怎么到今天还是觉得我是个看不懂人情世故的老糊涂？你的想法，从 10 岁那年就没变过，关上门，你大可坦诚一些。”

南于瑾说道：“10 岁时的想法，怎么可能原封不动的保留到现在？我知道很多人对我有误会，甚至很多人巴不得继续误会我，但我真的真的只是想让无忧继承大哥的遗产，那是她应得的。”

六爷没再争辩，只是就事论事道：“那好，既然你这么说，那么南家旗下的重工集团，在会上就站在南无忧一边了，没问题吧？”

“当然，这也是我特意在会前约六爷见面的原因，会上请您务必多多关照无忧。”

“呵，你小子，真的是城府比谁都深，当初但凡你的实务能力再强一点，南家的格局就大不一样了。”

“六爷，争权夺势的事情，一旦结果揭晓就要认，在咱们这个圈子里，胡作非为不是问题，甚至杀人放火都情有可原，但是死缠烂打，破坏家族的规矩，就必将被所有人唾弃。这一点常识，我还是心知肚明的。”

南于瑾留下这句话后便告辞离开了，而留下的六爷，则缓缓抚摸着自己的长须，问身后如影子一般的随从。

“你说于谨那小子刚刚是不是在暗示什么？破坏家族规矩就要被所有人唾弃，他想说谁？最近有谁被所有人唾弃吗？”

影子随从沉默以对。

“是吧，我也不记得最近出过被唾弃的败类，所以他是在暗示，有什么人要被唾弃吗？有意思，我好像有点明白他想做什么了。”

影子随从发出嗡的闷响。

六爷点点头：“我知道，看破不说破，于谨那小子到了最先找了南笃，然后就来找我，面子给的是够大的了。而且也不需要我多做什么，按照家族规矩，站在该站的那边就可以了，这一切只需要我安静闭嘴，没理由不答应啊。”

影子随从沉默了一下，又发出一阵闷响。

六爷叹息道：“是啊，这有些对不起鹤礼，他在世的时候对咱们多有关照，这元老议会的位置都是他帮忙争取来的。但是谁让他死了呢？”

顿了顿，六爷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自语道。

“是他先坏了规矩的啊。”

******

另一边，在三号套房中，南笃坐在简陋的书桌前，认真浏览完了心腹发来的密报，上面详细记录了南无忧离开港口后经历的所有事。

对于这位地位尊贵的元老来说，【兑 101】是真正的自家后院，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只是看过密报以后，南笃却不由皱起眉头，轻轻敲打起了桌面。

身旁的屏幕里，南城同样愁眉不展。

“这南无忧的做事风格，比咱们预期的还要激进得多啊，刚一落地就和南锦人针锋相对，用的还是斯文扫地的泼妇手段。之后又走偏门驱赶南宜，霸占十三号房，这哪里是南家的小公主，分明是白银那帮粗坯！”

南笃说道："她此来赴会，并没有带我们配给她的佣人手下，甚至没有带刚刚从夏京回归的心腹李琼，反而带齐了白银的主力。身边都是一群无法无天的通缉犯，自然会染上一些下流货的毛病。她毕竟还年轻，学不到南鹤礼的城府和手段，被白银的人牵着鼻子走，也在所难免。"

南城说道："但这是家族会议，怎么能允许一群通缉犯恣意妄为！"

"这不是关键。"南笃说道，"她是家族继承人，刚成年不久，有些年少轻狂，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都情有可原。我们作元老的如果非要和年轻人斤斤计较，那反而是失了元老议会的本分。当年家族逐渐形成元老议会制度，是希望以人力来制衡冰冷的公司制度，并不是要我们打压年轻人的创造力。"

南城有些耐心不足："咱们之间就没必要说这些空话了！"

"这不是空话。"南笃摇摇头，"而是需要我们每个元老都谨记于心的箴言，南氏家族乃至乾坤集团，正是在公司制度和元老议会制度之间的平衡中，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果我们不能牢记本分，那么数千年的基业也可能毁于一旦。"

"你到底想说什么？"

南笃伸手点了一下全息平板，将密报中的一段文字提取出来，发给了南城。

"注意看这里，白银的人是如何驱逐南宜的？他们派出了最精锐的红杏小队，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兑101】的安保体系，伪装成会务组工作人员，在南宜入住时直接断了她的水电，还给她安排了加料的奇香果。"

南城看过资料，不由胆寒："白银有这等手段？！这里可是家族戒备最为森严的基地啊，这次还特意邀请了安保总局的专家，他们居然能在这里为所欲为！他们能断掉十三号套房的水电，恐怕就能断掉任意房间的水电乃至空气！而且连

房间里的饮食都不安全，这等于说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都在他们掌控之中！”

南笃说道：“单凭白银当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个红杏小队说穿了也不过是当年安保总局’火种计划‘的残兵，还不至于能把安保总局的专家们也玩弄于股掌之中。这里面的变数，只在于一人。”

南城恍悟：“绝地学徒！？”

南笃叹息道：“看起来，无忧比起信任我们，反而更信任这个来自共和国的小子。”

第 240 章 擦肩而过

十三号套房里，南无忧以无比放松的姿势仰躺在床上，以便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在脑海中复盘自己的计划。

从她来到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她在港口和南锦人直接冲突，锋芒尽显；利用红杏小队渗透基地内部，驱逐南宜，抢占核心区的套房；这些极端激进的行动，都是在抵达【兑 101】之前，就在白银号上和李钰他们推演过多次的。

所以南无忧很清楚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在元老们的眼中，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豪门小公主。她勾结白银，勾结绝地学徒，在自己原本清白无瑕的履历上添了浓重的两个污点。

一定会有很多保守派借此机会兴风作浪，比如那个被丢到仆人房的南宜……南无忧不用猜也知道，她一定已经在房间里怒吼得声嘶力竭，发誓会用尽一切手段报复回来。

但这都是南无忧愿意承受的代价，因为无论如何，她终归是堂堂正正地来到了住到了自己理应入住的核心区套房里。

这次家族会议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家族元老微笑着称赞她的乖巧吗？当然不是，一切都是为了能继承遗产，只要能拿到应有的东西，南无忧并不介意其他人乐意与否！更不在意是不是有人想要报复她！

不过，这种激进的行动也要适可而止，一个成熟的政客必须要懂得恩威并立，她借助白银骑士团成功立了威，之后就该施恩来拉拢盟友。

只可惜现在的她几乎一无所有，并没有施恩于人的资本，所以只能想办法借力打力，慷他人之慨。

例如，南宜新成立的金融咨询公司，就已经被她计划许诺给另外一位家族元老。只要对方肯支持她上位，她就会动用家主的权限，“合情合理”地让南宜退出相关领域的竞争，让整个市场都归于那位元老所有。

这种政治利益的权衡，需要的是精致而细腻的算计。对市场的把握、对人心的把握缺一不可，而白银骑士团在这方面不可能帮上忙，一切都只能靠她自己。

曾几何时，南无忧很享受这种利益权衡的过程，因为这是豪门子弟的必修课，更是她身为家族继承人必须掌握到炉火纯青的技巧。而她一直以来的成绩都很亮眼，对得起任何人的期待。

但现在南无忧才意识到，过去的顺利不过是建立在南鹤礼的庇护之下的假象。一旦她失去了头顶的遮天大树，独自面对暴风骤雨时的压力几乎将她彻底压垮。

政治从来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她别无选择。

半晌，南无忧发出一声叹息，疲惫万分地揉了揉眼睛，呢喃道："能做的还是太有限了，只希望南锦人那边的行动能顺利一些吧。"

对于现在的南无忧来说，再怎么倾尽算计，腾挪空间也是有限的。能来【兑101】参会的元老没有一个是易于之辈，怎么可能在政治利益的问题上，被一个刚刚成年的小姑娘肆意摆弄？

想要真正在家族会议中打开局面，她需要的是一个重量级的盟友，然后借助这个盟友的资源去撬动更多的资源。

而被她锁定的目标，就是最为坚定的反对派南锦人。事实上，以南无忧的推算，也只有把南锦人这种死硬派都给扳倒，她才能有确凿的把握，在家族会议上说服元老议会履行交接程序。

现在，扳倒南锦人的希望，则寄托在白银身上。

******

与此同时，被寄予厚望的白银骑士团，也正紧张地开展行动。

行动的先锋队自然是红杏小队，他们在肖恩的带领下，成功混入会务组，甚至一度入侵到控制室，对整个基地的人都有了生杀大权。

但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持久，所以在把南宜赶出套房后，他们就立刻撤了出来，刚巧和迅速赶来的总局安保战士擦肩而过。

打头的许伯看了一眼那群行色匆匆、张皇无措的安保战士一眼，不由向下拉了拉帽檐，遮住脸孔，却忍不住想要笑出声。结果吕楠非常及时地在他肋侧补了一拳，将他所有的声息都堵了回去。

一直到和安保战士们拉开距离，许伯才龇牙咧嘴地揉着痛楚抱怨道：“你下手也太狠了，有必要吗，那群安保总局的废物能认出我们就有鬼了，当年的计划破产以后，后面招进来的都是群到坎原农场放牧都不够格的废物。”

吕楠说道：“再废物的人也不会相信控制室里会有你这种70岁的老人家。”

许伯被噎得没脾气，而一向能打圆场的队长安平恰好不在场，他就只能将求援的目光投向另一边。

“肖恩，你怎么说？”

却见肖恩面色阴沉，整个人的气质宛如一块寒冰。

许伯顿时忘了疼痛，关切问道：“怎么了？”

“没事。”

“你嘴上说的和脸上写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许伯说道，“有哪里不妥当吗？”

这次任务，红杏小队的人分成两组，安平独自一组，负责给南宜的水果盘里加料，收拾她的行李；而吕楠、许伯和肖恩则负责侵入控制室，在十三号套房里搞出停水断电的事故。其中后者的难度无疑更高，因为那等于将整个【兑101】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控于手中。

而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自然是绝地学徒。在揭示了真实身份后，他那凌驾于凡世之上的行动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几乎以一己之力击穿了【兑101】的多层防御，整个行动中，许伯和吕楠两个资深队员只是打打下手，执行命令罢了。

现在行动的核心人物面露不虞，自然会引起忧虑。

肖恩见瞒不过，轻声叹息道：“我刚刚看到夏阎了。”

许伯眨眨眼：“见到夏阎有什么稀奇，这次南家聘请了安保总局的专家团队，他作为安保总局局长兼专家小组组长，当然会亲自到场。”

肖恩点点头："我知道，不过我和此人上一次见面，是在夏京，和我师父一起。"

许伯顿时了然，而后慌忙劝道："别冲动。"

"我知道。"肖恩停顿了一下，"但我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

"你要给他房间里的水果加料可以联系队长，可别搞其他事啊！"

"嗯，我只是在想，夏阁到【兑 101】来，会不会随身携带一些重要的资料数据。比如，当初他谋害南千禹的相关资料。"

第 241 章 强援登场

许伯听到肖恩这么说，就知道根本拦不住他了。

因为对方并不是冲动行事，而是有理有据地论证了行动的必要性，哪怕是此行的雇主南无忧听了，也一定会支持他展开行动。

如果真能证明南千禹是死于安保总局的阴谋，那么南无忧在家族会议中将占据巨大的优势。

第一，她让家族的重要成员沉冤得雪，这是毋庸置疑的重大贡献。

无论南千禹生前的存在感何等稀薄，他毕竟是南鹤礼的弟弟，是南明资本的董事会成员，他的生死关乎重大，至少关乎南家的颜面！

如果真的是死于意外，那么大家自然无话可说，甚至就算人们明知他死于阴谋陷害，但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含糊过去。可是如果南无忧能将安保总局的犯罪证据公布出来，那就等于让南千禹沉冤得雪，还让南家在安保总局面前有了说话硬气的资本！

第二，南无忧证明了她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也能行惊人之举，绝不是娇嫩无能的小姑娘。南宜、南保忠乃至乾坤安保总局，都沦为了她树立威望的垫脚石。而在一个政治结构稳定的组织内，权力交接，很多时候并不在于继承人有没有“实绩”，而在于他有没有足够的威望，去树立其他人对他的预期。

南无忧在一无所有时都能做成大事，那么当她拥有了南家的庞大资源后，是否可以带领家族开疆扩土，在集团内部争取到更大的利益？

这种简单的利益权衡，就连许伯都想得明白，南无忧本人自然更想得明白。

而接下来的发展也没有出乎意料，肖恩联系到南无忧后，将情况简单一说，对方就做出了判断：“放心做你要做的事吧，本来也是要找机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肖恩一愣：“好家伙，你之前承诺的，能让我见到师父的关键人物就是夏阎？”

南无忧说道：“不是夏阎也差不多，这种家族会议，南家肯定会请安保总局的专家到场，而总局的专家不可能对莫斯提马的事无能为力……只不过我也没想到居然是夏阎本人到场。”

“好，那就等我消息吧。”

结束对话后，肖恩收起通讯器，轻轻出了口气，仿佛释放了某些压力。

无论他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是这次行动，他终归是有私心的。

有私心并不是问题，本来他与白银骑士团、南无忧之间就只是三方联盟，各取所需。但是私心很容易蒙蔽理智，让他看不清近在咫尺的真相。

刚刚与夏阎擦肩而过时，他险些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出手去生擒对方。以绝地学徒的爆发力，在狭窄的空间内骤然出手，夏阎身边的那些保镖根本不可能有抵御之能，而只要擒获夏阎，无论是揭开南鹤礼的死亡真相，还是去和师父汇合，都无疑会简单许多！

好在肖恩终归没有冲动，无论他在刹那之间，于脑海中论证了多少条行动的理由，但他都没有付诸实践。

所谓理性被蒙蔽，很多时候并不是脑子发热，不懂得思考，恰恰相反，理性在被蒙蔽的时候反而会格外活跃，只不过呈现出的每一份逻辑都一厢情愿。

绝地学徒很感谢师父教导过他这份宝贵的道理。

诚然生擒夏阎的好处无穷，但风险实在太高。

刚刚的擦肩而过，很可能是个陷阱，因为夏阎并不是傻瓜，他应该很清楚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南家的家族会议主题是围绕南无忧，南无忧与绝地学徒关联密切，那么她赴会时大概率会让其随行！

那么，他怎么可能明知道【兑 101】中有绝地学徒的存在，还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

夏阎或许在他那不省心的弟弟面前显得各种笨拙无奈，但他终归是安保总局的局长，掌管着乾星系内最为庞大的武装力量。而如此位高权重的他，当初为了制住绝地师徒，亲自出面，顶着三把狙击枪，对绝地大师发出了要挟！

然后，他成功将师徒二人软禁到了南鹤礼的庄园里。

对于这样的人，一丝一毫的轻视小觑之心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而现在的绝地学徒同样近乎一无所有，已经承受不起风险了，更何况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克制住冲动后，肖恩开始认真规划下一步。

虽然很明显夏阁的到来并不简单，但也没必要因为敌人的不简单，就绑死了自己的手脚无所作为。该去搜的东西还是要搜的，甚至真有合适的机会，该生擒也是要生擒的。只不过任何行动之前，都要再三斟酌。

沉吟了一番后，肖恩对吕楠说道：“你们按计划去找南锦人，我去找夏阁的房间。”

吕楠反问：“你一个人去？”

“嗯，虽然有风险，但现在最好就是分头行动，南锦人那边的时间窗口有限，你们现在不去找他，他可能会找其他元老密会，行踪会越发难以把握。而我们此行前来的主要任务还是南锦人。”

许伯说道：“既然如此，你不如和我们一起行动，以确保主要任务万无一失。”

显然这位老队医还是想让肖恩放弃节外生枝的打算。

肖恩说道：“正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要分出人手去处理夏阁。他的到来让我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

许伯忍不住打断道：“只是心理作用吧，刚刚我们和他擦肩而过，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没有反应才可怕，堂堂总局局长，专家组组长，对我们这群外人一点警惕都没有，你们真觉得会有这种好事吗？”

吕楠和许伯这两个前安保局出身的精英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是的，安保总局就是这么废物无能。

肖恩叹了口气，用更加凝重的眼神看着两人。而就连吕楠也受不住这样的目光，很快就侧过头不再说话。

尽管在火种计划以后，乾坤安保的精英力量萎靡不振，但并不是说这个乾星系最大的武装组织就真的一无是处了，毕竟过去的十多年间，乾星系依然维持着基本的和平稳定，而这其中安保总局居功至伟。

它的专家团队依然精干，最顶尖的高手就算比不过火种计划时期，也绝非酒囊饭袋，至于夏阖本人，能成功要挟到绝地师徒的人，能弱到哪里去？

许伯说道：“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夏阖设计的陷阱？那我们现在岂不是该束手就擒了？”

肖恩说道：“未必是针对南无忧的陷阱，也可能是冲我来的，所以他的问题由我去解决就好。”

只是肖恩话没说完，就不可思议地看到，前方走廊拐角，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迈着悠然的脚步走了出来。

“夏阖的事，我和你一起处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第 242 章 这不是意外

李钰的出现，让肖恩既是心惊也是心安。

惊讶于李钰居然亲自出手——他作为白银骑士团的领袖，几乎所有的事都是交给助手或者其他手下处理，肖恩几乎没见过他亲自动手做过什么。

唯一一次让李钰本人下场，还是白银号在小行星带遭遇朱雀伏击，白银号危在旦夕之时，当时李钰与白配合，以惊人的指挥能力率先击毙了海盗们的指挥官南载舟，而后逆风翻盘。只不过当时肖恩忙于维修飞船，并没有看到李钰镇定若素、大显神通的模样。

所以肖恩也一直不清楚李钰究竟有多少本事。

但肖恩也从来没怀疑过李钰的强大，能让红杏小队这群桀骜不驯的精锐心甘情愿叫一声“李老大”，能给自家的机器人助手安装那么多叛逆的模块，李钰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有这样的人搭档，当然令人心安。

但很快，更多的疑惑和忧虑涌上心头。

如此强力的搭档，当然不会是毫无理由就下场，李钰出手，意味着夏阁带来的危机更在预期之上。

“咱们边走边说，别浪费时间。”李钰脸上挂着笑，但语气却已经相当沉重。而他一边说，一边干脆伸出手臂搂在肖恩肩头，以老朋友的姿态推着肖恩向前走去。

而此时肖恩才发现，李钰的手劲儿大得惊人！与那副略显单薄的身材全然不副！

“呵，只是有点傻力气，正面作战就别指望我了，真遇到紧急情况，还请你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挡在我前面。”

李钰解释了一句后，便立刻转回正题。

“夏阁的出现是个意外，按照元老议会发给大小姐的议程资料，这次负责安保工作的应该是总局专家组的副组长，夏阁是临时起意的。”

肖恩皱了下眉头。

临时起意？恐怕只是借口而已，根本是突然袭击，想要打南无忧等人一个措手不及！

无论如何，李钰也好，肖恩也罢，都是背着悬赏的，只不过南无忧还有一点面子能庇护他们。但如果是夏阁亲临，那南无忧的面子还是否管用就很难说了。

“别把夏阁想得太夸张，他的确有厉害之处，但本质上早就不是曾经亲临一线，率众打出漂亮战绩的安保专家了，如今他只是个肚腩臃肿的高级官僚而已。这种人就算想动手也不会亲自上阵，他亲自上阵恰好说明不想真的动手，刚刚他带人冲去控制室，怕是没走到一半就已经气喘吁吁了。”

肖恩回了一下擦肩而过的细节，承认李钰猜的一点没错。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夏阎，而是把夏阎叫来【兑 101】的人。”

肖恩闻言一怔，猜测道：“南于瑾？”

李钰说道：“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他，小庄刚刚才发来消息说监听到了南于瑾和夏阎有私人联系，可惜听不到具体内容，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夏阎到来与南于瑾有关，更猜不到南于瑾特意把夏阎叫来的理由。”

“那么……”

“但是咱们做事当然不会拘泥什么证据，大小姐听过以后，也已经做出了判断，这是雇主的命令，我当然无话可说，所以才来找你搭档，出了事咱们互相推卸一下责任，让大小姐同样无话可说。”

李钰仿佛永远也改不掉言辞间的不正经，但肖恩却已经领会了他的意思。

南无忧已经下定决心将夏阎作为突破口！

“你准备怎么做？”

李钰摸出一张全息盘，说道：“把这个东西放到夏阎的房间里。”

“这是什么？”

“花天价从某个情报商人那里得到的资料。”

顿了顿，李钰进一步解释道：“这是南载舟死前和安保局高层的对话记录，有些残缺不全，只记录了其中一部分。但大体内容还是明晰无误的，南载舟勾结安保局，让他们为朱雀的伏击队伍放行。”

肖恩吃了一惊：“所以安保局也参与了对南无忧的伏击？”

李钰说道：“这其实也是我当时大意的原因之一，那条航道非常偏僻，而且理论上周围的海盗想要调动船队必然会惊动安保局，但结果这两家根本早就串通好了。”

肖恩说道："你打算把这件事归咎给夏阎？"

"嗯，他是领导当然他负责到底，何况我到现在也没查出南载舟为什么会背叛南鹤礼父女，而真相嘛如果查不出来就只能编出来，我觉得乾坤安保买通南载舟这个结论就很不错。"

肖恩不由皱起眉头："太牵强了，没人会相信的。"

"不需要人们确凿的相信，只需要夏阎有口难辩，大小姐在会议上就会占尽主动了。而且现在既然咱们摸不透夏阎的深浅，用这张全息盘探探他的底也不错。"

肖恩还是觉得不妥："太冒险了，而且……你的情报真的确凿可靠吗？"

李钰说道："真实性可靠，那个商人从来不会卖假情报。但是片面的真实其实无异于假象，所以这份情报有多确凿，我也吃不准。虽然我是花天价买的情报，但其实他最开始的开价是五倍的天价……"

肖恩问道："那你还敢用？"

李钰说道："人穷志短，没办法啊。"

"南无忧不是刚给了你一千万？"

"她再给我四个一千万，我就能买完整情报了。"

肖恩张了张嘴，对有钱人的世界感到无法理解。

李钰说道："所以这件事的风险非常大，情报不是绝对可靠，对手深浅莫测，大小姐的目标是逆天翻盘……"

肖恩说道："所以其实你并没有完成任务的信心？"

"有信心的话我何必还亲自出手，随便派个白金九千之类的心腹和你搭档不就行了？正是因为事情难做，才只好我亲自来啊。"

肖恩有些惊讶，却听李钰又继续说道："这样就算最后事情败了，我也好推卸责任，我尽力了，而且还有个绝地学徒在拖后腿。"

话说到这个地步，肖恩已经不觉得李钰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已经开始为自己找后路了！

“这么严重？”

李钰点点头：“小庄刚跟我说监听到夏阎和南于瑾的联络，我就知道坏事了。”

“啊？”

“因为小庄并不懂监听技术啊。”

第 243 章 惊变

李钰的解释，让肖恩也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庄原瑛的特长是机修，的确是从来都和情报信息工作扯不上什么关系，她在红杏小队也没负责过联络监听，如今白银骑士团以白银号为行动主体，船上精锐辈出，庄原瑛的存在感就更是稀薄，结果偏偏是她监听到了南于瑾和夏阁的通话！

那只能说明，这份记录从一开始就是对方送上门来的。

“当然，事情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小庄的运气一直都好到异乎寻常，荒废区的抽奖活动从来都是禁止她参加的。所以也说不定是她运气好，随便调一调设备就恰好监听到了机要情报。”

“什么设备能随便调调就……算了当我没问。”肖恩摇了摇头，意识到这不过是李钰又在习惯性地胡扯，“南于瑾故意让我们知道他和夏阁勾结，图什么？”

李钰说道：“乐观的预期是：让大小姐放下戒心，安心接受‘夏阁’这个危险人物的到场。因为客观来说，再没有谁比安保总局的局长更能确保会议安全了。有‘夏阁‘在，南家内部矛盾再多再重，至少也没人敢对大小姐下杀手。所以若是大小姐真的信任南于瑾，此刻应该感到无比的心安。”

“别说这些废话。”

“哈，那么悲观预期就是：他很清楚我们不信任他，所以勾结夏阁的消息，只会刺激大小姐在没有准备万全的时候就去先发制人，就好比现在，我们要用一份不那么确凿的情报来构陷一个生活在阴谋堆里的专家。而偏偏我们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

李钰叹息着停下了脚步。

他与肖恩说话之间，已经来到了【兑 101】的安保区域，这里常年驻扎着超过百人的武装力量，以确保内外安全。而因特殊需要而外聘的专家，比如夏阁，也会暂住在这里。

安保区域的防备自然是极其森严的，某种意义上说比核心区更难渗透，但肖恩跟在李钰身旁一路行来，却是畅通无阻。

没有拦路的卫兵，没有作响的警铃，通道两侧的电子屏随着他们的脚步逐一熄灭，李钰仿佛暗夜中的君王一般驾临此地。

而夏阁的房间大门，也在他面前自行敞开。

“好了，进去搜搜看吧。”

肖恩没有多问，当先迈步走进房中。

房间并不大，毕竟【兑 101】内部空间极其有限，留给安保人士的就更少。以夏阁的身份而论，住这个房间无疑是“屈就”了。

但夏阎本人似乎也不在意这一点，行李非常随意地摆放在房间各处，床头还有一盒吃了多半的盒饭，和一只敞开的烟盒。

然后，桌上摆着一只点亮的数据板。

看到那个数据板，肖恩感到自己的呼吸节奏微微有些乱，仿佛一切阴谋都要在眼前揭晓，又仿佛眼前就是一个无底深渊的入口，难以想象的黑暗即将从中喷涌而出。

但肖恩没有丝毫犹豫，上前捧起数据板，将摆在最显眼处的一个视频打开。

画面上呈现出一个仪容一丝不苟的中年人，仿佛是从百科全书里走出来的“秘书”一词！只是这近乎完美的秘书，此时面上却浮现出一丝阴霾。

肖恩只看了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南载舟！

而与南载舟面对面的，则是一个穿着乾坤安保高级干部制服的中年人，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手里把玩着一只造型别致的戒指，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南载舟。

“载舟兄，你的要求实在让人很为难啊。”

南载舟说道：“但我开出的价码就不那么让人为难了，事情难做，但你还是会做的，洪先生一向不会让慷慨的客人失望，不是吗？”

名为洪先生的安保干部，伸手握住了戒指，笑道：“说的没错，载舟兄连祖传的戒指都愿意割爱，我如果再推三阻四，就实在对不起你我多年的交情了。你的事我肯定帮到底，但丑话还是要说在前面，这件事真的很难办，就算我全力帮你也未必能成，毕竟你要杀的人，可是南于瑾啊。”

听到最后的南于瑾三个字，肖恩只感到脑中嗡一声响，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炸开。

为什么是南于瑾！？

南载舟雇佣海盗，在小行星带伏击南无忧，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为什么视频里的对话却全然不同！？

南载舟不惜亲身涉险，又勾结安保局的干部，为的是暗杀南于瑾！？

无穷无尽的疑问，如同爆炸一般在脑海中膨胀，各种逻辑线条密布成网，却让人理不清头绪。

与此同时，视频中的对话还在继续。

“载舟兄，我只是有一件事还没想明白，你要杀人，以现在的布置已经足够了，何必亲身涉险？不是我轻视你，但你这种从来没上过战场的人，单凭教材资料就想当指挥官亲临一线，恐怕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南载舟淡然道：“这种事就不牢你费心了。”

“载舟兄，你不会是想舍身成仁，和南于瑾同归于尽，然后独自扛起所有责任，换你家小公主的清白吧？你这么做固然是忠心耿耿，但我这里可有点担心被灭口啊。”

“所以记得闭上自己的嘴巴，否则就算我不动手，其他人也饶不了你。”

“哈哈，当然当然，你们南家人自相残杀倒也罢了，我这外人涉足进去就是公然挑衅和平盟约了，那么大的罪责我可承担不起……”

随着对话的延续，肖恩脑海中那炸裂的信息流，以惊人的速度融合汇聚，形成一个骇人听闻的恐怖阴谋！

下一刻，李钰一个迈步就越过了肖恩，来到桌前，拿起数据板搜索起了其他的内容。

除了这个摆在明面上的视频文件，里面还储存了大量的资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与乾坤安保总局有关的机密，只不过密级也不算太高，大部分都是一些简单的人事调整，或者内部参考资料。

此外，还有夏阁本人的部分个人文档，甚至银行账号。

李钰只看得忍不住笑："做得还挺细致，跟真的一模一样，真是不留丝毫破绽，这下就算我们说这数据板是伪造的也没人信了。"

国王陛下

第 244 章 唯一的办法

李钰的淡然语气，丝毫没能掩饰他心中的万丈波澜。

无论他平时有多擅长将情绪隐藏在玩世不恭里，但是当他一边笑着，一边伸手捏碎了桌板时，愤怒都是显而易见的。

肖恩很理解对方的愤怒，因为眼前的这个阴谋足以令任何人为之愤怒。

显而易见，南载舟并没有背叛南鹤礼父女，他从没有想要自己小主人的命，相反，为了小主人的利益，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命。

他锁定的目标是南于瑾，但最终却险些导致南无忧命丧太空。

这当然不会是什么阴差阳错，更不会是南载舟蠢到分不清小主人和敌人。相反，作为南鹤礼的秘书，南载舟一向有着精明强干的口碑，甚至被很多人视为南鹤礼死后，南无忧安然过渡的关键人物！

但是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却几乎不明不白地死在小行星带，甚至直到这个视频曝光以前，人们都还以为他是个罪无可恕的叛徒！

肖恩看着桌上的数据板，开口想要问些什么，却感到无话可说。

为什么南载舟要雇凶谋杀南于瑾？为什么最终险些遇害的却是他不惜一切想要保护的小主人南无忧？为什么他勾结乾坤安保的视频会录制得这么清晰？

想开口问，是因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问不出口，则是因为即便没有任何证据，答案还是显而易见。

从头到尾，南载舟都在被人算计着，一举一动莫不如是。他雇凶杀人，很可能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被逼无奈之下才采取极端的手段。比如说，南于瑾正勾结什么人企图谋害南无忧，而南载舟找不到任何过硬的证据，也没有足够妥当的手段能保护小主人安全，那他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以攻代守。

至于为什么目标会从南于瑾变成南无忧显然是因为南载舟从头到尾的所有行动，都在某人的掌控之中。

他花钱雇佣的杂牌海盗、费尽心机勾结上的安保内鬼、甚至他在资料库中查阅的陈兵列阵的作战指南，无不是别人精心设计好的陷阱。

南载舟再怎么精明强干，终归只是一个秘书，孤军奋战。他对时局的判断，对外界环境的认知，无不依赖他人，所以当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向他传输错误信息的时候，他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免一头装进死路。

而南载舟的死，不仅仅关乎他一人。

在这个视频以前，南载舟是无耻叛徒，南无忧是无辜的受害者，南于瑾等一切有资格争夺继承权的人，都是隐隐的嫌疑人。

但这个视频以后，一切都会逆转，南载舟是死有余辜的打手，南无忧是嫌疑最大的主使者，而南于瑾则成了无辜的受害人！

这个局面当然不会是巧合，阴谋二字就像数据板一样被摆在明面上，因为到了这一步，幕后之人也根本不怕被人看穿这一切。

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肖恩在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就在尝试思考要如何破局，但他无论怎么想都感到事态已经无法挽回。

因为归根结底，南载舟雇凶杀人是真；南无忧以险些遇害为由赚取同情也是真；一旦南于瑾身死，那么南无忧作为直接竞争者必将受益，这同样是真！

再多的巧言令色，也抵不过这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所以这个视频一旦曝光出去，南无忧指使南载舟雇凶谋杀南于瑾，就是洗不脱的事实！

尽管这个故事里还存在一些漏洞例如说，如果这一切都是南无忧指使，她又怎么会让自己险些遇难？在她羽翼未丰的时候就企图谋害她唯一的支持者南于瑾，岂不是自毁前程？

但这些漏洞，都可以用一个蛮不讲理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南无忧太蠢！

而一个愚蠢、恶毒，胆大包天到敢指示手下谋害亲叔的人，凭什么继承家业？

再然后，如果南无忧不能继承家业，谁又能？

至此，南于瑾的算计已经初见轮廓，令人毛骨悚然。

而就在此时，却听李钰又嗤笑道：“说来，之前南于瑾还给我发过一个天价委托，要我调查南载舟雇凶杀人的详细情

报，我当时还以为他是看在南家形势骤变的份上，改了一贯的立场，想要和白银缓和关系。加上大小姐也有些靠不住，所以我当时明知道南载舟雇佣朱雀的事情里藏着蹊跷，却还是给他做了背书。想不到南于瑾却是在这一层等着我。”

“呵呵，真有意思，如今任何人都知道，南无忧与白银骑士团密不可分，而白银骑士团却公然给一个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出具背书南于瑾只花了一笔对他而言微不足道的零花钱，就换来我和南无忧同时信誉破产，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是赚啊。”

李钰的感慨依然带着他固有的玩世不恭，而随着他语气越发轻佻，不久前那汹涌的怒意也被他强压了下去。

这一刻，他是真的回复了冷静，回复成那个面对任何事都能游刃有余的白银领袖。

而后，他转过头来看向肖恩。

“现在的局面，你应该也看得很明白了，我们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再退后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了。”

肖恩点点头。

“想要翻盘，只有一个办法了。”

肖恩惊讶不已，都这个局面了，还有翻盘的办法？

李钰面色凝重地说道：“在告诉你那个办法之前，我需要你明白：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基于理性而作的判断，没有夹杂任何个人情绪。而我希望你也能够做到理智思考，不要被常识和惯性所束缚，更不要盲目下判断作结论。”

肖恩被这份凝重感染，轻轻出了口气：“你说吧。”

“这次白银骑士团带了过半精锐，红杏小队之外，还有白金九千、煞无名、立锥人这个人员配置，由我居中指挥，就算遇到同等数量的黑翼中队，我也有信心将他们正面击溃。而如果再有你这个绝地学徒相助，那么小规模的武装行动，我们就全星系无敌。”

听到这里，肖恩已经猜到了李钰的计划，不由张开口想要反驳。

但没等他说话，李钰便先一步抢道："接下来我会立刻动员白银号，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基地安保，切断本地通讯，杀光每一个胆敢反抗的元老，逼迫幸存者立刻通过紧急决议，履行南无忧的继承程序。以既成事实来覆盖一切阴谋算计！"

第 245 章 坦然

李钰的话语，如同惊涛骇浪一般席卷着人的理智，哪怕预先做再多的心理准备，肖恩还是感到一阵匪夷所思，继而便是不由自主的愤怒，因对方将生命视如草芥的愤怒。

不过，愤怒的情绪只在他脑海中停留了片刻就烟消云散，因为理性告诉他，李钰说的是正确的。

想要翻盘，这的确是唯一的办法，甚至是被历史屡屡证明正确的办法。

乾坤集团数千年的统治中，有过无数次暴力乃至血腥的权力交接，所谓长兄继承制在很多时候都会被血淋淋的现实所取代。只要杀光所有竞争对手，那些本该公正的裁判们就会出于种种考虑做出妥协。

四大家族共同确立的和平盟约，只限制了家族之间的争斗，而对于家族内部却并没有严格要求。而在权力与财富面前，任何文明与礼仪都显得无比脆弱。

李钰想要的，正是上演过去在这个星系上演过无数次的戏码。

如果白银骑士团真有办法杀光这座基地里的所有反对者，尤其是杀掉南于瑾本人，那么局面还真的会被立刻打开。

因为这才是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

南无忧作为南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却在父亲死后遭遇冷落，症结无非以下几点：

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以至于威望不足；南鹤礼死后，很多人担心支持他的女儿会遭到牵累，不敢公开支持；南于瑾作为高序位的继承人分散了南无忧的支持票……

而一场军事政变却足以扫清大部分症结：杀人立威永远是最方便快捷的树立威信的手段；政变后的幸存者天然与南无忧形成捆绑，担心不担心都会被她牵累；而杀掉南于瑾，再强迫幸存者履行继承程序，制造既成事实，则干脆让元老议会没得选择！

参照乾星系的历史，这种军事政变只要下手足够果断，处理地足够干净，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那么成功的概率就非常高！

以往，不知多少名不正言不顺的继承人，通过血腥的清洗换取到了权力的王座，更何况南无忧本身就有“大义”在身，她是合法继承人，军事政变不过是用粗暴的手段争取应有的权力。

当然，此举的副作用极其严重，一旦大开杀戒，那么南家的内部分裂几乎无法避免，而严重的内乱也一定会引来集团的干涉……届时整个星系都可能陷入动荡。

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再怎么严重的后果，也好过被南于瑾栽赃陷害，夺走继承权。因为失去了这个继承权后，南无忧甚至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好，你的沉默代表着你已经想通了所有的关节，知道我说得并没有错。”李钰说着，向肖恩靠近了半步，以压迫感十足的姿态，微微低下头，“我们这三方同盟的未来，就取决于军事政变的成败，而军事政变的成败则在于你的判断。你帮我，我就能在可以接受的损失范围内，扫清这座基地内的所有敌人；而你若是拦着我，甚至作壁上观，我就不会让手下人去白白送死。”

而后，李钰伸手握住了肖恩的肩膀。

“现在，给我你的答复，我没有时间让你思前想后，纠结犹豫，只要告诉我，帮，还是不帮？”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默默摇头。

这种事，他的答案不会有第二个。

诚然李钰说得都没有错，诚然从利害关系来讲，军事政变都是此时的最佳选择。

但肖恩早就不会以利害关系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了。毕竟，他既不是政客，也不是资本家，更不是阴谋家。

他是一名绝地学徒，一名有着坚定的信仰，牢固的行为准则的绝地学徒，而在绝地的准则中，从来不存在利益至上的说法。

或许迂腐，或许还会招人厌恶，但肖恩并不打算更改自己的立场。

如果连绝地都臣服于利益，那么还有谁来守护平衡？

而在肖恩摇头以后，李钰仿佛不出所料地笑了笑：“好，那军事政变的事就算了，咱们退而求其次吧。”

肖恩有些惊讶：难道李钰还有什么翻盘的手段？

“翻盘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只能用最舒服的姿势来享受失败。”李钰笑道，“跟大小姐商量一下要怎么忍辱负重吧。”

******

做出决定以后，李钰就不再纠结夏阎房间里的一切，带着肖恩迅速离开现场。

值得庆幸的是，并没有那种刚一出门，就立刻被乱枪扫射的戏码，无论夏阎的房间是不是对方刻意留的陷阱，但至少当李钰亲自下场执行潜入作业时，往来通道都是绝对安全的。

两人一路安全地来到核心区十三号房，南无忧在房间里等候已久，而见了李钰的表情，南无忧便不由咬住了嘴唇。

“看来不是什么好消息。”

“大小姐不愧是政治家的女儿，直觉敏锐，又冷静过人。的确是坏消息，我们已经中了南于瑾的陷阱，大小姐很快就要失去道义优势，继而丢掉继承权了。”

李钰轻描淡写地将夏阎房间里的发现告知南无忧，而后眼看着女子的面色由凝重至苍白，由苍白至愤怒的酡红，最终又恢复了平静。

“我明白了。”南无忧最终也只是叹了口气，“二叔技高一筹，我甘拜下风就是了。至于军事政变的事……”

女子看了一眼肖恩，说道：“谢谢你的拒绝。”

李钰说道：“都这个时候了，大小姐完全不必客套，大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南无忧说道：“要说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不甘和委屈，那当然是骗人的，如果能把那些顽固不化，是非不分的人一扫而空，我想我一定是开心居多吧，哪怕他们多少都与我沾亲带故。肖恩不愿出手帮忙，我也的确有一点本能的埋怨，但比起放

任自己的本能，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宁肯现在承受一点委屈。因为我要继承的是一个完整而团结的家族，而非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家族。”

顿了顿，南无忧看向肖恩，说道：“而且，一个能为了利益二字大肆屠杀的绝地学徒，当然也能为了利益二字站到我的对立面去，因为我能给的，二叔只会给的更多。有一个迂腐的盟友固然会令人头疼，但更令人心安。”

南无忧话没说完，李钰就拍了拍手打断她。

“好好好，大小姐说得很好，肖恩是迂腐而正义，让人心安的盟友。那我这种满肚子坏水的肯定就是让人信不过的卑鄙小人了……好吧，不浪费时间说废话，我就问一句，大小姐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南无忧说道：“首先，去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

第 246 章 全副武装

南无忧的坦然，让肖恩不由刮目相看。

与最初相遇时，那个虽然神秘高贵，却过分稚嫩的“好消息”女士相比，现在的她无疑成长了很多，已经隐约有了一丝领袖的气质。

这也让肖恩不由产生预感：无论经历多大的挫折，她也绝不会倒下。苦难只会让她更加强大……

只不过这种想法的产生，也让肖恩不由在心中苦笑。

正是因为他对信念和原则的坚持，才使得南无忧失去了唯一的翻盘机会，只能坦然面对失败。所以，唯独他没有资格去感慨对方的成长。

李钰的姿态就大方很多，他笑了笑说道：“大小姐有这种心态，咱们就还有继续合作的空间。好了，接下来就请大小姐先去独自迎接你的伟大失败吧，我还要做些准备工作了。”

南无忧有些奇怪：“准备工作？”

李钰反问道：“大小姐，你以为迎接失败就是过去低个头，咬个牙，丢个脸的事情吗？政治斗争的输家的下场，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啊。要想输得体面，当然要做足够的准备工作。”

南无忧咬了咬牙：“我明白了，那一切都拜托你了。”

肖恩却有些似懂非懂，只是隐约感觉李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至少与和平无关。

******

“嗯，恭喜你猜对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和平。”

从十三号房离开后，李钰就拉上肖恩，第一时间回到白银号上，召集了船上的所有精兵猛将。

而这也是肖恩第一次看到白银号上的武斗派齐聚一堂，除了熟悉的红杏小队、白金九千外，还见到了许多生面孔。

有个永远单腿站立，却全身上下塞满武器，比吕楠还夸张几分，身形轮廓呈倒三角的黑脸壮汉，代号立锥人。

还有个穿着一身单薄的布衫，头戴斗笠、腰挎古典长剑，怎么看画风都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冈根人，代号煞无名。

还有个身上装满奇怪的瓶瓶罐罐，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液体碰撞声的小姑娘，代号饮水机。

看起来简直奇形怪状，然而以绝地学徒的眼光来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接近红杏小队主力成员的强大实力，也只有李钰这种人才看在同一条船里里放下这么多怪胎。

人齐后，代号煞无名的冈根剑客当先开口问道：“李老大，终于要动手了吗？我的宝剑已经饥渴难耐！定要让那些为富不仁之辈品尝三尺寒芒之威！”

这一番话中气十足，吐字圆润，若是闭上眼睛，肖恩怎么也不相信是出自软踏踏的冈根人之口。

李钰却见怪不怪，瞥了他一眼，说道：“到会议结束前，不许说话。”

煞无名瞪大眼睛，露出仿佛被雷劈一般的表情。

安平则说道：“我注意到安保局的人仿佛在故意留破绽给我们，很多关键区域的兵力都显得特别分散。像是巴不得我们出手，所以李老大你怎么看？”

李钰说道：“没什么看法，这次我们不出手。”

面前顿时一片惋惜的叹气声，这些武斗派仿佛根本没把【兑101】中那些精锐的安保力量放在眼里，只待大开杀戒。

“不动手，但也不能让对方先动手，这其中分寸你们自己把握。”

安平点点头：“明白，还是要动手，但不下死手，最多把人揍个半死，有个威慑作用就可以了。”

“不下死手啊，难怪说不动手。”饮水机很是遗憾地摇摇头，将身上最致命的几只黑色瓶子递给了李钰的助手，托她代为保管。

“我无所谓，要做的事应该差不多。”立锥人淡淡地开口，声线和体型全然不符，细腻地近乎女子，只是随着他肩膀抖动，浑身的枪械、热能榴弹都发出连串碰撞声。

李钰说道：“时间紧张，我没法和你们废话，所以之后各自行事，全凭悟性。这次跟我来的没有蠢人，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哦！”

“呵头儿你又说笑，不是蠢人的话，早就给那些豪门权贵当走狗了，何至于在你手下受苦？”

一连串参差不齐的回答，仿佛一群乌合之众，但这群人霎时间迸发出的昂扬斗志，却让围观的肖恩感到暗暗心惊。

显然，李钰很清楚这座基地里已经有人给他提前布下了天罗地网，夏阎敢亲身到场，当然不会留下安全隐患，安保总局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一定就在基地内部。

但李钰不在乎，他对安保总局有一种完全居高临下的蔑视，仿佛无论对方如何用力，都会在白银的重拳打击下翻倒……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安保总局的精锐士卒们就算再弱，也不会和白银骑士团的高手有物种级的差距。而【兑101】中，安保总局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有绝对优势，正面开战几乎稳操胜券。

除非绝地学徒愿意出手逆转力量平衡。

在肖恩明确表示不会出手的情况下，白银骑士团的自信，就俨然与强弱对比无关，而是一种对首领的命令无条件遵从的觉悟，以及常胜不败的战绩孕育出的信仰。

很快，这些最精锐的武斗派们就纷纷离去，甚至红杏小队的人在和肖恩打过招呼后也自顾自地分散行动。

不过肖恩留在原地，倒也不觉迷茫。因为最重要的工作，肯定少不了他。

果然，在布置过任务之后，李钰便拍了拍肖恩的肩膀：“接下来，一起去给独自迎接失败的大小姐助威吧。”

说话间，他的腰上忽然多了一条金属腰带，里面塞满了热能榴弹和几只“饮水机”托管的黑色玻璃瓶；肩上则扣了一对带有凹槽的护肩，两只小口径的 sb2 型爆能枪精致地卡在凹槽里。

背后，有一只结构精巧而复杂的背包，其体积庞大、分量沉重，需要将四个角分别扣在腰带两侧和两只护肩上，再用

两条宽大的背带呈十字形交叉在胸前，才能将背包整体牢牢锁死。

为李钰完成配装的，自然是他的忠实助手白，这位身姿纤细的机器人在完成工作后，便默默站到了李钰身后，整个人仿佛藏在影子里。

只是肖恩在旁边看着，却感到这主从二人，真正有威胁的还是不起眼的那个。

第 247 章 流浪狗

肖恩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直觉并没有错。

当李钰迈开脚步走下飞船的时候，白紧贴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如影随形，仿佛要将自己纤细的身躯与李钰合二为一。

和李钰并肩行走时，肖恩几乎察觉不到白的存在。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因为在肖恩的印象中，这个通体银亮的机器人一向是存在感爆棚的。

初次见面时，她就时常以下克上，将李钰怼得哑口无言。回到荒废区时，那些普通民众更是俨然将她视为真正的领袖。

这里面固然是李钰的纵容，但白的特殊也让绝地学徒印象深刻。如今决战在即，这个理所当然要发挥重要作用的助手

机器人，却连走路都忽然变得悄无声息，仿佛是在刻意收敛自己的存在感，以突出李钰的全副武装。

这其中的道理，就很值得玩味了。

“别玩味了。”

仿佛看穿了肖恩的想法，李钰大大方方地承认道：“真打起来全靠她了，我只是个虚有其表的摆设，不过当然不能让人看出来。”

肖恩说道：“尽量不要打。”

“所以才更要摆出随时开打的姿态，不然打不打就不是你我说了算了，以战求和的道理，我觉得你应该能想明白。”李钰说着，以颇为玩味的目光看向肖恩，“所以，其实你是在逼迫大小姐选择一条最艰难的道路，投降认输远比殊死一搏更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段，我们必须要在战与不战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让事态失控。”

话音刚落，李钰就收到了手下人的简报。

“头儿，打起来了，大获全胜。”

肖恩只听得心头一跳，却见李钰不慌不忙地解释道：“局部摩擦而已，为了回避全面战争，这也是必要的。”

话音未落，通道前方就传来一阵密集而沉重的脚步声，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们气势汹汹地堵在肖恩李钰三人身前。

只不过没等这些安保战士开口发出警告，李钰便先发制人，他猛一抬手，十几枚热能榴弹便从腰间和袖口中飞了出去，咕噜噜滚到了安保战士们的脚下。

那些虽然没有当即引爆，却一闪一闪释放威胁的热能榴弹顿时引起了集体恐慌，一些安保战士浑身僵硬，动弹不得，一些人则绝望地抬起枪口，试图和李钰同归于尽，但李钰早在出手的瞬间就抽身退到了走廊的拐角后面，根本不留破绽给对方。

“现在，所有人放下枪，蹲在地上，不然我就引爆了。”

李钰那带着玩笑口吻的威胁声，在走廊内反复回荡，逐渐变得阴冷。安保战士们完全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发展，一时间手足无措。

好在他们之中，有个足够冷静的领头人。

一个穿着黑色盔甲，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人，越过人群，全然无视了地上闪闪发亮的热能榴弹，步步向前，一直来到走廊拐角前。

“李钰，放弃挣扎吧，你们没有胜算的。”

听到这个声音，肖恩心中不由一动，而李钰则大大方方和对方打起了招呼。

“夏姜，你不在【离】当你的退休老干部，跑来这里凑什么热闹？”

夏姜说道：“在【离】办事不利，退休金不保，当然只能来这里凑热闹了。不过若是能在这里把你拿下，我觉得退休生活就还有救。”

“或者你换个思路，别在跟着这种动不动断人退休金的黑心企业了。”

夏姜问道：“不然呢，跟你混？像条流浪狗一样东奔西跑，连个可靠的饲主都找不到？现在你跟南无忧大小姐混是吧？但她真的是你的首选吗？要手段没手段，要资源没资源，比你还像是流浪狗。其实你更中意南于瑾，但人家看不上你，唯一发布给你的任务还……啊抱歉我现在好像不该说那么多？”

来自夏姜的反击，犀利得异乎寻常，就连肖恩这个局外人都听得一阵牙疼，但李钰本人却仍挂着轻松的笑容，仿佛那犀利如能量束一般的言辞只是清风拂面。

下一刻，李钰笑着还击。

“是啊，我这种平民出身的在你们夏家人看来当然是流浪狗，乾星系是由 10 亿名四大家族相关人士和 1690 亿条流浪狗组成的，这是权贵圈的常识嘛。当初你抛下【兑 8848】那群流浪狗的时候，想必心中庆幸他们的贱命死得其所。”

与李钰这段诛心之言相比，夏姜的言辞顿时显得温婉和煦，而下一刻，夏姜就恼怒地踏前一步：“我从来没有抛下过他们！”

“你只是心里没有，行动上却是有的。”李钰毫不客气地说道，“无论你给自己找多少苦衷和借口，抛下同生共死的战友都是事实。”

“我……”

“对，你之后在家族内开展了报复行动，杀了一个不疼不痒的中层官僚……然后你想说什么，死个背锅的，事情就算了结了？那些死掉的人就可以瞑目了？哈，恐怕被你杀掉的那个人都不曾瞑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元凶另有其人！但你却到最后也不敢和真凶翻脸，只是接受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惩罚，就心安理得了。”

“我从来没有心安理得！”

李钰说道：“口头上说自己不曾心安，行动上却安于现状，你和那些捐几个零花钱就觉得自己比贫民更善良的权贵的确是同源同种啊！”

架吵到这个地步，肖恩已经大致听出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显然，这位夏姜和安平吕楠等人是过去的战友——这一点其实肖恩早就隐隐有过怀疑，只是不久前他和红杏小队重聚，提起自己在【离】的经历时，所有人都对夏姜的存在毫无反应，仿佛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现在看来，认识归认识，但双方早已分道扬镳，或许夏姜心中还多少念着几分旧情，但这份念旧在安平等人看来却极端可笑。

有了这样的认知差异，两个本来口才相差无几的人顿时分出高下。李钰在争吵中毋庸置疑地占据了上风，但显然光是吵架占上风并不能解决问题。

第 248 章 优势

夏姜没兴趣继续和李钰叙旧，见话题逐渐尴尬，他便叹了口气，说道：“李钰，你可以继续在这里和我吵架，但你身后很快就会有罗明带队赶来包抄，他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

李钰说道：“罗明？哦，那个当年的天玄黑帮老大？被你打服以后就心甘情愿给你当家犬的废人？这就有意思了，夏姜，这些年你虽然退休在离养老，但应该还没老年痴呆吧？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连你都打不过的废物，有资格绕到我身后来？”

夏姜说道：“我知道你派了人在后面那条路上，我也知道你这次倾巢而出，是想要凭武力优势来进行武装政变，但是你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不，我优势很大，不然我早就把大小姐捆起来丢给南于瑾了。”

“你如果真的优势很大，又何必被我堵在这里，躲在拐角后面和我废话呢？直接杀光我们所有人，冲到会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好吗？说到底，你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李钰笑道：“虚张声势？好啊，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把声势张个够。白，投影。”

话音甫落，躲在李钰身后的机器人助手便将手臂插入李钰的背包，从中投射出几份不同的全息影像。

画面被投射到走廊拐角，于是两边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画面中呈现的白银骑士团的各路分兵。

最显眼的一组自然是红杏小队，作为骑士团中最为特立独行的武斗派，他们一路疾行，势不可挡。阻拦在他们面前的，无论是乾坤安保的精锐，还是某位南家元老的私人保镖，都如同暴风中的杂草，转瞬即逝。

看到红杏小队，夏姜的面色就变得有些僵硬起来，一时间竟下意识地想要偏过头去不看，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红杏小队突飞猛进的那条路，分明是通向仓储区！

“仓储区你居然派他们去了仓储区！？”

在兑 101，仓储区的防卫力量最为薄弱，因为那是整个基地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区域。夏姜怎么也想不通，李钰为什么要将手中最为凌厉的王牌之一，派去占据仓储区！

而紧跟着的问题就是，如果红杏小队去了仓储区，那么现在负责保卫李钰后路的人又是谁？

夏姜很快就在另一组画面中找到了答案。

一个看上去才刚刚成年的小姑娘，挂着满身的瓶瓶罐罐，堵在十余名安保战士面前。

面对枪口，她甜甜地笑着，笑容里有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怜悯，仿佛她面前不是安保局的精锐，而是一群即将进入屠宰线的坎原鸡。

而在形势紧张的兑 101 中，这份笑容就显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性格冲动的战士，当即就要开枪射击，但他的枪口却被一只手臂牢牢压了下去。

“别冲动。”带队的罗明，只用三个字，就让心浮气躁的手下冷静下来，而后他看向对面的女孩儿，皱了皱眉头。

“饮水机？”

小姑娘呵呵笑出声：“想不到你认识我？那太好了，赶紧回去吧，我不想杀人的。”

这种挑衅的语气，更加激怒了对手，安保战士们立刻有了扫动的倾向，但罗明只是微微偏了下头，就让所有人噤若寒蝉。

这个被临时空降来的小队长，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在队伍里确立了绝对的威信他用一双拳头打翻了整个宿舍的所有人，甚至包括前来制止暴动的宪兵队。

所以当罗明示意住手的时候，没有人敢乱动。

“所有人，戴上防毒面具。”罗明冷声下令，“注意不要接触她本人，不要轻易打碎她身上的瓶瓶罐罐，此人极擅长下毒，但除此以外毫无威胁。”

而后，罗明又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李钰把你，而不是红杏小队派到这里，但是想用这种雕虫小技来暗算我，你也太天真了。”

饮水机露出有些遗憾的表情：“我听说你在天玄区当了好多年的黑帮老大，为人既机敏又狠辣，一度让李老大都动了招揽的心思是归顺以后变得迟钝了吗，居然说出这么蠢的话。”

罗明眉头皱的更紧，隐约感到有些不妙，面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饮水机小姑娘，似乎远比传闻中更加危险，于是他也不再试图和对方套话，抬起枪口就准备射击。

罗明没有瞄准要害，毕竟这等于是兑 101 中爆发内乱的第一枪，在那个小姑娘没有展示出任何明确威胁性的情况下直接杀人，很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他不姓夏，更没有体面的出身背景，这次和队长夏姜一起被抽调过来，几乎就是用来背锅的。

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

罗明的念头只转到一半，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右手有些不听使唤，本该扣动扳机的指头，却忽然僵住了。

再之后，僵硬感迅速蔓延到了小臂、大臂乃至肩膀，而僵硬很快又演化为绵软无力，让他怀抱中的爆能枪缓缓垂了下去。

与此同时，身后已经有人颓然软倒在地。

明明所有人脸上都已经戴好了面具！

只听饮水机用极其怜悯的语气说道：“太蠢了，我怎么会等你们和我面对面了才开始动手？从你们不戴面具来见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躺下了至于为什么不让红杏小队的人来，当然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厉害。在这种狭小的封闭空间里，看到我就意味着败北，这是白银骑士团里人尽皆知的常识。”

罗明躺在地上，有些许不甘，些许愤懑，但并没有丝毫的失落，他睁着眼睛，紧盯着那个甜美的少女，仿佛在用目光杀敌。

饮水机有些好笑：“这么瞪我，会显得你特别失败”

话音未落，忽然在倒下的人群中伸出一只手，那只手通体由黑色金属打造，在无形无色的毒气浸润下依然稳健地持着枪，而枪口正瞄准了女子的额头！

罗明的瞪视当然不是因为无能狂怒，他只是要掩盖藏在人群中的暗招这一队安保战士中，有一个不怕毒的机器人！

事实上，罗明虽然没料到自己会遭遇饮水机，但他既然让手下带了防毒面具，当然就猜到自己可能遇到毒气攻击在兑101这种狭小封闭的地方，如果对方想不到用毒，那才是笑话。

除了防毒面具之外，为了以防万一，罗明还专门调来一个战斗机器人，这种在安保局中服役多年的天兵型机器人，造价低廉性能可靠，最重要的是可以在关键时候打出致命一击！

然而被罗明寄予厚望的最后一张底牌，并没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在天兵型机器人抬起手的瞬间，一道碧绿色的能量束贯穿了机器人的胸口那里是它的能源核心所在顿时让它身上窜起几串电弧，在尖锐的电子音中垂下了手。

另一边，饮水机有些好笑地收回了手中那特制的袖珍手枪。

“你为什么会以为，整个白银骑士团，只有吕楠懂得速射？”

第249章 选边

饮水机与罗明的对决，借由饮水机绑在肩膀上的设备全程记录下来，同步给了李钰。

而李钰则大方地分享给了夏姜。

看着心腹手下软倒在地，夏姜的面色阴沉之极，甚至手掌都在隐隐颤抖。

李钰说道：“现在求饶的话，我可以让她饶罗明一命哦。”

夏姜嗤笑了一声。

而就在此时，李钰忽然看到画面中的饮水机警觉地抬起头，仿佛注意到了什么。

而后通讯器中就响起女子那略尖锐的声音。

“李老大，罗明还安排了预备队，全都带着面具，我先撤了哦。”

一边说，饮水机一边从腰间接下一只玻璃瓶，瞄准了倒地不起的罗明等人，作势欲抛。

虽然从没有人能分清饮水机腰间的瓶瓶罐罐究竟装的是什么，但此时此刻，也没有人会觉得饮水机手中的玻璃瓶会是安全无害的东西。

饮水机虽然挡不住罗明的预备队，但却有足够的机会将已经躺倒放平的这一批人斩尽杀绝！

“住手！”

关键时刻，夏姜终于绷不住面孔，喊了出来，同时他也向着身后比了个手势，让手下人带着全然不可思议的表情，联系到了罗明的预备队。

“队长让你们撤下来……对，立刻，马上！”

李钰则同步向饮水机下达了指示：“行了，对面怂了，你收手吧。”

饮水机笑着将玻璃瓶塞回腰带上：“收到，那我这边就圆满收工了。”

与饮水机有关的画面就到此为止。李钰没有说话，但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哪怕隔着一个拐角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

夏姜说道：“这只是个开始。”

在【兑 101】的安保力量中，夏姜根本算不上主力，之所以由他和罗明来对付李钰，纯粹是因为在上层看来，用流浪狗来对付流浪狗，才算恰到好处。

而一旦夏姜任务失败，安保局真正的精锐就会出手。

李钰则说道：“这的确只是开始，所以来看下一幕吧，我们的伪装大师，煞无名。”

话音未落，一个原本处在角落中的投影就被白抬了起来，放到醒目的位置，取代已经结束的饮水机的视角。

这一次，依然是一条狭长的通道——事实上【兑 101】大部分通道都是类似的狭长结构。

通道一段，是一扇紧闭的大门，门后是【兑 101】中相当重要的发电机组，于是门前自然有重兵防守。

另一侧，则是前来击穿重兵防线的白银骑士团武斗派，煞无名。

这个从代号到外观，画风都极度特立独行的人，并非单打独斗，他带着一群同样特立独行的手下，傲然来到了安保局的精锐面前。

他们大踏步的前进，仿佛对方手中的爆能枪只是玩具，仿佛大门两侧的自动炮塔根本不存在。

然后，他们就真的轻松地越过重兵把守的关卡，打开了大门，开始直面那结构复杂，功能性异常重要的发电机组。

整个过程没有丝毫的窒碍，仿佛他们能出入机要重地，是理所当然。

因为煞无名穿着安保局的军官制服，携带者军官的证件，就连他的相貌也和原先大不相同，从投影中看去，他颧骨高耸，眉骨深陷，紧板着的面孔遮在军官帽的帽檐底下，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和表情。

而这一切，都是夏阎此行带来的左膀右臂，特战专家【马面】的标志！

李钰说道："煞无名是白银武斗派中的另类，他最擅长的并不是乾星系的传统武术，而是堪称极致的扮演。如果我不说，你恐怕看不出他其实是个冈根人吧？"

夏姜瞪圆了眼珠，也的确看不出这个浑身上下都流露出人类气质的特战专家，有哪里像是冈根人了！

"这就是专业的力量，他可以扮演人类，还可以扮演达格人、提列克人、甚至赫特人！而他的心腹手下也都是一群同样擅长此道的武斗派，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

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专业的诀窍，但是现在他已经作为特战专家顺利进入了机要重地。”

李钰的话还没说完，夏姜手下就立刻有人忍不住按动通讯器，想要提醒守护发电机组的同僚，然而还没开口，就被夏姜拦住了。

“没有用的。”夏姜冷冷地说道，“那几个人比咱们更像是正牌货，你的提醒只会惹火烧身。”

李钰笑道：“退休以后，你倒还是挺机灵的，我刚刚还蛮期待能上演：你的手下人急匆匆示警，然后被当成诬陷军官的叛徒的戏码的。”

夏姜不由沉默。

诚然，比起那个伪装丝毫不露破绽的煞无名，现在的他才更像是叛徒。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

“好戏没能上演虽然有些可惜，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欣赏冈根伪装大师勇闯发电机组的戏码。”

就在此时，那个被当先阻拦的手下已经冷笑起来，他抬手举起那枚并没有被关掉的通讯器：“冈根大师？想得美！刚刚的对话，可是有很多人都听到了哦。”

李钰面色微微一沉：“小动作还挺多，我还以为你已经老老实实关掉通讯器了。”

“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懂得动脑子，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冈根伪装大师被当场识破抓获的戏码吧！”

李钰闻言，偏过目光看向夏姜：“你的手下居然会动脑子哦。”

说话间，全息画面中，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从通道另一侧匆匆跑了过来，他们对看守发电机的士兵简单交代了几句，对方就惊讶不已地打开通讯器，向上级求证不可思议的事实。

再之后，双方便共同打开了面前的大门，冲入其中。很快枪声大作。强烈的火光伴随巨响从中迸射而出。随着发电机

组被毁，狭长通道中的灯光忽明忽暗，自动炮塔则干脆耷拉了下去。

夏姜的手下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事情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他怎么也没想到上级的反应居然这么迅速，这么刚烈！

再之后，那队前来奉命捉人的士兵走出门来，他们身上满是激烈战斗留下的痕迹，但行走间却丝毫没显露出疲态。

为首一人转头看向全息画面的方向，而后摘下了破烂的头盔，露出了……

露出了长长的嘴巴，巨大的耳朵，以及一对长在头顶的眼睛！

“冈根人！？”

看着画面的安保士兵，几乎把眼球瞪得脱落出来。再之后，随着他意识到事情的真相，眼球中更是赫然瞪得呈现血色。

李钰则笑得仿佛要断气。

“你们这群庸人，脑子不好还非要用，搞得我和煞无名的精妙配合仿佛是在欺负残疾人，平添了几分无耻色彩。好了，看下一幕吧。”

下一刻，拐角处的投影画面又有变化。

一个身材高壮的黑脸汉子，如同巍峨的高山一般，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倒成一片的安保战士。

他依然维持着单足站立的古怪姿势，背后的各种武器也没有放下来，身上更是毫发无损。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因为当全息投影最开始点亮的时候，他就已经站在倒地不起的人群之中，宛如胜利的雕塑一般。

而这尊雕塑面前，是一扇被牢牢锁死的大门，门后是【兑101】的员工宿舍，目前有相当多的员工正在里面休息。

一旦这扇被临时封死的大门敞开，那么在其中休息的员工就自然会成为白银的人质。

夏姜叹息道："你要拿这些平民作人质？你的格调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李钰满不在乎道："流浪狗要什么格调？难不成我们讲一讲格调，就能像家犬一样吃到权贵们丢来的骨头了？大小姐如果在这里一败涂地，你能用南于瑾的性命担保，我们这些人可以安然返乡吗？"

"你这么做，就能让南无忧挽回败局吗？"

李钰说道："能啊，不然的话南于瑾和夏阎何至于把你派过来恶心我？信不信你我对话的这段时间里，夏阎已经要吃镇定剂来维持冷静了？对了，再给你一个忠告，成熟的人总归是要选边站的，要么选这边，要么选那边，理性客观站中间的后果，只会像【兑 8848】时一样被两边同时唾弃。"

"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是吗？那你现在又在做什么？听夏阎的命令来带兵围剿我，事到临头又和我慢悠悠的聊天，你猜你现在的形象，在夏阎和南于瑾看来，是什么样的？"

第 250 章 末路

李钰是个极其健谈的人。

肖恩从第一次见面就深刻领教了他的滔滔不绝，只是大部分时候，他的健谈都让人看不出什么目的性，仿佛只是为了话多而话多但是现在，肖恩算是真正领教到了这位白银领袖的言辞之锋锐。

几乎每一个字，甚至每一次抑扬顿挫，都能成为锋利难当的武器，让人心簇神摇。

夏姜的确产生了动摇。

这位曾经出身高贵，如今却被迫养老的安保老将，当然知道自己如今的处境不妙，也知道这份窘境是咎由自取。他身为豪门成员，却不去积极维护家族和集团的利益，反而认真

地计较什么“是非曲直、公道人心”，这无疑是对家族多年栽培的背叛。

所以他才从前途无量的火种，一路沦落为退休的边缘人，而在离的一番作为，则让他进一步与集团和家族疏离，以至于连退休生涯都无从保全，连带着自己的心腹一道被征发到了兑 101，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对手。

夏姜很清楚，这是家族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能够不负期待地击溃白银骑士团，那么找回他的平稳退休生活，甚至回复年轻时的荣光，都不是不可能。

但他并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与李钰的交锋，他处处被动，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强大，也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全力以赴。如果是火种的夏姜，在见到李钰的时候根本不会浪费唇舌去讽刺对方是流浪狗，更不会在乎手下的死活，他会以严令要求所有人顶着李钰投下的热能榴弹冲锋向前，哪怕拼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将李钰击毙当场。

事实上这也是家族培养他为火种的初衷，只可惜他让家族大失所望。

那么反过来说，既然他已经让家族失望，而且完全没有改过自新的想法，那么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其实就只剩下一条了：加入白银骑士团，与吕楠、安平等昔日战友重聚。

这也是李钰愿意陪他闲聊这么久的原因，换做是那种不可救药的对手，李钰只会站在对方的尸体上滔滔不绝。

夏姜很清楚这一切，也知道眼下的确到了必须选边站的时候，李钰的言辞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正确无误。

可是，事到临头，夏姜依然下不定决心，仿佛宁肯被两边同时厌恶，宁肯失去最后一点栖息之地，也不愿践行李钰的“选边论”。

夏姜的沉默，将他的态度展现无遗，而这让李钰大失所望。

“夏姜老哥，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跟怕打针的小孩子似的，不敢承担选边的后果。你既不想成为肮脏的大人，又不想和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流浪狗为伍。你以为这是童话世界，可以让一切美好都应有尽有吗？”

夏姜说道：“这当然不是童话世界，因为像你，像夏阎、南于瑾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再美好的世界也会变得污浊。比起你这种老于世故的成年人，我反而更喜欢那个愿意做傻事的小家伙。”

李钰闻言一怔，目光不由瞥向肖恩。随即他笑得更是嘲讽意味十足。

“没错，肖恩这家伙的确很会犯傻，但是你如果想自比肖恩，那就未免太抬举自己了。肖恩做傻事是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这种人我在冷嘲热讽之余，永远都会存有几分敬意，因为终归是他们的存在，让这个龌龊的世界保留了一分向善的可能。而你犯傻又是为了什么？你有任何信仰可言吗？”

夏姜再一次哑口无言。而他的沉默，则让他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

在李钰的唇枪舌剑之下，他仿佛被人扒光了衣服，丢到众目睽睽之下而令他加倍难堪的是，他现在的确是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身后那些安保战士们，可是一字不漏地听完了所有的对话。

好在十年的退休生涯，让夏姜那覆满沧桑的心灵变得麻木不仁，在他从荣耀万丈的火种跌落到离的时候，就已经饱受过羞耻心的洗礼。

既然说不过，那就不说了吧。

反正，只要李钰还躲在拐角后面，没有突破自己这条防线，那就不能说他失职事到如今，夏姜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然而，就在夏姜决定带领手下死守阵地时，忽然通讯器中传来一个冷漠而熟悉的声音。

安保总局局长夏阎，向他下达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命令。

“夏姜，撤回来吧。”

“什么？”夏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撤回来？可是”

“这是命令。”

通讯到此为止，与此同时，身后的安保战士们也隐隐发生骚动，显然夏阎的命令不止发给了夏姜一人。

而接下来，他就听到手下提出一个

“队长，刚刚局长说，你的指挥权已经被解除了，所以我们这就要遵照命令撤退了。”

夏姜无奈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去吧。”

说话间，这位灰发的老将感到格外难受。

他在李钰那犀利如潮的言辞之下勉强守住了自己的立场，结果却还是被夏阎毫不留情地舍弃掉一切仿佛都是历史的重演。

片刻之后，夏姜身后的士兵就走得一干二净，这让孤身踩入热能榴弹堆的灰发老将，显得格外滑稽。

拐角后面，李钰没有放过嘲笑对手的机会。

“看，如果你不选边，边就会选你。安保局不会需要一个临阵和敌人谈笑风生的家犬，恭喜你，你现在已经沦为和我们同阶层的流浪狗了。”

夏姜说道：“但我依然不会加入白银骑士团。”

李钰说道：“放心，我也没打算招揽你。真把你招进来，安平他们要造反的。刚刚和你废话，是说给夏阎听的，很高兴他的反应完全不出所料。”

说话间，李钰已经从拐角后面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

夏姜见状，下意识地抬起枪口，但是一道赤红的能量束却提前一步命中了他的爆能枪。

开枪的人是白，这个沉默的机器人助手以纤细的手臂，从李钰的背包中拉出了一个伸展模块，模块上嵌着一杆造型别致的爆能枪，其线条流畅，通体银亮，仿佛是为她量身打造。而她的枪法之准，速度之快，则让夏姜连反应都来不及。

李钰所背负的沉重背包，本质上不过是白的武器库，而白，则拥有将武器库运用到极致的强大战力。

白银骑士团的领袖，从来不会让底牌远离自己。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躲在拐角后面，是因为打不过你把？”

第 251 章 立威

当李钰满不在乎地越过夏姜，踱步向前的时候，那位灰发的沧桑老人，仿佛又衰老了许多。

肖恩心中略有不忍，但也无话可说。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一辈子优柔寡断又不知悔改的人，当然要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

不过肖恩倒是不讨厌对方的优柔寡断，毕竟夏姜是在利益与良知之间优柔寡断，这种人总比那些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利益最大化的判断的成熟大人要可爱一些。

“是不是觉得，比起带领团队逆境翻盘，年轻帅气的白银领袖，那个马上就要白发苍苍的家伙反而更可爱一些？”

路上，李钰忽然提出了这个刁钻的问题，仿佛能看穿人心一般。

肖恩对此却是坦然回应道：“的确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他那种人，就不会有这么多争端了。”

李钰说道：“姑且不论一群优柔寡断的人只会形成一盘散沙，导致社会的基本结构都不复存在……当你假设一个世界只有某种人存在才好的时候，就等于否定了其他人的生存权力。没错我们这种人心黑手狠，行事无所顾忌，很多时候都是动乱之源，所以我们就该死吗？”

肖恩笑了笑，没有正面回应这个偷换概念的问题。

坏人该死吗？这个问题对绝地学徒而言当然是否定的，否则绝地武士们又何必克制自己的武力？见恶即斩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对于守护公正的人来说，正确的做法永远是将坏人绳之以法，想办法让恶人们改过自新。

一个人如果能抛下恶念，那么原先的“坏人”自然就等于“死亡”。如果说坏人真的该死，也该是这种概念意义的死亡。

不过李钰提起这个话题，显然不是想和肖恩争论概念，他只是想确认肖恩目前的立场。

而肖恩的立场很简单，他会支持李钰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情况下，尽可能去争取南无忧的合法权益，这也是三方盟约的基础。迄今为止，李钰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突破界限，所以他依然会站在李钰这一边。

但是一旦他突破底线，妄图用滥杀的手段来尝试翻盘，肖恩会毫不犹豫地阻止他。

绝地学徒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但李钰并没有为此感到不满，而是饶有兴致地提了下一个问题。

“知道你和夏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

肖恩说道：“因为我有值得守护的信仰？”

“狗屁信仰。”李钰毫不客气地嘲讽着不久前他自己说出的话，“那是糊弄夏姜那种长不大的坎原鸡脑袋的。信仰是什么？坚信不疑就是信仰？荒废区里曾有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定期饮用一种七彩斑斓的水就能长生不老，但那种水根本是城市里的化工厂排出的废水……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去说服，去劝解，但对方都无动于衷，一直喝到衰竭而死。死前，他甚至依然坚信着自己的生命即将升华，请问他这种作死的行为，是在守护自己的信仰吗？”

“那只是迷信。”

“迷信和信仰有什么区别？在于相信的事情有对错之分？那请问，那些坚信着乾坤集团会为乾星系带来最大利益，于是为了守护集团利益可以不惜牺牲一切的人，是迷信还是信仰？”

肖恩张了张嘴，却没有回答。

李钰说道：“一个人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为自己相信的事情做什么。夏姜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根本没有守护良知的能力。当他为了高层放弃前线部队的战略决策而大动肝火，不惜与高层争执的时候，他却没有任何资本去动摇高层的决策。结果良知在集团的碾压之下变得一片稀烂。”

“反过来，当他想要和火种计划的受害者们挽回关系时，却又给不了对方任何实质的抚慰，他没办法让死去的人复活，也不能帮他们复仇，甚至不能给受害者的家属以丰厚的抚恤，最后他还放不下自己夏家人的身份。这种人的良知也好，信仰也罢，都只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之中，无法影响到周围任何人，所以也就一钱不值。”

“但是你不同，你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坚定的贯彻你的正义，而这才是你和夏姜最重要的区别。夏姜那可怜惨

淡的样子你也看到了，不想变成那样的话，待会儿真打起来，就不要手下留情。”

说到最后，李钰终于抛出了他的核心观点。

“我答应你不会发动军事政变，但是想要不打，就必须像刚才那样摆出不惜一战，全力以赴的姿态，我的人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肖恩点点头：“当然。”

下一刻，他忽然向前蹿出一步，腰间的光剑骤然点亮，划出一条闪电般的轨迹，将一台架在天花板上的摄像头一剑斩落。

在一片电光缭绕的废弃零件堆中，肖恩抬头看向另一侧的摄像头，表情淡漠而坚定，手中的光剑丝毫不加掩饰地绽放光芒。

而后，肖恩向前探出手，以原力紧握住了摄像头，在一阵金属扭曲的异响声中，将那只摄像头生生拉扯了下来！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肖恩说完便收回了光剑，将其隐藏在宽大的袍子中。

李钰眨了眨眼，继而笑道：“真是聪明。”

他的本意，是希望在之后的示威行动中，得到肖恩最大限度的支持。如有必要，恐怕也免不了杀人立威。

毕竟他们真正的对手并不是优柔寡断，心存善念的夏姜，而是南于瑾、夏阎，乃至整个南家元老议会，这些都是将家犬当做消耗品的纯正权贵，不杀个血流成河，他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但肖恩的处理方式却更加稳妥。

他不需要杀人立威，绝地的标志性武器，以及威力十足的原力技巧，远比单纯的流血更能起到威慑作用。

在贝加摩尔，他只需要亮出光剑，就能让全副武装的追兵知难而退，而这种威慑效应，在乾星系同样奏效。

国王陛下

第 252 章 如愿以偿

事实上，肖恩的表现的确成了导致天平失衡的最后一块砝码。

机库中，一群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将白银号团团包围起来，与船上的人持枪对峙，形势一触即发……然而就在此时，带队的军官忽然收到了夏阎的命令。

“什么！？撤退？可是……是，长官，一定严格执行命令！”

放下通讯器后，军官轻轻叹了口气，只感到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

能不打，还是不打为好。虽然在对峙中先一步撤退难免会丢了面子，可是丢面子总好过丢性命。

他们这些安保战士虽然不怕牺牲，可是能不牺牲的话，谁愿意牺牲呢？

很快，这位军官就率众撤出了机库，而几乎一出门，手下就迫不及待地追问究竟。

“队长，为什么要撤啊？我们眼看就要赢了啊！”

“就是啊，那伙人无法无天，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队长被追问地不耐烦，皱起眉头呵斥道：“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要撤？上面的命令如此，我们遵命行事就够了！有问题，等你升到分局局长以后，拿到总局会议上去问吧！”

队长的疾言厉色顿时让手下人闭上了嘴巴。

但队长本人却在心中倍感无奈。

作为一名可以直接与夏阎联系的中层军官，他当然知道为什么夏阎会下令撤退，因为上层终归还是妥协了。

在白银那咄咄逼人的威慑之下，他们感到了危机，于是就放弃了原先的计划，选择和对方谈判。

这让身处前线的人倍感荒唐。

诚然白银骑士团的突然发难，让很多人始料未及，【兑101】中的安保力量明明数倍于对手，却因失了先机，导致步步受挫。

但双方的实力对比终归是摆在明面上的，只要乾坤安保的战士们能顶住第一波压力，那么胜利的天平就一定会倾向他们那边。

至于前线的战士们能不能顶住压力……作为带队军官，他其实有非常充足的信心。

跟随夏阎而来的，大部分都是安保总局的精锐乃至王牌，就算比不过多年前被荒废的火种，或者直属于董事会的那也都是各个分局精挑细选来的好手。实力超群、信仰坚定，是随时随地可以为集团赴汤蹈火的，所以就算白银给的压力再大，也压不跨他们。

被压垮的，是龟缩在核心区会议室里的那些南家元老。

白银的声势过于嚣张，先发制人的效果也过于明显，李钰的心腹手下一路推进，前期俨然势不可挡，而后又有绝地学徒肆无忌惮地展示原力技巧的威力。

所以这些元老不由慌了，他们生怕安保战士们顶不住压力，使得战火燃烧到他们脚下。

这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可以淡漠地看着成百上千的手下赴死，可以将当年倾尽心血培养的火种当做弃子。但是轮到自己时，哪怕只烧焦了一根汗毛，甚至只是承担烧焦汗毛的风险，也是万万无法容忍的。

于是，即便战局整体上对乾坤安保依然有利，即便白银骑士团这个先手打得太过招摇，注定是昙花一现，即便他这个身处前线的中层军官，已经隐隐看出李钰是在以战求和……

但元老议会却还是让对方如愿以偿了。

对于刚刚还在生死线上与敌人对峙，心中早已做好牺牲的觉悟的前线战士而言，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背叛！

所以知悉内情的军官，一个字也没有和手下多说，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群满怀赤诚热血的年轻人，被冷酷的现实割伤心灵。

至于他本人……作为夏家人，他早就习惯了这种背叛，早晚有一天，他也会脱离棋盘，成为棋手，做出和权贵们一般无二的决策。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夏姜。

******

与此同时，另一边。

南无忧终于如愿进入了【兑 101】的会议室中。

即便同处核心区，会议区与那条两侧延展了十三间套房的精致走廊也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装潢风格充满着端庄而堂皇的色彩，基地内的有限空间在这里被挥霍到了极致。

上下超过七米的垂直距离，让天花板上的灯光显得庄严肃穆，而直径超过二十米的圆形会场，也衬得圆心处的偌大圆桌圣洁而孤高。

圆桌共设有十七个席位，能够坐上去的只有家族最为位高权重之人。外围有两圈列席席位，共可容纳上百人，这些人放到乾星系的各个地方，也都是需要平民仰望的大人物。

会议室四周则有数量更多的电子屏，上面显示着南氏家族的历代领袖。他们每一个人，无论功过是非，在世的时候都曾呼风唤雨，影响一个时代。

南鹤礼的头像也在其中，只是被列祖列宗包围着，丝毫也不显眼。

南无忧看着父亲生前的模样，心中出奇的平静，曾经的悲愤、无力乃至绝望，仿佛发生在很久以前。

而转回头，她看到的则是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睛。

尽管元老议会向她妥协，但所谓妥协，也不过是撤掉了事先安排好的一些刁难伎俩，让那个面目可憎的南保忠暂时回避，然后允许她光明正大出席家族会议而已。

但这本就是属于她的权利，没道理被人当成战利品一般，不情不愿地交出来。

所以南无忧坦然无畏地和每一双打量过来的眼睛对视，直到对方因胆怯而主动偏过目光。

最终，她来到了会议室中属于自己的席位前，与会议的主持人面对着面。

白发苍苍的南笃，看着生机勃勃的南无忧，表情冷漠的仿佛彼此是陌生人。

于是南无忧不由想到，或许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像父亲南鹤礼这样死于非命的家族领袖并不在少数，他们的死或许同样隐藏着深沉的阴谋算计。只是，即便没有人去揭开真相，乾星系的一切还是照常运转。

而这一次，如果共和国没有重视南鹤礼的死，如果绝地师徒没有赶来调查真相，或许一切波澜也都会掩藏在水面以下，南无忧、南载舟，这些名字都会永久消失在历史中。

而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的。

第 253 章 捅刀

曾几何时，南笃这个名字，对南无忧来说还是沉甸甸的。

他是南明资本的董事，身价亿万，财富榜常年位列前茅。

他还是家族最为声名显赫的元老，在议会中有着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比南鹤礼这个堂堂正正的家族领袖的地位还要更高。

同时，他更是个严厉且神秘莫测的长辈，南无忧在童年时代与他寥寥几次会面，每次都感到格外压抑。

现如今，这位老人对南无忧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能否继承父亲的遗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笃的态度。

只要南笃肯点头，那么无论南于瑾酝酿了多少阴谋诡计都将无力回天，反过来说，如果南笃不肯点头，南无忧作为继承人的合理合法，也不过是个笑话。

在一个遍地敌意的环境下，对上这样一位老人，南无忧的心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但她没有丝毫退缩，而是以昂扬的斗志来对抗压力，寸步不让地直面每一个人。

看到女子那倔强顽强的姿态，南笃却丝毫不为所动，从那双浑浊的眼睛肿看不出丝毫的感情。他张开口，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对于南笃的质问，南无忧给出了非常诚恳的回答。

“是的，这正是我想要的。”

下一刻，会议室内传来隐隐的喧哗声。

因为没有人想到南无忧的态度居然这么坦然！

指使雇佣兵在家族圣地搞军事政变……这是南氏家族数千年历史都不曾有过的壮举！

或者说，胆敢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在搞军事政变，这俨然是开了南家历史的先河！

哪怕所有人都知道白银骑士团的雇主是南无忧，但是南无忧作为一名血统纯正的豪门女，这个时候理应千方百计地推诿责任，将事情归咎于白银骑士团的自作主张。

这应该是她作为家族继承人的必修课才对！

但南笃却无动于衷，只是轻轻敲打了会议桌，以咚咚声响示意所有人安静，而后他问道：“即便这会导致家族割裂，也在所不惜？”

南无忧说道：“无视前任领袖的意外身亡，无视家族法理指定的继承人，以阴谋诡计来谋求私利，这才会导致家族割裂。”

南笃问道："你说的这些，是谁做的，有证据吗？"

南无忧反问："所以元老议会的意思是，要我凭借一己之力去调查真相，而你们所有人都只是袖手旁观，待我查明真相后，你们才肯将我本就应该享受的权利还给我？"

话音未落，会议室内的嘈杂声已经几乎压制不住，哪怕南笃也挡不住元老们的愤怒。

南无忧的言辞实在过于激进了，简直是指着所有人的鼻子大声叱骂他们阴谋篡权，或者是碌碌无能。

而出席议会的元老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她继位，对南于瑾念有旧情的不在少数，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还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只要南无忧肯按部就班地取悦元老议会，他们早晚会将南鹤礼的遗产交给她。可是现在，这些潜在的支持者却被南无忧直接打为了敌对阵营。

南笃依然不动声色，待会议室内吵闹了一阵，才抬起手来，以更加严厉的姿态示意所有人闭嘴。

会议室内霎时间安静下来。

南笃问道："你要真相，那么鹤礼死后，由乾坤安保、南平安保等多家机构联合出具的调查报告，你看过没有？"

南无忧说道："当然看过，纯属无稽之谈！"

南笃又问："专业机构的调查报告是无稽之谈，那么什么才是真凭实据？关乎家族领袖的死，你在这里只管说，任何线索都可以，我会听。"

南无忧沉默。

南笃追问："所以，你是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就去质疑乃至妄图推翻官方的结论，然后还指责我们不肯支持你？"

听到这个问题，会议室内的元老们虽然不敢作声，却各自将心思写在了脸上。

南笃不愧是元老议会的中流砥柱，每一个问题都精准而致命。

无论站在南无忧的立场上，她有多少委屈，但客观而言她的所作所为都纯粹是任性的胡闹！

一些本有些心虚的元老，此时也理直气壮地挺起腰板，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南无忧。

对此，南无忧就算早有所料，还是感到一阵黯然。

不过就在她终于准备正面迎击南笃的质疑时，却忽然有人先一步开口了。

“那个报告任何人都不会信的，四叔你用这件事来指责南无忧，未免有些强词夺理。”

随着这个声音响起，会议室内所有的关注焦点就都被吸引了过去。

因为那个人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个主角：南于瑾。

这位面目和善的中年人，仿佛毫不在意南笃那低垂着的目光蕴含着何等沉重的压力，他面带微笑地为南无忧做着辩解，自然而然成了会议室内的焦点。

南笃说道：“信与不信是一回事，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公然质疑就是另一回事。”

南于瑾说道：“谈论人家的父亲是一回事，轮到自己的家人就是另一回事。四叔，人之常情啊。”

南笃说道：“南家不需要一个局限于人之常情的领袖。”

南于瑾说道：“也不需要一个冷血无情的领袖吧，运营公司倒也罢了，资本嘛冷血一点也没有错，但咱们这个家族，毕竟还是靠血脉和亲情才能紧密相连的。”

话音刚落，会议室的圆桌旁就传来一声冷笑。

“好一个血脉亲情，南于瑾你做好人做到开始说胡话了吗？四大家族光是冠姓之人就数以千万计，靠哪门子的血脉亲情

能紧密相连这么多人？！能维系这种庞然大物的只有利益和规矩，没了这两样，就算近在身边的人，也未必就信得过！”

南于瑾问道：“夏阎局长，你是来指导我，什么是家族的吗？”

夏阎冷声道：“我是来提醒你，你百般维护的血脉亲情，正在你背后捅刀！那位看起来理直气壮的大小姐，背地里下手比任何人都要阴损！”

第 254 章 规则

看到夏阎出现在圆桌外的贵宾席上，南无忧半点也不感到惊讶。

虽然夏阎在四大家族中的地位一直有些不上不下的尴尬，但他毕竟也是安保总局的局长，地位上与很多巨头企业的负责人齐平，而一直以来他距离集团董事会也只有一步之遥。

这样一个人，无论伴随多少争议，当他亲自来到兑 101 为南家的家族会议保驾护航时，于情于理都给他足够尊贵的待遇即便南鹤礼这个堂堂南家之主，正是死在他的任上。

而更重要的是，只有夏阎，才最适合与南于瑾配合出演接下来的好戏。

在听到夏阎开口时，南无忧就已经猜出了他和南于瑾接下来的所有对话，而事实证明，这两人的确没有出乎她的所料。

“南于瑾，你知不知道，你身边的那位小公主，在南鹤礼死后，第一时间就派了她的心腹手下去谋杀你？”

此言一出，整个会议室内都一片哗然，许多列席的南家元老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的彼此面面相觑，试图从对方的表情上判断刚刚的一切是不是自己的幻听；有的人则长身而起，指着夏阎的鼻子要他休得胡言乱语。

被南笃以个人威信维持的会场秩序当即崩溃。

而作为当事人的两人，却出奇的冷静。南无忧面色不动，甚至看不看夏阎一眼，仿佛此人根本不存在。而南于瑾也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夏局长，南家邀请你作为专家莅临现场，可以自由发言没错，但你也未免太自由了。没有真凭实据的话，还是不要说了吧。”

“差不多得了。”夏阎冷笑道，“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你还要维系你那老好人的面孔到什么时候？真凭实据我当然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放出来让所有人大开眼界，怎么，要我放出来吗？”

南于瑾面色微微一沉，便要开口。

“放出来吧。”

南笃在此时打断了两人的对话，老人语气淡然地说道：“既然有真凭实据，当然要放出来，否则和虚言恫吓又有什么区别？南家的家族会议上，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于是紧接着，那份震惊了李钰和肖恩的视频就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听着那熟悉的声音说出惊悚的话语，会场内的骚乱很快就发展到了连南笃都镇压不下去的地步。

声讨南无忧的声浪，如滚滚潮水，势不可挡。

“南无忧，你疯了吗？对自家人都敢下手？”

“亏我当初还真心觉得你有几分可怜，真是瞎了我的眼！”

“南无忧你等着进监狱吧！”

面对这汹涌的潮声，就连南笃这位元老都难以镇压住场面，几次开口要求肃静却没有人予以回应。

而孤立无援的南无忧，仿佛随时都会被群情吞噬。

她高高扬起手，示意所有人住口，却理所当然没有效果，直到一道凌厉的爆能束自会场外射来，击碎了会议室正上方的吊灯，令那通体由震星奇矿南玉雕刻成的艺术品轰然坠地。

伴随价值百万的吊灯摔成碎片，那些叫嚣着的人们终于闭上了嘴巴。

“好像有人忘了，我是凭什么走进这个会议室的。”

南无忧的声音，在宽阔的空间里显得悠远而冰冷，如同没有人类的感情。

此时，那些叫嚣着要送她进监狱，要让她付出代价的人全部缄默了，反而是先前被吵闹声掩盖住的南笃，依然以坦诚的姿态直视着她。

老人沉声说道：“如果你是妄图用军事政变的方式来赢得你想要的一切，那你注定会失败。”

夏阎也冷笑道：“你不会真以为那群乌合之众能赢得了安保局吧？”

南无忧说道：“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

南笃说道：“你的公道，就是指使你的心腹秘书，暗杀你的二叔？”

南无忧说道：“此事我并不知情。”

南笃点点头：“的确没有证据证明南载舟是受你指使，所以你想说这一切都是他的专断独行，与你无关？”

南无忧说道：“是的，一切都是他的专断”

话音未落，夏阎就不由发出嗤笑，只是笑声才刚刚从喉咙里挤出来，一道爆能束就擦着他的鼻尖掠过。

夏阎的笑容立刻凝固、收敛。

这个会场，俨然是被白银的人牢牢控制死了，以至于会场外的枪手可以肆无忌惮地瞄准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至于本该阻止这一切的安保精锐们，显然没能履行好他们的使命。

白银精锐们的战斗力，有些超乎他的预期，于是事态的发展也隐隐有了失控的征兆。

夏阎本能地转头看向南于瑾，却发现南于瑾根本没有在意他，只是以一种饶有兴趣的眼神注视着南无忧，仿佛对近在咫尺的暴力威胁毫不在意。

而南无忧也没有在意旁人，只专注地对南笃解释着真相。

“父亲死后，我与南载舟的联系非常有限，在他失踪前三天就已经彻底失联，再次见面，已经是在战场上。我的确遭遇了海盗袭击，过程极其凶险，几乎令我丧命，而海盗们的领头人也的确是南载舟，这段经历做不得假，你们大可用各种方法予以求证。无论是去调查现场，还是找朱雀的残党审讯都可以。”

南笃问道：“那么，原计划去暗杀南于瑾的舰队，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面前？”

南无忧说道：“这个问题，真的有必要来问我吗？各位心里难道没有一点自己的猜测吗？”

南笃说道：“没有真凭实据的猜测，没有讲出口的必要。”

南无忧说道：“那刚刚那些恨不得置我于死地的言辞又算什么？这里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凭实据，证明是我指使的南载舟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默认我是幕后真凶，默认我经历的埋伏是用以博取同情的苦肉计，进而对我口诛笔伐呢？”

南笃说道：“因为你是以武力威胁的方式走进这个会场，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中，你不应该期待他人的善意。”

南无忧反问：“不依靠武力威胁，请问我要怎么走进这个会场为自己辩解？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出现在这里，刚刚夏阎抛出那份可疑的视频后，周围的声讨就不会存在吗？”

南笃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但这依然不能成为你破坏规则的理由。”

南无忧闻言，不由深深吸了口气，以此来稳定住自己的激荡情绪。

片刻后，她轻笑着问道：“四爷反复强调规则，那么请问按照规则，我父亲死后，大权该交由谁来继承？那个本应继承一切的人，为什么连走进家族会议的会场，都不得不动用武力？有利于我的规矩就置之不理，不利于我的规则就反复强调，这又是哪里的规则？”

第 255 章 两个选择

南无忧的质问，语气温婉但气势凌厉，很快就让会场内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与会的元老们，无不在腹中酝酿出千言万语，一时间却又无从说起。

无论如何，南无忧在其父亲死后所遭受的待遇，的确是于理不合的，而尽管这其中有太多的理由，让他们选择了漠然乃至敌视的态度，但再多的理由，在这个场合下也不是能拿出来说的。

最终开口回应，仍只有南笃一人。

“按照规则，你是家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一点始终也没有变。尽管元老议会有人提议过由南于瑾或是其他元老暂代你的位置，他们也给出了非常充分的理由，但我从来没有

同意过，因为那不符合规则。至于你遭遇的那些不公待遇，事后我们都会逐一清算，该给你的公道，一定会给。”

南无忧闻言不由发笑：“呵呵，四爷，这种’一定‘会给的公道，本身就是不公道了。”

南笃点点头承认了这一点，却说：“但是这种不公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忍受，包括你的父亲……”

听到这里，南无忧也终于维持不住笑容，怒意勃发道：“包括我的父亲无故惨死，我也要学会忍受吗！？”

南笃沉声道：“这就是规则存在的意义！或许不公，或许令人痛苦，但每个人都要遵守规则！如此，家族、组织才能正常运转下去。你的父亲一生都不曾违背家族规则，哪怕他要为此承担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而我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履行继承程序，最主要的考量就在于此！你与你父亲不同，你还没来得及经受一个继承人应该经受的考验，还没能拥有不惜一切去践行规则的觉悟！”

南无忧反驳道：“四爷，你所谓的这种觉悟，无异于要求一个人身长百米，三头六臂，喷火吐雷！”

“是的，一个人如果想要执掌南家的大权，理应做到这个地步！南无忧，四大家族的家主之位，关乎到百亿人的福祉，你应该搞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南无忧说道：“我当然清楚！我从记事起就一直见证着一个真正的家主在做些什么，背负着什么，如果我真的为求大权不择手段，那么刚刚动用武力，就不仅止于让我走进会场这么简单了！面对你们元老议会的刁难，面对近在咫尺的阴谋栽赃，我表现得已经足够克制，所以请你不要在我面前再卖弄家主的标准！简直令人反胃！”

至此，南笃终于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既然如此，那便罢了，你想要表达的观点我们已经听到了，夏阎局长出具的视频并不能证明你与南载舟的暗杀行动

有关，这件事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不得有人再那它做文章。”

南无忧讥讽道：“四爷，你这么表态，是在催促他们尽快炮制出’确凿的证据‘吗？”

南笃反问：“不然呢？难道我要因为你的一席话，或者你所谓的克制，反而去追究夏阎局长和南于瑾的责任吗？因为他们抛出了不利于你的证据，所以他们是错的，你才是对的？所以对你多有关照的南于瑾是居心叵测，反而对他再三忤逆的你，才是正统所归吗？”

这番质问，让南无忧也只能摇头：“四爷，你说的这些都没有错，迄今为止二叔对我只有恩情，就算他真的在背地里用了什么手段，我也没有任何证据，全凭主观臆断。所以两人之间，是我作恶在先。至于南载舟的所作所为，就算我事先不知情，一个驭下不严的责任也是跑不掉的，如果四爷要以这个理由来剥夺我的继承权，的确是合情合理。”

“不过！”

南无忧陡然提高了音量，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正视她的声音。

“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规则，或者说情理，其本质不过是你们拿来公然欺凌南鹤礼的遗女的借口！你们手段卑劣的违规在先，却要受害者清白无瑕，如今连正当防卫的权力都要剥夺走。这种赤裸裸的不公，无论你们冠以多么光鲜的名目，都改变不了其本质！”

而后，南无忧话锋一转，将话题变得更加深入：“何况，对在座的各位而言，规则二字真的有那么神圣吗？当现有的法律影响到你们个人利益时，你们毫不犹豫地动用权力修改法律，当公司章程妨碍你们中饱私囊时，你们则想方设法去修改章程！”

“你们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是将规则二字作为约束自我的准绳，而是拿来驱使他人为我所用的道具，难道你们自己心

里不清楚吗？！如果你们真的事事都只讲规则，那么乾星系根本就不该有四大家族，更不该有元老议会！这种将家族凌驾于公司集团之上，将元老议会凌驾于家族之上的畸形政治结构，又到底哪里合乎规则了？”

最后，南无忧直视着南笃，一字一顿道：“四爷，你要跟我讲规则，那我就讲我对规则的理解说给你听，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请多多指正了。”

南笃沉默了许久，一直到会场内的寂静逐渐被嘈杂声打破，他才再次开口，带着浓浓的倦意说道：“如果这就是你对规则，对责任的认识，那么你注定要与你渴望的一切越行越远。”

“四爷，刚刚那并不是我对规则和责任的认知，而是规则和责任落在我身上的实际形状。当你对我感到失望的时候，应该首先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失望。”

南笃说道：“我对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深感失望，无论是你，还是南于瑾，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对规则有足够的尊重，所以才会导致事态步步恶化到这个地步！”

老人又说：“是的，你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或者是规则对你们不公，或者是形势迫不得已，站在你们各自的立场上，你们总没有错，错的或者是规则，或者是组织，或者是身边的所有人。你们想要公道，但公道绝对不会因为你们践踏规则而到来！”

南无忧笑了笑：“四爷不愧是元老议会的中流砥柱，对规则的尊重和坚持令人由衷敬佩，然而不知四爷听没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冈根人和一个伍基人打架，而你只有两个选择：帮冈根人、帮伍基人、两不相帮。呵，没错，选项二和选项三，其实都是在帮伍基人。”

第 256 章 遗物

当南无忧带着满心沉重离开会场时，正看到李钰斜倚在门外，以赞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她。

这位白银的领袖对南无忧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大小姐，你现在终于有几分一家之主的风范了，在元老面前大放厥词，被南笃直接否定继承权，死到临头还能笑得出来，心态着实可嘉啊。”

南无忧闻言愕然，摸了摸自己依然上翘着的嘴角，无奈说道：“只是不该笑的时候笑得太多，导致表情有些僵硬罢了。”

李钰则说："能够笑对死亡，也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必要素质。我最看不起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深陷危机时就屎尿齐流的货色。"

南无忧说道："我只是在模仿你罢了，毕竟，那个场合下，如果不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摆出什么表情悲伤？那只会让敌人快意，愤怒？同样不能伤及敌人分毫，想来想去，只有你的这种笑容，最是人不爽。"

"哈哈哈，那可真是不胜荣幸。"李钰放声大笑。

南无忧看着那发自内心的热情笑容，脸上的僵硬逐渐被融化，表情也渐渐变得无奈。

"抱歉，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大势所向，无力回天。"

李钰说道："何须道歉，本来也没指望大小姐靠着一张嘴就逆风翻盘啊。但凡南家的元老议会有一点良知与公义，又何至于逼得你武力入场？本来你也是去正面迎接失败的，整体看下来表现还不错，至少是站着死的。"

南无忧叹息道："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看他的选择了。"

"他？"

恰好于此时赶来的肖恩，听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他很快就将这个疑问放到了一边，因为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

"安保局的援军到了，十三艘战机，两条运兵船，很快就要将这个基地封锁住了。"

李钰稍稍收敛了笑容，点头道："来得不慢啊。"

肖恩说道："内部情况也不妙，安保局已经开始反击了，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更为精良，度过第一时间措手不及的被动期后，优势就在他们那边。立锥人他们已经先撤回机库了，接下来要怎么做，都在等你的命令。"

李钰看着面前的绝地学徒，笑道："以你的武力，现在和我一起杀进会场，杀光那些拿着规则当盾牌，是非不分的元老，再挟持夏阁突破安保局的封锁依然来得及。"

肖恩没有回应，只是以平静的目光回视着他。

李钰又笑："刚刚大小姐的发言，不知你有没有听清楚，眼下你这位绝地学徒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帮我，二是帮南于瑾，三是主持正义，坚持公理。嗯，选项二和选项三本质上都是在帮对面，所以你确定要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了吗？"

肖恩无奈叹了口气："你现在还有心思玩这种字游戏吗？"

李钰说道："毕竟除了玩字游戏，现在也没别的事可做了，我们接下来到底要怎么走，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大小姐或者说，被大小姐将全部赌注压在身上的那个人。"

被南无忧压上全部赌注的人，在会议结束的一个标准时后，来到了被白银占据的机库维修间。

"南笃，你居然有胆过来？！"

守在维修间门前的饮水机最先反应过来，当即怒目圆瞪，抬手就要把必杀小黑瓶丢过去，好在被眼疾手快的李钰挡住了。

"别，此人是受邀而来，留着还有用处，待会儿要是协商不顺利，说不定还要挟持他为人质，杀出血路。"

"唉。"

南笃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而此时人们这才注意到，才短短时间，这位年迈的老人就显得苍老了许多，他脸上的每一条肌肉都因疲惫而松弛着，那严肃的气质也随之当然无存。

在这里，他不再是元老议会的中流砥柱南笃，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垂暮老者。

对此，李钰毫不客气地批判道："摆出这种颓丧嘴脸，是在暗示我家大小姐刚才卖惨卖得还不够，所以才不能继承大

业么？是不是我们应该在她进会场之前找人打断她一条腿，戳瞎她一只眼，你们才肯承认她是合法继承人？”

南笃对此只是摇头不止，直到南无忧主动为他解围。

“好了，这个时候，四爷愿意来见我，已经很感谢了。”

南笃则说道：“你愿意给我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头子最后一点信任，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南无忧说道：“因为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如果遇到什么极端情况，那么家族其他人都未必可信，唯有四爷你是可信的所以这次四爷在会上的立场，也让我深感迷茫。”

“鹤礼他是什么时候对你说这些的？”

南无忧说道：“死前两个月，在兑的庄园里当时我们刚吃过晚饭，往常他都是直接去书房小憩，但那天他却找我长谈了很久。我当时只以为是父亲的心血来潮，现在回忆起来，他的很多话都仿佛是在交代遗言。”

南笃嘴唇微微翕动，仿佛有很多话要说，最终却仍只是留下叹息声。

李钰眉毛一扬，忍不住想要讥讽，但南无忧却背过手，请他稍安勿躁。

“四爷，事已至此，无谓的感怀就省掉吧，有什么话请你直说。”

南笃说道：“两件事，第一，继承家族大权的人将会是南于瑾，此事已经元老议会初步审议通过，后面只是程序性的工作，大势已定。”

南无忧闭上双眼，默然无语。

从她离场到最终南笃来宣布结果，不到一个标准时，期间元老议会居然可以审议通过家族继承这样的大事恐怕此事的结论根本就在提案之前！

她这被废黜的结局，甚至不需要夏阎抛出那份视频，就已经注定。那份视频才是真正的程序性工作。

李钰对此则是轻轻摇了摇头：“虽然对于失败的结果早有所料，但是听你这么坦然无耻地宣布结果，我还是觉得的当初应该再强硬一点地推行武力手段，杀光你们这群无耻之徒。”

南无忧打断道：“第二件事是什么？”

南笃说道：“你父亲有东西要我转交给你。”

第 257 章 送货上门

“父亲的遗物？”

南无忧听到这句话时，心中波澜微起。

下一刻，随着南笃从长袍的内袋中取出一枚结构精巧的金属钥匙，南无忧心中的波澜迅速膨胀，让她的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

“这是……”

与此同时，李钰也不由睁大了眼睛，而后低声感慨：“居然在你这里！？南鹤礼是你私生子啊？”

而眼看着身边的两人作此反应，肖恩也是脑海中灵光一闪，回忆起了曾经的一幕。

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南无忧，当时的南无忧还是“好消息女士”，花钱搭乘白银号前往首都【坤】，途中遭遇南载舟的伏击，险死还生。

而当时，南无忧在目睹了肖恩的原力技能后，拿出了一个奇怪的金属箱要他帮忙打开，但肖恩几乎把箱子拉坏，也没能打开。

原来那个箱子的钥匙居然在这里。

南无忧接过南笃的钥匙，刚要开口说话，就听李钰已经下令道：“白，帮忙把那个箱子拿来。”

“好。”

机器人助手迈着优雅的步伐回到了白银号上，不久就提着南无忧的金属箱回来。

而在白开启金属箱前，却听南笃说道：“两件事都已了结，我就先告辞了。”

李钰问道：“你不看完再走吗？”

南笃默然。

李钰若有所思：“看来你就算没看过，也猜得出里面是什么，不然你何必摆出这幅避之唯恐不及的模样？也对，毕竟南鹤礼把钥匙委托你保管，就意味着你大概率是知情的。不单单是对箱子里的东西知情，也包括对南鹤礼的死知情，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你选择了袖手旁观。”

南笃依然沉默。

南无忧说道：“不用苛责四爷，如果他没有选择袖手旁观，或许这枚钥匙也就交不到我手上了。我现在，倒是有些理解四爷对规则的坚持意义何在了。”

听到这句话，南笃意外地扬起了眉毛。

他这一生，虽称不上波澜壮阔，但经历的风风雨雨也远超常人想象，一个元老议会的核心人物，岂会孕育自平平无奇的人生？

对他心存误会的大有人在，恨他入骨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眼前这位被他亲手伤害的小姑娘，更有足够的理由对他咬牙切齿。

但南无忧的表现，却远比他预料得还要冷静和理性。

虽然在她心中，一定还存有这样那样的误会，但南笃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向对方解释。

何况以他这一生经历，又何须向旁人解释什么？

最终，他默默地对南无忧点点头，在心中对这位坚强的女孩儿给出了自己的祝福。

只是，在他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却见一个面色不善的小姑娘，正捏着一只黑色的小水瓶挡在他面前。小姑娘旁边还有个穿着宛如戏服一般服饰的软踏踏的冈根人，但冈根人手里却持着锋利无比的长剑。

这两人堵在面前，南笃自然是离不开了，他回过头去，正看到李钰的笑。

“大小姐说不必苛责，可没说就这么放你走啊。”

南笃说道：“留下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会议的决议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左右，甚至不是我的团队能够左右。南于瑾所做的准备工作……”

“知道你没用。”李钰一句话就打断了对方的长篇大论，“但凡你有点用，也不至于让南于瑾上位。我们也没指望靠着你翻盘，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指望你带我们离开。”

南笃说道：“这没什么问题，虽然南无忧失去了继承权，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犯有严重罪行……至于她指使你们发动军事政变，强行闯入会场的事情，我们在会上已经原则同意不予追究，而这也是南于瑾上位的……”

“行了。”李钰摆摆手打断了南笃，“我现在也理解你为什么会执着于规则了，因为你根本就是个连肖恩都不如的蠢

货！你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有见过政治斗争失败还能得善终的案例吗？”

“当然有，比如……”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大小姐享受不到那些人的待遇，我们只要离开这个基地，包围在外面的安保局战机立刻就会一拥而上，把我们所有人都打成太空烟火！”

南笃有些难以置信：“怎么可能，南无忧再怎么样，也是南于瑾的……”

“是的是的，到时候南于瑾参加葬礼的时候，一定会哭的比任何人都大声。请你动脑子想一想，规则的守护者先生，连南鹤礼这个堂堂家主都死掉了，他的小弟南千禹也死掉了，凭什么南无忧就一定不能死？凭亡灵保佑，还是凭他们南家死太多人，会惊动共和国？如果共和国好用，那位绝地大师为什么还要在夏家的地盘上默不作声？”

这一连串的质问，让南笃也无言以对。

“实际上，你亲自过来交接遗物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被我们扣留为人质的心理准备了吧？不然你孤身一人，连个保镖都不带就闯入我的地盘，很难作其他解释啊。”

南笃解释道：“这件事只能我自己来，转交遗物的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李钰说道：“所以你来的时候，是跟夏阁说自己是来上厕所的吗？好了省省吧，当你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跑不掉嫌疑了。说不定现在夏阁已经在和南于瑾策划着将你一起当烟花放掉了。”

“那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不会真以为，南于瑾那边就很欣赏’规则’吧？你把他送上位，现在的你就只剩下碍眼了。”

一边说，李钰一边大大方方将手臂搭在老人的肩膀上：“所以，就让咱们这两个互不欣赏的人组成临时联盟，一起见证真相，然后逃出生天吧！”

话音落下，白也终于将钥匙伸进了那个微微扭曲的钥匙孔中。

下一刻，内部机关解锁，金属箱仿佛泄了气一般坍塌下去，而从成堆的金属片中，白摸出了一枚不起眼的数据存储卡。

李钰点点头：“看来真相都在这里了，放来看看吧。”

第 258 章 真相

对白银骑士团的领袖而言，仿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值得他敬畏，或者说恐惧的事物。

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么藏在金属箱里的存储卡，大概率记录着南鹤礼遇害的真相，而这份真相的重量足以致命。

但李钰还是毫不在意地让白将存储卡内的东西提取出来，大大方方地展示给维修间内的每一名白银成员，甚至没有征求南无忧本人的意见。

好在南无忧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阻止李钰的狂妄。

毕竟是这位骑士团长的狂妄，帮她做到这一步的，如若不然，她早就死在那最为忠心耿耿的南载舟手下了。

很快，白将存储卡插入自己手臂上的数据接口，一连串的电火花随即在手臂间绽放窜动。

李钰眉头微微一动，却听白说道：“存储卡上带有简单的内容保护措施，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才能安全浏览存储内容，否则存储卡会自行销毁。第一个问题是南无忧的真实生日。”

李钰好奇：“真实生日？”

南无忧说道：“元月 3 日。”

李钰惊讶：“我记得你的公民资料上是……”

“那个生日是修改过的，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因为……”

南无忧的解释话语还没说完，就见白的手臂上，电弧陡然猛烈了数倍，强烈的电光令人目眩，噼啪爆裂的声响更是连绵不断，南无忧下意识后撤了几步，随即意识到存储卡有风险，面色一变。

“等等，你在做什么……”

话没说完，眼前的电弧就熄灭了，白露出优雅的笑容：“好了，保护措施已经破解完毕。”

南无忧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

白说道：“因为元月 3 日是错误答案。”

“这不可能！”南无忧瞪大眼睛，“我不可能记错我的生日！”

白说道：“然而只有这个答案会触发数据销毁机制，其他答案至少还有重试的机会。”

“这……”

李钰说道：“所以呢大小姐，这样就有两种可能，要么你并不是南鹤礼的亲生女儿，要么，他唯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

南无忧无法理解：“如果真的不想让我知道，为什么还要把钥匙托人转交给我？！”

李钰解释道："如果真的想让你知道，又何必将遗产分成箱子和钥匙两部分？南鹤礼为了保护你，还真是不遗余力啊。"

南无忧却有些没跟上思路："你的意思是，父亲是为了保护我？"

李钰说道："为了存储卡里的东西，南鹤礼连命都丢了，那他又怎么可能大大方方把这种剧毒传染给你？钥匙和箱子分离是第一重保护，你必须成长到能与南笃对话，才有接触真相的资格。而第二重保护就是，你身边至少要有我这样手段多，心眼活的恶人才行。"

顿了顿，李钰不由嗤笑："大小姐，你爹的这一招，其实是跟我学的。现在看来，他是双重托孤啊，一部分托给家族，另一部分却是托给了我。"

南无忧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李钰。虽然她早就知道，父亲和白银之间有过密切合作，却想不到在父亲心中，白银骑士团的地位居然如此之重！

"我也没想到老南死前各种矜持，心底里却将我当成了托妻献子的至交。所以接下来，大小姐如果感到寂寞孤单，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

"滚！"

在南无忧的怒斥声中，李钰哈哈笑着，摸出一只全息平板，将数据线接到白的手臂上，从中导出了至关重要的全部数据。

然后，大大方方地展示给了所有人。

毕竟，这种关乎生死的秘密，也只有笑着看，才最容易看下去。

很快，众人视线就集中到了平板上，就连南笃这个本不想参与过深的人，也忍不住好奇将头转了过去。

只一眼，老人就忍不住张开了嘴巴，轻声叹息。

【关于夏润医药开展龙人族活体试验的情况报告】

与此同时，李钰也是一惊，而后立刻回头："去给小庄布置作业，让她去把发动机改装成【洪荒七型】，不改完不许出来！"

"得令。"白金九千一脸严肃地跑回飞船，恰好将刚刚要走下白银号的庄原瑛推了回去。

而后，李钰才回过头，以异常阴沉的面色对众人说道："报告的事情不要告诉小庄……妈的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破事！"

南无忧没有急着看报告，问道："你知道这件事？"

李钰说道："应该说，白银骑士团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的，只是谁也没想到事情会严重到这个地步……能让四大家族的领袖都死于非命，恐怕乾星系的小庄，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多。"

很快，资料中的内容印证了李钰的猜想。

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夏润医药，这个乾坤集团最大的医药巨头，以龙人族为素材进行的诸多试验。报告内容繁复，专业术语众多，在场并没有相关专家，一时也看不明白，但比较简单易懂的部分，还是一目了然。

比如，以龙人族为活体素材开展试验已经有数百年之久，而被他们"搜集"来的素材之多，数百年累积下来竟然数以百万计！

考虑到龙人族本身就属于极其罕见的种族，这数百万的活体素材数量，堪称匪夷所思！

此外，这种活体试验之所以不为人知，当然是因为项目在集团属于最高机密，哪怕是实际参与的很多专家学者，对此也只是一知半解，能够俯瞰全貌的，即便在集团董事会中也只有寥寥数人。

这些人，基本都属于同一个组织，名为【密会】的组织。而关于这个组织，即便是南鹤礼的遗产中，也只有寥寥几个字罢了。

乾坤集团维持如此高的密级，当然是因为事情见不得光，见不得光则是因为试验的内容完全击穿了人伦底线，在最为过激的时代，夏润医药根本是将龙人族当成牲畜一般使用，直到最近百年情况才有所好转，但事态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试验一直没有终止，龙人族的苦难从来没有结束。

第 259 章 龙人族

看着数据板上的资料，众人反应不一。

大部分白银骑士团的成员，对龙人族的事情早有所知，资料上的内容不过让他们加深了对集团的憎恶，对小庄的同情。

南无忧则是瞪大眼睛，一副世界观为之崩碎的模样。

“不可能，这，怎么会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地步已经不是任何单个家族能够完成的了。”

虽然资料中，主持试验的是医药集团，但是围绕这场试验，参与者却遍布四大家族的各个核心产业，就连南家也不例外。多年来南明资本始终对夏润医药的诸多关联企业进行投资，是维持这场试验的重要资金源。

而在南无忧惊讶时，李钰已经若有所思道：“难怪南鹤礼死得那么干脆利落，果然南家也深度参与了唔，第一部分的资料，差不多也就这样了，白，往后看吧。”

李钰没等其他人看完便开始翻页，而其他人也没有抱怨。

因为后面的内容，果然更令人触目惊心。

关于玄黄血的初步研究

这一部分的内容要少得多，但仅只一个标题，就让很多白银成员感到呼吸粗重起来。

玄黄血的存在，对白银号上的资深成员而言并非秘密，这是龙人族的苦难根源，也是庄原瑛之所以连不小心擦伤流血都会引起红杏小队重视的理由。

夏润医药数百年来持之以恒的研究，当然不是单纯探究学术，而是有利可图，这个利就是玄黄血。

通过压榨龙人族，可以萃取出名为玄黄血的神奇药剂。传说中，注入玄黄血便可以长生不老。

这种传说当然是过度夸张的，但传说打个几折，往往就是流通于世的真相。就算不能长生不老，延年益寿也弥足珍贵。

而在南鹤礼的资料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数百年来，夏润医药生产过大量的玄黄血，这些续命灵药被供给了星系内的诸多权贵，而效果自是毋庸置疑从上一份资料中那庞大的关联企业名单就可见一斑。

如果不是玄黄血确有奇效，其余三大家族的人又何必如此支持夏家这种违背人伦的试验？

对于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来说，延年益寿的诱惑，足以让他们打破一切道德壁垒。

而除了延年益寿之外，玄黄血的妙用还有很多，却是白银众人之前都不曾了解过的。

资料上显示，大约在百年前，夏润医药对玄黄血的研究就进入了全新阶段，他们发现只要在萃取玄黄血时，加入类似

兴奋剂的化学物质，就可以将玄黄血转化为狂血。狂血不能延年益寿，却能极大激发生物潜力，使其拥有不可思议的生命力。

很多时候，配合上人造器官和订制药液，狂血可以发挥出更胜巴克塔液的奇效，传说中的活死人肉白骨也不在话下。

资料还显示，随着夏润医药的技术不断提升，近期还出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试验样本。该样本在注入狂血后，甚至可以在要害被穿透的情况下维持微弱的生机。虽然代价是寿命会极大缩短，但短时间内的起死回生，却无疑可以发挥奇效。

看到这里时，肖恩的心脏不由砰砰乱跳，因为隐约间不，不需要隐约，他脑海中已经清晰地浮现出了那张扁平的脸！

在天玄玉栋，他的确贯穿了夏溪的要害，但如果对方拥有狂血，那么胸口要害被贯穿还真未必是绝对致命的伤。而当时时间紧迫，肖恩并没有去详细检查对方的尸体，或许他心脏侧生，更或许他那种变态生物根本没有心

“花样真多啊，狂血、静血，还有美容的驻颜血！？不过花样多，往往意味着主业出了问题。”

肖恩的思绪，被李钰的这句话打断了。

而后，他才注意到，资料上同样显示着，在夏润医药高歌猛进地挖掘玄黄血的潜力同时，这种灵丹妙药的核心功效却在略微衰退，延年益寿的效果不进反退。

这种现象让夏润医药大感恐慌，为此开展的试验也越发激进，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资料。

龙人族生存状况调查

这份调查报告内容不多，却字字泣血。

“目前，野生的龙人族数量约十五万到二十万，主要栖息地为艮的旧明遗址，以及震的旧长城遗址周边。除此之外，大部分已知龙人均为夏润医药的养殖人，目前公布数量为十万，实际数量不详。”

“养殖人的生存状况已连续下滑，主要原因在于夏润医药的利润不断下滑，成本不断上升，进而造成医药集团的策略不断变得激进。一方面，他们尝试大量采用克隆技术，复制血统优秀的龙人，另一方面，原先的循环生态园则更加工业化的养殖园所取代，龙人族基本不再享有正常智慧生物应有的待遇。”

“然而夏润医药的激进策略并没能改变玄黄血药效减退的大势，因此下一阶段，不排除夏润医药游说苍穹顶，对野生龙人进行狩的可能性。”

看到这里，李钰已经不由握紧了拳头，但他脸上的笑意却更浓：“呵，野生、克隆、养殖、狩，写这个报告的真是人才，不知他写自己的年度工作报告的时候是如何自称的，社畜吗？”

肖恩却已经看得心头沉重之极，并隐隐意识到了为何南鹤礼会死。

从他在离的见闻来看，狩野生龙人一事恐怕早就已经开始，不过是没有大规模铺开罢了，但即便如此，龙人族的生存状况也堪称触目惊心。

如李钰所说，哪怕是写这种客观调查报告的人，也完全没将龙人族当做人来看，那龙人族的实际状况就只有更糟。

而这其实远比夏润医药开展活体试验更为恐怖。

客观而言，以活人开展医药试验，本就是医药研究的常态，即便试验本身有击穿道德底线的地方，很多时候也是在所难免。或者说，即便这是错的，但因为犯错的人太多，也不会被过多计较。

只要医药公司将程序上的工作做得足够妥善，即便事情为公众所知，到时候推出几个临时工来谢罪，节奏也总能平息下来。

但是为了维持活体素材的供给，就泯灭人伦地去养殖、狩，就无疑是犯了天大的忌讳。这种事若是被共和国得知，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南鹤礼的死，是因为他想要向共和国揭发夏润医药的罪行？

肖恩这么想着，目光则继续看向全息平板，浏览后面的资料。

然后，他意识到自己终归还是天真了一点。

第 260 章 宏愿

在龙人族的调查报告之后，是一部分全新的资料。

资料的标题是：关于【玄黄血】替代品的研究方案。

这一行字，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为之凝固。

良久，李钰才轻叹了一口气：“原来当初南鹤礼想要的是这个，难怪，真是难怪。”

南无忧被这句话惊醒，有些没好气地说：“说话不要说一半，父亲的事你知道多少？”

李钰说道：“所知不多，毕竟我借掌白银也不过才十年，而这十年间，我和你们南家的关系并不算特别融洽，至少远不如前代首领那么融洽。但我知道，前代首领一直评价南鹤礼虽然是政治巨头，却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研究者的气质。”

“研究者，父亲？”南无忧一时却有些摸不着头脑，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温文尔雅、学识渊博不假，但要说他是什么研究者……大概也只有一些研究机构找他乞求经费的时候，会这么说吧。

但很快她就意识到，南鹤礼作为南氏家族的首脑，全星系内权势稳居前十的人物，有隐藏的一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一面甚至对他的亲生女儿都未必会展现出来，毕竟南无忧并没有成长到可以接触太深邃的东西。

南笃则于此时开口：“果然是这个，他到底还是没听劝。”

老人这么开口，显然不是为了卖关子，很快就将他所知的密辛娓娓道来。

“大约是三十年多前，南鹤礼还没有接掌大权时，已经开始为自家布局谋划……当时，与他一道竞争的人颇有几个手段辈出，大放异彩的。而南鹤礼虽然整体优势最大，却也丝毫不敢小觑这种权力斗争，为了巩固优势，他也是手段用尽，其中参与【玄黄血】的生产，是最为凶险的一招。”

南无忧反问：“你说父亲参与了【玄黄血】？！”

南笃说道：“而且他当时很清楚【玄黄血】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参观过夏润医药的实验室，亲眼目睹过【龙人族】的惨状。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门生意对乾坤集团意味着什么，想要巩固南家的位置，就必须深入参与到这门生意里。尤其是在夏润医药遭遇难关的时候，南家能够出的力越多，那么与夏家的差距也就越小……甚至，颠覆过去千年来的政治格局，也不是没有可能。”

南无忧不由瞪大眼睛，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她有很多反驳的话想说，但是对着一位元老议会中位列首席的老人，她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诚然她与南鹤礼相处了二十年，但南笃和南鹤礼相处的时间只有更久！甚至父亲临死前，还将唯一的信任交给了这位老人。

对于南鹤礼，南笃知道的只有更多。

而南笃露出略微惋惜的表情，说道：“南鹤礼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冷静地做出判断……他终归把你保护的太好了。”

南无忧冷笑了一声，她不否认自己比父亲要来得稚嫩，不然也不至于被南于瑾步步算计到如今。但这番话，由规则的代言人来说，就未免太无耻了些。

但她也不会再与这位老人计较什么，只问道：“那么父亲为何又起了取而代之的心思？”

南笃皱眉道：“此事南鹤礼从未和我说过，只在一年多前，隐约流露出要退出【玄黄血】的意愿。他当时没和家族中其他任何人商量，只在和我的一次密探中旁敲侧击。我不知他的心思，所以只简单规劝了两句，想不到……他的图谋居然如此远大。”

老人说着，目光重新回到了全息平板上。

“取代【玄黄血】，南鹤礼的胃口实在也太大了。【玄黄血】是夏家得以凌驾其余三家的最关键的支柱，取代【玄黄血】简直是直接向夏家宣战，不，应该说是向所有捆绑在【玄黄血】上的利益集团宣战。”

李钰说道：“他没那么蠢，往下看看再说。”

果然，随着资料的向下滚动，人们看出了南鹤礼的精致算计。

他当然不会贸然与一个盘根错节，笼罩乾星系数千年的庞大利益集团正面开战。对【玄黄血】的替代品的研究，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开的。

一方面，南鹤礼以参与改进【玄黄血】为由，派出大量技术人员深入研究【玄黄血】和龙人族的本质，前两份资料便大多由此而来。另一方面，他也暗中联系了诸多利益集团，在整个【玄黄血】的系统中，巩固自己的阵营影响力。

这种布局，对于一家之主而言实属常规操作，四大家族的领袖没有人会安心给夏润医药打工。至于这种影响力能渗透到什么地步，就要看各自的手段。但无论如何，南鹤礼做到这一步，并没有越线。

越线的在于另一方面，南鹤礼在取得大量珍贵资料后，便另起炉灶，在自家建立研究所，亲自带队，秘密开展替代品的研究。

这个过程中，他不再借助集团的力量，而是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的理由有三个，其一，他不信任已有的研究体系，毕竟这套体系集合了整个星系最顶级的医药研究者，却依然不能阻止【玄黄血】的效力下滑，而且是百年来都不能逆转颓势。

其二，他担心依赖其他家族，会使得研究结果被夏家窃取。毕竟【玄黄血】关乎四大家族的统治格局，一旦被南家真的研究出替代品，夏家的地位就会被严重动摇，因此夏家在垄断方面会无所不用其极。

其三，也是这份资料中提及不多，却无意最为重要的一点。南鹤礼非常同情龙人族的遭遇，希望能够创立一套更为温和的生产体系，不再将龙人族视作牲畜一般。作为一名政客，这种同情心似乎有害无益，但南鹤礼坚信自己的判断并没有错，这种恶意的压榨只会给乾星系带来毁灭的后果。

必须要跳出目前这个不断击穿道德底线的恶性循环。

只不过，从这份研究方案中也能看出，南鹤礼的进展非常不顺利。

另起炉灶的结果，几乎是数年间的研究陷入停滞，仿佛夏润医药建立的那套已显得腐朽沉暮的体系已然是最优解，任何人都无法找到更好的路。

而世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他的研究被人发现，受到了夏家不遗余力的打压，南鹤礼不愿放弃自己多年布局，于是奋起反击……这个过程中，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手段也越发激烈，以至于很快冲突本身压倒了围绕【玄黄血】的利益之争。

再之后，从研究方案的不断变革上也能看出，南鹤礼终归是力不能支了，研究预算越来越少，项目的负责人换了又换，许多项目的完成时点也被不断延后。

最后，南鹤礼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便将手中掌握的秘密记录在存储卡中，藏到了自家庄园里——而那个庄园，也是在一连串的打压后，硕果仅存的实验室。

第 261 章 遗产的意义

南鹤礼的研究方案，如同一封悲怆的遗书，只是如今就连南无忧，都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中了。

“所以说，父亲是因为与夏家争锋不成而死而元老议会之所以会疏远我，也是因为担心被斗争连累？”

南笃叹息道：“南鹤礼因玄黄血一事与集团元老议会生隙，家族高层就算不知内情，却也看得到外在形势的变化。南鹤礼的直属派系在集团不断失势，他所主持的项目也频频被叫停，直至最终他本人都惨死在家中。这种情况下，你要让大家怎么才能放心站在你这边？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领袖，如何庇护他人？”

南无忧紧咬着嘴唇，问道：“那二叔呢？”

南笃说道："他与南鹤礼的微妙关系，的确帮了他不少。但最重要的是，他比南鹤礼更加务实，他会选定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然后不遗余力去实现它。"

说着，老人用深沉的目光看着南无忧。

对于南于瑾而言，他所选定的现实目标，就是用尽一切手段战胜这个本就贫弱不堪，摇摇欲坠的小姑娘，登上家主的宝座。

而现在看来他的确是做得很好，南无忧在他的手段之下输得一败涂地，方才的会议中，圆桌上支持南无忧的元老，连一个都没有。

但其实南鹤礼留下的遗产并没有这么稀薄，很多元老都是他的支持者，在他死后也愿意支持南无忧只不过这种支持，需要考察。

南无忧很遗憾地没有通过元老们的考察，她多疑而无情，叛逆而无能，显然不适合继承家业。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在南于瑾的步步紧逼之下，南无忧的失败何尝不是一种必然？她所做出的一切判断，一切选择，都是因势利导下的正确选项，多疑是不得已，叛逆同样是不得已，至于无情或者无能指望一个骤然丧父的小姑娘能多有情，多有能？

于是，在一次次的正确选择之后，她来到了绝路上。

期间，南笃尝试过暗中敲打南于瑾，扶持南无忧毕竟这才是正统的规则所在。

但还没等南笃来得及发力，南于瑾就已经绕开他，打造出了不可忤逆的大势。南无忧固然可怜，但她对南于瑾恶意在先，又有了南载舟的罪证如山，除非南笃抛弃自己过去数十年来坚持的中立立场，否则在家族会议上，他就必须站在南无忧的对立面。

但南无忧却从老人的话中听到了更多的信息。

二叔务实，所以选择了一个根本不会输的对手，然后全力以赴战胜她这是对内，对外又如何呢？

南鹤礼死后，南家的家业继承就已经不再是南家一家的事，而对于那些咄咄逼人，逼死南鹤礼的外人，南于瑾又是怎样的态度？

这一点，从夏阎的到场支持，倒是可见一斑，以一个务实者的角度考虑，要顺利接过大权，自然要缓和与其他三大家族的关系想来，南于瑾已经在私底下做出了不少妥协吧。

而被父亲鄙夷、排斥的那套玄黄血生产体系，也将加速运转，夏润医药会以更为肆无忌惮地姿态去压榨龙人族，从养殖到狩，再从狩到屠杀，甚至发生令常人难以想象的惨剧。

当然，对于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来说，底层生灵的苦难甚至不如账单上的一串数字来得实在，龙人族这种远离主流社会数千年的生物是死是活，与他们根本无关。

但问题是，这种单方面的血腥压迫，真的能够持久吗？对外来说，南鹤礼的死便引起了共和国的警惕，绝地师徒的到来仿佛是为乾星系敲响警钟。

对内来说，压力更是巨大，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丧失了人性。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都有人于心不忍，想要废弃这套罪恶的体系，何况那些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南鹤礼另起炉灶的过程中，有许多研究人员都是从原先的体系中脱离出来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个人待遇南鹤礼也不可能开出比夏润医药更好的条件纯粹为了良心不那么痛。

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大人物们可以为了长生不老，而去疯狂迫害龙人族，那么有朝一日龙人族死光了，又该怎么办呢？

这套玄黄血的生产体系，如同无情的吞噬巨兽，如今就连南家的家主都被其吞得尸骨无存，其他人又怎么可能真的幸免呢？

想到这里，南无忧忽而心头一动，目光绕开南笃，重新回到全息平板上。

“白，麻烦让我再重新浏览一下刚才的资料。”

机器人助手将操作权限交给了她。

南无忧浏览资料的速度非常快，一目十行，让旁人几乎眼花缭乱，她用了一段时间将之前看过的内容重新咀嚼了一番后，心中那朦胧的猜测便越发清晰起来。

父亲为什么要将这些资料作为遗产留给她？

希望她接过未竟的事业，继续和夏润医药斗争到底吗？恐怕不会如今想来，父亲死前，其实已经接受了败局，他一手建立的研究机构被他一个接一个的亲手销毁，最终只留下位于庄园的地下实验室，而据李钰所说，那个实验室恐怕都容纳不下几个人。

如果真的有心翻盘，那么留在存储卡里的就不该是这些研究资料，而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实验室的地址，一个储备有巨额资金的账户，以及依然支持他的重要人物的联系方式。

而这些，在存储卡中都没有。

存储卡中甚至没有告诉南无忧，在父亲死后要找谁来帮助继承家业应该说，南无忧如今的处境，与南鹤礼死前的袖手旁观不无关系。

连女儿都可以放弃，南鹤礼显然是真的放弃了另起炉灶的打算，那么这些资料的存在意义，就只剩下一个了。

南无忧抬起头，看向肖恩。

“如果将这些资料带回共和国，会怎么样？”

肖恩皱起眉头，言简意赅道：“如果资料可以被证实，那么乾坤集团会被瓦解。”

第 262 章 人质的价值

事实上，在南无忧思考父亲留下遗物的用意时，肖恩同样在思考这份资料的意义。

应该说，这份资料回答了他们师徒二人前来乾星系需要调查的全部疑问。

南鹤礼为何会死，龙人族的秘密是什么，乾坤集团究竟想要隐藏什么……

带着这份答案回到科洛桑，参议院的愤怒将会吞没整个乾星系，无论乾坤集团过去数千年间是如何维持与共和国的若即若离，在这股愤怒的浪潮下都将无从抵御。集团将被整体取缔，主要领导将银铛入狱，甚至发生更极端的情形……

前提是，这份答案是真实无误的。

无论存储卡里的资料多么详实，终归是南鹤礼的一家之言。而考虑到这份答案可能造成的后果，肖恩根本不可能单凭一张存储卡，就回到科洛桑去掀起滔天的政治风波。

更何况，肖恩总觉得，南鹤礼留下这份资料，并不是为了摧毁乾坤集团。

否则的话，他死前既然能将这份资料保存下来，作为遗产留给女儿，自然也可以在共和国核心区广为传播，让乾坤集团万劫不复。

只是，还不等肖恩找南无忧确认他的猜测，就听维修间外传来安平的声音。

“李老大，夏阁他们开始蠢蠢欲动了，要不要给他们点警告？”

李钰嗤笑了一声：“越线的，开枪杀了就是。”

“就等你这句话了。”

接下来，门外就是一阵激烈的枪声和惨叫声，而从维修间里，白银众人的反应来看，显然门外的正规军完全没占到便宜。

不多时，安平又来回报：“李老大，那边准备用重武器了，火力非常威猛，俨然是打算把咱们所有人都炸成烟花。”

李钰却是哈哈大笑，转头对南笃说道：“看来你这首席元老的面子也不怎么样嘛，才离开多一会儿，就被人做成弃子的形状了。”

南笃听了这话，不由面皮抽搐，而随着外面爆破声逐渐激荡而来，屋顶灯光摇曳，老人心中陡然生出愤怒与惶恐。

夏阁，到底想做什么？！他不知道南家的首席元老还在和白银谈判吗？南于瑾又在想什么，居然纵容夏阁把元老的生死置之不理？！

难不成，是自己偷偷转交遗物的事情被人发现了吗？

南笃独自跑来转交遗物的事情，当然是要绝对保密的，他对外声称的理由，是要以谈判的方式稳住基地里的这一支武装力量。

无论夏阎对安保局的力量有多自信，夸得多么天花乱坠，南无忧可是靠着武力碾压的方式走进会场的，白银骑士团的威慑力可谓确凿无疑。

如今，元老议会决议将她废黜，谁能保证她不会走投无路之下，重新捡起最极端的那个手段？而一旦基地内战火重燃，或许夏阎本人能安然无恙，其他元老就未必了。

真出了什么意外，夏阎最多写封检讨信，元老们丢掉的却是身家性命，这就实在划不来。

所以当南笃说要去作说客时，元老们虽然颇感意外，只觉这不像是一贯中立的人会做的事，却还是支持居多。

南笃也不觉得偶尔一次反常能有什么风险，他在元老议会中立了几十年，又亲自裁定废黜了南无忧，有谁会怀疑他和南无忧能勾结到一切？届时只要将南鹤礼的遗物转交出去，他和南鹤礼的最后一场交易也就彻底完结，从此再也不用沾染这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

却不料，他自以为安全无风险的行动，马上就遭到了夏阎和南于瑾的强力背刺，在这个时点派兵过来挑衅白银骑士团，简直是亲手撕票了。

而当他将心中的疑问，不自觉地呢喃出声时，得到了李钰的无情嘲讽。

“当然就是亲手撕票，你不会以为，现在的你，对南于瑾他们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吧？”

李钰一句话，让南笃迷茫的心霎时冰冷。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从李钰这不慌不忙的姿态来看，他对这一切应该早有预料，也有应对的办法。

“你们准备怎么办？”

李钰沉吟了一下，说道：“先看看你的利用价值还剩下多少。”

“诶？”

在南笃的惊讶声中，李钰已经一把抓起了老人的衣领，将这个原本威仪万千的首席元老，如同一袋压缩粮一般拎在手中，向屋外大步而去。

肖恩和南无忧面面相觑，连忙跟上。

李钰提着南笃来到维修间外，只见安平已经带着吕楠和许伯略显狼狈地撤了回来，安平身上还烧着细微的火苗。

“李老大，那帮畜生的重火力是真的凶猛，他们连 hg-43 重甲机器人都带出来了，吕楠的狙击枪连护盾都打不破。”

李钰点点头：“没事，看我用首席元老弹破之。”

一边说，李钰一边勇敢地挺身而出，迎着不断逼近的炮火声前进。

而被他拎在手中的南笃已经腿都开始发软，原先震慑会场的首席元老气质飞速消逝。

“李钰，你不要冲动，可能只是误会……”

李钰笑道：“放心吧，你就算再怎么失去利用价值，也是堂堂首席元老，没那么容易被流弹打死的。”

南笃急道：“打死我，南于瑾才能彻底失去掣肘，他们恐怕急不可耐地想要我死于流弹！”

李钰说道：“所以在抵达战场的这段时间里，你就尽快想办法自救吧。”

南笃也不愧是在政治中心斡旋过几十年的元老，情急之下，他用力挣脱李钰的手，整了整褶皱的衣服，首席元老的威严迅速回归，支撑着他站直双腿，并发出居高临下的呵斥声。

“都给我住手！”

此时，扛着火箭发射器的安保战士才刚刚转过走廊，漆黑的火箭筒恰好瞄准了最当先的南笃。

身经百战的安保战士，下意识就垂下了火箭筒，有些不知所措。

南笃则厉声说道：“和谈正到了紧要关头，白银骑士团正待幡然悔悟，你们这么做，可是故意要引燃战火吗！？你们这帮以安保为名，肆意贩卖战乱的疯子，还不给我住手！”

南家元老的威慑力让他的义正辞严显得极有分量，冲在最前排，携带重火力的安保战士们纷纷停下脚步。

直到有人在人群中朗声反驳：“白银骑士团的人先开火杀了我们的人，难道要我们坐着等死吗？元老大人！”

南笃顿时语塞，而在他沉默的片刻时间里，安保战士们已经大举压上。

而李钰也毫不客气地用枪口对准了南笃的头。

“再前进一步，我就打爆他。”

安保战士们不得已停下脚步，但局面俨然已经变得针锋相对起来。

第 263 章 南于瑾你说话啊

“鉴于我们有人质在手，接下来我要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推翻元老议会的决议，承认南无忧的继承权；第二是放下武器脱光衣服跪在地上向我们表示臣服；第三是给我们让开一条通往【巽】的安全通道。作为诚意的体现，我允许你们在三个条件里选一个。”

李钰一边用手中的爱枪顶着南笃的后脑，一边开出了慷慨的条件。

然而理所当然，乾坤安保的士兵们并没给出积极的回应，为首的人只是拿起通讯器，将现场的情况反馈给了夏阎。

很快，南于瑾的声音就在维修间前的走廊响了起来。

“李钰，堂堂白银骑士团的首领，居然沦落到挟持人质这般下三滥的地步了吗？四叔带着诚意去找你们和谈，你们却用这种下作手段害他。这应该不是无忧的意思吧？作为雇佣兵，这么违背雇主的意图，你们连基本的职业道德也沦丧了吗？”

李钰笑道：“于瑾总一开口就把锅甩给南无忧，暗示她指使佣兵用下作手段胁迫南笃，这份打压政敌不遗余力的狠辣，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不过，对上一个刚成年的小姑娘也这么凶猛，是因为她父亲给你留下的心理阴影太沉重吗？”

一句话后，安保局那边鸦雀无声，白银骑士团一方，也有人低声咋舌道：“这戳心窝子戳得可真疼啊。”

李钰又说：“听说你少年时候一度有过雄心壮志，与南鹤礼竞争家主宝座。可惜德智体全面落后，就连长相都不如南鹤礼讨喜，以至于南鹤礼一直以来甚至都没发现你是认真想和他竞争的。而你也习惯性地用谦逊和笑容来掩饰内心的自卑和愤懑，毕竟只要不争就不算输。”

“当然，现在南鹤礼死了，而你还活着，甚至接过了他的权位，所以你志得意满，觉得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你和你大哥这一辈子的竞争终归是你赢了。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话，你自己都信不过，你依然觉得大哥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头上，偏偏他人死了，你再也没法和他竞争翻盘，所以你才把怒气转移到他的女儿身上，想通过欺负他的女儿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呵呵，可悲的中年人。”

李钰的声音，在一片寂静的环境下显得格外响亮。别说是通讯器另一端的南于瑾，甚至一些白银骑士团的都觉得刺耳刺得浑身发痒。

“对了，听说你当年暗恋过一位知书达理的名门千金，结果人家根本都没正眼看过你就成了你嫂子。而你这人呢，外表忠厚实则阴湿，非但没有爱屋及乌，反而因爱生恨，对她

的女儿格外仇视，而这也是你围绕南无忧设下一连串陷阱的根源所在……”

“如今你终于大权在握，复仇成功，将仇人的女儿踩在脚下，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来这里耀武扬威。爽则爽矣，但这和你之前辛苦经营的绵里藏针的人设完全不符啊，你就不担心自己在家族元老议会的支持率下滑吗？还是说，你觉得自己只要能解决了南笃，就能解决整个元老议会？”

李钰的长篇大论，每一个字都锋利如刀，戳在人心上，哪怕是事不关己的安保局路人，听了这番话也会隐隐感到心间刺痛。至于当事人，更是彻底沉默不语。

过了很久，南于瑾的声音才幽幽传来。

“李钰，你的三个条件，我可以答应你最后一条。接下来我会说服夏阎局长为你们放开一条生路，你们在这里非法使用武力的行为，可以暂时不予计较。但是我并不建议你现在回【巽】，因为那里已经不再安全了。”

话音未落，白银骑士团的众人已经齐齐色变。

而肖恩也是心头一紧：位于【巽】的荒废区，是白银的大本营，而南于瑾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在用他们的老家作为威胁！

诚然，李钰麾下精锐之强，堪称乾星系内最顶尖水准，但再强的精锐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这一下被抓住弱点，怕是很快就要人心涣散。

但接下来的发展，却让肖恩大吃一惊。

在南于瑾一番话后，白银骑士团爆发出连串的叫骂，只是内容却和预期颇有不同。

“南鹤礼你特么全家都死了吧！？”

“嗯人家的确是全家死光，就剩下一个侄女，他正在努力斩草除根。”

“完了完了，又让老大猜对了，南于瑾果然是用这一招！他脑子里是进了赫特屎么，怎么一举一动都完全不出所料的！？”

“爆你娘亲！老子好不容易才把欠款还到只差两万，这次赌局输了我就成了黄九万了！”

“我还以为他堂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豪门阴谋家能有点新鲜创意呢，结果耍阴谋还不如文盲出身的李老大，难怪之前权力斗争被南鹤礼压得意识模糊，这种人放到白银骑士团也就是小庄的等级吧。”

“什么叫小庄等级！？我怀疑你在搞种族歧视，而且我有证据。”

这一连串的叫骂，虽然情绪激烈，却全然没有半分惶恐，甚至更多是戏谑和鄙夷。而这种情绪，简直和李钰一脉相承。

白银骑士团的这些精锐，仿佛根本不懂得恐惧。

此时，李钰也开口说道：“用荒废区来威胁我们，这就是你的反制措施了吗？很遗憾我们这里没人在乎你的威胁，你的杀招落到空处了。诚然【荒废区】是白银组织的大本营，但那是因为荒废区有我们在，所以它才是大本营，而非反过来。没有了我们，那里就不过是一群不被乾坤集团承认的废弃遗民的聚居地罢了。你可以随意去推平【荒废区】，就像你们过去推平了那群遗民的原老家一样，我们，没人在乎。”

李钰说完，不由笑了一下：“当然，也不能说所有人都不在乎，但是恰好我这次带来行动的，都是一群根本不在乎老家死活的亡命之徒。是铲平荒废区也好，还是撤销白银骑士团在星系内合法活动的通行证也好都随便你，现在，把路给我让开。”

南于瑾沉默以对。

李钰说道：“怎么，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反应？按照你的预期，一旦你用出杀招，就算我能淡然处之，我的手下也会

人心浮动，对不对？而一旦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你就手足无措了，对不对？南于瑾啊南于瑾，这就是你会输给南鹤礼的理由了，你连自己的敌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只凭借一厢情愿来推测对方的行为模式，说好听了是尊重家族教材，说不好听了就是缺乏基本的变通能力，说的直白一些就是你的智商低。”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谋害南无忧能得逞，是你脑子灵活，城府深沉的缘故吧？没有夏家的指点，你怕是现在都还在懵然无知地和缪恩人拉扯合同条款。而如果南鹤礼不死，你恐怕根本生不出阴谋篡位的念头。所以归根结底，就算南家的元老议会瞎了眼把你推上位，你也依然只是夏家人的走狗罢了，而一条狗的软弱之吠，凭什么能威胁到我们，嗯？”

第 264 章 狂欢之后

李钰的口才，让肖恩感到大开眼界。

无论他所说是真是假，无论白银骑士团是不是真的能毫不在乎南于瑾对荒废区的威胁，至少此时此刻，在这个维修间外的宽阔走廊中，李钰是以一己的言辞之力，将南于瑾的人格尊严踩在了脚下。

来自白银成员的嬉笑声姑且不论，就连乾坤安保的战士们，也在退避之余，纷纷露出复杂的神色，仿佛对新任的南家之主感到不齿。

白银骑士团，几乎是在李钰的嘴炮开路之下，冲破了乾坤安保的团团包围，安然启动白银号，缓缓驶离【兑 101】，来到了深邃而自由的太空。

离开基地的刹那，船上欢欣鼓舞，笑声沸腾，负责驾驶的船员甚至当场开怀畅饮，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握着驾驶杆，背后两只手欢快鼓掌，丝毫毫不介意醉驾风险，俨然是大胜凯旋，得意忘形了。乾星系本地特产号称酒精度 105 的热白干、传说中埋到土里能影响星球自转的“醉星”，以及流行整个银河系的汤力雷……各种各样的空酒瓶摆满了船舱。

而作为首领的李钰，对此也是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他同样端着酒杯，一边和船员们碰杯，一边高声唱起了【巽】的民谣。

客观来说，李钰的歌喉丝毫不亚于专业歌手，歌声传荡开来，让整条白银号都为之癫狂。

笑声中，只有一人愁眉不展，哀叹不断。

“疯了，全都疯了……这群人真是不知死活……”

南笃坐在贵宾舱的座椅上，冷汗如雨。四周的欢庆气氛非但没能感染他，反而让他越发惶恐不安。

在白银骑士团的人看来，刚刚李钰舌灿莲花，将卑鄙无耻的南于瑾和他的走狗乾坤安保喷得丢盔弃甲，无疑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是在南笃看来，空逞口舌之利根本是自寻死路，激怒南于瑾和夏阎，只会将最后一丝和平的可能掐灭。

如今，白银号虽然突破了【兑 101】的重重包围，却无疑是陷入了更大的绝境。在基地四周，依然潜伏着乾坤安保的战机，它们就像狩猎时的猛兽，正伺机发出致命的扑击。而安置在基地四周的重型激光炮和导弹发射仓，也足以对势单力薄的白银号构成致命威胁。

这漆黑的太空，在南笃看来就如同无底的深渊，而白银号则是一枚飘落深渊的孤寂枯叶。

这种境况下，李钰非但没有谨慎行事，反而纵容船员狂欢……如果以置身事外的立场来看，南笃多半会发出鄙夷的

冷哼，但如今他作为人质，身处白银号上，那就只能哀叹连连了。

身后，南无忧带着一丝苦笑尝试安慰他：“四爷，不用这么担心……”

然而南无忧一开口，南笃就仿佛是堤坝迸裂的洪水，滔滔不绝起来：“我真是要被你们父女害死了！我当初是哪根弦不对，居然要答应南鹤礼的交易！”

南无忧心中对这个交易颇感好奇，但也知道现在不是寻根问底的时候，只得继续说道：“李钰不做没把握的事，四爷大可安心。”

“他如果真的事事都有把握，那他从一开始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场家族会议！南于瑾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就连我都没能看穿他的伎俩，你们更是被逮了个正着，说到底，白银骑士团也只是个民间武装组织……”

话没说完，就被南无忧打断道：“我不来，情况就会更好吗？元老议会就会承认我的继承权吗？”

南笃说道：“至少不用你亲临险境！”

“四爷，清醒一点，只要我没当上家主，情况就都一样的。纵以乾星系之大，也没有哪里不是险境。别忘了我父亲是死在哪里的，就连自家都不保险！”

南笃叹道：“于谨也未必要对你赶尽杀绝，事实上你活着对他才更有利……”

“杀了我，找一个替身做傀儡不是更有利吗？你是在信任南于瑾的道德，还是在信任夏家的仁慈？”

南笃顿时语塞。

此时，贵宾舱门刷一声敞开，李钰提着酒瓶缓步了进来，开口便让南笃脸色一黑。

“但凡你在元老议会上能做个人，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你这人再没脑子，难道真的分辨不出南无忧当时是不

是被冤枉的？你心里明明清楚，却还是以家族规则为由，把南于瑾捧上台去。倒行逆施至此，遭报应也是活该的。”

南笃怒道：“何止是我清楚，在场的元老怕是有一多半都会有怀疑，但是那又怎么样？无凭无据的怀疑能拿到台上说吗？至少在台面上，南于瑾做的就是比南无忧漂亮，就是比她更适合作继承人。这种情况下你要我怎么办？真以为我这个元老可以凭一己之力左右家族继承吗？”

李钰冷笑道：“既然你这么无能，那被人劫持上船，生死不能自主，也很合情合理了，弱者活该去死嘛。”

南笃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虽然他心里还有话说，但李钰已经把酒瓶放到一边，手摸到了腰间的枪柄上。

好在南无忧还是为老人解了围：“李钰，是出了什么事吗？”

李钰说道：“我们快到站了。”

“什么站？”南无忧问道。

“走私站。”

几乎同一时间，白银号上忽然响起凄厉的警铃，包括贵宾舱在内的整条船，都被闪烁的红光所笼罩。

飞船进入了战斗状态。

这似曾相识的场面，让南无忧忍不住一声叹息：他们才离开【兑101】不久，南笃也还留在船上，居然就遇到了值得拉响警报的风险……南于瑾下手真是快啊。

至于南笃，则吓得双腿发软，只剩下嘴巴还硬：“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啊！完蛋了，夏阎要杀人灭口了！”

李钰转过头对南无忧说道：“大小姐，这就是乾坤集团的中流砥柱了，你父亲当年就是要对这样的人低三下四来着。而你如果继承了大统，你现在也要单膝跪在他面前等他为你加冕。”

南无忧说道："不用说这些恶心的笑话来安慰我，如果能够加冕，要我五体投地也可以……总之，你有办法的，对吧？"

"当然。"

第 265 章 意外的援兵

漆黑的小行星带中，来自乾坤安保的战机，如同猎食的猛兽一般，在蛰伏中步步逼近着猎物。

这片布满碎石、磁场紊乱的小行星带，宛如天然的猎场，正适合这些训练有素的猎手们发挥所长。

尽管参与围猎的战机数量不多，但这种由北河重工倾力打造的【碎星 7 型】战机，有着堪称梦幻的卓越性能，任何一艘都有能力在单对单的战斗中压制体型十倍于己的对手。

此外，碎星战机的驾驶员也都是精益求精的老兵，纵然比不过黄金时代的那批破格精锐，却也都是在安保战士中百里挑一的高手。

精英驾驶员配上碎星战机，这一队被夏阎专程叫来为南家元老会议保驾护航的小队，有信心消灭任何敌人，无论是声名狼藉的【朱雀】和【青龙】，抑或是战功赫赫的白银骑士团。

甚至对上董事会直属的【黑翼】，他们也有信心一较短长。

如今精锐齐聚，只为了伏击一条白银号，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到了极点。

即便如此，碎星战机的驾驶员们，依然紧绷着神经，不允许自己有丝毫懈怠。

一名负责侦查的驾驶员，拿起操作杆旁边的通讯器，的沉声说道：“队长，目标信号已锁定，即将进入伏击圈……”

话没说完，他的手指便猛然握紧：“不好，他们好像察觉了我们！”

另一名驾驶员惊讶不已：“这么敏锐？他们的舰载阵列扫描器有那么强的吗？这侦查范围和我们的扫描舰都相差无几了吧？而且能在这种磁场紊乱区域正常使用……”

此时，队长加入了对话：“不奇怪，咱们的扫描舰，很多关键元器件都来自南家的重工集团，而白银这些年的幕后东家一直都是南家，所以白银号的性能在整个乾星系也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的对手并不简单，开战以后务必全力以赴。”

“不用提醒啦队长，我们做事从来都是全力以赴的。不过，据我所知，白银号上有重要的人质吧？”

队长说道：“的确是有，南家元老议会的中流砥柱南笃，但是不久前他已经被白银骑士团残忍杀害了。”

“诶，已经被撕票了吗？”队员惊讶不已，“没听说啊，你怎么知道？”

队长意味深长地说道：“因为我应该知道，你最好也知道。”

队员愣了一下，恍然道：“哦没错，南笃先生死于劫匪之手，实在令人悲愤！”

又有人附和道：“荒废区的那群渣滓最是残忍无情，真不知道之前南家的家主为什么要保护一群渣滓……好在，很快就要拨乱反正了吧？”

队长说道：“嗯，对白银骑士团的驱逐令，还有对荒废区的清扫令应该很快就会签发下来了，这群寄生虫离死不远了。不过，到时候咱们估计还要跑一趟，毕竟那边是白银的大本营，他们的武装力量并不弱，不可能指望他们乖乖束手待毙……好了，闲话到此为止，既然咱们已经被发现，那就开战吧。”

队长的命令刚刚说出口，侦察兵就忽然发出一声惊悚的尖叫：“等等队长，情况不妙，我们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家伙！”

“前方的大家伙？”队长闻言警惕起来，“难道是……”

“没错，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大家伙！”

几乎是在侦察兵的哀嚎声响起的同时，所有的碎星战机驾驶员，都在视线中看到了宛如奇迹的一幕。

小行星带中，忽然有一片陨石呈现出规律式的运动——成千上万的碎石，如同被无形的力量排挤着，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而随着这股扩散的浪潮逐渐逼近，人们终于看清了那无形之力的源头。

那是一艘体型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型飞船，其形状是非常刚硬粗犷的金字塔型，底座前端锋利如同撞角，不断将挡在前面的陨石粉碎、击飞。而漆黑的涂装，则使其在小行星带中如同隐形，只在扫描器中留下强烈的存在感。

这种特殊的飞船，找遍乾星系也不多见，而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这里的，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赫特人……他来做什么？”侦察兵努力压下心头的震撼，不断调试扫描器，以获得更多的关于那艘巨型飞船的情报。

走私商人孔璋的座驾【基石号】，是强大而神秘的，它时常游走在人们的视线边缘，和它的主人一样，恰到好处地展示着自己的存在感。

很多人都听过那个为自己取了乾坤名的赫特商人的名字，同样也有很多人知道赫特人拥有一艘威风凛凛的飞船，它既是赫特人的宝库，承载着他的无尽财富，也是赫特人的军队，赫特人靠着它自由出入乾星系，做着利润惊人的走私生意，而不必担心被任何人劫掠。

但是，真正亲眼目睹过【基石号】的人却寥寥无几。

因为它一向神出鬼没，虽然身形庞大，却有着惊人的隐身性能，可以轻而易举瞒过银河系绝大多数的扫描器，而赫特人也有着足够的谨慎，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将自己的座驾展示人前。

“队长，要开火吗？”侦察兵有些跃跃欲试。

尽管赫特人和【基石号】声名显赫，但对于好战的碎星战机驾驶员来说，敌人越强大，他们反而会越兴奋。

【基石号】那恐怖的身材，以及密集的火炮，都足以让它成为小型战机的噩梦，但是反过来说，正是这样的对手，才更能衬托碎星战机的强大。

平时遇不到也就罢了，如今在这片狩猎场，遇到了一个这么优质的猎物，他们又岂会放过？

但是，小队之中最为好战的队长，却迟疑了。

“……等一等，它有集团商盟的认证，在没有长官命令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它出手。”

“那长官怎么说？”

“没有回答。”小队长叹了口气，“所以不要对它出手，出了事情没人帮我们背锅，专注对付白银号吧。”

侦察兵说道：“但是队长，白银号和基石号正在飞速靠近，恐怕赫特人是来接应他们的。”

“我知道，扫描器上的信号显示得很清楚，但咱们是正规军，不是海盗，对商盟认证的飞船出手的话，咱们的退休金就不用指望了。”

“区区商盟的认证，有这么大牌面？它要接应的可是在【兑101】发动武装政变的通缉犯啊！”

“把区区这个词给我咽回去，这种认证是必须经过董事会批准的，就算是【黑翼】在这里，也要对赫特人忍让一二。传闻中赫特人的走私生意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服务集团高层，所以在高层眼里，那个丑陋的走私商人，说不定比你我这样忠心耿耿的战士还重要一点。”

“……但如果不阻止基石号，我们根本来不及在它们彼此接触前挡下白银号啊！这大家伙出现的太突然，直接就出现在包围圈里面了。”

队长叹息道：“人家就是吃准了我们来不及阻止，才会这么堂而皇之地现身啊。不过，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全速前进，去拦截白银号吧，万一他们倒了大霉，半路抛锚了呢？”

第 266 章 基石号

白银号理所当然地没有抛锚，这艘由李钰亲手设计和日常维护的飞船，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没有过抛锚的记录。

在群敌环伺之下，它维持着原先的速度，不紧不慢地向基石号靠拢，对引起全船警报的碎星战机视若无睹。

而尽管碎星型战机的性能，以及驾驶员的水平，都毋庸置疑是乾星系内最顶级的，但是当这些战机终于靠近到白银号身旁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以悠然自若的姿态驶入基石号的底座之中。

终归是来得迟了。

“爆死那个赫特贱种！”

冲锋最前的战机驾驶员，愤怒地砸碎了面前的雷达显示器，而紧握着操纵杆的左手，拇指则仿佛是焊死在了开火按钮上，无论如何都不能挪开。

只差一点点，他们就能在白银号和基石号汇合以前，将白银号拦截下来。如今面对将白银号包庇在体内的赫特座驾，他们只能望洋兴叹。

“队长，真的不能开火吗？那个赫特人是在明目张胆地包庇罪犯！”

“不行，只要商盟的认证还在，我们就不能对他开火，甚至让他停下接受检查都不行。”

“奇怪了，没听说白银和赫特人有交情啊，为什么赫特人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帮他们？”

队长说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渣滓们总是会聚集到一起，这没什么可稀奇的。不过，赫特人不会做没好处的事情，我倒是很好奇，白银骑士团究竟要如何支付这救命的代价。”

顿了顿，队长又叹息道：“算了，无论他们怎么付账，都喝我没关系。刚刚我把情况又向局长反馈了一次，依然没有得到动手的命令，所以这次行动就到此为止了……咱们打道回府吧，回去以后要是被上面找理由扣工资，我帮你们申诉。”

******

就在碎星战机小队意兴阑珊地转身离开时，白银号上的狂欢也来到了尾声。

“好了，玩够了就收拾一下，待会儿要去见赫特人了，都给我警醒一点，利索一点，别让人看了笑话。”

李钰步伐轻快地行走在一片意犹未尽的船员之间，用满不在乎的语气提醒着那些狂欢到不成体统、衣衫不整的船员。

而船员们也非常自觉地收敛了情绪，开始各自做着准备：洗漱、更衣，然后全副武装。

来自元老议会的变故没能让他们紧张起来、碎星战机同样没能让他们紧张起来，但是李钰一句话就让他们进入了状态。

肖恩跟在李钰身后，越发感到这个白银的领袖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身上仿佛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将一切不可能转化为可能，可以将一切凶险化为笑谈，整个世界都仿佛在围绕着他来运转。

“这是我的船，如果在这里都不能让世界围着我转，那我和某个上位失败，不得已亡命天涯的大小姐还有什么区别？”

肖恩顾不得在意李钰对南无忧的讽刺诋毁，只奇道：“我早就想问，你怎么总是能看穿我的心思？”

李钰说道：“因为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心思总是和透明的一样……待会儿见那个赫特人的时候，注意收敛你的道德情操，咱们是被人家救了命的。”

肖恩说道：“我知道，这不是我第一次和赫特人打交道。”

“呵呵，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对自己过度自信的年轻人。”李钰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肖恩的肩膀，却没有再多说什么，俨然是要看戏。

肖恩也很配合，不多追问，只做好了演戏的心理准备。

******

没过多久，白银号在基石号那宽敞的机库中缓缓降落下来。

舱门开启，李钰带着一众船员走下飞船。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潮湿的空气，以及略显腻人的香水味道。

肖恩忍不住皱了皱鼻子，李钰则说：“忍着点吧，这是赫特人的个人美学，越靠近内部味道越重。”

说话间，一群穿着粗陋的金属盔甲的壮硕战士，列着歪七扭八的队伍来到李钰等人面前。

“哼，哼哼！”

从角盔中发出咕哝不清的吼声，纵使以绝地学徒的博学，也分辨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毕竟，能听懂加莫人说话的往往只有他们的同族。

这种粗暴尚武的种族，时常作为雇佣兵被更加粗暴强大的人所用。而赫特人便是最为常见的雇主之一。

对于加莫人的咕哝，李钰仿佛一清二楚，笑着点点头：“不用这么客气地介绍了，规矩我们都懂。”

而后，李钰对身边的人说道：“把武器都留在船上，咱们是来做客的，不是来打架的。”

“是。”最先遵命的是白金九千，这位深得李钰信赖的年轻人，将两支精心保养的短枪交给了身后留守的船员保管，又从靴子里抽出了一支匕首丢了回去。

而后则是饮水机，她将两支紫色的金属水壶从腰带上卸下来，又展开自己的小斗篷，示意身上已经没了存货。

煞无名摆出了以冈根人而言极为严肃的表情，将佩刀交给身后的队友：“吾剑即吾命！”

之后，立锥人、红杏小队……被李钰带在身边作为护卫的武斗派们，纷纷在加莫人的注视下，卸下了自己的武装，呈现出无害的姿态。

加莫人又咕哝了几声，便转过头带着手下摇摇晃晃地当先带路了。

肖恩只看得叹为观止。

李钰和那个赫特人打交道的次数，显然比他预想的还要多，以至于白银号上的人，都已经把这入门的程序摸得熟透了。

这帮人表面上顺从地解除了武装，但肖恩看得分明，白金九千的袖口里留着一枚热能榴弹、衣摆边缘则挂着软剑；冈

根人在裤腿内侧藏着短枪；饮水机的小耳环里闪烁着液光……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让人大开眼界。

至于绝地学徒本人，自然是有样学样，将加温棒藏在了暗处。

事实上，那些加莫雇佣兵完全没有深究的意思，只看了个大概就转身带路。

或许是这群粗暴不耐烦的战士，本身就做不来细致的工作，但是将这些粗暴的战士派来做细致工作的赫特人，又是在想什么呢？

第 267 章 一损俱损

在加莫人的带领下，李钰一行逐渐深入到基石号的核心区域。

越是深入，基石号内的空气就越是潮湿，那香腻的味道也越发呛人。其中体质稍弱的南无忧已经忍不住用衣袖掩住口鼻，但依然感到窒息。

好在队伍中最为全能的白金九千早有准备，及时为南无忧递上了面罩和氧气瓶。不过南无忧却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反而将氧气瓶转手给了南笃。

呼吸更为艰难的老人，面色复杂地戴上了面罩，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在他戴上面罩不久，走在前面的加莫人就发出一阵哼哼唧唧的笑声。

李钰说道：“在基石号上，无法适应这种空气的人会被当成弱者，大小姐刚刚表现得不错，没经我提示，也知道面罩最好不要戴。”

南无忧说道：“这里的空气，任何正常人类都不可能甘之如饴，而以你的性子更不会无缘无故地委屈自己，不戴面罩一定有什么理由。”

“嗯，蛮聪明的推理，大小姐你还有这个脑子，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说了。”李钰点点头，又说道，“咱们现在的处境，你应该清楚了，说是绝境二字也不为过。离开这艘基石号，我们随时都可能被乾坤安保的人打成碎片。而赫特人愿意在咱们处于绝境之时伸出援手，当然是有所求的。”

南无忧问道：“但是我现在的状况，又能给他什么？”

李钰刚要开口，从前往浓郁的水雾之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南家的正统继承者，欢迎来到基石号。”

而伴随声音的响起，笼罩在前方的雾气快速消散。众人视线中，缓缓呈现出一个高高在上的华贵王座。

王座上盘踞着一头体型硕大而臃肿的生物，体长超过三米，体表覆盖着粗糙而褶皱的油腻皮肤，几乎占了近半个身躯的头颅正中，两只狭长的眼睛射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漠目光。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赫特人，拥有赫特人该有的一切特征，但同时他也有着与一般赫特人所区别开的特质：这是一个高度本地化的赫特人。

他那庞大的身躯上披着一件古典风格浓郁的金丝外套、短小的手臂被宽大的衣袖遮住，一条龙纹玉带束在“腰间”，头顶是无旒的朝天冠，手中则握着两只金灿灿的圆球，来回把玩着。

不考虑赫特人那独特的外形，单以衣冠而论，他比煞无名还像本地人，或者说古代的本地人。而从那骇人的巨口中，吐出的也是字正腔圆的乾坤语。

“南无忧小姐，鄙人孔璋，时间有限，寒暄客套就先免了，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

“承诺？”南无忧愣了一下，只觉得脑筋一时有些转不过来。

赫特人不惜得罪乾坤集团，以蛮不讲理的方式插手到南家的政权交替之中，为的只是一个承诺？这种以贪婪狡诈著称的种族，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事实上，来的这一路上，南无忧一直在脑海中推演着与孔璋见面后的场面，她也早就做好了被漫天要价的心理准备。

但对手的表现，慷慨地不可思议。

直到孔璋说出接下来的话。

“我想要【艮】。”

南无忧又愣了一下，才意识到对方在说什么，孔璋的乾坤语清晰而标准，但他表达的意思却让人难以置信。

“【艮】不是我的所有物，我没办法承诺给你。”

孔璋说道：“当然，【艮】虽然是一颗被废弃的行星，却终归是星系内不可忽视的公共资产。哪怕强如夏家，也不可能随意左右【艮】的归属……但是，我需要的也不是你立即兑现这个承诺。当你成为南家的主宰，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左右星系命运的大人物时，再将那颗微不足道的污染星球【艮】支付给我就可以了。”

南无忧听了，更加感到不可思议：“我现在只是个落难公主，别说成长为什么大人物，想要保住性命都要靠其他人相助……”

孔璋打断道：“依靠他人并不是什么丑事，整个乾星系，甚至整个银河系的历史上，那些建立丰功伟业的大人物们，

也大多是依靠着一群默默无闻的追随者。我的基石号上拥有上千名船员，周边各个地区则有同等数量的手下，这些人共同支撑着我的贸易网络。单靠我一人，连发动基石号都做不到。”

南无忧说道：“可我现在正是孤家寡人啊。”

“你并不是孤家寡人，你只是失去了家族的力量，但你身边依然有白银骑士团的支持，甚至有绝地武士的支持，而这些是南于瑾都不曾拥有，也永远无法拥有的。现在，只要你肯给我承诺，你还可以得到我的支持。或许我的贸易网络对于庞大的南氏家族无足轻重，但对于现在的你，却是值得争取的力量。”

南无忧说道：“孔璋先生，你的慷慨仁义让人感动，但……”

孔璋说道：“时间有限，就不要浪费在这些客套上了，我帮你不是因为慷慨仁义，而是非常现实的生意。我的确有商盟的认证，也认识一些集团高层成员，和他们有一定的私交，但这都是建立在我有足够的利用价值的基础上，我可以利用我的贸易网络，为他们提供一些稀有资源，但这些贸易需要当地人的配合。而我最大的生意伙伴就站在你身边。”

李钰笑了笑：“宁涛那一单还算不错吧？”

孔璋缓缓点头：“利润丰厚，前景广阔。可惜没有你帮忙的话，这类业务就到此为止，不会有后续了。”

李钰说道：“同理，这位孔先生的其他业务也大多面临同样的问题，失去白银，他们就失去了在乾星系的根基。而对白银来说，失去了南家的庇护，同样是自身难保。所以我们三方是一损俱损的。”

孔璋看向南无忧：“正是如此，而考虑到你现下的支付能力，我更愿意要你的承诺。呵，我并没有多付出什么，却有

机会在未来得到【良】，虽然希望渺茫，但一本万利的生意，就算希望再渺茫，也有一试的价值。”

南无忧问：“你就不担心我事后赖账吗？”

“连李钰和绝地武士都不担心，我又何必担心这点风险？”

第 268 章 一条死路

孔璋开出的条件，南无忧实在无法拒绝。

事实上，别说赫特人索要的只是一个承诺，就算他要南无忧半条性命，此时她也会爽快地支付出去……何况【艮】那座荒凉的星球，本就是归属无所谓的地方。真地让给赫特人，对南无忧或者南家而言也算不上什么损失。只不过是需要履行的程序比较麻烦罢了。

但是，南无忧想不通，孔璋为什么会开出这么好的条件。

诚然，赫特人刚刚说的并没有错，他出手搭救南无忧和李钰，是一种双赢的选择。但双赢的选择本身就很可疑，他完全可以赚得更多！

比如配合南于瑾和夏阎，将白银骑士团一网打尽，然后趁着白银群龙无首之时蚕食他们的遗产。这无疑可以收获更多，如果顺利的话，赫特人甚至可以取代李钰，成为整个乾星系的地下王者。

孔璋的双赢，完全是建立在不与李钰为敌的基础上才算成立，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他等于是牺牲了一个收益更高的选择，对商人而言，这就无异于是亏损了。

而仿佛看穿了南无忧的疑虑，赫特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李钰，你什么都没对这位大小姐解释吗？”

李钰说道：“我是她的合作伙伴，不是她的保姆，如果她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那我以后就要考虑真的给她找个保姆了。”

南无忧只听得又好气又好笑，但同时也不得不加快思考。

赫特人和李钰的合作关系，看起来简直诡异。

李钰很信任孔璋，甚至愿意将身家性命都赌在对方身上——若没有基石号及时出现，那么白银号很可能就要被乾坤安保的战机撕得粉碎。

同时，赫特人宁肯承受一定的损失，也要和李钰达成双赢。

这种同生共死的合作关系，放在其他人身上，简直是可歌可泣的正能量案例，但无论是李钰抑或孔璋，都和正能量一词相去甚远，那么南无忧能想到的可能性，也就是……

这两人之间莫不是有跨越种族的感情羁绊！？

这个念头刚一闪烁在脑海，南无忧就发现李钰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顿时心头一凛，将荒唐的念头排除出去，想到了另一个可能。

能让本不该和平相处的两人如此推心置腹，唯一的可能就是彼此同归于尽的手段，于是当背叛成为不可能的选项时，精诚合作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

想到李钰带队来时，手下精兵猛将们各显神通暗藏兵刃，南无忧判断自己的猜想应该没错。

而想通了这其中关节后，南无忧就再没有疑虑。

“孔璋先生，你想要的承诺我可以给你，如果我真的有朝一日能够左右星系大局，我一定将【艮】兑现给你。”

孔璋说道：“好，不愧是南鹤礼的女儿，是个爽快的人。”

南无忧有些好奇：“你见过我的父亲？你们有过合作？”

孔璋说道：“我曾经派使者表达过合作的意愿，而他拒绝的非常爽快。”

说到这里，赫特人不由发出自嘲的笑声，这种声音嘶哑难听，更让人捉摸不透他的真实心思。

“不过，在南鹤礼身上没能达成的合作关系，在他女儿身上得以实现，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必然。”

南无忧问：“你很喜欢历史？”

赫特人用短粗的手臂，拉扯了一下他那精致的丝袍：“当然喜欢，因为只有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才能更好的和当地人做生意。乾星系的人，最早并不欢迎我，因为过去和龙人族等原住民爆发的战争，让这里的人类普遍存在排外的现象，而我偏偏又是声名狼藉的赫特人，即便是【朱雀】那群更为劣质的罪犯也不愿信任我……直到我穿上了这一身古朴的戏服，为自己起了当地的名字，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语言，了解了当地的文化习俗，可以脱口而出各种俚语，甚至亲手做出当地美食。那么哪怕是最顽固保守的人，也会认同我的存在。”

李钰说道：“实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你在沐猴而冠。”

赫特人笑了笑：“我不介意合作伙伴怎么取笑我，背地里骂我是蛞蝓也好，嘲笑我是穿着衣服的猴蜥也好，讽刺我低三下四也好，生意做成了，钱赚到了，不就足够了吗？比起

动用武力，承担伤亡风险，只不过是学习一下历史就能得到这么大的好处，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学习历史呢？”

南无忧听了，对赫特人的观感颇为复杂：“如果所有赫特人都像你一样……”

“哈哈哈哈。”李钰打断道，“大小姐你又天真了，这个孔璋和其他赫特人并没有本质不同，他做的生意绝大部分都是违法生意，走私武器和禁药、协助要犯偷渡，必要的时候还偶尔客串海盗，杀人放火。按照乾坤集团制定的法律，这个赫特人死十次都有富裕。你对他改观，无非是他因为他说了和你心意的话，做了和你心意的事。这么看来，学历史的收益是真的很高。”

南无忧闻言顿时脸色涨红。

孔璋叹息道：“如果你能改一改这招人讨厌的特立独行……”

李钰说道：“我又没长成蛞蝓，就算偶尔招人讨厌，人们也会因为我的帅气而原谅我。总之，三方合作就算是正式达成了，你这里有没有庆祝用的酒?

孔璋拍了拍王座的扶手，很快，从王座大厅的一侧，一排相貌甜美的侍女，便端着酒菜娉婷而至。当场在众人面前摆开宴席。

赫特商人在自家的城堡中，慷慨地炫耀奢华，他的酒是被【坤】的上层圈推崇备至的百年名酒【梦之青】，菜肴则复刻了苍穹顶的【四方大宴】，这是一套招待任何乾坤集团贵族都不会失礼的盛宴。

只不过，享用盛宴的人，却有些食不知味。

“大小姐，这道【油爆双脆】做得怎么样？厨师说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功夫菜，并以此向我索要了很高的薪水……唔，大小姐？”

南无忧被接连问了几次，才恍然回神：“啊，抱歉我刚刚有些走神了……菜品应该是很好的吧，但我现在满心想的都是回到【巽】以后要怎么收拾残局，实在是，食不知味啊。”

孔璋惊讶不已：“你要回【巽】？那是一条死路啊。”

第 269 章 一条生路

南无忧当然知道，【巽】如今已是龙潭虎穴，那里是南家经营了数千年的大本营，南明资本的影响力早就渗透到了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从大气层直至地核，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着南家的烙印。

一天之前，这些印记对她而言都是坚固的壁垒，在【巽】的总部，她可以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安全——事实上，南鹤礼也是因为他离开了大本营，独自在【兑】的庄园中生活，才会惨遭不幸。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南家的一切都不再属于她……但是除了【巽】之外，她还能去哪里呢？

思忖间，酒席上又有人开口说道："【巽】也不是去不得吧？那里不光是大小姐的老家，也是我们的老家啊。"

说话的人是许伯，他一边用筷子扒拉着粒粒金黄的【蛋炒青米】，一边咕哝不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知道南于瑾肯定会勾结乾坤安保，在【巽】设下天罗地网，但南明资本那么大的集团，总不可能所有人都一夜间就彻底倒向南于瑾吧？原先忠于南鹤礼，忠于南无忧的人，应该还是存在的吧。我们不去争取一下他们吗？"

南无忧闻言，心头不由一动。

南明资本偌大集团，被南鹤礼经营超过十年，死忠派当然是有的，他们的比例或许不能占到主流，但绝对力量已经不容小觑，有了他们的支持，能做的事就有很多了。

但这个念头才一动，就被李钰毫不留情地否决了。

"南于瑾和夏阎就算用盲肠思考也猜得到我们逃亡后的第一站必然是【巽】，他们能在【兑101】设计出这么完善的篡位夺权的计划，不可能留下【巽】的口子。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就算靠着白银骑士团在本地的力量挣脱一时，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慢性死亡。在南家的大本营，我们有的，敌人只会有更多，伴随时间推移，敌我力量对比还会越发差距悬殊。"

南无忧忍不住叹了口气。

的确是这个道理，说到底，当元老议会做出决定时，她就大势已去，接下来就算她能争取到死忠派的支持，也不过是困兽之斗。何况就算不计较势力对比，单单比拼她和南于瑾这双方领袖的实力，无论是比拼心计智谋，还是人望关系，她都绝对敌不过对方。

"但是，不回【巽】，我们还能去哪里？"

李钰看了一眼赫特人，见他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沉默不语，便笑道："我们可以离开乾星系啊。"

“啊？”南无忧惊得瞪大眼睛。

只见李钰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可以作为流亡公主到银河共和国去寻求庇护。你毕竟是南鹤礼的女儿，而他生前和共和国关系非常好，愿意庇护你的人应该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你手中还有南鹤礼留下的大杀器，足够让乾坤集团对你这个流落在外的人产生忌惮。至于我，可以作为保镖跟在你身边，一道周游共和国，吃香喝辣……”

李钰的话没说完，就被南无忧迫切打断。

“不要开玩笑了！我如果去银河共和国流亡，就等于是彻底放弃在乾星系的一切！”

李钰说道：“现在这样，放不放弃又有什么区别？乾星系虽大，哪里还有我们容身之所？你指望在赫特人的飞船上养老不成？姑且不论孔璋愿不愿意养活你，就这腻人的香水味你真的受得了？所以呢，与其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地方作困兽之斗，还不如另起炉灶，在共和国拉拢援兵，待有朝一日兵强马壮，杀回乾星系，将今日耻辱十倍奉还！”

“我们走了，留在乾星系的人怎么办？你能将白银骑士团的所有人都带走吗？”

李钰说道：“我们不走，剩下的人就有救了吗？左右都是被南于瑾碾压成齑粉，与其让他们眼睁睁看着敬爱的领袖日渐憔悴，还不如带着他们的遗志在共和国幸福地生活下去。至少作为流亡公主，大小姐可以在东山再起之余，帮逝去的人修纪念碑，写回忆录。留在这里被南于瑾勾结夏家碾压掉的话，就连在时代的车轮上留下血迹都做不到了。”

李钰一边说着，一边喝酒吃菜，仿佛在随口交流菜市场的菜价一般轻松，但整张餐桌的氛围，却逐渐变得宛如凝固。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言辞有多么荒诞不羁，偏偏他本人说得郑重其事，仿佛接下来真要带着所有人离开乾星系……而考

虑到李钰做事向来喜欢剑走偏锋，却是谁也不敢保证，他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沉默中，赫特人缓缓开口："李钰，这和说好的就不一样了，你们若是离开乾星系，我的投资岂不血本无归？"

"怎么会血本无归？待我们点齐兵马杀回乾星系，重整乾坤后，【艮】一定是你的，顺便还可以在【兑】挑一个形状和你相似的小行星给你雕纪念碑。"

"那要多久？十年，二十年？还是一百年？我可没打算把这次合作拉成长期投资啊，立竿见影的回报，和百年以后包含不确定的回报，可不是一回事。"

李钰说道："的确如此，那这样吧，作为弥补，你当年欠我的人情就算还清了。"

此言一出，在一旁听着的南无忧只感到荒谬。

李钰所谓的共和国流亡计划，说白了就是放弃复仇，在共和国享受安逸……所谓东山再起根本是痴人说梦。对于李钰和南无忧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对赫特人来说，这却是等于投资彻底亏光，再无回本之日。而如此巨大的代价，只用一个人情就能还清，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然而接下来，却见赫特人忽然睁开了微眯着的细长的眼睛，两颗硕大的眼球迸发神采。

"这样，就算了结了？你还真是慷慨大方。"

这话让听众更觉不可思议，赫特人当年究竟欠了李钰多大的人情，以至于为了还清人情，付出这么大代价却还觉得有赚？而且赫特人什么时候这么讲信誉了？

但接下来，赫特人又说道："但我偏偏还是喜欢欠着人情的感觉，李钰，你故意说什么流亡共和国这样的浑话，无非是想让我主动开口，将你们送往【坤】，那我就当做是达成合作的小礼物，免费送你们一程好了。"

国王陛下

第 270 章 长线投资

李钰和赫特人的对话，俨然超出了听众的理解层次。

南无忧只感到大脑如同超负荷运转的计算机，俨然要漏出电弧，身旁的绝地学徒也是眉头紧皱，勉强处理着庞大的信息量。

不是前往【巽】，也不是逃亡共和国，而是前往【坤】？

这才是李钰的真实意图？至于逃亡计划，不过是诱使赫特人主动提出前往【坤】的方案的诱饵。而偏偏赫特人被李钰一激，真就愿意免费送他们前往【坤】？

将这些错综复杂的乱象梳理下来，最大的问题就只有一个。

“为什么是【坤】？”肖恩问道，“虽然那不是南于瑾的老家，却是夏阎的老家，在【坤】只会更危险。”

李钰说道：“但胜机只会存在于风险中。【坤】的确远比【巽】更为凶险，可收益也要大得多啊。眼下这个绝境，只有在【坤】才能一举翻盘了。”

肖恩皱起眉头，问道：“你该不会像是想在苍穹顶发动武装政变吧？”

“哈哈哈哈，想法不错，如果你愿意配合的话，我们一起杀上苍穹顶，将董事会那群腐朽堕落的衣冠禽兽们一扫而空，还乾星系一个朗朗乾坤……”

“够了说正事吧，你到底想在【坤】得到什么？”

李钰说道：“当然是绝地大师。”

“师父？你认为她在【坤】？”

李钰转头看向孔璋，而赫特人则缓缓用短粗的手臂拍了拍座椅。

很快，一个身材魁梧的加莫人捧来一台老旧的电视机，将其摆到餐桌上。而电视点亮后，则播放着提前录好的新闻节目。

“本台记者对绝地大师莫斯提马进行了又一次专访，这一次，绝地大师对位于【巽】的著名混乱地带【荒废区】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她认为过去多年来，南明资本对【荒废区】的纵容，已经使得那里成为了犯罪的温床……”

随着记者的声音传来，莫斯提马的面容也出现在屏幕上。女子带着雍容的笑，面对记者悠然陈述着自己的观点。只不过她的声音并没有被原样呈现，节目中出现的只是记者的代述。

理所当然，这些话必然是被扭曲过的，这个采访节目的本质，不过是为了打压【荒废区】所做的舆论造势。但节目的关键也不在此。

“注意看采访背景，绝地大师身后的盆栽有没有觉得眼熟？只在【坤】的第三生态园林区有种植的【绿火】，这种植物

美丽而娇贵，一旦脱离【坤】的大气环境就会立刻枯萎，所以答案就很明显了。”

孔璋则补充道：“节目是一天前播出的，虽然是显而易见的录播，但我认为录制时间并不久，所以绝地大师很可能依然留在【坤】。事实上乾坤集团似乎不愿将她转移到别处去，之前有过很多机会，但……”

赫特人说到这里，似乎自觉说得多了，倏地住口，却见李钰已经若有所思地点起了头，并问道。

“到了【坤】以后呢，你在那边的人手有多少？”

孔璋说道：“很少，【坤】作为首都，一直很排斥外来力量的涉入，我经营多年，也最多在【坤】保留一个秘密口岸，可以用小型飞船将你们安全送到【坤】……”

李钰打断道：“等等，白银号呢？”

孔璋有些不快地说道：“你难道还指望我能将那么大一条飞船一起送到【坤】？你当乾坤安保在首都星球外布置的防线都是做什么用的？”

李钰说道：“再严密的防线也防不住一心想要做生意的赫特人。这是当初你赤手空拳地来到乾星系时，面对安保部队上百支爆能枪时所说的话，没错吧？”

孔璋哼了一声。

“而现在，你再不是单独一人，你拥有基石号，拥有忠诚的加莫人、克拉图因人、拥有遍布星系的贸易网络，作为星系内最有名的走私商人，你不会真的怕了区区【坤】的星球防线吧？乾星系可是有上千年没经历过内乱了，尤其首都【坤】承平日久，安保部队除了日常治安就只有打打海盗，欺压一下良民，是标准的少爷兵，这种部队就算拥有再好的武器装备，也挡不住有心钻营的赫特商人。”

孔璋冷笑道：“呵呵，没错，如果我肯不惜一切代价，承担巨大风险，的确能帮你们带着白银号完成一次偷渡，但我

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承担巨大风险呢？只要将你们人送到【坤】，我的义务就履行完毕了。至于你们如何去找绝地大师，又如何利用她来翻盘就不管我的事了，这样才公平，对吧？”

李钰说道：“的确公平，但别忘了，我们能渗透进【坤】的力量越强，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事后给你丰厚回报的机会也越大。何况，这些年你一直都想渗透进【坤】的市场，却迟迟撬不开缺口，几次激进的尝试反而损兵折将，就连你当初最为信赖的左右手都死在了【坤】的刑场上。而若是你能将白银号送入【坤】，那么你记恨已久的那位缉私局的局长，我们可以帮你清理掉。”

赫特人问道：“你们要深入乾坤集团的大本营，寻找绝地大师，还要抽空帮我扫清缉私局的局长，真是不辞辛苦。李钰，你就那么不想让我还清欠你的人情吗？”

“毕竟在你身上投资的一笔人情，是我这么多年来最成功的长线投资之一，没道理现在就把收益都提现出来。我依然看好你啊，孔先生。”

“哈哈哈哈哈，这可真不像是你会说的话啊，李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待偿还人情的机会，却不料先等来了你的开口称赞。说违心话不怎么好受吧？所以听起来真是格外悦耳。”

赫特人哈哈大笑，浑身的脂肪都如波浪一般颤抖起来，而后，他举起酒杯，看向南无忧。

“你真是选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合作伙伴，大小姐，你虽然失去了南家的支持，却依然有充足的胜算。”

南无忧点点头：“对你们两位……还有绝地武士的帮助，我感激不尽。之后的行动，我会尽全力配合你们。”

赫特人又看向李钰：“好，既然大小姐也没有二话，那么就依照你所说，我会将你的人和白银号一起送到【坤】，之

后你们帮我处理掉缉私局局长，再去找绝地大师，看看传说中的大人物有什么办法帮你们翻盘。”

“一言为定。”

言毕，三只酒杯在餐桌上轻轻碰撞，发出不约而同的脆响。

第 271 章 紧急状况

赫特人的盛宴，绝地学徒吃的有些食不知味。

一方面是空气中极其腻人的香甜味道，严重影响了人的嗅觉，进而牵累了味觉；另一方面，李钰、南无忧和赫特人的交易，也让他享受不起来。

为了换白银号进港，李钰将【坤】的缉私局局长的性命摆到了交易的天平上……肖恩无从得知那位局长的生平、性情、善恶。或许他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也或许他是清正廉明，嫉恶如仇的正直之人。然而无论善恶，他的性命都成了交易筹码。

而南无忧对此也是默认，甚至赞许。

当然，时至今日，肖恩早不会天真地跑去质问李钰为何草菅人命，更不会尝试阻止。

李钰既然当着他的面将交易摆了出来，那他怕是早就准备好了十几二十个理由论证缉私局局长死有余辜，问得多了也只会显得自己很蠢。何况能让李钰当面做人命交易，显然是这次渗透【坤】的难度非常高，已经逼得他不择手段。

肖恩在意的地方就在于此：就凭他们这些人，这些被乾坤集团弃用、依托于贫民区生长的民间力量，这些失去了大金主，沦为通缉要犯的游兵散勇，靠着一个赫特走私商人的帮助，就想要渗透到乾星系的首都，乾坤集团的心腹要害之地，然后找到一个理所当然被藏起来的绝地大师……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现在，李钰却是认认真真地在筹划圆梦，与赫特人的交易只是第一步，后面当然还有第二第三步。

那么，届时又要有多少东西被摆上交易的天平？当李钰不择手段时，会释放出多少破坏力？

而这一切，都是势不可挡的。

事实上，肖恩并不觉得李钰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哪怕那位缉私局长真的不该死，哪怕接下来的行动真的会有无辜伤亡。肖恩依然不会否认李钰的判断的正当性。

因为站在李钰和南无忧的角度来看，这根本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是为了生存的不择手段。

没有这种奋力挣扎，等待白银骑士团和南无忧的，都将是南于瑾以及他身后乾坤集团的无情碾压。

绝地学徒没有能够在【兑 101】阻止南于瑾的阴谋，没有能够让南鹤礼的遗女继承她应得的一切，那么现在，他当然就没有资格去阻止李钰和南无忧为了生存而做出的挣扎。

不然的话，只懂得阻止小恶，却无视大恶，这和欺软怕硬又有什么区别？当冈根人与赫特人单挑时，跳下场去强调什么公平无偏私，那和偏私赫特人又有什么区别？

绝地学徒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在【离】形成的觉悟，并不是无视现实的自我陶醉，而是为了信仰而不拘小节的理念。

只是这一切，无论怎么想，依然很沉重。

******

宴会之后，白银骑士团的众人就在加莫人的护送下，来到一间空气相对清新的偏远房间稍事休息，并和看守白银号的船员汇合。之后，赫特人将竭尽全力，在他的商盟认证没有被撤销前，护送诸人进入【坤】。

休息时间，房间内的气氛轻松而活泼，安平和立锥人凑在一张铁桌前掰起了腕子，赌注则是从宴会桌上顺下来的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晶甜果】。许伯在用身上携带的草药，给强撑着不说话，实际已经被香水气味逼得快要吐出来的吕楠调配胃药。

新加入不久就成为心腹的白金九千，在兴致勃勃地和饮水机讨论渗透【坤】的作战计划，并表示自己一定能猜到首领李钰的心思。而真正对李钰无所不知的机器人助手，则用机械式的冷漠目光睥睨众生。

白银骑士团，仿佛有着无论面对多少困难都不会被压倒的强韧，而强韧的源头，自然来自于那位永远信心十足的领袖李钰。

只是这一次，绝地学徒却敏锐地察觉到对方心中的一丝焦躁。

李钰脸上依然挂着游刃有余的笑容——事实上在【兑 101】陷入绝对逆境后，他就一直在笑，仿佛享受其中。但理所当

然，李钰又不是精神病，怎么可能真的享受起来？他只是不得不笑，这样才能维持士气不散。

渗透【坤】、寻找绝地大师、在其帮助下逆势翻盘，这几步一步比一步艰难，甚至肖恩都想不出还有什么翻盘的机会，但李钰却要将一切都扛在肩上。

某种意义上讲，他简直比肖恩这个绝地学徒还要像是守护者，只不过他守护的不是什么正义和秩序罢了。

而在肖恩想要上前和他聊上几句的时候，忽然一个浑身机油污渍的壮汉走了进来，有些狼狈地说：“李老大，麻烦再调几个人过来帮忙，改装发动机的过程出了点问题，现在情况很糟糕。”

李钰冷笑道：“陈三万啊？呵呵，怎么黄八十万不敢自己来？”

陈三万说道：“老大英明神武，一切尽在掌握……黄八十万和小庄打赌，结果自不量力就搞砸了，小庄已经在尽全力抢救，但船上的机修人员不太够。”

李钰看向肖恩，努了努嘴。肖恩只好肩负起临时船员的职责，跟着陈三万一道修船去了。

登上白银号后，一股火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字面意义的火热。同时涌来的还有船员们的慌乱嘈杂。

“仓库也着火了吗？！黄千万那夯货到底搞崩了多少地方啊！”

“黄八亿那孙子为了完成加压操作，把其他地方的能源管线也都偷过去了，结果一崩就崩所有呗！说到底陈三万到底请没请来救兵啊！白大人什么时候来！？”

混乱中，陈三万当先一步迈入船舱，扯着嗓子吼道：“都闭上嘴乖乖做自己的事，援兵已经到了！”

而后，就拍了拍肖恩的肩膀：“去帮小庄吧，这条船上能跟上她节奏的人，也只有你了。”

第 272 章 为何而狂

再次见到庄原瑛时，这位头戴软帽的龙族少女，正大汗淋漓地忙碌着，那柄沉重到绝地学徒都难以驾驭自如的机修枪，在她手中宛如轻盈的木箸，而身前一台硕大如钢铁小丘一般的发动机，则以惊人的速度拆解、形变，仿佛具有了自己的生命。

无论什么时候亲眼目睹，庄原瑛的动手能力都会让人感到惊叹，以她这一人宛如一队的工作效率，也难怪陈三万那种资深机修师都感到自己跟不上节奏，不得不跑去找李钰求援。

但是理所当然，作为援兵的肖恩，此时只能在远处看着，万万没有插手的机会。他的动手能力并不比陈三万更强，陈

三万都跟不上庄原瑛的节奏，更何况是年纪轻轻的业余机修师？

所以肖恩也很清楚，李钰让他来，并不是真让他来帮忙改装发动机的。

当时那群人里，如果真有人能帮上忙，那只会是李钰和他的助手。

看着龙族少女忙碌的身影，肖恩心中也不由叹息。

虽然庄原瑛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想来南无忧开箱后得知的真相，到底还是流传到了她耳朵里。她如今看似全神贯注地在忙碌，其实却是心不在焉，很多精细化的动作都略有些走形。

而或许是肖恩的到来加剧了她的不安，少女很快就忙中出错，以至于肖恩不得不开口打断两人间的沉默。

“电阻箱的导线选错了，旁边那条才是正确的。”

庄原瑛不由停下了手，而她转回头来的时候，脸上挂着勉强的笑。

“谢谢你。”顿了顿，她又说，“工作我会按时完成的。”

看到对方故作坚强，肖恩心中隐隐作痛，他决定长话短说，开门见山道：“我来并不是为了工作……南鹤礼的遗产，你应该知道了吧？”

庄原瑛沉默了很久，叹息道：“如果你是指，乾坤集团用我的族人进行非人道的试验，那我很早就知道了。”

肖恩惊讶不已：“很早？”

“嗯，很早。”庄原瑛强调，“因为，正常人，不可能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吧？而那个环境，也不可能有其他用途吧？”

龙女带着一丝苦笑，伸手比划了一下医疗舱的轮廓。

肖恩愕然，进而默然。

庄原瑛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却无疑是戳中了要害。

这位龙族少女生长于一个医疗实验室中，和她的族人一道，常年沉睡在医疗舱中。而后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才脱离了实验室，加入到白银骑士团。

那么，什么样的生物，才需要在医疗舱里长大？通过人工技术繁殖的珍稀动物？天生患有遗传病，无法在自然环境生存的早夭儿？

再或者，从生下来就是作为资产而被人利用的，试验品？

如果是试验品，那么乾坤集团开展试验的目的何在？

为了给龙族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为了探索生物科技的极限，推动全银河系的技术发展？

亦或是，为了萃取玄黄血？

考虑到龙族的存在，尤其是相关生物试验的高度保密性，实在很难想象乾坤集团开展试验是出于善意，而如果是基于恶意，那其实他们具体基于什么样的恶意，自然是无关紧要了。

萃取玄黄血也罢，贩卖人口也罢，单纯将龙族作为奴隶卖给什么人也罢……又有什么区别呢？

肖恩在脑海中很快就补完了整条逻辑链。

其实早在他看到庄原瑛的“家”时，真相就该一目了然的。

只要将恶意作为前提，将乾坤集团想得尽可能坏，那么结论就呼之欲出了。

或者说，换一个思路来思考，当乾星系出现如此不合常理的情况时，作为统治者的乾坤集团，是必然要负起责任的。哪怕开展试验的另有其人，作为统治者也属于驭下不严。

所以，在龙族的问题上，乾坤集团是毋庸置疑扮演了大反派的角色。南鹤礼的遗产，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份确凿的证据而已。

这份证据，对于习惯程序正义，秉公执法的人而言或许很有意义，但对于白银骑士团，对于真正的受害者来说，证据

存在与否，真的重要吗？没了证据，他们就不敢怀疑真凶了？没有资格痛恨乾坤集团了？

至于围绕着玄黄血展开的权力斗争，以及带来的结果，对受害者而言就更无所谓了。

南鹤礼也罢，夏家也罢，对龙族来说不都是一丘之貉？或许南鹤礼稍微有些良心，但是第一他并没能实质改变什么，第二，谁能保证他就没注射过延年益寿的玄黄血呢？

所以，对于眼前的龙女来说，那个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箱子中的真相，不过是“重温旧事”而已，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

她也当然不会受到什么严重影响，最多是让工作中的动作有些走形罢了。

但是这反而让肖恩有些不明白，既然庄原瑛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李钰让自己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本以为是要让自己利用绝地学徒的身份，来安抚庄原瑛的情绪，但后者的情绪，却远比他预料得稳定得多。

惊愕间，却听庄原瑛说道：“那边的温度控制器，能帮我调整一下吗？我这里有些腾不出手了，工具都在边上，自取就好。”

肖恩又是一愣，居然真要干活的吗？但人家的吩咐都来了，他也没得挑拣，只好挽起袖管，拿起扳手，陪龙女一道忙碌起来。

一直忙到连训练有素的绝地学徒都感到有些疲倦，龙女才欣喜地说道：“完成了！”

肖恩点点头，看着眼前面目全非的发动机，心中既是惊叹庄原瑛的动手能力之强，也对自己的存在意义产生了质疑：自己到底干什么来的！？陪她改装了两个标准时的发动机，然后呢？

这个疑问，一直到离开白银号，重新回到李钰等人的会议室中，才得到了解答。

“派你去当然是干活的，不然呢？心理辅导吗？给庄原瑛？你想太多了吧？”

李钰带着满满的讥讽，居高临下地审视着绝地学徒——为了能居高临下，他特意踩在了凳子上。

肖恩反问：“如果真是为了改装发动机，你自己去不是更好？你比我更了解白银号，机修造诣也更高——陈三万一直对你的本事推崇备至。”

李钰顿时换上更加鄙夷的目光：“这位在圣殿学傻了的共和国少爷，麻烦你清醒一点。我乃堂堂骑士团团长，白银的最高领导人。就因为本领过人，便要亲临一线，忙得像头推磨的角子驴？你以为我脑子进水了？”

正在擦拭汗水的肖恩，顿时感到气息一滞：原来这家伙不去帮忙的真实理由是为了偷懒！？

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一贯做事认真的绝地学徒，为了跟上庄原瑛的动手节奏，的确是忙成了角子驴的模样——那种生有螺旋犄角的本土草食动物，在乾星系非常有名，吃苦耐劳，肉质鲜美。

“小庄的心理辅导，是当年我亲手做的，她那个实验室一样的老家也是我参与设计改装的，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区区一个玄黄血，还不至于让她怎么样。”

肖恩驳斥道：“那你之前还特意让庄原瑛不要下船！？”

李钰说道：“因为当时有你啊，玄黄血不是变数，你才是变数。在你加入红杏小队之前，小庄已经很久没犯过病了。偏偏你一来，她就病到需要回‘老家’调养，要说这是巧合，我不大相信啊。”

肖恩这才恍然：“所以，你是让我过去试探她的反应？”

“目前看来，病情也不是稳定触发的，毕竟你加入红杏小队也有段时间，只和她独处的那次让她犯了病。所以我想趁着现在她情绪不那么稳定，让你再过去试一试。嗯，可惜没成。”

肖恩没好气道：“可惜什么，难道成了才是好事？”

“对啊，如果你能让她病情复发，我就能大概猜出她为什么会发病了，然后想办法对症下药。可惜她状态稳定，这就证明我之前的猜测可能有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就很难保证她全程不会发病。但是，庄原瑛对我们后续行动很重要，我不能承担她发病的风险。”

“所以你要怎么做？”

李钰说道：“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你觉得呢，我应该怎么做？”

肖恩知道这是在问他，对庄原瑛的发病有没有头绪，但实话实说，肖恩也是一头雾水。

他对龙人族的了解极其有限，就连和庄原瑛朝夕相处的红杏小队成员，以及永远胸有成竹的李钰都不明白的事情，他凭什么能明白？现在回忆起当初小庄发病时的场面，能想到的也只有……

恍惚间，肖恩脑海中灵光一闪。

庄原瑛发病的时候，他其实状态并不怎么正常，两者之间或许存在联系。

当时，绝地学徒感受到了原力的启示，正竭尽全力去捕捉那模糊不清的线索。

再然后，他身边原本一切如常的龙人族少女，就发病了。

这个结论无疑有些荒唐，难不成是原力的牵引，让庄原瑛陷入疯狂？但那又不是黑暗面的原力，凭什么让小庄发疯呢？

肖恩的困惑，当然没有瞒过善于察言观色的李钰，对他来说，绝地学徒的心思一向都是写在脸上的。

不过，还没等李钰开口问话，肖恩手腕上就传来嘀嘀声响。
再然后，这个绝地学徒就彻底愣住了。
南于瑾，居然要找他通话。

第 273 章 新的条件

南于瑾的通讯，远远出乎肖恩的意料。

毕竟正常人怎么也不可能想得到，在经历过那样的变故之后，南于瑾居然还要找他通话！

他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又能说什么！？

愣神间，李钰先开了口：“没事，让他说，正好我也听听这位南家新任家主又有何见教。”

肖恩点点头，将手环上的通讯器音量调到最大，于是南于瑾的声音顿时响彻房间。

“你好，我是南于瑾。”

李钰越俎代庖地回应道：“有话直说，用不着寒暄。”

南无忧嘴唇颤了一下，想要开口，却被李钰伸手打断。

就连这位正牌的南家小公主，此时都被李钰剥夺了开口的权力。

而肖恩也意识到，此时南于瑾来找他，恐怕更多还是要找李钰，只不过他搞不到李钰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肖恩间接联系。

只是，回想起众人离开【兑 101】时，李钰对南于瑾那毫不留情地言语攻击……肖恩实在想不到，南于瑾还有什么话能对李钰说。

觉得李钰骂的还不够狠辣痛快吗？还是说回去以后越想越气，特意要骂回来？

“李钰，既然你要我有话直说，那我就直说了：去【坤】是死路一条，放弃吧。”

房间内，在短暂的沉默后，不约而同传来倒抽冷气的声音。

类似的话，南于瑾之前就提过，他说不建议众人回【巽】，但那时大家都以为他是在用荒废区作为威胁，但这一次，南于瑾却直接将【坤】点了出来。

这个南于瑾，居然猜出他们要去【坤】！？

下一刻，人群之中便不免蔓延起怀疑的情绪。

白银骑士团撤出【兑 101】后，在赫特人的掩护下突破了乾坤安保的包围网。那么下一步的目的地，理所当然是【巽】，毕竟那才是众人的大本营。之所以前往【坤】，实在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不是个理所当然的人。

但现在行踪却被南于瑾知晓，人们自然会怀疑，会不会是出了叛徒。

但李钰却全然没往这方面想，只轻轻嗯了一声，反问道：“我们死了，对你不是更有利？”

其他人或许会胡乱猜测南于瑾的消息来源，但李钰不会，因为一个能设下瞒天陷阱，坑死南载舟，坑掉南无忧继承权的人，想得到他们的去向，是理所当然的事。

李钰并不觉得自己前往【坤】的这一手判断能瞒过所有人，何况南于瑾最多知道他们要去坤，具体怎么去，从哪里着陆，他就不可能知道了。

毕竟那是赫特人要考虑的问题，就连李钰都不知道接下来前往【坤】的具体路径，所以就算此时被南于瑾说破目的地，也没什么可怕。

偌大个首都星球，根本不可能做得防备天衣无缝，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偷渡的船只起降于星球表面，乾坤安保不可能拦住所有人。

李钰找孔璋合作，求的也只是万无一失，以及能将白银号也偷渡过去的强大业务能力。

真被对方就此吓住，那就太蠢了。

而南于瑾则说道：“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你们，你们活着，对我才更有利。”

李钰笑道：“你做的事，和你说的话可对不上啊。”

南于瑾解释道：“之前在【兑 101】，我身边都是安保局的人，有些话我没办法解释，而你也应该知道，你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有几分真，几分假。现在，我身边没有别人，咱们不要浪费时间，把话说明白一点。”

李钰说道：“你用一句话就想把我泼的污水都洗干净，是不是也太便宜了？”

南于瑾气息滞了一下，又说：“好，我的确如你所说，是个一朝得势就忘乎所以的人渣，但你也应该清楚，我的忘乎所以多少也是身不由己。不然的话，我根本没必要将夏阎也带过来，靠自己的本事耍威风不是更好吗？而且，这次元老议会虽然认我当家主，但因为我和夏家的关系太近，以及逼走南无忧的手段太过卑鄙，所以名声非常差，未来几年，我都不可能安心坐在位置上。”

南无忧实在忍不住冷笑："你是怎么把一个卑鄙无耻的事情，说得这么深有苦衷的？"

南于瑾并不意外南无忧的在场，他叹息道："我的确是卑鄙无耻，之前李钰对我的人身攻击，也不都是凭空杜撰。所以我说我的苦衷，并不是在搏你们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们明白正确的利害关系。比起我，你们真正的敌人是夏家。是夏家的人动手害死了大哥，并不是我！"

南无忧紧咬牙关，眼圈止不住地泛红，但这一次李钰没再让她开口。

"吕楠，你先带大小姐去休息，跟贱人斗智斗勇这种事不适合她。"

但吕楠才站起身，南无忧就用力摇了摇头，她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示意自己绝不会感情用事，但也绝不会置身事外。

李钰笑了笑："行，那你就旁听吧……南于瑾，你说的没错，真正的幕后主使是夏家，我拿到南鹤礼的遗产之前，就知道能害死他的人一定不在家族内部。你这个人聪明，滑头，一辈子都没跟你大哥硬刚，不可能忽然就有胆子害他死。相反，他死之后，你的处境看似从容，实则尴尬……毕竟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泼你的黑水，你都没办法反驳嘛。这就是南鹤礼死后，你第一时间回归的副作用了，无论你的真心实意是什么，在别人看来你就是在谋夺他的遗产！你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也没必要凭空承担污名，所以这件事，不可能是你在主谋。"

南于瑾沉默良久，叹息道："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更应该清楚，就算你们再怎么恨我，也没必要让夏家笑到最后。而你们现在死掉，就等于是在便宜夏家。没有你们牵制，夏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以将我架空，将自己的影响力不断蔓延到南家内部。届时，大哥留下的一切都可能消失不见。"

李钰说道："所以你开出的条件是什么，你能顶着夏家的压力，保住我们？乃至荒废区？"

南于瑾说道："当然可以，这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只有荒废区还在，白银还在，南无忧还在，我在夏家面前才能有平等对话的资本。因为那意味着夏家并没有能力完成他们的承诺，意味着他们要面对意料之外的敌人，更意味着我并不像是他们以为的那么好操控。"

李钰说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在你的指挥下，替你和夏家作斗争？然后再替你处理一些不方便公开处理的对手，解决一些凡夫俗子难以解决的麻烦，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汪汪叫上两声讨你开心？南于瑾，动动脑子，你觉得我们会答应吗？"

南于瑾说道："我不会对你们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我也不敢把太重要的工作交到白银手上。我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自视过高，当初我不敢和大哥争锋，现在当然也不愿与白银牵扯太深。"

李钰听了又笑，这次是真的被逗乐了："口才真不错啊家主大人，从我们离开【兑101】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大部分都拿来准备对话稿了吧？好，我承认你准备工作做得很好，虽然明知你心怀不轨，但我还是想听你继续说下去。"

第 274 章 各抒己见

南于瑾当然没有理会李钰的笑话。

他和白银骑士团的接触并不多——南鹤礼在的时候，南家与白银的交流几乎都是通过南鹤礼本人进行。而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南于瑾对白银也没有释放过任何好感。

但这并不妨碍他熟悉李钰。

应该说，处在他这个位置上，但凡有心了解，都不会没听过李钰的故事，所以他的确是有备而来。

“我并不会在家主的位置上栈恋太久，最多十五年，我会把这个位置还给无忧。”

此言一出，房间里几乎人人露出惊容，就连南无忧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而南于瑾语气平静地继续道："我知道空口许诺不足以取信于人，但我现在无论说什么，也都只能是空口许诺，所以这些话，你们当笑话听也无妨。反正，距离你们能够开始行动，应该还有很久。"

李钰说道："嗯没错，还挺久的，你可以慢慢说。"

南于瑾顿了一下，语气显得有些急促。

他毕竟不是真的能了解对方的虚实，刚刚只是开口旁敲侧击，但很快就被李钰的一句话搞得心思不宁起来。

"我承认自己在大哥死后，的确有了上位的心思。毕竟那么大的利益摆在眼前，再怎么恬淡的人也不可能不争，更何况是我这种卑鄙无耻，贪得无厌的小人，我不会白白放过送上门的利益。而且比起南无忧，也无疑是我更适合继承这个家族。但是！"

南于瑾没有给人反驳的余地，话锋一转，说道："我也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太久，夏家人设计的阴谋虽然精妙，却过于急功近利。将南无忧从合法继承人的位置上赶走，本该是用几年的时间徐徐图之，今日的爆发虽然让元老对无忧失望，但他们何尝没有对我失望？一个将家族内部矛盾处理得如此粗糙，还引入夏家力量的人，真的能得到元老的认可吗？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的选，很多元老怕是宁肯推第三个候选人上台，也不会选我。"

而后，南于瑾又说："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快就敲定由我上位，一方面是在无忧明确失格的情况下，也只有我能替补上去，另一方面则是，元老议会其实并没打算让我长期执政。和大哥不同，我是没有子嗣的，我在家族留下的一切痕迹都注定不会长久，而我的继承人，也一定不可能由我做主决定，所以，与其让那些老头子们为难，不如我来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继承人。"

李钰说道："所以你要和南无忧在这里和解，换她十五年里蛰伏不出？"

南于瑾说道："这十五年本来也是她应该等的！如果不出意外，大哥春秋鼎盛，至少还能再稳稳当当执掌家族数十年！甚至一直做到连南无忧都快退休，大哥依然在位！所以蛰伏十五年又如何呢？她不该等吗？"

李钰说道："哈哈，说的没错，她的确该等，以她现在的智力水平，也不配继承偌大家业。南于瑾总，你的条件的确很好，很有诚意，说话也好听，连我这种喜欢刁难人的，都没想好该怎么喷你。行，这一次，我承认你的讲话稿准备得是真的好。但是，除了讲话稿以外，你应该还准备了别的东西吧？"

南于瑾说道："当然，我可以为你们安排一条逃出乾星系的航线，以及可靠的接应人。同时，我可以承诺，在你们离开的时候，【荒废区】会维持原状。"

李钰问："夏家能接受你庇护【荒废区】？"

"我会想办法和他们周旋，让他们接受的，这点小事我还做得到，或者说为了我自己，我也必须做到。"南于瑾又叹了口气，"无论你们信不信，但是对我来说，只有你们活着，才是最有利的。现在整个乾星系里，最不想你们死的人，一定有我一个，所以我才不希望你们往死路里钻。"

南于瑾说道："无论那个赫特人有多神通广大，现在的【坤】都是一条死路，就算进得去，也出不来。你们要转道去【坤】的事，我是猜出来的，并没有和其他人说过，但是乾坤安保并不都是蠢货，夏阁有自己的智囊团队，他们也猜得出这个可能性。而只要有这个可能性，他们就会调用足够多的力量把【坤】在短时间内防备得水泼不进。"

"嗯，所以他们反而猜不出我们会逃亡到乾星系以外？你说的这些智囊，他们平时都是吃的饲料吗？"

南于瑾叹息道："他们当然也会防备你们外逃，事实上安保局将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到了这上面。但正因为如此，外逃反而会成为一种视野盲点。而他们投入的资源越多，越不容易发现盲点，所以我给你们安排的航线反而更稳妥。"

"嗯，乾坤安保的确是这个路数，只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够多，接下来无论出什么事都无所谓，因为没人需要对此负责。你提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啊。"

南于瑾说道："因为我很清楚要说服你有多难，所以当然要做足准备……好了，能说的我都说过了，那条航线和接应人的资料我很快就会发给肖恩，希望你最终还能做出理性的选择。"

******

结束通讯后，房间里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李钰身上，仿佛是茫然旅途中等待救援的落难者。

南于瑾抛出的条件，实在太过离奇，细说下来却又太过合理，人们情感上不愿接受，却不知该如何推拒。

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李钰。

而李钰也没有让人失望，开口说道："先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于是房间里传来几声不约而同的吐息，那些紧绷着神经的人，总算松弛了下来。

熟悉李钰的人，都很清楚，这是他已经有了决断了。

本质上，李钰并不是个喜欢集思广益的人，他让手下人说说看法，并不是真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只不过是要在众人各抒己见后，再来逐一批判，以显示彼此之间的智商差。

这种恶趣味固然很多时候让人咬牙切齿，但关键时刻，终归还是一个能有决断的领袖更靠得住些。

第 275 章 轻名重利

“大小姐，你怎么想？”

被李钰当先点名的南无忧，很是苦恼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对方必然不安好心！那种恶心的人渣，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能信！”

李钰却说：“他说的事，应该有八九分是真的。”

“啊！？”

“南于瑾这个人，你爹曾经和我聊起来过。”

南无忧顿时瞪大眼睛，不可思议道：“真的？他居然和你……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钰说道：“没事你就是那个意思，堂堂南家家主，怎么会跟区区民间佣兵的领袖谈家事？很合情合理的质疑，让人无话可说。”

南无忧连忙道歉：“对不起，我……”

“没事，我不介意。”李钰说道，“不是所有人都像南鹤礼一样擅长屈尊降贵的，我也没指望跟老南以外的人能合作愉快。但其实老南在的时候，曾经建议过我，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可以去找南于瑾。”

南无忧的心顿时提了起来，尽管她很清楚，以李钰眼下的处境，根本不可能抛下成见去和南于瑾合作，但她还是难免恐惧，害怕自己被抛下。

和李钰不同，如今孤家寡人的南无忧，并没有那种在任何逆境下都能笑出来的从容！

李钰则安然自若地说道：“南于瑾这个人，不在乎虚名，而看重实利，只要有利可图，昨天的敌人也可以是今天的朋友。此外，他虽然狡诈多端，却不会感情用事，有利可图的生意他都可以做，这就让他的贸易伙伴遍布星系每一个角落。因为只要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就算讨厌他，也可以从他身上得到想要的东西。”

南无忧听到这里，不由握紧了拳头。

“所以，你认为，理性判断的话，应该接受他的条件？”女子声音微微带着颤抖，“退出乾星系暂避锋芒，然后安心做他十五年的走狗，直到他自觉从位置上退下来，把大权转交给我？！”

一边说着，南无忧的语气也逐渐激动起来：“所以，你真觉得他会信守承诺？你真觉得之前的阴谋陷阱，和他没有半点关系，全都是夏家主导？你……”

李钰无奈地打断道：“行了，冷静点我的小公主，我只是说他陈述的内容可信，并没说他的承诺同样可信。动脑子想

想，一个轻虚名而重实利的人，有可能是正人君子吗？有可能诚实可信吗？如果南于瑾真那么好打交道，南鹤礼死后我还找你做生意干什么，直接搭他的线不好吗？你以为自己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不成？”

这问题问得南无忧哑口无言，心中的一点悸动也烟消云散。

“说那么多，一方面是在复述你爹的言语，一方面是要你理解，正因为这个人重利轻名，才恰恰没有对你逼迫过甚的道理。无论他阴谋设计的多巧妙，多委婉，最终的结果，毕竟是他把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给挤下台了，人们就算抓不到证据，也不妨碍他们怀疑那个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南无忧点点头，的确是这个道理。

“他说自己位置不稳，并不是假话，就连南笃这信奉程序正义的人都看不惯他，暗中支持了你一把，其他元老又能有多少人真心信服他？”

南无忧忍不住反驳道：“不信服又怎么样？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还不是要推他上去？最初几年不信服，等他在家主位置上坐几年，手段用足，人们自然信服！我爹最初那几年就是这么磕磕绊绊走下来的！南于瑾既然想要当南家之主，怎么可能没有克服困难的觉悟！”

李钰说道：“他当然有这个觉悟，所以才会接受夏家的条件，用一种巧妙而霸道的方式将你驱逐出了家族会议。但其实他还有更好的选择：摆出圣人姿态扶持你上位，然后架空你作摄政王。对他来说得到的实利并不会少，因为有你顶在前面，老南留下的遗老遗少都会听命于他。”

南无忧说道：“但我不会，我早晚要推翻他。”

李钰说道：“他也没指望能一直压着你，不划算，只要在你羽翼丰满的时候急流勇退，你就算捏着鼻子也要认他这个长辈功臣。”

南无忧不认可：“我只听说过鸟尽弓藏……”

“你没那个本事，这一点我都看得出来。”

南无忧顿时不说话了。

的确，能将老一辈功臣赶尽杀绝的，那是稀世枭雄，而南无忧虽然不蠢不笨，性格也不算优柔寡断，但距离稀世枭雄，怕是差了几辈子的距离。

如果南鹤礼真的像李钰说的那样，全程都摆出圣人的姿态，那……那她还真的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个二叔。

“所以南于瑾在利害关系上的陈述并没有错，我们死了，对他并没什么好处。以他现在的立场，不想作夏家的傀儡，也的确需要多准备一些牵制的棋子。而把我们偷偷送出乾星系，对夏家来说是极大的威慑，这的确是两利的事情。”

南无忧问道：“送我们出去也就罢了，但是把肖恩也送出去，他就不怕秘密暴露？”

“不送出去，秘密就不会暴露吗？风险均等的情况下，当然是选利益更多的那条路。”

李钰解释到这里，南无忧终于无话可说。

事实上，李钰说的这些道理，她又何尝不是隐隐有所感悟，但终归是不甘心接受来自敌人的交易。

哪怕南于瑾说得再怎么合理，再怎么有利，但南无忧还是不开心，不喜欢，不想接受。

可她又哪里有做主的权利呢？如今她和白银、绝地学徒的所谓三方合作，就属她最是势单力薄，凭什么因为一己好恶，影响三方利益？

如今李钰在道理上将她反驳得无言以对，南无忧自然不能再纠缠不休，只是沉默中，她又觉得有些奇怪。

以李钰的性子，会这么老老实实接受一个合理提案？

诚然南于瑾或许是轻名而重利，可李钰……

李钰看重什么，就没人猜得到了。

第 276 章 这就是白银

漫长的对话之后，房间内又恢复了平静。

气氛不算太压抑，却仍有些紧绷，人们期待着李钰的判断，但也有些害怕他的判断。

怕他真的就此顺着利害关系，沿着南于瑾铺设好的道路退出乾星系……但也怕他硬顶着压力，非要往【坤】这条死路上跑。

李钰无疑是个神奇的人，总是能带领众人化不可能为可能，但他终归也只是凡人，有他的极限，不然现在就不该是他们这群人躲在赫特人的走私船里，为前途迷茫，而该是南于瑾惶惶不可终日。

无论李钰表现地多么沉重冷静，形势的全盘崩坏都是肉眼可见的，南于瑾的临时通讯更是雪上加霜，让人们越发心思凌乱，不知前路所向。

而李钰就在人们的迷茫中，给出了他的判断。

“我们去【坤】。”

话音刚落，周围就传来一阵嘈杂。

“靠，我就知道。”

“李老大每次都是这样，先循循善诱地给人一个选择 a 的预期，然后他再大大方方地选择b。此人贱性如此，真是无论何时都不肯改了。”

“还是需要白大人多多调教啊。”

安静的房间中，这一阵嘈杂显得格外刺耳，就连李钰都忍不住挑了下眉头，将目光瞥去。

敢当着他的面这么“童言无忌”，整个白银骑士团里也屈指可数，而现在这个场合，还有心思说笑的，大概也就只剩下红杏小队了。

自从李钰将这支小队从骑士团独立出去，让他们自负盈亏后，这群桀骜不驯的人就越发难管束了。

但无论如何，这群人的插科打诨，却是让李钰的决策得以被人们冷静得消化下去——毕竟再怎么大惊小怪，也怪不过红杏小队那几个人了。

南无忧沉吟良久后，问道：“理由呢？你亲口说南于瑾的话可信，现在却要逆着他的建议而行……就为了让他不痛快吗？他要咱们往东，咱们就一定往西？不必如此，我还没有那么感情用事。”

李钰笑了起来：“呵呵，大小姐自作多情了，你愿不愿意感情用事，我是不在乎的，毕竟你再怎么有感情，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南无忧深深吸了口气：“感谢你的坦率，所以呢，理由到底是什么？”

李钰说道：“简单说的话，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没什么复杂的。人家越是循循善诱地让咱们不要去，咱们反而越是要去。一方面可以给南于瑾添堵，另一方面，既然咱们死了对他不利，那么无论咱们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去【坤】还是离开乾星系，南于瑾都要保护我们安全。”

南无忧不由瞪大眼睛：“原来……如此，我却是没想过。”

李钰说道：“这个逻辑，对正常人是说不通的，因为人有七情六欲和一己好恶，为了一时冲动而牺牲客观利益的案例数不胜数。但南于瑾既然是个轻名而重利的理性人，那么他就不会因为我们故意恶心他，而放弃我们，只要我们还有利用价值，他就算再反胃，也只能捏着鼻子帮我们。”

说着，李钰又不乏讥讽地笑道：“此外，这一次南家会议，南于瑾是最大的获益者，无论他身上背负了多少钳制，无论他是不是夏家的傀儡，终归是他坐上了以往根本无力染指的家主宝座。这种人，让他吐出一些利益，他反而会安心一点。”

南无忧若有所思：“的确如此，太过顺从、配合，只怕二叔反而会提心吊胆。但是，李钰，无论你解释再多，我们去【坤】的风险都要更高，对吧？二叔就算愿意捏着鼻子保护我们，能不能护得下来也都是未知数，更何况他从来不是良善人，不可能吃哑巴亏，我们在【坤】面对的困难要多得多。”

李钰哭笑不得：“大小姐，刚刚是你眼泪汪汪地瞪着我，要我别听从南于瑾的妖言，现在你又想当他的乖侄女了？”

南无忧没好气道：“我只是顺着你的话理性分析局势，反正我现在孤家寡人，就算想当谁的乖侄女怕也身不由己。你

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不反对，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手下的人？现在明明有一条更安全的路，你却要带着他们去送死。”

这个问题无疑可谓刁钻，话音落定，房间内也随之安静，就连红杏小队的人也没再开口。

所有人都在等李钰的回答。

李钰却笑着摇了摇头：“大小姐，你跟你爹问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就重复一下当年的答案吧。我手下的人，既然愿意加入白银，愿意跟随于我，那就说明他们做好了被我带向死路的准备。我要让他们去送死，他们不会摇头说个不字。”

说着，仿佛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他特意选了个最显得油滑，最不可能随便为人赴死的对象。

“许伯，待会儿你自杀吧。”

许伯抬起眼皮，说道：“李老大，这话可别乱说哦，万一我当真了，你可就要损失一员大将！”

声音依然轻佻，却完全没有否认自己可以为李钰赴死。

李钰又说：“安平，你呢？”

“我的命早就交给你了，只要你开口，就算是玩笑话……”

“所以我没开口，你这个人有时候开不起玩笑。”李钰笑了笑，看向南无忧，“这才是白银，这里的人并没有那么在乎利弊得失，所以不要用你们理性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那一套嗤之以鼻。”

说着，李钰忽然微微松懈了表情，感怀不已道：“过去若干年间，从【荒废区】走出去，被乾坤集团吸纳的才俊并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怀抱着热血与梦想，渴求以一己之力造福故乡，改变现状。”

“然而当他们离开荒废区，进入乾坤集团的文明世界后，庞大的压力立刻扑面而来。他们要面对的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来自星系各处的英才豪杰。荒废区时代的意气飞扬很

快就消磨殆尽，然后他们就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开始谨小慎微的算计自己手中的牌，以及牌桌上的对手。”

“然后在无数次的算计中，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类人。为了’利害得失‘，他们不得不和蛆虫虚以委蛇，为了保全有用之身，他们一次又一次打破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甚至出卖至亲好友，因为比起已经位高权重的他们，荒废区的刁民无足轻重，而刁民们的血泪，不过是伟大道路上的些许代价。”

“白银的人，已经见过太多为了利弊得失而迷失的例子了，我亲手处理掉的叛徒就快有两位数。所以，我们不会执着利弊得失，想做的事就竭尽全力去做，绝不委曲求全，绝不半途而废。大不了一死，也绝不让自己变成最讨厌的样子。”

第 277 章 这就是绝地

李钰的话有着独特的感染力，一时间就连最喜欢嬉笑的红杏小队也都收敛了笑容，用自己的沉默，印证着白银领袖的话的分量。

南无忧几次嘴唇翕动，想要开口说话，却如骨鲠在喉。

李钰没有让这微妙的氛围发酵下去，他拍了拍南无忧的肩膀，说道："大小姐，我的判断是去【坤】，就算那是条死路，我和我的人也不在乎。但你并不是我的手下人，咱们彼此是平等的盟友，虽然力量上不平等，但地位却是平等的。你要不要跟着我，是你自己的选择。想清楚后再来告诉我吧。"

说完，李钰又冲肖恩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出去单聊。

而绝地学徒正沉浸在李钰方才那番感染力极强的讲话之中，只感到这位白银领袖在抹去那玩世不恭的气质后，着实有种能直入人心的力量。那不忘初心，不惜一死的精神，与他在【离】历经磨难后方才领悟的道理颇有共通之处。

看到李钰的颜色，肖恩轻轻点头，跟着他一道走出房间。

然而，当肖恩跟着李钰来到隔壁另一个私密舱室后，却听李钰说道。

“刚刚我跟大小姐说的那些话，你先都忘掉吧。”

肖恩顿感错愕，从感动的云端坠落。

“啊？”

李钰说道：“都是些糊弄小孩子的场面话，兄弟们配合我在大小姐面前演戏，让她感动之余，下意识便依从我的判断。我费这些口舌，只是想打消她心中的迟疑猥琐，让她能老老实实跟着我向前走，而非往后退。但那番言辞归根结底也只是年轻人的坎原鸡汤，其实根本禁不起推敲的，成熟的坎原鸡绝不会信。”

肖恩无奈反问：“你是明知道我信了，才会这么说吧？”

“嗯。”李钰大方承认，“看你和大小姐一般，一脸深有共鸣的样子，我就知道必须把你叫出来解释清楚了……白银从来也不是那么高尚和纯粹的组织，我也不是什么心思澄净的圣人，我们只是一群被乾星系主流所不容，流浪于文明边缘的民间武装力量，千万不要对我们抱有过高的期待，更不要莫名其妙就大失所望，继而对我这个盟友心怀不满。我可不想在行动的时候再跟你作心理建设。”

肖恩问道：“那刚才你是在说谎吗？”

“说谎也谈不上，我们的确很看不起那群天天把利弊得失挂在嘴上的理性人，安平他们肯在我的指挥下慨然赴死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念有多高尚，千万不要把我

们看得太高，更不要因为感情上有共鸣，就把我们当成同道中人。我们只是暂时的盟友，并不是一路人。”

李钰说话时语重心长，全然没有那玩世不恭的轻佻，而这让肖恩大为不解。

“为什么要对我解释这些？”

“因为不想背负过高的期待啊。”

肖恩不由失笑：“我该说你自作多情吗？我自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就没对你期待过高，咱们之间的理念分歧，我一直都心知肚明。”

李钰说道：“心知肚明是一回事，但另一方面……”

说话间，李钰忽然拔出腰间的爆能枪，对准门外正在懒散地望风的加莫人卫兵扣动了扳机。

肖恩几乎下意识地做出反应，他微微张开手，无形的原力随之紧箍住了李钰的枪口，让它偏离了原先的轨道。

但最终却并没有能量束从枪口射出来，显然开枪射击只是做个样子。而李钰被制止后，便露出不出所料的笑容。

“明白了吗？我实在不希望当行动到了最紧张的时候，我开枪射击还要被队友背刺。”

肖恩说道：“我也实在不希望行动到了最紧张的时候，我的盟友还要莫名其妙枪杀无辜！你应该清楚，我不可能坐视你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否则在【兑101】的时候我就跟你一起杀光议会元老了！李钰，我不会作圣人，更不要求其他人作圣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毫无底线！你刚刚才说过，你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打着权衡利弊得失的借口而抛弃底线的人渣！”

李钰笑道：“所以我才要把你找出来单独聊啊。肖恩，我的确很看不上那些为了利益而迷失自我乃至放弃底线的蠢货，但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成为那样的蠢货……眼下的形势，并不允许我们游刃有余地维持道德底线，更遑论去追求理想。

为了取得赫特人的支持，我和南无忧已经把一位合格的缉私队长摆到交易台上去了，而接下来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少。”

肖恩说道：“我会竭尽所能，不让我们落到出卖底线的那一步。”

李钰问：“你所谓的竭尽所能，有多能？钳制友军扳机的这种能吗？”

肖恩放开了李钰的爆能枪，说道：“如果真遇到万不得已，而我又无能为力的情况，我不会妨碍你做事。帮不了忙，至少不拖后腿……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我碍事。”

“哈哈好啊，那就……”

“等等，我话还没说完。”肖恩打断了李钰，“你特意将我叫出来，就是让我在之后的行动里不要碍事吗？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风险隐患吗？的确，咱们的价值观不同，行动时未必能一直默契，提前交代一下注意事项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你真的就这么不信任我？”

李钰笑了笑：“不，只是保险起见而已……你觉得委屈了？”

肖恩说道：“不，我是在担心你。”

“担心我？”李钰终于露出意外的神色，“我哪里看起来像是需要担心了？”

“以你的性子，本不该这么多疑。毕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从第一次见面你恐怕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哪些事我会做，哪些事我绝不会做，你甚至可能比我本人还要明白。”肖恩说着，自嘲地耸了耸肩，“在我的理解里，你应该是那种永远挂着胜券在握的笑容，在我做出任何选择和判断后，都说上一句果然不出所料的人。而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有些焦躁不安，而这份焦躁不安，却是针对你自己。”

李钰目光闪烁了一下，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肖恩说道："事实上，在【兑 101】的时候，你要我和你一起杀光元老议会，发动军事政变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了，你应该知道我不可能答应你，但你还是要在我面前郑重其事的说出来，仿佛是在等着我阻止你……李钰，你在让我充当你的限制器，对吗？你希望我在你做出疯狂的判断时，将你拉回来。"

李钰沉默良久，嗤笑了一声，仍没有说话。

肖恩说道："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堪称神奇的人，天才横溢，自信十足，在我见过的许许多多的人里，你也是最优秀的人之一……其实我一直期待着你能和我的师父见面，不知你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对话。但是，你终归也只是人，并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完美无瑕，你也会做错事，看错人，也会无能为力。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面对以前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挫折，甚至全盘败北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

叹了口气，肖恩又说道："而你身边，并没有人能与你一道承担这份重量，你也从来不习惯让其他人与你分享负担，白银骑士团的人早就习惯了将问题丢给你，然后等你给出完美的解答，你的助手白看似强势，但终归也只是你的助手。你一直都是独自一人，于是就仿佛是在一片迷雾漫漫而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孤独航行。而现在……"

"好了，煽情的话就到此为止吧，咱们开诚布公一点。"李钰打断了肖恩的诚恳说辞，"限制器这个词用得很好，我的确是有这个考量。过去那么多年，从荒废区走出去的英杰才俊不计其数，却几乎无一例外以悲剧收场，有的人背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我虽然自信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聪明，但一个聪明人的基本条件就是有自知之明。所以，我至少要具备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如果形势紧迫，而我没有能一直维持理智，我希望你来阻止我。"

肖恩笑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我不能像你一样，高瞻远瞩地掌控局势，领导身边的人去取得奇迹一般的胜利。但我至少可以在事态偏离正轨的时候，尝试去阻止它……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绝地的职责所在。我们并不会干涉政治，也没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我们只是在秩序失控的时候，尝试将它拉回来。”

“哈，这很绝地嘛，那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祝接下来的合作愉快。”

第278章 这就是基石号

与李钰的对话，虽然是以轻松的氛围收场，但肖恩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

以李钰的一贯作风来说，方才的表现无疑是一种失态。他完全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加润物细无声一些。而与肖恩的单独对话，也足够显露出他的烦躁不安。

李钰作为三方联盟中毋庸置疑的领头人，很容易将这种情绪传染给其他人，进而导致士气的全盘崩溃，所以他才会找肖恩单独对话。

肖恩的心理素质的确比白银骑士团众人要好，但在对话后，依然难免对前途产生同样的焦躁。

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形势，远没有李钰在南无忧等人面前表现得那么轻松。说是内忧外困也不为过。

内部，白银固然是团结一心，但南无忧的立场其实并不稳固，李钰和南无忧的对话，实际上是在以近乎煽情诱骗的方式，让南无忧坚定抵抗到底的信念，不要被南于瑾带偏了心思。

此外，赫特人固然在之前的逃亡中帮了大忙，也有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但真要说这个奴隶商人如何可信，那也未免太天真了。哪怕下一个瞬间，赫特人便翻脸不认人，让加莫人卫队持着重武器来围剿白银，肖恩也不会感到很奇怪。

至于外部压力之大，更是不言而喻，如果乾坤安保已经料到他们要前往【坤】寻求突破，那么就算白银、南无忧、绝地学徒三方同心协力迎难而上，其结果也很可能是全军覆没。

甚至肖恩都想不到，赫特人要怎么才能将众人偷渡到一个高度戒备的首都星球上。

乾坤安保再怎么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也终归是在常年备战的。一线部队既要日常参与到围剿海盗组织的实战中，还要时而面对如白银这般的民间组织的滋扰，可谓身经百战。

至少以肖恩亲眼所见，乾坤安保的精锐程度，拿到整个共和国范围内也堪称一流了。所以很难想象他们会犯下无比愚蠢的失误，让赫特人将那么多要犯都送入首都，更遑论李钰居然还妄想将白银号也一起开过去！

这种事，就算赫特人有个在乾坤集团董事会任董事的干儿子，恐怕也做不到。毕竟这是整个星系的首都，也是整个集团的总部所在。

如果武装力量的偷渡这么容易，乾星系的政治结构也不能平稳存在数千年了。

然而，如果不能突破乾坤安保的防卫圈，那接下来无论想做什么都无从谈起。

这种内忧外困的处境，让肖恩也难免陷入些许焦躁，不得不频频以冥想的方式让自己归于平静，但心底的不安，依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酝酿。

******

在肖恩努力平心静气的时候，南无忧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或许是真的被李钰的言辞打动，也或许是终归无法信任南于瑾，她最终还是承诺会全力配合李钰，继续前往【坤】。

而赫特人在结束了宴会后，则不再露面，只让手下人传话说，要大家等他的消息。于是白银号的众人，便留在这条异香刺鼻的基石号上，无所事事的等待着。

资深的船员们可以自得其乐，仿佛全然感受不到压力——他们也早就习惯将所有压力都抛给无所不能的骑士团长，只在李钰下令的时候，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于是肖恩就眼看着船员们逐渐和赫特人的手下打成一片。

最初，是许伯穷极无聊，挑唆安平去和加莫壮汉角力，而安平不借助机械臂，就连续掀翻了多名加莫人的精锐卫兵，一直惹到高出同族一头的卫兵队长下场，才击败了业已疲惫的安平。

再之后，吕楠出场为安平完成了复仇，却又惹出了两名路过的克拉图因人，他们看上去和【天黄区】的红脸人颇有几分相似，显然是赫特人的心腹精锐，只是这两人身上的肌肉膨胀得几乎不自然，明显是武斗派。

吕楠勉强与其中一人斗成平手，然后输给了下一个。

吕楠的败北引出了立锥人，他虽然始终单足站立，看似重心不稳，头重脚轻，但下盘其实稳健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轻松击败了克拉图因人，顺带着以一敌五，将几名暴躁又不自量力的达格人丢了出去。

而在达格人入场后，这场角力俨然就蔓延到了整艘基石号，赫特人手下的精兵猛将纷纷赶来凑热闹，而基于孔璋的独特审美，基石号上的船员虽然没有安平吕楠等人那么能打，却大多有着魁梧壮硕的身材，在蛮力方面丝毫不输。

双方斗得有来有回，难分高下，气氛也越发火热，那些被击败过的人，在稍事休息后便纷纷回归战场，而屹立在战场中的，则尝试挑战更强的对手。

外围，一些身材瘦弱，难以参战的船员则开起了赌盘、倒卖起了零食饮料。

眼看这场因意外而生的事端，便要闹得轰轰烈烈不可开交，一个意料外的因素终结了一切。

******

安平、吕楠、立锥人……满身倦意地坐在地上，汗流浃背摆出了败者的姿势。

几名半身赤裸、气喘吁吁的加莫人倒在他们身旁不远，獠牙间挤出无力的唾沫泡。克拉图因人勉力维持着站姿，但脸色也难看地像是死人。达格人围着他们叫骂不休，试图让他们站起来再战，却终归无力回天。

而在一众失败者之中，整场闹剧的发起人，许伯，高高举起一只纤细的手臂，兴奋不已地宣布。

“我宣布：本次大力士竞赛的冠军是，机械的掌控者、支配钢铁的女恶魔、雷霆与风雨的主人，庄~~原瑛！”

而被他举起手臂的龙族少女，则一脸惊慌与羞涩，目光四下漂移着，仿佛在寻求援助。

只不过回应她的，只有热烈的掌声，以及钦佩的目光。

毕竟，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娇娇怯怯的少女，却有着能连续扳倒所有王牌的惊人怪力，而当王牌们纷纷惨败倒地后，

在场的人里，也的确再没有谁有资格向她发起挑战，角逐冠军资格了。

但对于庄原瑛本人来说，这却纯属无妄之灾。

她从白银号上走出来，只是想找李钰索要一枚只有他会随身携带的核心控制芯片，以进一步改装船体。却不料李钰没见到，反而被好事的许伯抓了壮丁，莫名其妙参加了一场大力士比赛，还莫名其妙拿了冠军。

而这种热烈的场合，对于一个内向的人来说，宛如酷刑。庄原瑛几次想要用力挣脱许伯的手，却都被许伯用尽“绵薄之力”牢牢攥住。

“小庄，信我一回，就当帮我大忙，这也是帮你自己！”

看在同为队友的份上，庄原瑛强忍着不适，走完了简单的冠军颁奖流程。她将许伯递来的一座临时焊接的重合金奖杯捧在怀中，然后才满心不安地离开，

至于许伯，在颁奖之后便放开了备受折磨的庄原瑛，跑去和基石号上的船员继续吹嘘钢铁支配者的冷血传说。

肖恩全程目睹，心中既是好笑，也觉得奇怪。

许伯这个人，虽然偶尔会有些神叨，有些闹腾，但并不至于在这个时候拿庄原瑛开玩笑。事实上这个大大咧咧的 37 岁军医，平时对庄原瑛的照顾是最多的。

所以，他特意搞这么一出事，只是穷极无聊吗？还是另有深意？

而就在肖恩思索时，忽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沉重气味萦绕到了鼻端。

绝地学徒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气味，只感到浑身汗毛都是一耸，随即他意识到这并不是“气味”上的异样，而是一种对危险的直觉。

沿着直觉的方向，绝地学徒转过头，只看到在远处的黑暗角落中，一双橙色的眼睛正冰冷地注视着这里。

“赫特人？”肖恩惊讶地自语。

而察觉到肖恩的目光后，孔璋反而径直显出身形，他那庞大的身躯，从氤氲的香雾中蹒跚蠕动出来，很快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倒在地上的加莫人，挣扎着站起身，列起队；吵闹的达格人收敛声息，支撑身体的双臂竖的笔直；克拉图因人默默跟到了孔璋身后。

几乎是转眼之间，这位基石号上的至尊，就显露出了他的威严。

白银号的众人也纷纷收敛了嬉笑的轻松心情，各自起身，围绕到了李钰身旁。

孔璋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的人类盟友，沉声说道：“让你的人做准备吧，24 个标准时后，正式开始偷渡。”

李钰挑了下眉毛：“好高的效率，我还以为要等上三五天。”

孔璋说道：“夜长梦多，我让手下人加快进度，采取了一点激进的手段。之后偷渡进【坤】的过程，需要你们委屈一下。”

李钰说道：“没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现在哪还有大摇大摆，安逸滋润的偷渡呢？我的人吃些苦头也没问题。”

孔璋说道：“此外，你们也不可能同一批偷渡，必须要分开，包括你的白银号，也很难完整过关。”

李钰说道：“白银号可以一定程度拆解，我已经让手下的专家去为此进行改造了。”

孔璋问道：“就是那个大力士比赛的冠军吗？的确是个神奇的姑娘，难怪你特意把她收至麾下。”

李钰笑道：“别把我想得那么功利，我收人并不是看价值的。”

“但你收到麾下的，几乎都有价值。而我判断一个人，只会看他做了什么。李钰，招收这样的手下，你是早早就踏入了极其危险的领域……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冒无谓的风险，希望这一次你在【坤】能够赢到你想要的东西。”

李钰端起一只饮料杯，举向孔璋：“借你吉言咯，行动在即，我就不陪你喝酒了。”

孔璋向旁边伸出短粗的手，立刻有一名灵巧的达格人抱着骨质酒杯，蹦蹦跳跳送到赫特人手上，而一股刺鼻的浓郁酒味，立时扑面而来。

孔璋似无所觉，将强刺激性的烈酒一口饮尽，叹息道：“祝你们一路顺风。”

说完，赫特人便蠕动着魁梧的身躯，在一众手下人的簇拥下，消失在李钰等人的视野中。

而李钰放下饮料杯后，面色便微微一沉。

“看来这一路是顺不了风了。”

第 279 章 收起你的同情心

李钰与孔璋的对话云山雾罩，让肖恩很有些摸不着头脑，而孔璋离去不久，许伯便立刻凑了过来，让对话变得越发扑朔迷离。

这个不久前还跟不苟言笑的克拉图因人谈笑龙人传说的医生，阴沉着面色说道：“李老大，我之前打听过了，和你猜的一样，赫特人打算让咱们混入走私队，嗯，就是你猜的那个走私队。”

李钰撇了下嘴，嗤笑道：“呵，我就知道……想来想去，赫特人想要突破乾坤安保的首都防卫圈，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说完，李钰拍了拍许伯肩膀，鼓励道：“刚刚做得不错，有了这场比赛，之后的处境应该能好过一点。”

许伯苦笑：“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肖恩听到这里，就不得不打断了。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许伯欲言又止，李钰则大大方方地说道：“考你个问题，你觉得赫特人要怎么才能帮我们越过乾坤安保的防线？”

肖恩摇头道：“要是连我这个外人都能想得到，你又何必专程来找赫特人？”

李钰说道：“不不不，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实践起来，目前只有赫特人能做得到。”

肖恩不由陷入沉思，什么东西，是原理简单、却只有赫特人才能做到，而且还能突破乾坤安保的防线呢？

而联想到许伯先前强迫小庄高调亮相的行为，肖恩心中就隐隐有了猜测。

“说来，孔璋是走私商人，那他走私的东西里，包不包括奴隶？”

李钰顿时勾起嘴角：“猜得挺准啊，没错，如你所料，他走私的范围非常广，武器、禁药、珍稀动物，然后自然也包括奴隶。但你也知道，乾星系其实并没有奴隶制存在的土壤，宁涛在小行星带的所作所为，只是极端个例，并没有普适性，更没有商业价值。能够让孔璋看得上眼的奴隶生意，只有一种可能。”

听到这里，答案已经再明显不过，肖恩只感到胸口仿佛块垒淤积，酝酿出千言万语，但却又骨鲠在喉，无话可说。

事实真就如他脑海中那隐约的猜想一般荒唐。

赫特人赖以洞穿防线的手段，是奴隶走私！

准确地说，是龙人族走私。孔璋赫然在扮演着【青龙】的同行，帮乾坤集团收集和运输龙人族资源。

其中的操作细节，比如赫特人从哪里虏获龙人；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肖恩不得而知，但那也无关紧要，因为走私龙人，的确是一条能洞穿安保防线的蹊径！

之前肖恩还考虑，想要洞穿安保防线，就算赫特人有个乾坤董事干儿子都不行，因为这毕竟是关乎首都星球的整体安危。

但现在看来，赫特人何止有董事干儿子，他简直是董事会的亲爹！

龙人族和玄黄血，是乾坤集团最宝贝的心肝，对于利益集团而言，这种庞大的利益足以凌驾一切规章制度、人情世故。

所以赫特人的商盟认证才迟迟不被取消，所以他才有自信能洞穿乾坤安保的首都防卫圈。

那理论上天衣无缝的防线，会被乾坤集团亲手凿穿漏洞，以完成龙人资源的输送。然后，赫特人只要沿着乾坤集团开凿好的漏洞前进，自然畅通无阻。

常言道，堡垒往往自内部崩溃，这个道理当真是颠扑不破。

只是，猜到真相，并不能让肖恩感到心态释然，反而越发沉重。

肖恩深深吸了口气，问道："小庄知道这件事吗？"

李钰说道："当然知道，她当年就是从奴隶船上被我救下来的，奴隶走私的事情她也算见多识广了。所以之后的事嘛，对她来说也算故地重游，忆苦思甜了。"

肖恩有些无法适应李钰在这个话题上的轻松戏谑，沉默了下，问道："有必要一定带上她吗？"

李钰反问："有必要一定避开她吗？而且现在不带上她，就等于抛下她啊，你还能找到比我身边更安全的地方吗？"

李钰的反驳有理有据，让肖恩简直无言以对。

半晌，肖恩才问："许伯刚刚的大力士比赛又是怎么回事？专门把庄原瑛架到众目睽睽之下，是为了什么？"

李钰解释道：“赫特人的手下你也见识到了，大多是群粗野暴戾的烂胚。而咱们之后便是要混入那样的糜烂群体中，任由他们摆布着前往【坤】。现在，开动你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肖恩心下一凛，意识到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

走私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要吃苦头，这没什么，早在预料中，但是在赫特人的手下手里吃苦头，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其他人倒也罢了，以庄原瑛的身份，混入奴隶走私队，能扮演的角色怕是只有奴隶，而指望赫特人的手下善待奴隶，那就太天真了。

整个走私过程，说穿了就是白银骑士团将身家性命都交到一群粗野暴戾的烂胚手中的过程，其中凶险不言而喻。

李钰说道：“好在这群烂胚至少有一个优点，他们在赫特人的刻意经营引导下，崇尚蛮勇，有草莽义气，只要你能让他们心生敬畏，那他们就可以收敛很多不良习气。而刚刚小庄的表现，已经足够赢得他们的一时尊重了。”

肖恩回忆了一下众人角力时的细节，当庄原瑛连胜多人豪取冠军时，无论是加莫人、达格人、还是远处开赌盘的内莫伊迪亚人，全都露出了敬畏的目光。哪怕羞涩内向的龙族姑娘看上去根本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地方。

“所以我猜到这一点后，就让许伯去想办法搞事了。而他脑洞大开，忽悠出来一个大力士比赛。呵，收效还算不错吧，比赛冠军的头衔，对赫特人的手下还是有一定威慑作用。”

肖恩问：“这都只是基于猜测的论断，你有多少把握？”

李钰反问：“你指望我有多少把握？我告诉你我算无遗策，成竹在胸，你信吗？当然，十拿九稳的方案的确是有，在【兑101】的时候你肯点头陪我杀光南家元老，我们现在就可

以在【巽】的著名景点【星尘高塔】上喝着南家的陈酿俯瞰芸芸众生了。”

肖恩说道：“你不要强词夺理，我只是关心庄原瑛的处境。”

李钰则说：“不要这么同情心泛滥，小庄虽然内向温柔，毕竟也是红杏小队的成员，她用不着任何人同情。我把她交给安平吕楠那些牲口照看，而非留在身边，就是因为她早就有了独当一面的坚强，要不是遇到你这变数，她恐怕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都未必再用得到那间庇护所一般的家。”

顿了顿，李钰讽刺道：“还是想想你自己的处境吧：堂堂绝地学徒，沦落到师徒分离，满身污名，不得已跟着一群绝无正义可言的亡命徒，尝试推翻一个合法政权。这么凄惨，怎么没人同情你呢？”

肖恩沉默许久，无奈笑道：“说得也对，所谓同情心，实在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居高临下的心态使然，而我现在并没有居高临夏的资格。好吧，既然你们都觉得带上小庄也无妨，我也就不多嘴了，接下来需要我做些什么？”

李钰说道：“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我不是你的保姆，需要做什么，自己去想。堂堂绝地学徒，连接下来要做什么都需要人教吗？教了你，我可以成为绝地大师吗？”

肖恩轻吐了口气，心道这次去【坤】，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促成李钰和师父的会面。

第 280 章 颠扑不破的可悲真理

赫特人的奴隶船，在 12 个标准时后悄然出现在基石号的机库中。

那是一艘规格异常巨大的货运飞船，长度接近百米，将基石号的偌大机库塞满了大半。偏偏它又安静而隐蔽，就连感知敏锐的绝地学徒，都没发现这艘通体漆黑、四四方方如棺材盒子的飞船，是什么时候与基石号汇合，停靠到机库里的。

肖恩只注意到，当这艘飞船出现后，基石号上的船员们明显有了一丝丝的骚动不安，仿佛迎来了什么淫邪之物。

这份不安，随着孔璋的亲自到场才有所缓解。

赫特人庞大臃肿的身躯，如同巍峨的高峰，挡住了来自漆黑奴隶船降下的森然冷意。片刻后，奴隶船的舱门向外掀起，在阴冷的白光下，一阵薄薄的凉雾从中散逸出来。

然而，在这种宛如恐怖故事的氛围中，却走出一个慈眉善目的提列克人。他看上去年纪已经不轻了，皮肤褶皱干枯，身材也显得臃肿笨重，在一身大方得体的宽松长袍下，提列克人的步履迟缓蹒跚，很有些对不起提列克的优雅之名。

但是，看到他，人们就仿佛会不自觉地放松紧绷的神经，感到一阵心安。

这个提列克人，就像是自带着“老实人”标签。

“呵呵，孔璋大人，你怎么亲自来了？这边事情办得很稳妥，没什么可担心的。”

提列克人的声音亲和而不失优雅，让人有种莫名的亲切和信服感。

但孔璋却不为所动，冷淡地说道：“行程有变，需要你将白银的人带上船，送到【坤】。你有 12 个标准时用来准备，之后就从这里出发。”

提列克人叹息道：“孔璋大人，你可净会给人出难题，你也知道现在咱们的处境有多微妙吧，这条船上如果突然出现一堆生面孔，就算瞎子也知道其中有鬼了。而没有对方的通融，我们根本没法在【坤】上着陆。”

孔璋说道：“而克服这些困难，就是你的工作。”

提列克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孔璋大人，和那样一群失败者结盟，真的值得吗？”

赫特人没有再和提列克人浪费唇舌，他慢条斯理地向旁边伸出手，一个灵巧的达格人便将一枚遥控器递到了他手里。

赫特人短粗的手指在遥控器表面最醒目的红色按钮上轻轻摩挲着，而每一次摩擦，都让那温和优雅的提列克人面色阴沉一分。

终于，提列克人叹了口气，说道：“是我僭越了，作为下属，不该反复质疑大人的命令。我会遵从您的命令，但我必须提醒您，这条路并不好走，就算我尽力而为，也未必能顺利过关。而一旦被拦截下来……”

赫特人发出沉闷的嗤笑声：“’说客‘，你想得太多了，这一条路，只会比你最乐观的预期还要好走。”

提列克人露出不解的神情，但已经不再抗拒执行命令。他返回身，不久就从船上带下来一批形形色色的船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人类。

“能够调换的人只有这些，满打满算只有 10 人，其他船员大都有鲜明的种族特征，乾坤集团的看门人无论如何不会看错，所以调换不得。再想加人，就只能委屈一下，让他们扮演奴隶，蹲在底舱来走完这一路了。”

孔璋侧过头，目光瞥向李钰：“如何？”

李钰说道：“没问题，本来也没指望能一路游山玩水，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就比什么都强了。那么算上奴隶，一共可以带多少人？”

代号“说客”的提列克人盘算了一下，说道：“人类的话，可以简单化妆一下，再加两三人。其他种族可以追加四五人，当然如果是龙人族，那么多多益善了。”

孔璋说道：“条件就是这样了。想再送更多人，就要等我另找道路，将他们和你的白银号一道偷渡过去，时间上我也说不好要用多久，而且很可能需要你们在【坤】的配合。”

李钰点头：“知道，也没指望能有更好的条件了……总之，这条船可以搭载近 20 人，第一批抵达【坤】，对吧？勉强够用了。”

******

李钰的勉强够用，充满着标志性的“李钰式”自信，也就是明明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偏偏说起来理直气壮，仿佛成功唾手可得。

而白银骑士团的众人，也对这种“李钰式”的自信见怪不怪，他们对自家领袖有着近乎宗教信仰一般的迷信情绪，根本不会质疑他的认真判断。

也只有充当限制器的绝地学徒，才能看到李钰背负的压力之沉重。

这位年轻的白银领袖，回到会议室的时候，虽然依旧挂着微笑，步履依旧稳健，但肖恩却仿佛看到了一座无形的大山压迫在他肩膀上！

赫特人并没有完美兑现他的承诺，奴隶船只能运 20 人，白银号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位，这显然和酒宴上说的不同。

但李钰并没有浪费时间和对方争辩，因为他也看得出来，这已经是赫特人能拿出来的最好的条件了。

诚然，龙人走私的生意，有可能让乾坤集团利令智昏，在安保部队的防线上露出破绽，但也正因为这个生意关乎重大，所以偷渡过程本身，一定也会被乾坤集团严加控制。

提列克人能在一条船上调换那么多人，已经是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了。

“不过，我总觉得孔璋的话不尽不实。”

会议室中，白金九千抢先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而对于这位加入白银不久，就俨然成为左膀右臂的年轻人，李钰笑了笑说道：“当然是不尽不实，你指望一个赫特走私商人有多诚实可靠？那条船上或许还能多容纳几十人，甚至说不定把整条白银号塞进去都可以，赫特人只是不愿那么做罢了。”

白金九千皱起眉头：“那……”

“那我们也只能认了。”李钰说道，“现在是我们有求于赫特人，甚至是身家性命都要暂时寄托于他。反过来，他只是追求为了长远利益，才愿意冒风险配合我们，所以这种配合必定是有限度的。孔璋是生意人，生意人只会权衡利弊，而我们现在拿不出更多的筹码给他了。”

肖恩有些不解：“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他的前期投入就全都打水漂了，这种首鼠两端的行径谈不上有利吧？”

白金九千解释道：“首鼠两端，也可以解释成两面下注，他是不会把身家性命押在单一一边的，如果我们行动不顺利，他转头就会投奔乾坤集团。”

肖恩还是有些不理解这种骑墙的投机心态，但既然李钰和白金九千都这么判断，他也无话可说。

毕竟他也没必要去深入了解赫特人的生意经。

此时，安平问道：“那么，按照现有的条件，要上船的都有谁？”

李钰随手点到：“红杏小队全队，白银号战斗序列前十，情报序列前三，某青春期光剑剑手，某落魄大小姐……最后，白金九千你来带队。”

这下就连白金九千都不由瞪大眼睛：“我！？”

“除了你还能有谁？我吗？”李钰没好气道，“现在咱们的人里，最顶尖的武斗派都要去客串奴隶，能看守白银号的就剩下陈三万那等夯货，你觉得他们有本事看守得住吗？不想被赫特人用八手穿梭机掉包白银号，我就只能留下来看家。”

白金九千沉默了一会儿，郑重说道：“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肖恩则问道：“既然你不放心赫特人，为什么还要把武斗派一股脑派去【坤】呢？而且派那么多武斗派有什么用？我们又不是去发动战乱的。”

“那不然是去观光旅游吗？我们当然是去发动战乱的啊。不然你指望乾坤集团自己把苍穹顶大门敞开，派 72 个侍女迎接我们去找莫斯提马？还是会有什么霸道董事长冷峻一笑，将南于瑾和夏阎的脑袋摆在托盘里供我们检阅？”

李钰在一阵讽刺之后，又认真解释道：“少数人，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里，无论想要做什么，武力都是最核心的要素。这一次首批抵达【坤】的人，至少要有在重围之中斩杀一位地区元首的行动力，才有资格侈谈进一步。这是白银骑士团在乾星系生存这么多年总结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肖恩摇了摇头：“很难想象这是一个长期和平的星系内存在的真理。”

李钰说道：“正是长期和平，才能有这样的道理，你在战火纷飞的区域反而讲不通这种道理，对领袖人物的生命威胁，根本不会被对方看在眼里。好了，人选确定以后，大家就各自准备吧，接下来的路还很长，各自保重。”

第 281 章 奴隶船

12 个标准时后，由白金九千带领的团队，准时来到了提列克人“说客”的黑船前面。

然而在舱门口，这位相貌亲和的船长，无奈地伸出手挡下了众人。

“你们这样子，让我很难办啊。”

带头的白金九千咧开嘴，露出雪白的牙齿，笑道：“说客船长，我们正是按照之前说好的，带了不到 20 人上船，请问有什么难办的呢？”

说客苦笑道：“人数没错，但成分不对，你们几乎全都是人类，这就不妥了。我们这条【黑石号】船员大约 70 人，人类总共也只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还都是熟面孔，能腾挪的

空间非常有限。所以我早说过，要加人，最好换成其他种族，只有龙人是多多益善。”

顿了顿，提列克人一边揉动手指，一边叹息道：“这不是我没事找事，实在是无可奈何。虽说【黑石号】是走私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真的神不知鬼不觉。相反，在我们运送龙人的时候，是时时刻刻都在人眼皮底下的。在抵达【坤】之前，我们必须经受一次审核，这个审核独立于乾坤安保的首都防卫圈，由一群极其资深且专业的专家把关，我和他们打交道很多年了，很清楚他们的本事。”

而后，提列克人重新强调了自己的要求：“所以，你们这个队伍，是万万行不通的。”

白金九千说道：“但白银骑士团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人类，你让我们上哪儿去变其他种族出来？如果你觉得人类太多，我们不介意委屈一下，扮演奴隶之类的货品。”

说客解释道：“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奴隶生意，至少没做过人类奴隶生意。偶尔搭载人类乘客，也绝不会和龙人族放到一条船上。”

之后，说客又语重心长道：“我既然答应了孔璋要带你们上船，肯定就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做得漂亮，所以你们真的没必要怀疑我的用心。我不是在故意刁难谁，只是在陈述客观存在的困难，利用黑石号偷运一群通缉犯到首都星球，风险之大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一旦暴露，其实你们远比我们更危险。”

白金九千说道：“所以就连我们都不怕，你们又怕什么呢？如果我们因为人手不够，在【坤】的行动全盘失败，你们这些偷渡者难道就能逃得开责任吗？当然，我知道你作为实际执行者的辛苦，但这一次还请你多多担待。”

一边说，白金九千一边凑近前去，拱手弯腰，诚恳致礼。

提列克人沉吟许久，才无奈地摇摇头："罢了罢了，谁让你们是孔璋的盟友，这次我就多承担些风险好了。但话说在前头，上了船以后，可不要再来这些出尔反尔的事了。"

白金九千抬头笑道："当然，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哪有再出尔反尔，彼此坑害的道理。"

而后，提列克人便真的让开了舱门，招呼白金九千等人上船。

被众人簇拥在中间的南无忧，瞪大眼睛，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提列克人忽然就变得好说话，但周围的白银成员们却见怪不怪，仿佛一切都理所当然，于是她也不好意思开口多问，只侧过头，将询问的目光投向肖恩。

绝地学徒笑了笑，比出了一个点钱的手势，这才让南无忧恍然大悟。

白金九千说服"说客"的方法，就是借着拱手行礼的机会，简单粗暴的塞钱，只不过动作隐蔽，没让其他人看到罢了。

事实上，绝地学徒也没看清白金九千的动作，他只是猜到了原理。因为说穿了，就算登船的团队和之前说好的略有不同，但显然绝不是如提列克人所说那般不能通融的问题。对方因为这个理由将众人拦在舱门外，只能说另有所图。

而这种人能图的东西，无外乎就是钱财。

想通此节，肖恩也就猜到了赫特人安排这趟偷渡的底气。

如提列克人所说，在眼下这个时点，尝试突破首都防卫圈，几乎是自寻死路。偏偏赫特人却表现得胜券在握，而提列克人虽然连连诉苦，但是当白金九千塞了钱后，他就大大方方地把人放上了船，全然不在乎风险。

那只能说明，这趟旅程其实并没有什么风险，而其中的原理，用一句乾星系的老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一群和提列克人打了多年交道，放任他走私、残害龙人的专家团队，多半也和提列克人有着相似的特质——纵然专业水平很高，但却不会忠于职守。

而不忠诚的对手，也就不值得畏惧。

当然，不值得畏惧，也不意味着可以就此高枕无忧，白银众人自不必说，身处客场，每一个人都绷紧了神经，仿佛一言不合就要揭竿而起把【黑石号】捣个稀烂。

而在这种无声的威慑之下，说客也没有浪费时间，他将白银众人放上船后，就立刻亲自引领众人来到船上的一间会议室中，为众人分配在接下来的旅途中需要扮演的角色。

他首先指定了白金九千：“接下来，你叫白衣，是船上最资深的驾驶员，兢兢业业，从不离开自己的驾驶席。”

白金九千没有抗拒，坦然接受了提列克人的指派人设。

“懂了，让人带我去驾驶舱吧。”

提列克人随后又点名了安平：“你是大壮，船上新招募的战斗员，把上衣脱了，再给自己戴个面具。”

安平不由说道：“你这是什么起名恶趣味？不会是故意恶心人吧？”

说归说，他却非常痛快地伸手扯下了自己的上衣，随手将布片包在脸上，只露出一双惺忪睡眼。

吕楠见状嘲笑：“你现在的德性，比大壮这个名字还要恶趣味。”

但随即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提列克人接着就指定了她：“你是二壮，是大壮的智障妹妹，和他自幼相依为伴，同样要戴面具。”

安平幸灾乐祸地将手头的多余布片给了吕楠，而吕楠则一脸晦气地将脸蒙上，用力握紧拳头。

尽管心情不佳，但两人谁也没有耽误正事，甚至没有质问提列克人是不是在恶意刁难。

提列克人也没有过多解释自己的用意，只是一个又一个地分配角色，登上黑石号的二十人，很快就被他打散到了各个地方，就连南无忧大小姐，都被分配了一个清洁工的差事，即刻前往厕所就职。

而肖恩，则被分配到了庄原瑛身边。

“你扮演的是【黑石号】的奠基人’丧国‘，因犯了错被施以残酷的刑罚，又被贬为杂役。这是个经历、性格乃至样貌都异常复杂的角色。照理说，这样的角色我不该交给外人扮演，很容易就被专家看出破绽。但是，丧国是【黑石号】上唯一一个常年住在底舱，和龙人为伴的角色。而你们应该不可能放那个龙女在我的船上独处，所以我就勉为其难，把你安排在她身边。”

说客面色凝重地叮嘱道：“你应该不会出错吧？”

肖恩说道：“把他的资料给我，再把化妆道具拿来，两个标准时内，我让你见识原版的‘丧国‘。”

绝地学徒的自信，让说客不由气息一滞，很多原先准备好的说辞便续不下去，只能干笑了两声，评论道：“有这个自信，那就再好不过……至于龙女需要扮演的角色，到了底舱你们自然知道。”

第 282 章 底舱

让堂堂说客都感到尴尬的话题，显然有着非比寻常的分量。

当肖恩陪着庄原瑛，在说客本人的带领下来到黑石号的底舱时，所见所闻，让早有心理准备的他也为之瞠目结舌。

“这里，就是你关押龙人的地方？”

同样的不可思议，也存在于庄原瑛心中。这位头戴软帽的少女，站在底舱门前，竟不禁踉跄后退。

提列克人叹息道：“和你们预料的有很大不同，是不是？”

肖恩点了点头，并不介意展露内心的惊讶。

因为眼前所见，的确远超预料，甚至违背了常理。

底舱并没有他想象中那遍布血腥污秽、惨无人道的画面，甚至没有森冷的铁栅、全副武装的卫兵。

只有一片温馨和睦，风格气质与黑石号全然格格不入的生活空间。这里的主体色调是乳白与蔚蓝，仿佛童话故事中澄净无瑕的仙境。正对门的圆形大厅正中，摆着品类丰富的绿植与花卉，四周墙上涂画着主题温馨的画作，空地里还有造型古朴的骨雕。

大厅一侧，设置了琳琅满目的食品展柜，从颇有乡土气息的蔬果，到精致的复合料理，几乎应有尽有，而且看起来还是随意取用。

“不用担心，这里并没有什么机关和诡计，用料做工都是实打实的。而搭乘黑石号的龙人，也从来都是住在这里的。”

说客没有卖关子，一边带着两人往里走，来到大厅后的卧室——理所当然同样的温馨而精致——一边解释这个底舱为何如此特别。

“这里最早是为类似宁涛那样的大人物准备的，也就是一些在集团内犯下忌讳，不得不亡命天涯的高官显贵，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带他们突破层层封锁，抵达安全的地方。这些贵族们，即便落难之际，往往也讲究衣食用度，所以我们也就投其所好，将这个底舱修建得精致奢华。”

“不过，这种偷渡政要的生意，并不能让孔璋满足，一方面我们结交的只是落魄的败者，得罪的却往往是台上的人；另一方面，没有白银的配合，这类生意也很难开展下去。所以孔璋很快就将黑石号调了出来，转过来开始做更加有利可图的生意，其中就包括龙人族的生意。”

“嗯，不要用这么敌视的眼光来看我，比起我们的同行【青龙】，我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是非常仁善的了。”说客摆了摆手，示意明显露出怒容的庄原瑛稍安勿躁，先在卧室的松软躺椅上落座。

“我先讲两点，第一，我们没有在黑石号上，为难过任何一位龙族，甚至他们提出的一些刁钻要求，我们都竭力满足。

对待这些人，我们几乎是有求必应，就连孔璋本人上船都未必有这么好的待遇；第二，我们也从来没有用暴力的手段请他们上船，每个人登上黑石号都是心甘情愿的。”

说完，说客也找了一张躺椅坐下，摊开手：“接下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庄原瑛最先克制不住：“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

说客点点头：“很合理的质疑，这种事哪怕是我这个当事的经手人，也往往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这就不得不说孔璋先生的生意经了。”

“最早孔璋决定要趟这浑水的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当时黑石号已经在运营非常稳健的药品生意，并没必要冒险开拓新的领域。但是，很快事实就证明，他是对的，是我目光短浅了。”

肖恩催促道：“不要讲故事，说重点。”

说客笑了笑：“那你可真是为难我了，作为说客，言简意赅可是比节食还要痛苦的事，不过既然你们是底舱的贵客，我就勉为其难吧……孔璋这么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当时为乾坤集团狩猎龙人的，大有人在，其中佼佼者是【青龙】，那帮人悍勇无匹，很多成员根本是乾坤安保的正规军转业。凭我们这种外来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所以我们只能另辟蹊径；第二，怀柔的手段，往往比武力征服更有效……说来，你们对龙人族现在的处境，究竟知道多少？”

说客看向庄原瑛，却见女子只是紧咬着嘴唇，没有做声。

“嗯，不出所料，你应该不是在【艮】出生的，所以你的双眼就难免被世俗蒙蔽……当然，我对龙人族的所知也很有限，只知道他们目前主要分布在【震】和【艮】。其中，【震】是整个乾星系的工业区，所以生活在【震】的龙人不消多说，自然是养殖型。抱歉，养殖这个词可能有些不妥当，但意思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就比如眼前这位小姑娘，白白净

净，身上完全都是文明世界留下的烙印，和生活在【艮】的那些野生种，区别一目了然。”

肖恩问：“你是说，有龙人生活在【艮】？！”

按照肖恩的了解，【艮】应该是一片根本不适宜生物生存的污染星球，乾坤集团虽然几度筹划治理开发，却始终因种种困难而未能开工。南无忧之所以能将【艮】许诺给孔璋，也是因为它本质上根本如同鸡肋。

但现在提列克人却说【艮】上生活着龙人？！

“不但有，而且很多。那些野生的龙人，拥有不可思议的环境适应能力，他们利用自身的天赋，以及祖祖辈辈流传下的经验在【艮】上不断寻找着可以生存的区域，同时再躲藏来自乾坤集团的追猎。每次【青龙】都要派出最精锐的猎手，才能在异常凶险的【艮】侥幸俘获几名龙人。当然，只要能得手，乾坤集团一定会给出丰厚的报偿。”

而后，提列克人咧嘴一笑：“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和当地的龙人交上了朋友，黑石号几次前往【艮】，为他们送去了大量物资，从食品到农具，从药品到武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给他们带去了文明世界的诱惑。”

肖恩问道：“那些龙人，就为了一些食品农具，抛弃家园，信任了你们？”

“当然不是三两句话那么简单，那一年间，孔璋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经营和龙人部落的关系。而文明世界的诱惑，也远比你们想象得更强。要知道，所谓文明，就是数以千亿万亿的智慧生物，穷尽千万年时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份积淀，对于任何智慧生物都会有着致命的诱惑！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所有人都中招，只要能有一部分龙人愿意信任我们，我们的黑石号底舱就不会缺少客人。”

肖恩还是难以接受这种说辞：“这种骗局不可能持久，那些龙人带着满心希望离开家乡，却被你送去给人作试验品，留在本地的人难道就不起疑心吗？”

说客说道：“同样是很合理的质疑。但是，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没有骗人，被我们带离【艮】的龙人，都过上了比原先更好的生活，养尊处优，应有尽有，再不用在处处致命污染的【艮】与大自然作斗争。他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配合夏润医药偶尔做做体检、抽血血液样本罢了，此外，他们还有探亲假，每年都会有人能满载荣耀回归家乡。”

庄原瑛忍不住质问：“照你这么说，此事岂不是单方面的让利？你们纯粹是在行善吗？”

说客点点头：“如果只看我们做了什么，那么迄今为止的确是在行善，最多算是双赢吧。毕竟我们拿到了夏润医药的巨额补助，与乾坤集团的董事会高层建立了私交。但无论如何，龙人们的确因为我们，得以享受到文明的美好。”

而后，在庄原瑛和肖恩绝对不信任的目光中，说客又笑道：“呵呵，当然，现实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瑕的童话故事，乾坤集团之所以会纵容由我们送去的龙人，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罢了，这些年随着我们的口碑逐渐确立，再加上青龙的衬托，【艮】上愿意信任我们的龙人部落越来越多，我们每批送去的龙人也越来越多。”

“同时，那些在文明世界享受荣华富贵的龙人族，也是夏润医药做实验时的重要对照组，也就是对比起那些经受非人待遇的龙人，享受荣华富贵的这批人，指标会不会有所不同。不过据我所知，这种对照试验也快要到尾声了，虽然具体细节我是不清楚，但从有限的接触来看，夏润医药似乎并没有从善待龙人中得到想要的结果，那么接下来……”

肖恩问：“接下来，他们要翻脸不认人？”

说客答道：“多半是吧，和夏润医药高层有接触的只有孔璋，我还没有资格直接与上面对话。但是从孔璋最近的表现来看，这个生意恐怕他也没想继续做多久了。毕竟，他居然把你们这群危险分子放到了黑石号上，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肖恩又问：“所以，你们终归是将那些龙人送入了死地。”

说客回应道：“第一，他们原先所居住的【艮】也不是什么山清水秀的人间仙境，龙人族的生存状况一直都很恶劣，未必真比给乾坤集团当试验品要好多少；第二，我也从没说过自己是什么好人，我只是向你解释清楚，为什么黑石号上会有这样一片温馨的空间，而你们完全没必要对我抱有这么大的敌意和警惕。”

第 283 章 邻居

说客的解释，在肖恩看来其实很有些“狡辩”的意味，尽管他没有说谎，甚至没有隐瞒自己的用心，但高明的话术也只需要“真话”就能引导对方的思维。

庄原瑛俨然是沦陷了，从最初的紧张、愤怒转为了迷茫与沉默，她几次想要开口，却不知道自己该反驳什么，质问什么。

而肖恩虽然看穿了对方的话术诡计，却也没再纠缠于这个话题，只在心中默默为提列克人打上狡诈的标签，便说道：“那么接下来，在这里，我们需要扮演什么角色？”

提列克人说道：“庄原瑛的角色很简单，就是被我们请到船上的龙人。”

肖恩问道："你不是说她浑身都是文明世界的烙印，根本不像是【艮】出生的吗？"

"没错，所以我也不需要她去扮演野生种。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的经营卓有成效，影响已经逐渐传播开去，有很多分散在其他地区的文明龙人，也愿意搭乘黑石号去享受更安逸的生活，哪怕只是试验品。说来，这些人中，并不乏聪明人，他们早就看出了我们的名堂，但是文明世界的诱惑，对他们来说太过致命了。"

肖恩皱起眉头，打断了说客的感慨："并非是诱惑致命，而是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不公太过沉重，所以就算明知是死路一条，他们也别无选择。"

"随便你怎么解释吧。"说客不以为意，"但庄原瑛留在这里，并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审核的人不会在乎她出身哪里，甚至不会在乎她是白银的成员，只需要她体内有纯正的龙人之血，你明白吗？"

肖恩沉吟了一下，姑且接受了这个解释，又问道："那我呢？'丧国'为什么可以住在这里？"

说客沉默了一下，才开始丧国的故事。

"这条船的船长，是个非常罕见的物种，他明明给一个赫特人打工，却居然还保留着良心。当孔璋要用黑石号来运送龙人给乾坤集团时，遭到了黑石号的全体反对，我的反对理由是认为不划算，后来孔璋很快就证明了他比我更懂生意。而当时丧国的反对理由，却是不忍心残害龙人！"

说到这里，说客哪怕时隔许久，依然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丧国究竟是抽了什么疯，就连喝多了烈酒满地打滚裸奔的加莫人都比当时的他要清醒！但他就是要为了一群八竿子打不着的龙人，去得罪孔璋。而这个结果也一目了然。孔璋从来没有姑息下属的先例，他给丧国的惩

罚，就是剥夺了他的一切，然后将他塞到底舱，和他最爱的龙人为伍，为龙人提供各种旅途服务。”

之后，说客看了一眼肖恩和庄原瑛，冷笑道：“你们以为这是好事？那恐怕是因为你们对野生种的概念一无所知。他们固然有可怜之处，但可怜并不代表善良！那群生活在穷山恶水，和人类有刻骨深仇的龙人，从来都是黑石号最难伺候的客人。他们暴躁易怒、怀疑一切，动辄就生出事端。几乎每两三次运输之后，底舱都要经历一次大的整修。”

庄原瑛忍不住皱起眉头，虽然没有开口，质疑之意却展露无疑。

说客说道：“呵，这可不是我在诋毁龙人，只是陈述客观事实。或者我换个说法：哪怕是在孔璋的运营下，双方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乃至友谊，也不意味着对方会真的将我们当做是‘友方’。所以发生不友好的事情，也在所难免。”

说客又说道：“对于那些龙人来说，我们不过是一群方便好用的工具人罢了，我们给他们的越多，他们越觉得是我们欠他们的。当然，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欠他们。但无论如何，龙人们从来不曾感谢过我们，更不会善待我们。一个被安排在他们身边，对他们有求必应的杂役，会遭受什么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话间，说客拿出一个投影装置，投出一张满面疤痕，身材佝偻的中年人影像。

“这就是丧国，在此之前，他本是个以豪迈善战著称的汉子，只在底舱侍奉了龙人不到一年，就落到这个境地……这就是他所钟爱的龙人带给他的报答，而这也是孔璋杀人诛心的狠辣之处。以丧国的心性，就算直接杀了他，他也只会慨然赴死，但这么一来，他可真是比死了更难过……”

肖恩紧皱着眉头，问道：“你要我扮演丧国，那真正的丧国又在哪里？”

说客嗤笑了一声：“当然是死了，不然我还真腾不出这个空给你。好了，角色形象和故事我都讲给你了，剩下的就看你发挥了。”

******

说客临行前的哂笑，显然别有深意，而这个深意，在肖恩化妆结束不久，就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你，就是，仆人？”

底舱走廊，一个身材高大壮硕，只穿着简单的草裙的野人，居高临下审视着肖恩，用不太娴熟的乾坤语问道。

与此同时，肖恩也在审视对方。

这是绝地学徒第一次见到野生的龙人，在此之前他甚至没料到会在底舱遇到其他龙人——虽然现在想来，有其他龙人同行才更为合理，否则庄原瑛单独一人，就显得太过扎眼。

这个生活在【艮】的龙人，和庄原瑛有极大的不同，他的身材更为高大壮硕，头顶的犄角和十指的指甲就像匕首一样锋利，站在这个高大的龙人面前，就仿佛在直面野兽。

显然【艮】的恶劣环境，非但没有让龙人向着苟且的路线进化，反而让他们变得更为刚直。

只可惜，这份刚直可以一定程度抵御青龙，让那些资深的老兵也频频失手，却在孔璋经营的诱捕网面前败下阵来。

“我问你，你，是仆人！？”

肖恩沉思的片刻间，面前的龙人已经变得不耐烦，上前一步，就伸出锋利的指头来抓肖恩。

肖恩不闪不避，只抬起头，与对方四目相对。

“冷静一点，我并不是你的敌人。”

随着话音响起，野生的龙人动作顿时缓了下来，两只眼睛中流露出迷茫之色。

绝地学徒则继续运用着自己的原力技巧，安抚面前的龙人。

这个技巧在乾星系被他多次运用，已经越发娴熟，绝地学徒敏锐地捕捉着对方的情绪，将其中的波澜抚平。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龙人平静下来，用温和的目光看着肖恩，仿佛在看部落的同胞，而后说道：“我是【嘎鲁】，我想要吃肉。”

肖恩笑了笑：“当然，跟我来。”

之后，肖恩带着嘎鲁来到客厅的食品柜前，为他取了一盘生肉，还不及料理，就见强壮的龙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抓起肉块撕咬起来。

野生种的吃相正如野兽，而嘎鲁一边吃肉，一边时而用目光瞥视肖恩，窥探他的反应。但绝地学徒只是淡然视之，既没有嫌弃也没有好奇。片刻之后，嘎鲁进食的速度慢下来，将吃剩下的生肉递给了肖恩。

肖恩并没有嫌弃，接过生肉啃了一口，理所当然不合口味，但只一个动作就让嘎鲁对他彻底放下了戒心。

“你，跟他们说的，杂役，不一样。”

肖恩心生好奇：“他们怎么说？”

嘎鲁组织了一番语言，才将事情交代明白。

“他们说，搭乘人类的黑船时，会有个非常恼人的奴隶，他看不起我们，总是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

肖恩不由问道：“看不起你们？”

嘎鲁说道：“是的，之前，回到部落的大哥们，跟我说过，船上的奴隶总是，高，高高在上，看我们。觉得我们都是，蠢货，做什么，都是错的，甚至不晓得自己，想要什么。”

嘎鲁的乾坤语有些生疏，但断断续续的，还是将他胸中的愤懑讲了出来。

“他总想否定我们，说我们吃的是错的，喝的是错的，还说我们搭船，是自寻死路，然后千方百计想要阻止我们。但

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究竟想要什么！这里有吃，有喝，有漂亮衣服……部落里，很多人，到死，都不曾见过。”

肖恩摇了摇头，无言以对。

那个死去的丧国，无疑是个善良的人，他不惜前程也要帮助龙人逃离魔窟，这份心性品格，在赫特人的团队中简直稀有到不合理……然而如此宝贵的品性，却只换来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唾弃。

很荒谬，也很现实。单只善良，在这个世界一文不名，肖恩同情丧国的遭遇，但当然不会重蹈对方的覆辙。

所以他也没有反驳嘎鲁的话，只是顺着那番话继续问道。

“部落还有多少人？”

嘎鲁有些警惕地瞪了肖恩一眼，但很快就感到内心的悸动被无形的力量抚平，眼前这个满身疮痍的人类也不再面目可憎。

他想了想，答道：“大约两百多人，是周边最大的部落。而黑湖周边还有三个部落，与我们规模差不太多，小部落大概……”

嘎鲁的话有些颠三倒四，逻辑并不清晰，但是在他磕磕绊绊的陈述中，肖恩却终于对【良】有了一个通盘的认知。

第 284 章 先知

生活在【艮】的龙人，如同一盘散沙，分布在污染星球的各个角落，总数根本不可考证，别说乾坤集团手中没有准确数据，就连本地的龙人，也说不清究竟。

根据嘎鲁所知，他所生活的黑湖周围，大约聚集着大大小小超过 50 个部落，人口在几千上下。而类似黑湖这样的聚集点，在【艮】还有十个左右。

按照这个数据推算，生活在【艮】的野生龙人或许有数万人之多，但也或许只有嘎鲁周边的这数千人了。因为嘎鲁同样表示，他们曾经联合众多部落前往他处寻找同胞，但总是无功而返。

【艮】的生存条件过于艰难，哪怕最勇猛的战士，也往往不经意间就倒在未知的剧毒中。嘎鲁的先祖们围绕黑湖开辟出适宜生存的空间，在部落故事中是传说神话一样的壮举。分散在其他聚集点的龙人未必有这份运气。

所以，这也就难怪嘎鲁他们明知黑石号有凶险，却还是义无反顾地上船。

和嘎鲁聊到后来，这个看起来凶狠勇猛的汉子，甚至用惆怅的语气，断断续续的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我们知道，搭上船，或许就成了人家的猎物，试验品，但是毕竟有了，繁衍生息的可能。我们……不想在荒芜的土地上，灭绝。我，是部落这一代最好的战士，我想留下我的血脉后裔。”

嘎鲁的话，让肖恩的心头颇为沉重，因为对方所描述的情形，甚至比南鹤礼那份泣血一般的【龙人族生存状况调查】更为恶劣！

南鹤礼认为野生的龙人约有十几万，但那个数字毕竟只是二手得来，消息源大概率是亲自前往【艮】去开荒、狩猎的【青龙】等佣兵组织。而姑且不论他们的专业素质是否可靠，更重要的是，他们实在太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了！

任何一个专注狩猎野生物种的偷猎者，都乐意夸大野生种群的生存状况！

一旁的庄原瑛也听得几乎窒息。

作为龙人族，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生存条件已经足够恶劣，那个宛如实验室的家，既是她的寄托也是她的梦魇。但是和嘎鲁相比，她已经足够幸福了。

留在嘎鲁身上的野性的烙印，每一个都是凄惨的伤疤。她本有很多话想说，但最终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然而庄原瑛不开口，嘎鲁却主动找上了庄原瑛。在结束了与肖恩的长谈后，他忽然抬起头，看向庄原瑛，两只眼睛直勾勾地仿佛在锁定猎物。

肖恩心觉不秒：野生种野性难驯，对文明有着刻骨深仇，而这份仇恨，很可能也会蔓延到留有文明烙印的庄原瑛身上……野生种和养殖种，未必就能和睦相处！

于是，绝地学徒在庄原瑛感到害怕前，便侧身挡在两人之间，同时原力也触及到了嘎鲁的情绪中。

然而接下来，嘎鲁却并没有如他猜想的那样狂暴，反而带着一丝敬畏，轻声问道："你，是先知吗？"

庄原瑛瞪大眼睛，随即求助似的拉了肖恩的衣角。

肖恩也在心念急转，推测对方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先知？庄原瑛哪里看起来像是先知了？因为她比起野生种要来得更白嫩吗？

但很快，肖恩就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嘎鲁一边询问着，一边心思变得越发敬畏，他甚至主动后退了几步，然后缓缓匍匐在地上，那一身凝聚了恐怖力量的肌肉，甚至在微微颤抖。

这种怪状，让肖恩也有些茫然无措，他考虑了一下，转头看了一眼庄原瑛，示意她有话直说。

庄原瑛鼓起勇气，开口道："我不是什么先知，你认错人了。"

嘎鲁却匍匐在地上不肯起身，摇摇头道："我闻得到先知的味道，就算你还没有继承先知的力量，也拥有成为先知的潜力。"

肖恩问道："先知，究竟是指什么？"

嘎鲁又摇了摇头，不肯解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从底舱入口，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子声音。

“先知，是指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适宜生存的土壤的部落领路人。”

话音响起的瞬间，肖恩就立刻警觉起来，虽然他如今扮演丧国，不方便做得太直接，却也随时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但那个出现在入口处的人，却全然没有释放出第一，他一边大大方方地走来现身，一边解释着先知的意义。

“【艮】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不适宜生存的，辐射、剧毒、猛兽，不胜枚举，且环境千变万化。之前适宜生存的地方，之后未必还适宜。就连黑湖那种地方，都会隔三差五出现自然灾害。如果不能敏锐地捕捉到风险，那么再勇猛的战士也会死亡，再强大的部落也会凋零。”

顿了顿，这个戴着黑框眼镜，一身朴素白大褂的年轻人，又笑着补充道：“而龙人族中，会有极少数人，天然对环境有着极端的敏感，他们能提前察觉风险，指引族人趋吉避凶。所以在【艮】的龙人部落，先知的地位至高无上，为了培养一名先知，部落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可惜先知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血脉中，并不是付出代价就一定能出现的。很多部落都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先知缺位中，不得已走向衰亡。”

而后，他走到嘎鲁身后，大大方方拍了他的肩膀，却见后者只是更加敬畏地低下头，一动也不敢乱动。

年轻人笑了一声：“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你们的顾问，并不是真的先知，没办法告诉你们下一次部落迁徙的时点，所以用不着像是害怕先知一样怕我。”

简单安抚过嘎鲁后，年轻人又来到庄原瑛身前，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低声道：“原来如此，难怪那个提列克人敢冒这么大风险，还真是给我送了一份好礼啊，这种质量的样本，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样本”这个词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犯，但出奇的是，肖恩并没有感到愤怒，因为那个年轻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近乎纯净的心态。

这反而让肖恩有了好奇之心。

“你到底是谁？”

“啊，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夏润医药的高级研究员，夏杉。很高兴见到你们。虽然不知道你们究竟是来做什么的，不过无论你们想做什么，希望你们不介意我收集一下血液样本……对于我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我的研究结果也会反馈给你们，绝不让你们吃亏。不信你们可以问嘎鲁，之前就是我帮他们调整了食谱，才避免了一次群聚型食物中毒。”

肖恩只听得心头一震。

夏润医药？！这个年轻人居然是夏润医药的人？

说客居然带着夏润医药的人上船？

还是说，不知不觉间，黑石号上就多了夏润医药的人！？

第 285 章 尽忠职守

肖恩心中惊愕万分，只感觉自己这个丧国的角色已经快要扮演不下去了。

白银众人，之所以会配合提列克人，各自饰演角色，是为了能安然突破乾坤集团的首都防卫圈，但现在黑石号上莫名其妙就来了陌生人，这简直让整个计划都变成笑话。

然而就在肖恩认真考虑要如何控制住夏杉的时候，却听夏杉主动交代道。

“哦，不用因为我的出现很突然，就觉得不安全，我们夏润医药的临检从来不会打招呼的，每次登船都是在你们没留意的时候。你应该是新人吧？多经历几次就知道了。”

肖恩只听得一阵无力。

这种事，提列克人居然都不提前说一声？！他是故意的吗？

另一边，夏杉一面随意安抚着面前人的情绪，一面从白色长褂里摸出两只银光闪闪的针管。

“不介意的话，我先在这里为你们采个样吧，咱们抓紧时间，早点完事我也好早点走，不碍你们的眼。”

然而就在夏杉说话时，底舱门外又传来一阵脚步声，那是金属的靴底碰撞地板时发出的脆响，每一步都迸发出赤裸裸的张狂。

很快，两名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出现在门口，而两人身后，说客一路小跑跟随，满脸都是汗。

“长官，长官，这条船上真的没有什么风险，咱们合作这么多次，我哪敢欺瞒你们啊。”

安保战士对说客的说辞只回以冷笑，很快一名身材高些的，就端起枪口指向肖恩。

“他是谁？！”

说客连忙凑过来，陪笑道：“您应该认识啊，被孔璋先生贬为杂役的丧国……”

“放屁！”高大的安保战士怒喝道，“丧国有可能跟龙人贴这么近而不被打吗？你当我们眼睛跟首都防卫圈的人一样瞎？”

提列克人露出胆战心惊的弱小表情，也不敢强行争辩，只是默默凑到战士身边，那看似笨拙的手倏地向前一探。

敏锐的战士歪了下头，冷哼道：“我早就警告过你，其他事情，我们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括你以前借着这条航线偷送禁药的事，但有些事是底线，想都不要想碰一下！”

提列克人的手再次向前探去，同时不断赔礼：“是的是的，我一直谨记在心，从来不敢疏忽大意。您也看到了，这次我专门找来了两位很有价值的龙人，一个是来自【艮】最强大

的部落的首席战士，另一个则是难得一见的受过完整教育的少女。从各方面来说都……”

“好了闭嘴吧，我们不负责衡量龙人的价值，我们只负责确保你的船上没有威胁首都安全的隐患，而现在看来么……”

提列克人有些肉疼地咧了下嘴，再向前探手，说道：“黑石号上的一切都绝对安全，不可能有隐患的，说到底我们哪里敢在首都惹事啊。”

三次探手之后，高大的战士终于松动了态度，只是用目光反复打量着肖恩和庄原瑛，露出一个嘲讽似的笑容。

“嗯，看起来的确像那么回事……我之前还说，要是连样子都做不像，那也只能让你们去死了。”

提列克人只听得冷汗更是如泉涌。好在高大的战士丢下威胁后，就伸手摸了摸腰带上那本应存放热能榴弹，如今却莫名鼓鼓囊囊的袋子，转身离开了。

身材矮小一些的战士还有些不解，凑近前去问道：“队长，就这么放他们走？”

“不然呢？你还想杀人越货啊？”

“但他们摆明了有……”

“脑子清醒一点，新兵，有问题又如何，没问题又如何？你尽忠职守，上面会给你多开一个乾坤币的工资吗？反过来……”

队长伸手摸着腰带，嗤笑一声：“这次回去，我请你吃塔尔虎排。”

年轻的战士惊愕不已：“那东西能吃的吗？不，你从哪里……不对，我要说的是，这件事风险也太……”

队长又笑：“风险？你一个协助走私的安保战士说风险？你觉得尽忠职守就没风险了？一旦这个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哪怕只是上头不想再做这个生意了，最终承担风险

的人里都少不了你我！所以，同样是风险，为什么不选收益大的那条路呢？”

两个战士边走边说，很快那张扬的清脆脚步声就消失在远方。

说客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而后才对肖恩补充说明道：“之前忘了跟你们提了，夏润医药的安检都是这样突然袭击的，他们的人上船以后我们才会知晓。不过，提不提的，差别也不大，你看到了，这条线上的所有人，都没有真正的威胁。”

说着，说客本人也不由自嘲地笑了笑，蹒跚而去。

肖恩轻舒了口气，感慨自己果然猜测不错。

不忠诚的人，也就不值得畏惧。那两位突然登船的安保战士，无疑是专业的，其中资深一些的甚至一眼就看破了肖恩的伪装——绝地学徒为了假扮丧国还着实费了点心思——但他们却果断而明智的背弃了自己的专业。

至于夏杉……说客讲话的时候甚至都不瞒着他，显然更无所谓。

“不用看我，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高级研究员，别说是保家卫国守护【坤】的安全，我就连医药集团的研究方向都决定不了……明明是很有意义的对照组，就因为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就要取缔，如此短视，还做什么研究，去竞选集团董事不好吗？”

夏杉的抱怨，有几分故作轻佻，也有几分愤懑不平，他在安保战士走后，就提起银色的针管，先给嘎鲁抽了满管血。

而勇敢的部落战士，全程都匍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好了，起来吧，早说过不用这么拘谨，我毕竟不是真的先知……算了跟你废话也是白搭，愿意趴就趴着吧。正好休息休息身体，你的腰椎有点问题，多静养，少打架。”

夏杉摸了摸嘎鲁赤裸而凸起的腰椎关节，而后又将目光转向庄原瑛。

“之后到你了，唔，虽然我想说不要害怕，但想来你也不会听我的。这样，我教你一个诀窍，从旁边拿一个靠枕过来给我，对，随便哪个都可以。好，我把靠枕摆在这边了，待会儿你就把它当成你的仇家，随便哪个仇家都可以，全力殴打过来。我会趁着你分心的时候完成采样。放心我是老手，不会伤到你的。”

庄原瑛有些无助地看向肖恩，却见肖恩点点头，示意她可以配合一下。

夏杉笑道：“这就对了，我对你们也没别的要求，让我采集一下血样……如果我的研究真能有成果，对所有人，尤其是龙人族，都是好事。你们痛恨夏润医药也罢、痛恨乾坤集团的董事会也罢，犯不着把我这种难得做实事的人也一起恨上。”

肖恩问道：“你真不在乎我们身上可能有很大的麻烦？”

夏杉说道：“哟，这么坦诚？别是想听我说完话就杀人灭口吧？劝你冷静，我对你们没有妨害，甚至可以说是一边的。”

夏杉说着，已经趁庄原瑛不注意，用另一个针管为她取了血，动作果然娴熟而轻巧。之后，他将针管中的血液，导入了腰间的一个分析仪中，很快脸上就绽放出惊喜的神采。

“我的天，这个数据简直超乎想象，你从小吃什么长大的？！你平时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吗？你有经历过……”

没等夏杉问完，肖恩已经挡在他和庄原瑛面前，虽然不置一词，却已经让夏杉知难而退。

“好好好，我不逼问，反正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样本里应该也都能找得到。”

夏杉本人也不气馁，退后两步，坐到了底舱大厅的一个躺椅上，将分析仪摆上膝盖，专注地摆弄起来。

而肖恩只觉得眼下这一幕，和他预想得实在大有不同。夏杉作为高级研究员，本该是残害龙人的一份子，但从他身上，肖恩并没有嗅到丝毫的负面气息……或者说得天真一点，夏杉看起来简直一点都不像是坏人。

肖恩当然知道，世界是复杂的，在一个邪恶的组织里，也未尝不会有心存善良的成员，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

既然对方是个好人，那就可以试探着接触一下。如今肖恩对【坤】和夏润医药所知甚少，正好从夏杉这里撬开线索之门。

一边想着，肖恩一边坐到了夏杉对面。

第 286 章 作恶

“你为什么要为夏润医药工作呢？”

夏杉摆弄着仪器，头也不抬地答道：“不然我为谁工作？整个乾星系，还有谁能提供这么多的研究资源给我？还有哪家公司能网罗到星系最顶尖的科研人才？我不为夏润医药工作，难道要去荒废区学巫术卖草药吗？”

肖恩又问：“你应该知道，夏润医药的研究是非正义的。”

夏杉反问：“所以呢？你要我为了正义辞职，还是为了正义去检举揭发？省省吧，没了夏润医药，整个乾星系的医疗体系至少崩塌一半，会有成千上万的绝症患者无药可医，以及多十倍的患者轻症转重症再转绝症。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你们那个叫正义的组织，会来买单吗？”

肖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点点头认可了他的说辞，才说道：“所以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夏杉说道：“每一个合格的研究者都必须是现实主义者，不然我们写的就不是研究报告而是幻想小说。我不知道你从哪来的，想要做什么，只要你别妨碍我搞研究，咱们就可以相安无事。”

言外之意，其实就是肖恩已经吵到了他，他有些不耐烦了。

所以肖恩也不再询问大而空的话题，转而问起细节，他沉吟了一下，一开口就放出了重磅消息。

“【玄黄血】的效力一直在衰减，你的研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话音未落，夏杉的手就是一哆嗦，使得分析仪发出一阵轻微的警鸣，若干分析工作不得不重启。

他抬起头，叹息道：“刚刚你说话的语气，像极了我的投资人。一开口就是能不能解决问题……老实说，我当然想解决啊，【玄黄血】是夏润医药头等难题，如果能解决的话，我就不是高级研究员而是首席研究员了，那些价值上亿乾坤币的设备就可以随便玩弄了。”

顿了顿，夏杉又说道：“而且，比起隔壁对照组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还是我这边的研究有成效更好啊。至少可以证明，把龙人当牲畜饲养，当野生动物一样猎杀，一定是错的。”

肖恩闻言，不由拧头看了眼匍匐在地上的嘎鲁，却见他仍是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到夏杉在说什么。

夏杉说道：“不用看他，他和他的部落都知道怎么回事。毕竟被人狩猎了那么久，就算是角子驴也该回过味了。他们之所以愿意搭乘这条赫特人的船，还不是因为我这边的研究对他们更有利？”

嘎鲁没有抬头，却轻轻点了头。

肖恩想了想，说道："但是听起来你这边的进展也不怎么样。"

夏杉说道："至少不会比隔壁对照组更差，他们的预算比我们多了上百倍，又是养海盗，又是建养殖场，甚至还恬不知耻的模仿我们，打造了一个【桃源乡】……"

肖恩忍不住好奇，问道："桃源乡是什么？"

夏杉说道："高级养殖场，就是那个……有人怀疑【玄黄血】每况愈下，是因为龙人的生存条件过于恶劣，所以就反其道行之，给他们打造个优渥的环境。桃源乡里面的龙人，从生下来就被人规划好了一切，他们有一片自由而肥沃的土壤，以及一条实验组的人给他们划定的边界，只要不越过边界，他们就可以过着男耕女织，与世隔绝的原生态生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定期上供几个活人祭品罢了。"

"祭品……？"

夏杉解释道："就是试验素材呗，桃源乡的龙人，自幼就与文明隔绝，只见过山清水秀，何曾见过坚船利炮？实验组的人随便降落一艘加装闪光大灯的运输船，就能让龙人顶礼膜拜，然后乖乖献上祭品。当然，为了维持试验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他们编制了一套非常严谨的宗教教义，在桃源乡里扶持了自己的代言人，之后只要偶尔降下'神迹'，分发一些高科技的生活用品，就把龙人们哄得舒舒服服。"

"可惜最后也没什么用。那些心甘情愿自己跳上手术台的龙人，同样无法提供高质量的【玄黄血】，任凭实验室的人把他们的血肉压榨殆尽也无济于事。而为了维持桃源乡，他们的预算又严重超标，毕竟养活几百人，也只能收获几名贡品。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还没我们这边坚持得久。"

肖恩听到这里，心中既有不快，也有不解。

桃源乡这个计划，本质无疑是恶，但从手段上来说，肖恩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一群内心平和安逸的龙人，衣食无忧之下，为什么还会出现【玄黄血】品质下滑的问题呢？

夏杉说道：“具体原因我也很好奇，因为我这边情况也不怎么乐观，最近几批【玄黄血】的品质都欠佳，搞得我总是要被投资人阴阳怪气。但实话实说，【玄黄血】的品质下降，仿佛是大势所趋，我们用尽手段，也只能勉力减缓这个速度……”

“最早，我们发现【玄黄血】的神效时，就考虑过如何能稳定高效地获取这种资源，于是‘规模化养殖’就成了必然选择。但是一直以来，无论我们如何改善养殖条件，【玄黄血】的效力都在下降，近些年，集团已经被逼无奈跑去【艮】捉野生种了……对了，既然你对这个问题如此有兴趣，不如你来猜猜，该怎么才能维持优质【玄黄血】？”

肖恩并不喜欢这个问题，但他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所以，趁着夏杉在，不妨多聊一会儿。

绝地学徒问道：“既然让整个夏润医药集团都束手无策多年，常规的因素应该都可以排除吧？”

夏杉说道：“没错，一般的办法我们早就想过了，比如有人怀疑【玄黄血】跟个人体质有关，所以很久前，养殖场就安排过一次实验，把若干龙人关进训练营，按照最精锐的安保战士标准去操练。每一个练出来都比地上那个伙计还要强大，但根本没用，这帮人加起来，榨出的【玄黄血】都赶不上某个团队意外俘获的一名残疾老妪。”

肖恩听得也是越发困惑。

如果【玄黄血】跟个人体质全然无关，那和什么有关？

夏杉屈指点数道：“水土不服的问题也考虑过，桃源乡的前身，其实是一片仿照【艮】打造的穷山恶水，但显然剧毒和污染无助于催生【玄黄血】。然后，龙人的个人意志因素

也考虑过，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桃源乡，结果就算龙人心甘情愿作试验品，【玄黄血】还是不给面子。”

“所以呢，才有了野生狩猎的玩法，抱歉我用词比较轻佻，但事实就是如此，最初开启狩猎行动的那段时间，明显是被【青龙】送来的野生种品质更好，更利于萃取【玄黄血】。但很快野生种的品质就飞速下滑，时至今日，基本已经沦落到跟养殖场差距不大的地步。就比如这位嘎鲁，体格壮硕，信仰坚定，头脑也算聪明，但他的【玄黄血】含量，还不如这小姑娘的百分之一。”

嘎鲁低声道：“她是先知……”

夏杉打断道：“行了，就她这个指标，别说先知，你说她是圣女也可以。但为什么她是先知，你不是？顺便那些在【震】的养殖场里吃香喝辣，更为白嫩的小姑娘们也都不是？”

嘎鲁默不作声。

夏杉看向肖恩，说道：“所以呢，你也看到了，【玄黄血】真就让人捉摸不透，或者说仿佛就故意不让我们捉摸得透。野生狩猎刚开始的时候，收效还一度可观，但是到了后来，反而是我这种把野生种养起来的对照组成绩更好，简直像是一种轮回。”

说话间，匍匐在地上的嘎鲁忽然低声道：“先知，只会秉持天地的意志而生，无法以人力孕育。”

夏杉没介意对方的打扰，反而问道：“天地住哪里的，地址来一个？他的意志如何影响【玄黄血】的，通过电磁信号吗？”

嘎鲁摇了摇头，低声道：“没有人知道，但任何尝试以人力控制【玄黄血】的计划，都注定不会成功。”

夏杉骂道：“蠢货，哪有你这么直言不讳的？我的计划如果失败了，现在摆在高层台面上的可行计划就几乎全军覆没

了！到时候说不得高层就要杀鸡取卵，把【良】上所有野生种一网打尽！”

嘎鲁说道：“过度的贪婪，只会自我毁灭。”

夏杉说道：“过度贪婪会自我毁灭？那银河共和国早该毁灭十次了，任何文明，不甘心凭借本能繁衍生息，转而去追求驾驭自然，就已经是莫大的贪婪了……算了，跟你这种原生态讨论这个也没用。那边那位丧国，你觉得呢？”

肖恩沉默良久，说道：“我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所以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提出一个或许很幼稚的问题。”

夏杉说道：“没事，随便说，你的问题再幼稚，能比那些脑满肠肥的集团董事更幼稚吗？”

肖恩说道：“排除一切被证伪过的猜测后，你有没有想过，或许【玄黄血】的品质下滑，只是单纯因为，你们在作恶。”

夏杉摆弄仪器的手顿时停了下来，他抬起头，先是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但随即便紧皱眉头，陷入沉思，几番欲言又止。

肖恩的问题，看似幼稚，但却令人无从反驳。

排除一切不可能，那么仅存的可能，就算再不可思议，也只能姑且接受。

“你，还真是提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啊。”

肖恩点点头：“所以你不妨多想想。”

夏润医药为了萃取【玄黄血】，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肖恩并不觉得他们会蠢到留下什么遗漏。所以，这并不是手段问题，很可能是方向问题。

而方向上，肖恩认为夏润医药，或者说乾坤集团只做错了一点。

他们作恶了。

善恶之分，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无稽之谈，多数人的利益是善，与之相悖则为恶。人类饲养各种家畜是天经地义，那么

养殖龙人又有什么错？错在龙人能说话，会思考吗？可是乾星系有名的【斑纹长舌鸟】同样可以说话，语言能力甚至超过了很多人类。被很多美食家推崇备至的角子驴，其实也被证明有着很聪明的头脑。

所以，就算让肖恩来分辨善恶，他也很难给出一个清晰而严格的标准。

但他心里清楚，乾坤集团在龙人族的事情上，就是错的，他们的行为，就是恶的。

作恶，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这是一个幼稚的如同童话故事，却又屡屡印证在现实中的真理。

第 287 章 荒谬与必然

乾星系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尽管这句话会经常遭到质疑乃至嘲弄，尽管就连肖恩这个绝地学徒，都认为它过于理想，尽管现实中屡屡出现一些猖狂一生的大恶人……

但是，当善与恶这个概念，被放到一个漫长的时间尺度，以及广泛的群体范畴之时，它所呈现出的趋势，却是清晰可见的。

作恶，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只不过，乾坤集团所做的恶，却是以一种莫名的方式，得到了它的恶报。

这个结论，或许显得荒唐，却是肖恩认真思考后的结果。

对此，夏杉在漫长的沉默后，无奈地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因为我们作恶，所以某个高高在上的意志，剥夺走了龙人族的【玄黄血】？那你不觉得这个高高在上的意志有点离谱吗？它若是志在维系正义，就该直接降下自然灾害，比如雷暴、火山之类，把夏润医药的总部淹没在岩浆里。或者用一片陨石雨打烂苍穹顶，让那群脑满肠肥的董事灰飞烟灭。"

"而不是，让一群生活在穷山恶水里的野生龙人，连先知都越发盼不来。"

对于夏杉的问题，肖恩只能摇头："银河系显然并不存在你所谓的高高在上的意志，所以你的问题，也不会有人能回答。但是作为研究员，难道是必须要别人把答案给到你手上，你才能解释问题的吗？"

夏杉愣了一会儿，才说道："你说话是越来越像我的投资人，也就是集团董事了。每当我跟他表示他的无理要求根本不可能满足的时候，他都跟我强调什么研究员的职责和使命，仿佛我每个月的薪水能赶上他银行存款的利息。"

肖恩问道："那么，你是为了薪水才当研究员的吗？"

夏杉说道："好问题，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是投资人了，职责和使命说不通，就开始扯理想和初心，总之就是不肯追加预算……算了，看在你也提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设，作为回报，我就送你一个小礼物吧。"

夏杉从白褂中掏出一个小雕像，摆到了肖恩面前。

那雕像是由轻质合金铸造，大约只有人手大小，却精致异常，雕塑的人物纤毫毕现——白大褂、黑框眼镜，略微凌乱的长发以及标志性的急匆匆的面容。

"这是你？"

夏杉说道："这是我拿到医药研究所突出贡献奖的时候得来的福利，后勤那帮混账东西，因为我得罪投资人，就故意

给我穿小鞋，把我应得的翡翠雕像换成了轻质合金款，然后还假惺惺地说为了补足差额，所以送我整整一箱……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这种丑啦吧唧的雕像谁要啊！？”

肖恩叹了口气，伸手拿过雕像，只是手指刚刚触到底座，就不由一怔。

此时，却见夏杉对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那咱们就【坤】上再见了。”

说完，这位急性子的研究员便站起身来，长长伸了个懒腰，扶了下眼镜，低声呢喃着：“果然是不虚此行”，快步而去。

肖恩并没有上去再行追问，虽然他心中的问题已经积累了太多。比如，为什么夏杉要专门跑来和他们聊上这么多？单纯话痨性格吗？不虚此行又怎么解释，他早就期待着能在黑石号上收获什么吗？

再比如，黏在雕像底座上的那张身份认证卡，到底该怎么用呢？

******

送走夏杉，肖恩便对依然匍匐在地上的嘎鲁说道：“起来吧，人家已经走了。”

嘎鲁却默不作声，一动不动。

肖恩这才恍悟，嘎鲁服的是真先知，而非荣誉先知……于是他冲庄原瑛递了个眼色，示意她去安抚一下嘎鲁。

却见庄原瑛也是一脸小心翼翼，仿佛是在野外遇到珍禽异兽，缓缓地靠近着嘎鲁。

“请，请你站起身来，好吗？”

少女的声线轻柔，微颤，却蕴含着毋庸置疑的坚定。而嘎鲁闻言后，立刻站直身体，仿佛被将军检阅的士兵。

庄原瑛反而被这肃穆的姿态吓了一跳，连连说道："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问问族人的生存情况。我从来没有去过【艮】，甚至不知道那边还有同胞存在，你们……"

嘎鲁低头说道："我们的情况很糟糕，但我们一直坚信，会有先知带领族人，夺回我们的一切。"

这句话，且不论庄原瑛如何迷茫张皇，肖恩听了也不由皱眉。

夺回一切，这四个字，蕴含的可绝不仅仅是龙人族对文明与和平的向往，更有着对自身苦难的刻骨仇恨。

就算绝地学徒真能在白银骑士团和南无忧的帮助下，推翻乾坤集团对龙人的这套压榨体制，解放被奴役的龙人，却也化解不了龙人族与乾坤集团乃至乾星系的血海深仇。重获自由的龙人，有着充足的理由去报复一切。

说得夸张一些，一旦龙人真的被从【艮】和【震】解放出来，对于乾星系这上千亿的无辜众生而言，才是真正的灾厄降临。

而这就与肖恩的本意大相径庭了。

当然，这种错综复杂又关乎重大的事情，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有解决方案，现在大可不必为之苦恼。只是思及至此，难免令人心情倍加沉重。

好在庄原瑛和嘎鲁的对话才说到一半，就被底舱门外，急匆匆赶来的说客打断了。

"哎哟我的天啊，总算应付完事了，这帮人简直贪得无厌……不过也幸亏他们贪得无厌啊。"

带着几分心有余悸，抑或肉疼，提列克人敲了敲舱壁，说道："好了，危机过去了，该谈谈咱们后面的路要怎么走了。我已经召集了其他人，就差你们了。"

见到提列克人出现，嘎鲁便立刻闭上了嘴巴，一个字也不肯多说。

肖恩则问道：“危机过去了？临检只查一次吗？不怕他们去而复返？”

提列克人说道：“再来第二次，我也没钱塞给他们了，所以他们不会来第二次。”

肖恩点点头接受了这个解释，只是心中还是感到有些荒谬。

居然就这么蒙混过关了？【坤】可是乾坤集团的总部所在啊！

“呵呵，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乾坤集团治下，可是连南家的领袖都能死于非命的，区区一条走私船混入【坤】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第 288 章 逐波

提列克人再次召集众人，依然是在那间为众人分配角色的会议室中。而当肖恩带着庄原瑛，和白金九千等人再次聚首，只看到众人脸上各自都挂着复杂的神色。

显然，刚刚夏润医药的临检，也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许伯率先发言：“想不到这么容易就能蒙混过关，总感觉我们好像是亏了。”

说客瞥了他一眼：“知不知道我为了你们那拙劣的演技，多花了多少钱？”

许伯不服：“你当我们是白银歌剧团啊，还对演技挑三拣四了？角色是你分配的，方案是你来拟定的，多花了钱反而要找乘客报销，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说客闻言，不由瞪大眼睛，他本是随口一提，想不到真有人敢在他这个“说客”面前反唇相讥。这要是被许伯抢白成功，他这个说客也就不用当了，直接去当输客好了。

但就在提列克人摩拳擦掌时，却听白金九千说道。

“好了，说正事吧，临检这一关过后，你还有什么安排？”

提列克人被打断了情绪，只感到胸腹间一阵憋闷，好半天才压下这口气，沉声道：“应该是我反过来问你们，你们原先是怎么安排？”

白金九千说道：“没有安排，降落地点不确定，【坤】的环境不确定，甚至连目标地点和人物都不确定，我们怎么可能有安排？不过是随波逐流，随机应变罢了。倒是你，特意问这个问题，莫不是想替我们安排一下？”

说客说道：“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安排，但是眼下我的确有个提案给你们。等黑石号降落到【坤】以后，你们所有人都跟着我的车队，到夏润医药的实验室去。”

白金九千问道：“夏润医药实验室？你的安排就是让我们所有人自投罗网？”

说客解释道：“夏润医药的确是【坤】上戒备最森严的场所之一，安保力量几乎不亚于苍穹顶，而它的实验室更是重中之重……但是别忘了，【坤】的首都防卫圈，理论上也是足以隔绝一切外敌的。”

白金九千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在实验室有内应？”

说客答道：“内应当然谈不上，孔璋先生的影响力还不至于能深入实验室内部，但是刚刚的临检，你们也见识过了，虽说是有惊无险，但这个惊却实在远超预期。我们过去走这

条航线，经历过上百次的临检，没有一次是被揭穿得这么彻底的，他们是真的派了精锐中的精锐过来。”

安平认同道：“那几个安保战士，的确不同一般，有一两个，看起来还有些眼熟。”

吕楠冷笑道：“就咱们后面那期的所谓精英训练生呗，高不成低不就的。一直要等到咱们这批人被坑害光了，才轮到他们出头……想不到却跑去给夏润医药看家护院了。”

安平恍然：“原来是他们，那客观来说还是有些本事的，刚刚险些爆发冲突的时候，我还担心控制不住场面。”

吕楠说道：“少担心几个无关的路人，不考虑他们伤亡的情况下，要控制场面还不是随心所欲的？”

耳听得红杏小队的正副队长如此对话，说客只能苦笑道：“可能在你们看来，他们只是平平无奇，无关紧要的一般人，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精兵猛将只有极其特殊的场合下，才能偶然见到一两个。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意义非凡。”

白金九千伸手敲了敲桌面，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说道：“现在这个时点，夏润医药提高戒备等级是很合理的，但派了这些精兵猛将，却被你用行贿的方式蒙混过关……你觉得这其中有问题？”

说客答道：“显而易见有问题，老实说，我塞钱的时候其实很有些提心吊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的贪财！但他们却非常大方地把钱收了——就连在乾星系根本没法流通的乌皮乌皮币他们都收了！然后就真的予以放行了！”

白金九千说道：“所以，他们异乎寻常的行为，反而让你感觉，像是在暗示什么？所以你才建议我们直接跟着他们去夏润医药实验室？”

说客答道：“是的，虽然我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但是机会摆在眼前，总不能白白错过。”

白金九千环视四周：“你们怎么说？”

吕楠答道："李钰让你负责，那你说了算就是，我们听你的。"

白金九千又问："大小姐，你的看法呢？"

直至此时，某位理应扮演重要角色，却沉默至今的南家大小姐，才终于有了开口说话的机会。

"你说的夏润医药实验室，是位于夏京城外的【逐波】实验室吗？"

说客惊讶得连垂在肩上的触角列库都微微一颤。

"想不到大小姐你还知道【逐波】。"

南无忧冷声道："我不但知道【逐波】，我还知道那是整个夏润医药最神秘，也最要害的实验室之一，直接与董事会分享【玄黄血】的最新成果，甚至有直达苍穹顶的渠道。"

话音落定，说客的触角已经僵在肩上，巧舌如簧的提列克人一时间竟无话可说。

因为南无忧所说的情报，就连他这个和【逐波】合作了多年的人都不知道！

白金九千最是机敏，猜测道："大小姐，南于瑾又找到你了？"

南无忧说道："与南于瑾无关，逐波实验室，是我父亲参与创建的，所以关于它的事，我知道的会多一点。而刚刚那些来临检的人，身上带着逐波的铭牌。"

白金九千问道："既然实验室是南鹤礼先生参与创建，那么……"

南无忧摇摇头："父亲并没有将逐波实验室的资料留给我，我所知的一切不过是他生前偶尔闲谈时，无意间透露的只言片语。但是，结合说客先生刚才所说的反常之处……我想这的确是一个机会。"

顿了顿，南无忧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说道："我们来【坤】，并不是没有目标的，苍穹顶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无论是为了

揭穿阴谋，拨乱反正；亦或是单纯求自保，苍穹顶都是我们绕不开的一站。然而那里戒备极度森严，所以【逐波】就成了我们不容错过的机会。”

第 289 章 幕后主使

南无忧的提议，引来了会议室内的一片沉默。

前往【逐波】，找到直达苍穹顶的通道，去苍穹顶拨乱反正……这个路线可谓王道堂堂，又可谓一厢情愿。

所谓王道，是南无忧能直指苍穹顶，在暂且没有任何成熟计划的情况下，至少是把终极目标确立的堂堂正正。

一厢情愿，则是指这个目标定得全然不顾现实。【逐波】实验室就算是南鹤礼参与投资创建，但既然南鹤礼生前都没有和女儿过多谈及，显然那个实验室并不在他掌控范围内。

更遑论如今南鹤礼尸骨已寒，【逐波】实验室对南无忧而言，绝对没有半分主场地利。甚至【逐波】是否还保留着通往苍穹顶的通道，也还是未知数。

在一切都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便认定【逐波】可以帮他们打通重重难关抵达苍穹顶，又认定抵达苍穹顶就能逆势翻盘，这除了一厢情愿，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形容了。

如果客观而理性地看去，指望走通【逐波】这条线抵达苍穹顶，还不如直接武力夺取黑石号后一头撞过去。

“大小姐。”白金九千率先打破沉默，“你还有什么消息，是没有对我们分享的吗？”

南无忧叹道：“自【兑 101】之后，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我的所见所闻，你们也都看得到听得到。又有什么是能藏私的呢？但是，刚刚夏润医药那人带队临检时，我仿佛……仿佛想起过去曾经和他有一面之缘，而他在刚刚经过我身边时，也仿佛在暗示我，跟上他。”

白金九千目光转向饮水机——众人分散在黑石号各处时，只有饮水机是和南无忧同组的清洁工，负责贴身守护大小姐。

饮水机抬起头思考了一下，说道：“的确有个队长模样的老兵，对大小姐露出过可疑的微笑。但我没法断定那个微笑是否有什么深刻寓意，或许他只是在嘲笑大小姐拿扫帚的姿势不标准。”

从来没有拿过扫帚的南无忧无奈地说道：“我的确不能保证什么，或许一切都只是我的错觉，或许他的确只是在嘲笑我。但我愿意赌上一次，反正，我们也没有稳扎稳打的余裕了。”

白金九千又问：“肖恩，你觉得呢？你愿意相信大小姐的直觉吗？或者说，你的直觉是怎样？”

肖恩没料到白金九千会直接把问题抛给自己，愣了一下，摇摇头说道：“我没法看透未来，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迷雾……但是，反过来说，至少我并不觉得前往【逐波】实验室，是错误的选择。”

白金九千说道："那就这么定了，抵达【坤】以后，我们跟着黑石号的运输队前往【逐波】实验室，具体流程随机应变，总之目标就是苍穹顶了。"

这位白银骑士团的新人，在决定团队命运时，可谓举重若轻，那张年轻而清秀的脸上挂着标准的李钰式游刃有余……只是，在众人注意力不及之处，肖恩却看到了他的肌肉在微微颤抖。

说不清他是兴奋还是紧张，但显然这个被李钰当成接班人一般培养的年轻人，并不能完美地替代李钰。

肖恩不由心中暗自叹息：这当然不能怪白金九千无能，事实上作为新人他的表现已经足够好……实在是李钰的作用根本不可替代。所以这个关键时候，李钰选择和大部队分道扬镳，无论他有多么充足的理由，总归显得有些奇怪。

但是现在也不是质疑李钰的时候，白金九千作为团队领袖的信心不足，那就只能由其他人将缺口填补上。

"我补充一句。"绝地学徒说道，"师父曾经教导过我，当我们对前途感到迷茫时，不妨将目标锁定长远，以追求梦想的心态应对现实。"

说完，肖恩以余光瞥视了白金九千一眼，只见年轻人露出释然的笑容，说道："喏，连绝地大师也支持我们，看来我们此行必胜了。"

肖恩闻言则心头一松，这要是李钰本人在场，听了这话多半要问：这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自己编的？

实际上，的确是他自己编的，师父从来没教导过他这么无谓煽情的话……但毋庸置疑，这个时候将师父的名头抬出来，对士气的帮助是立竿见影的。

"是啊，现实已经一塌糊涂，还不如放手一搏去追梦呢。"许伯率先站场支持。

“我也支持追梦，反正一想到买单的人里还有个南于瑾，我就觉得怎么也不亏。”安平耸耸肩膀，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赞同。

“可！”长耳朵的冈根人冷冷说道。

几个主力纷纷表态，事情便再无反复，而提列克人也明显松了口气。

“好，既然你们没意见，那接下来前往【逐波】的路就由我安排吧，虽然现在的人数多了些，但把你们全员送到【逐波】实验室外围，应该还勉强做得到。”

说完，提列克人便伸手撑着会议桌站起身，那略显臃肿的身材，显得格外迟缓。

而就在他走到门口时，忽然白金九千问道：“把我们骗去【逐波】，那人许了你多少好处？”

提列克人没有回头，只是苦笑道：“这个时候试探我又有什么用处？别说我背后根本没有指使者，就算真的有，你们非要把他逼出来，也只是徒增不快而已。”

说完，他继续迈动蹒跚的步伐远去，会议室中没有人阻止他，但敏感的人已经在心中有了答案。

一直到提列克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野中，吕楠才问道：“刚刚的反应，意思是的确有幕后主使，对吧？”

白金九千说道：“当然有，事实上我怀疑整场走私行动，都是在某个幕后主使的操控下进行的。只是我实在想不到有谁会做、愿意做、能够做这种事。把我们这群亡命之徒放入首都，甚至给我们敞开【逐波】实验室通往苍穹顶的大门，会对谁有好处？他又为什么要藏头露尾？所以刚刚我才试探了一下，而从结果来看，我大概已经有了眉目。”

之后，白金九千没有卖关子，直接将自己的猜测抛了出来。

“乾坤集团董事会中，有人在暗中支持我们。”

第 290 章 前往【逐波】

白金九千的猜测，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让会议室内众人纷纷露出恍然大悟状。

的确，也只有这个解释，才能将眼下的一切不合理都串联起来。

只有来自集团高层的力量，才能指使得动【逐波】实验室的临检部队，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在最重要的安全工作上放水。也只有集团高层，才不得不藏身幕后，因为一旦暴露身份，很可能导致高层内讧，使得事态完全失控。

于是，人们顺理成章将目光聚焦到了唯一可能了解集团高层的人身上。

南无忧面对这众目睽睽，一时间也慌了手脚：“我，我不知道啊，集团高层……我也是才刚刚有机会接触，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出手相助，我也没头绪啊。”

“好了，别为难大小姐了，对方如果这么容易就暴露，那从一开始就没必要藏匿自己的身份。”白金九千为南无忧解了围，又说道，“虽说我们得到了意料外的助力，但并不意味现在可以松懈下来，【坤】对我们来说依然危险，各位请认真备战。”

******

事实上，备战的事根本不需要白金九千叮嘱。被李钰挑选出来的成员，没有一个会在这个时候大意。短暂的集会之后，众人便用各自的方式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

决战这个词，仿佛是一种无言的默契，又仿佛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们所特有的直觉。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众人抵达【坤】后，一定会爆发武力冲突，但所有人都在以此为前提，抓紧最后一点空闲时间，将自己的爪牙磨砺得更为锋利。

期间，最忙碌的莫过于此行的核心人物之一，庄原瑛。作为整个白银骑士团最出色的机修师，她忙得几乎足不沾地。

为安平检修机械臂、为吕楠改装枪械、给饮水机和许伯试药、夸赞冈根人的新衣服好看……

看着众人仿佛欺凌弱势小媳妇的恶婆婆一般，不断给庄原瑛的工作加码……肖恩也只能对白银骑士团这种特殊的体贴感慨万千。

让庄原瑛忙碌到无暇思考，的确是对她而言的上佳备战方式……只是，也只有在白银骑士团，人们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种另类的体贴。

这个孕育自【荒废区】的民间武装团体，有着太多令绝地学徒为之感慨、心生共鸣的地方。

无论如何，肖恩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活力四射、激情澎湃的组织，泯灭于富豪与政客的阴谋中。

所以，就算会一定程度违背自己的原则……

肖恩的右手握紧了光剑的剑柄，心中下定了决断。

******

度过临检关后，旅途的后半，仿佛转眼即逝。

不知不觉间，黑石号已经顺利越过了乾坤安保的层层防线，穿透了【坤】的大气层，顺利地抵达了这座繁华富庶、优雅美丽的星球表面。

“好了，白银骑士团的各位，我们马上就要降落了，请做好准备……不要忘记了自己应该饰演的角色。”

就在众人紧张备战的时候，提列克人的声音，突然通过遍布黑石号各个角落的电子屏，传达给了白银众。

屏幕上的说客，显得相当疲惫，显然在众人紧张备战的这段时间里，他也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折磨。

但此时已经没人会关心提列克人的内心世界，白金九千放下了手中刚刚改装好的爆能枪，咧嘴一笑：“放心吧，就算真出了事，我们也绝对一口咬定和你没关系。”

提列克人叹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随你们怎么想吧，运输队已经在登陆舱待命，请各位尽快做好准备。”

不需要提列克人叮嘱，白银骑士团早就准备万全。

黑石号的登陆舱中，所有人都已经在完美地饰演着自己的角色：或者是丝毫不引人注目的杂役、或者是大腹便便、人浮于事的保镖战士、又或者是连扫帚都拿不标准的三流清洁工。

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迎接决战的准备。

“各位，分别之前……无论你们信与不信，我都衷心地祝愿你们，武运昌隆！”

话音刚落，白银骑士团已经喧笑一片。

“靠，直接就‘武运‘了？你还真是够衷心的啊！生怕我们打不起来？”

“放心吧，就算最终穷途末路，我们也不会忘了你的贡献，一定会跟乾坤安保的人细细品说。”

“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好吧？”

面对白银骑士团的衷心祝福，提列克人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最终只能无言地目送运输队通过黑石号的舱门口，踏上了前往【逐波】的道路。

******

黑石号降落的港口，位于首都城市【夏京】城郊。港口是非常典型的“私人港口”，位置隐蔽，面积狭小，仿佛是天生的走私口岸。

类似的港口，在【坤】上不知还有多少，这颗乾星系的璀璨明珠，一方面拥有着在整个银河系都难得一见的严密安保，一方面却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其防线千疮百孔。

黑石号落地时，早有全副武装的安保战士们，带着格式轻重武器，将飞船团团包围起来。

随着飞船舱门开启，运输队的成员出现在安保战士的枪口下。

20 名来自白银号的偷渡客、若干黑石号上的老船员、完全摸不着头脑的龙人勇士嘎鲁，以及众星捧月一般，手足无措的龙人少女庄原瑛。

面对港口的轻重武力，这支临时组建的运输队伍表现出了高度的镇定自若，带队的克拉图因人面无表情地出示了手中的通行证，然后就目光灼灼地瞪视着对方的领头人——一个包裹在金属罐头里的重装安保战士，以无声的沉默，催促对方放行。

港口的安保队长，在头盔中发出一声沉闷的冷笑。

“还真是，肆无忌惮啊，你们。这样的队伍，也指望我们放行吗？”

克拉图因人闷声道：“如果你觉得不妥，我们现在就可以走。”

“哈哈，你是在威胁我们吗？”重装的队长抬起枪口，对准了克拉图因人，“我现在就算立刻开枪打死你们所有人，也只是你们咎由自取，明白吗？！”

克拉图因人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而隐藏在团队中的白银成员，也都淡然处之。

过了很久，队长才放下枪，发出哂笑：“至少心态还不错，好，那就跟上来吧，只要你们够胆的话。”

第 291 章 休假

【逐波】安保队长的挑衅意味，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在一片沉默中，他若有所思地又笑了笑，转身领路而去。

能够一路坚持到这里的，当然不会有胆怯之辈，白银骑士团的人从来都视死如归，南无忧也在【兑 101】的惨痛失利之后，逐渐有了面对一切困难的魄力。

至于绝地学徒，就更不必说。

甚至就连提列克人派来充数的黑石号船员，此时也都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黑道豪杰的气概，他们挺胸抬头地迎着【逐波】安保部队的枪口，一脸无辜和勇敢。

这看上去倒是相当反常。

众所周知，黑道豪杰固然有许多亡命徒，但没人会为了无利可图的事亡命。对于这群被提列克人踢下黑石号的船员来说，护送一群伪装功夫不那么到家的白银众前往【逐浪】，是显而易见无利可图的差事。

所以他们的勇气从何而来呢？

作为亡命徒之一的【丧钟】，自认是没有任何勇气可言的。

自从他的上一任老大从威名赫赫的黑石号船长沦为【丧国】，一众忠心耿耿的手下纷纷改名【丧】系列。支撑他们勇往直前，不畏生死的要素就消失殆尽了。

在黑石号上，以丧为名的船员，已经是出了名的油滑畏战。

而丧钟之所以乐意加入这支运输队，带着一群高危分子前往【逐波】，也只是因为这个工作看似高危，其实最多有惊无险。

这一点，早在孔璋宣布要用黑石号来为南无忧等人保驾护航时，他就有所猜测。而在看到临检安保队长那微妙的笑容时，就更是恍然大悟。

油滑的人，往往有着超人一等的敏锐直觉。

只可惜同样油滑的人，还有许多个。

丧钟余光瞥向队友，只见那个名为【丧偶】的秃顶老头，也正意味深长地看向自己。

同为【丧】字辈，大家谁也不比谁傻，都看得出这趟差事的好处，所以自然是争抢着来。

******

接下来，安保队长将众人领上了一条体格硕大的运输船，那是由夏润医药下属重工企业所订制的【白足双首驼】，以民间通用的【巨首驼】型货船为基底，专门针对生物运输进

行了改装，以便于夏润医药将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兽，从银河系各个角落送往实验室中。

而这一次，【白足双首驼】内运输的奇珍异兽，则是名为嘎鲁和庄原瑛的龙人。

被当做货品运输，这两人的待遇自然算不上好，在生物货舱中就如同牲畜一般坐在一片干草堆上，四周则是锈迹斑斑的金属墙壁，以及冰冷的爆能枪口。

对此，嘎鲁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是听说跟随黑石号可以前往衣食无忧的乐土，才离开家乡的。可现在的发展，却和他预期大有不同。

砰！

伴随一声重拳敲打金属板的闷响，嘎鲁咬牙切齿道：“你们，不会是在骗我吧？！”

坐在嘎鲁身旁的庄原瑛，只能歉然摇头，对于接下来的旅途，她也是一无所知。

【逐波】的安保部队则纷纷冷笑，却谁也没兴趣回答一个“人形牲畜”的问题。

最终，却是【丧钟】这个看上去最无关紧要的角色开了口。

“放心吧，没人有兴趣骗你，一切都是正常流程而已。”

嘎鲁当然不肯信，他双手紧握着面前的冰冷铁栅，嘶吼道：“没有人说过我要被关在笼子里！”

丧钟说道：“夏润医药的所谓乐土，也只不过是个大笼子，无非是笼子里的装潢漂亮一点，这一点你应该也很清楚啊。”

“可是……”

“你是觉得条件突然差了，有点接受不能？很正常的，本来你也不是被人当贵宾请过去的。夏润医药给你好吃好喝，是有明确目的，所以每一笔账都要能报掉才行，而给你们安排奢华运输船则是显然报不掉的项目，还容易招惹不必要的瞩目，所以……算了，给你解释这些你也听不懂。”

嘎鲁瞪大眼睛，用力拖拽铁栏杆：“你把我当傻瓜！？”

丧钟嗤笑一声，刚要开口，就被一个【逐波】的安保战士冷声打断：“差不多得了，就你懂得多？”

丧钟立刻闭上嘴巴：这趟旅途再怎么没有风险，也是建立在不得罪安保部队的基础上。不然就正如安保队长所说，人家就算当场开枪杀光黑石号上所有人，也是黑石号咎由自取。

而接下来的路途，众人便只默默忍受一个咆哮不断的野生龙人在摧残耳膜。好在路途不久，大约一个标准时后，【白足双首驼】就载着众人，越过层层警备，来到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地下研究所。

货船降落后，立刻有一大群穿着白褂的研究员，在武装人员的簇拥下跑了过来，为首一人带着黑框眼镜，步伐雷厉风行，甚至不顾武装人员的劝阻，便冲到货舱舱门口，大声呼喊着指挥机器人们将装有龙人的铁牢笼取出来，放到重型货车上，又急匆匆率领众人，簇拥着货车离去。

整个过程，虽然略显慌乱，大体却有条不紊，那些伪装的白银骑士们，只是默然注视着牢笼中的队友远去，没有做出任何不理智的反应。

而眼见卸货环节结束，丧钟终于松了口气，心中继而开始跃跃欲试。而周围的丧字辈老伙计们，也无不欢欣鼓舞。

因为接下来就是最值得期待的环节，也是这些老油子们愿意争抢着加入护送团队的最大理由。

只听【逐波】实验室的安保队长朗声对众人说道：“好了，黑石号的各位，货物已经确认接收完毕，各位可以去会客区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安排载具送你们回港口。”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

丧钟心情大好，不由推了下身边的“陌生队友”，说道：“别愣着了，该享受就享受吧，这可是黑石号上难得的假期啊。”

然而一推之下，却感到自己仿佛是在以血肉之躯撼动高山，手臂都挤得生疼。

那个睡眼惺忪的中年男子，则回过头冲袁钟微微一笑：“多谢告知，我也很期待啊。”

第 292 章 背叛

丧钟的所谓假期，是【逐波】实验室给赫特商队提供的隐形福利之一。

这个福利因何而来，无人得知，人们只知道，每次黑石号来【逐波】卸货，船员们都可以在实验室的会客区小憩片刻。

而这个会客区，几乎是参照了实验室给野生龙人们打造的乐土设计修建。环境优雅，物资充裕，各种对底层人士而言闻所未闻的美酒佳肴，无限量的供应。

在进入会客区后，丧字辈的船员们就一哄而散，各自跑去吃喝玩乐。毕竟假期时间虽然幸福却也短暂，一般来说，实验室只会容忍他们在会客区肆虐一两个标准时，然后就会赶人离开。这段时间能吃喝多少，就各凭本事。

丧钟作为黑石号上的老油子，【逐波】的假期时光自然享受过多次，所以第一时间就扑向了供应珍奇菜肴【水波肉】的餐台。

这种采集【艮】的奇珍异兽【水波獭】背脊上少许嫩肉，慢煮出来的肉排，在夏京城的高档餐厅，可以卖到数百乾坤币一份，其中材料费占了相当比例。但在【逐波】实验室，研究员们却可以打着为龙人族提供原生态美食的旗号，大肆挥霍公款采购【水波獭】肉。

而这些无上美味，此时就成了丧钟等人的幸福之源。

丧钟的大快朵颐，一直持续了两个标准时，一直到他感到胃袋几乎要炸开，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停下手，等待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来赶人。

老实说，能让他们这群下三滥，在如此精致华美的环境内肆虐两个标准时，已经大大出乎丧钟等人的预料。【逐波】实验室以往可从来没这么慷慨大方过。

不过，想到这次运货本身就充满微妙，丧钟心里也就不以为意，懒洋洋地躺在餐厅旁的躺椅上，享受着经过多重过滤后，最适宜人体健康的温暖阳光，再之后便沉沉睡去。

再次睁眼，通过餐厅墙上挂着的古典时钟，丧钟推算出自己已经在躺椅上睡了整整三个标准时。

而身边依然荡漾着同伴们吃喝玩乐的喧嚣，这就让丧钟格外羡慕：那群牲口的肠胃怎么这么好？！

然后他就奇怪，实验室居然允许他们放纵这么久？

想到此处，他心头一动，扭头问睡在他旁边的老伙计【丧家犬】。

“老狗，那几个新人呢？”

丧家犬哼了一声，下巴朝着远处抬了抬，示意他们不就在那边？

自打进了会客间，白银骑士们就在角落里安静地或坐或站，对近在眼前的珍馐美馔视而不见，宛如恪守教规的清修士。而丧字辈们巴不得少几个人来跟自己抢食，自然不会在意他们。

可丧家犬这下巴抬过之后，就再也收不回来，一双严重浮肿的眼睛逐渐瞪得浑圆。

下一刻，丧家犬发出了宛如小脚趾撞桌角一般的痛苦呻吟，恐惧的冷汗霎时间浮现在油腻的脑门上。

这个反应也吓到了丧钟，让他仅存的睡意一扫而空，带着几分紧张，他转过目光四下环视，只见偌大的会客间已经被一群黑石号船员祸害得一地狼藉。而这片狼藉中，白银骑士们的身影早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跑了！？”

“嗬，嗬……”丧家犬已经发不出人类的声音。

而丧钟也很快就感到心脏砰砰乱跳，仿佛要炸出胸腔，强烈的恐惧宛如实质一般箍住了他。

那些白银众，居然就这么跑了！？

虽然他早就知道，那群人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在会客间虚度光阴，他们一定会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渗透到实验室内部，继而流窜到【坤】的各个地方，但是……

但是他们居然选在这个时候跑！？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跑？

现在白银众跑了，被留在会客间的黑石号船员们怎么办？一旦实验室的人追究起来，他们找不到失踪的白银骑士，难道还找不到沉浸吃喝玩乐不可自拔的丧字辈吗？

而想到被实验室的安保部队逮住的狭长，丧钟也不由冷汗如泉涌，这群老油子可是太清楚【逐波】实验室的狠辣无情了。

别看现在他们被好吃好喝招待着，一旦人家翻脸，现在吃进肚子里的，翻十倍吐回去都没用！两年前有几个不知死活

的船员，在实验室内妄图盗窃资料，被安保人员抓到，直接做成了碳凝片摆在了昆虫养殖场，供【碳雾虫】筑巢。

丧钟可不想自己的鼻孔里有【碳雾虫】日常进出！

“怎，怎么办？”丧家犬紧紧抓住丧钟的衣袖，宛如抓住救命稻草。

然而丧钟哪里有什么办法？他只是个来混吃等死的老油子，凭什么能有办法？

丧家犬求助无果，猛地咬了咬牙，继而抬起头便要高声喊叫。

丧钟连忙伸手捂住他的嘴：“你脑子被炭烤了？生怕别人不知道这里出事了？”

丧家犬用力掰开丧钟的手，说道：“我要举报，现在举报他们，应该还来得及！”

丧钟呸道：“我就说你脑子坏了，举报？举报有什么用？白银那群坏种胆敢当着我们的面跑，恐怕根本就不担心会被抓到，而实验室的人如果抓不到人，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就因为你在睡死了几个小时，错过最佳举报时间后，高声嚷嚷了几句？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了？文明温情小剧场吗？”

丧家犬愣了一会儿，脑子才转过弯来，然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老伙计说得没错。

白银骑士们是跟着他们这群黑石号船员一起来到【逐波】的，两者早就是利益捆绑的关系，根本不可分割，所以……

正想到这里，忽然会客间的大门开了。

那扇纯白无瑕的磁力门，开关时不会发出半点声响，然而随着大门开启，会客间内大部分船员都不由停下了手中动作，将目光聚焦到门口。

那是在黑石号上多年行险走私历练出的直觉，直觉告诉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危险人物进门了。

第 293 章 蓝色的正义

“哼。”

一声冷哼，仿佛让温暖的会议室内都要结冰。

一位身穿蓝色金属盔甲，头戴羽盔的巨汉，低头弯腰跨进门来，仿佛一头冲入牲畜栏的饥渴猛兽。

哪怕不考虑他单手握持的重型散射爆能枪，这也是个能赤手空拳就撕碎在场所有人的人形凶器！

而比他的力量更为骇人的，则是印在蓝色盔甲胸前的图案。

那是一只张开双翅的巨鸟，鸟喙如长枪一般锋锐逼人，而羽毛更是一口口锋利的短剑。

这种只存在于民间幻想故事里的【剑羽枭】，有着识破谎言，维护公正，制裁罪恶的种种神通，它的形象广泛存在于

星系的各个角落。然而将其作为图案印在胸甲上的，却只有一支部队——以【剑羽枭】命名，在夏家内部专门负责内务纪检的特种部队。

这种部队的人员数量稀少，但权限惊人，手眼通天。上至夏家元老，下至基层职员，全都在这支特种部队的管理范围内，自成立以来，【剑羽枭】硕果累累，别说是夏家人，就算是其他三大家族的人也往往谈及色变。

而落到袁钟这里，岂止色变，简直要当场病变！

【剑羽枭】的凶名之盛，不知让多少夏家权贵辗转难眠……而袁钟可万万想不到有朝一日要轮到自己来直面【剑羽枭】的凶威！

这支数量稀少的部队，应该只会出现在极其重要的场合，针对少数位高权重的夏家人，不至于把宝贵的人力浪费在一群低贱不入流的走私贩子身上。可偏偏他们就在此时此地出现了！

如果说被实验室的人抓到，沦为虫巢的下场可谓凄惨，那么被【剑羽枭】抓到的后果比虫巢更惨烈十倍！

倒不是说这个以公正严明著称的部队，能比实验室那群不把人当人的研究员们更残忍，而是一旦被抓到问题，【剑羽枭】会毫不犹豫追究实验室的责任。

这群蓝甲战士无论是权限还是战力都远远凌驾于实验室的安保部队，之前实验室部队可以用枪指着黑石号船员的脑袋，说打死他们也是他们咎由自取，现在【剑羽枭】同样可以用枪指着安保部队的脑袋，让他们也领教咎由自取的滋味！

而届时，以实验室安保部队的一贯品性，绝对会被自身所受的屈辱十倍返还到黑石号船员身上！

就在袁钟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无数残酷画面时，却见那蓝甲的巨汉已经两步就走到自己面前，居高临下如同小山一般俯瞰着他，羽盔面甲上的尖锐鸟喙，仿佛要刺入他的眼球。

“刚刚，有人说要举报，对吧？”

丧钟简直肝胆俱裂，下意识便想要否认，但那巨汉却猛地低下头，压迫感十足地逼问道：“你应该不会想说是我听错了吧？”

下一刻，就在丧钟即将失禁的时候，却见一个人影硬生生插入他和蓝甲巨汉之间，以轻描淡写的语气笑道：“您没听错，是我要举报，举报有人偷偷离开会客间，渗透到了实验室的机要所在。”

丧钟花了两秒钟让眼球重新对焦，看清了挡在他身前的那个人。

年纪轻轻，中等身材，肩宽略窄，一头短发细碎飘扬，但这平平无奇的背影，此时看来却厚实可靠地宛如一座山。

丧钟认得他，哪怕只看背影也不会认错，因为这个有着“白金九千”这古怪名字的年轻人，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强烈存在感，仿佛默然矗立，就会自然而然吸引旁人的目光。

白金九千仰头面对着蓝甲巨汉，说道：“马薛秦队长对吧？久仰大名了，我……”

年轻人的话没说完，他整个人就被对方单手提了起来。

“你是谁？”

白金九千人在半空，衣领被紧箍着，不由窒息，但他却不慌不忙，默默垂在半空，仿佛等候发落的犯人。

片刻后，马薛秦放下了人，却不待白金九千开口道谢，就是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仿佛是凶恶的猛兽在扑击弱小的猎物，伴随令人胆寒的闷响，白金九千如稻草一般横飞出去，摔倒在地，重重撞在一辆移动餐车上，令车上的糕点簌簌掉落。

马薛秦冷笑一声，说道：“一组，把这里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三组四组的人，给我搜遍逐波，把不该存在于这里的蛆虫，一个不差地找出来！”

门外很快就冲入五名同样穿着蓝色盔甲的战士，他们沉默不语，气质如冰，金属战靴踩踏地板发出的脆响，让会客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心跳紊乱起来。

这些人仿佛是传说中的神兽【剑羽枭】降世，伴随他们的出现，每一个人都感到心底不可见人的秘密似乎要曝光出来。

而在这种惊惧交加的情绪中，来自黑石号的一众船员，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就被区区三人用爆能枪指着，在会客间的角落里手背后躺倒。

与此同时，两名【剑羽枭】的战士扛起昏迷不醒的白金九千，跟随队长马薛秦离开了会客间。

会客间外，一名战士立刻用征询的眼神看向队长。

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而言，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信任上级判断，已经是刻入骨髓的本能，哪怕被人要求赤身裸体从飞船跳入太空，他们也不会多皱眉头。何况马薛秦也一向不喜欢被手下人问东问西。

只有一人拥有质疑马薛秦决策的权力，这也是马薛秦本人给自己设置的刹车，以防自己过于一意孤行导致恶果。

看到那人的眼神，马薛秦轻哼了一声，说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倒刺‘。这件事是我专断独行，有任何后果，我一人承担。”

代号倒刺的战士依然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他。

马薛秦说道：“我知道现在不适合大动干戈，但现在不大动干戈，后果只会更严重。这些人绝不是什么黑石号上的下三滥。你见过哪个下三滥，敢当着我的面笑？这种人混到实验室里打算做什么？”

倒刺点点头：“明白了，您依然是冷静而理性地在做判断，我不会再质疑什么，但接下来该怎么做？”

马薛秦伸手按向领口上的通讯器开关，问道：“三组四组，有什么斩获吗？”

明明距离他下令还没多久，但马薛秦却理所当然要手下呈交成果。

可惜三组四组的【剑羽枭】却一无所获。

“一无所获啊，不出所料……不过不要放松，继续搜！”

说完，马薛秦沉下脸色，对倒刺说道：“关键还是在这个人身上，找个安静的地方，撬开他的嘴巴。”

第 294 章 百密一疏

片刻之后，马薛秦带着两名手下，来到会客间不远的一个会议室中。倒刺将昏迷中的白金九千丢到了一张座椅上，然后登高关掉了房间里的监视器，另一名战士则回身将隔音门关好锁死。

【剑羽枭】只是纪检部队，并非特务部队，因此酷刑审讯也不是他们所擅长。反而是那些闲得无聊的实验室安保们更精通此道。

但这也不意味着马薛秦就不懂审讯，这位凶名赫赫的【剑羽枭】，有足够的办法让一个细皮嫩肉的年轻人在短时间内将他的秘密吐出来。

只不过那些手段，往往不太方便公然暴露给人看了，毕竟【剑羽枭】并非【黑翼】，他们能钳制夏家乃至其他家族的诸多权贵，理所当然也会被各种有形无形的规矩所约束。

蓝甲战士关好隔音门后，便准备回身帮队长完成审讯，然而就在此时，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于是他转身的同时，右手已经从腰间的枪套中摸出短枪，瞄向那个座椅上本应昏迷不醒的年轻人。

但目光转过，却见那人果然已不在座椅上，相反，踩着座椅去关监视器的倒刺，却已经软倒在椅子上。

白金九千就像机敏的野生卜哈尔猫，一个闪身就窜到马薛秦身前，身形低伏着完全躲进了蓝甲战士的射击死角里。

持枪的战士愣了一下，只觉好笑，诚然他藏在了射击死角中，但是，贴身马薛秦，可谓世上最愚蠢的选择。

以近身肉搏能力来说，马薛秦几乎是星系第一，他那天生的体格优势无法用任何所谓技巧去抵消。甚至传闻中，曾经在乾坤安保内部如日中天的那一批人，也没有一个能在近战中胜过马薛秦。

但接下来，这位战士就瞠目结舌地看到，那宛如高山一般的背影，先是僵直不动，而后竟一点一点地倒了下去。

他只愣了一瞬间，就立刻提起枪准备绕过马薛秦，去逮那个狡猾的陌生年轻人，然而迈步的瞬间，他同样感到脚步开始发软，继而便是眼冒金星，视线里的一切都在飞速扭曲。

而视线全黑的前一刻，他看到，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年轻人原先瘫坐的椅子旁边，有一个默默碎开的玻璃瓶，瓶中无色的液体正以惊人的速度挥发。

毒气？

意识到这一点，已经为时过晚。

******

与此同时，马薛秦却还在勉力坚持。

他距离白金九千最近，于是理所当然吸入毒气也最多，但出众的体格，以及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却让他屹立不倒，并死死瞪视着那个慢条斯理活动颈关节的年轻人。

仿佛困兽濒死时要做最后一搏。

马薛秦的目光，足以威慑到最资深的黑石号船员，但在白金九千却仿佛和煦春风。

他一边揉了揉高高肿起的脸颊，而后吐出一口淤血，才叹道：“毅力不错啊，居然还站得住，果然饮水机说的没错，对你下毒，剂量至少也要对标成年班萨。可惜就为了这个，我不得不提前吃三份解毒剂，那东西比吕楠做的饭还难吃……”

马薛秦喘息逐渐粗重，他的身躯已经不可抑制地向下沉，但是就在白金九千滔滔不绝时，他猛然伸出手抓住了对方的脖子。

巨汉奋起体内的余力，仿佛要将对手当场勒毙。

尽管体内的毒素已经开始肆虐，但他余下的力气，依然足以比拟野生猛兽，勒死一个平平无奇的年轻人，已经绰绰有余。

但是紧接着，他就感到两只有力的手掌搭上了自己的手腕，而后，令人心惊的力量传来。

马薛秦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被对方一点点扳开，仿佛血肉之躯遭到了钢铁机器的碾压。

就算他此时已经远不在巅峰状态，可是白金九千的爆发力还是让他为之心惊。

这个年轻人，甚至比他预期得还要强大，而一旦放任此人在实验室内为所欲为，后果简直不堪预料！

只是，随着他的最后一份余力也被对方化解，他很清楚，自己已经难以阻止任何人了。

下一刻，白金九千猛然挥动手臂，一巴掌抽在马薛秦脸上，让巨汉业已绵软的身躯向旁边歪倒，脑袋重重落在地上。

“呵，连李老大都没打过我……”

一边说，白金九千一边俯下身子去拆【剑羽枭】战士的盔甲，俨然是要易容改貌。之前【剑羽枭】为了审讯他而打造的密室环境，此时却成了作茧自缚。

马薛秦口中含着铁锈味，心中既有懊恼，更多是震惊，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分辨不出对方是真昏迷还是伪装，更没看出他藏在身上的毒药瓶，最后还让他在自己眼皮底下完成下毒……

但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毒气居然对自己生效了！

【剑羽枭】前来【逐波】之前，一定会提前注射抗毒剂，让自己对大部分毒素有短期抵抗力。此外，每一个战士的盔甲都几乎全覆盖，那华丽的羽盔中更是集成了过滤能力极强的呼吸系统。

什么样的毒物，居然能穿透过这重重保护，直接毒翻两名精锐战士，甚至让马薛秦本人也难以抵挡？

还是说，这些保护环节中，哪里出了问题？

是了，行动前，负责整备后勤的人似乎……

可惜，就在他想出答案之前，毒素已经彻底蔓延周身，夺去了他的意识。

将马薛秦毒翻后，白金九千很快就换上了一名【剑羽枭】战士的盔甲，伪装成了对方的模样——盔甲虽不算特别合身，但想来在【逐波】实验室里，也没人敢对着一名【剑羽枭】去质疑对方身份真伪。

“所以，居然会这么顺利，也是意想不到啊。”白金九千看了眼脚下昏迷不醒的马薛秦，心中也不乏感慨。

果然是正义必胜吗？

他们一行人进入【逐波】，其实根本就只是亡命之徒的垂死挣扎，没有人真觉得旅途能一帆风顺，更没人觉得，最终所有人都能活着抵达苍穹顶。

遇到阻碍，遇到困难，遇到绝境，甚至全军覆没……这些都大有可能。

然而旅途到现在，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仿佛有一双无形之手在冥冥之中掌控着一切，将所有的困难都替众人排除掉。

白金九千之前听说过马薛秦的名字，那是与安平、吕楠同一代的安保出身的精锐，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是加入了夏家的内务部队，一直远离前线。

但远离前线不代表他不能打，事实上安平对此人的评价甚至高过【黑翼】的队长，只说此人战力强悍之余，最让人忌惮的还是他心思细腻，几乎从来不露破绽。

当初战力丝毫不逊色他的人里，有一批死在了战场上，幸存者如安平吕楠许伯，也“沦落”成了白银骑士。反而马薛秦带领【剑羽枭】部队，在乾星系内俨然自成一方诸侯，不知多少权贵对他们畏惧得瑟瑟发抖。

而这样一个人，居然就被饮水机的一瓶毒药给干翻了？

他们跑到【逐波】实验室这种地方，居然都不防备毒的吗？承平日久，脑子锈掉了？

但无论如何，马薛秦的大意，终归给了白金九千可乘之机，而且是足以逆转胜负的机会。

他换好盔甲后，仔细调整了一下羽盔，完美遮住面容，而后将马薛秦那魁梧的身躯塞到会议桌下面，用椅子随意挡住，最后才轻描淡写地打开了门，对门外好奇围观的几名研究员露出冷脸。

“看什么？想营救同伴？”

研究员当然不敢被【剑羽枭】当成奸细同伙，顿时作鸟兽散。

白金九千大大方方地站在走廊上，目睹四周的目光逐渐散去，才从腰间拿出另一个通讯器，说道：“我这边得手了，你们呢。”

片刻后，通讯器中传来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算算时间，马上就要爆发了，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早知道还不如和你换。”

白金九千说道：“许伯前辈，如果你也有击倒马薛秦的本事，的确可以和我换。”

许伯还待反唇相讥，却忽然低声惊呼：“开始了！完蛋了！”

通讯到此终止，白金九千放下通讯器，不由捏了下自己的鼻子。

“许伯前辈，多保重啊。”

第 295 章 趁乱起事

差不多在白金九千与许伯的通讯结束的同一时间，会客间内，一名奉命看管黑石号囚犯的【剑羽枭】战士察觉了异常。

这个名为郑力铭的年轻战士，才刚刚完成新兵训练，在胸前盔甲印上象征正式成员的神鸟。这是第一次跟随马薛秦出任务，因此神经一直都紧绷着，生怕自己出错，引得上级不快。

被马薛秦下令在会客间内看守黑石号船员，显然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群下三滥油滑又卑微，看守他们既拿不到功劳，又很容易出什么差错。但对郑力铭而言，马薛秦给他的每一命令，都值得他全力以赴去对待。

所以，他也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人群中的异常。

一个理应老老实实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黑石号船员，忽然高高弓起了腰。

郑力铭第一时间就抬起枪口，厉声警告：“趴下去！”

然而那船员却恍若不闻，迎着枪口，身子越弓越高，还微微颤抖着仿佛在承受什么痛苦。

这番老油子的惺惺作态自然打动不了郑力铭，他权衡了一下，压下了立刻开枪击毙对方的念头，那样很容易让局面变得不可控。

毕竟会客间内有接近 20 个黑石号船员，而负责看守的【剑羽枭】战士却只有两组四人，很难在开枪杀人后还控制得住局面。而一旦对方骚动起来，为保险起见，就只能射杀在场所有人。

而那无疑是最坏的结果，一旦被事后追究，难道要跟马薛秦队长说：是因为有一个老油子不听话弓起身子，所以他们就开枪杀了所有人？

【剑羽枭】作为权限通天的内务部队，不知是多少人的眼中钉，这种破绽一定不会被人错过。而那就意味着郑力铭给马薛秦添了大麻烦！

所以郑力铭心中再怎么反感，也只能先走上前去，厉声喝问：“不要耍花招，老实一点！”

为了加强威吓效果，郑力铭枪口几乎顶到了那船员的头上。

但对方却宛如不受控制一般，一点点直起身子，扬起头来。只见那人双手紧捂着肚子，双目泛白，口中嗬嗬连声，嘴角泛出白沫。

郑力铭心头一跳，有些吃不准对方的状况。

是演戏，还是说……看起来怎么就像是中了什么奇毒？

就在此时，那船员忽然张开口，继而一股浑浊的激流从口中喷射出来！

那是被他胡吃海塞撑入胃袋的各种饮食，经过胃部的初步消化又反刍上来，成为铺头盖脸的浊流！

郑力铭一时反应不及，被喷了半边身子，顿时显得狼狈不堪。

无论会客间内招待客人的饮食有多么精致华美，在被人咀嚼又包裹上胃液后，一股脑倒出来，都只会变得异常恶心。

会客间内转眼间就变得恶臭扑鼻，令人作呕。

郑力铭一时间脑子完全是懵的，他考虑过留在这里的黑石号船员或许会胆大包天地捣鬼，也预想过一旦有人铤而走险，要如何辣手镇压……可他却万万料不到对方居然下作到这个地步！

作为【剑羽枭】的新人，他在训练手册上还从来没看到过要如何处理这种突发状况。

好在同组的老兵反应及时，立刻抬起枪口便要射击。

在这种骤然异变的时候，只有爆能枪可以让人冷静下来。

未必要将那疯狂呕吐的黑石号船员击毙，只要开枪射击地面留下碳痕，就足够威慑所有人了。

但情况的变化，却比老兵预想更为恶劣，在第一个人呕吐出来后，呕吐仿佛成了传播迅猛的疫情。

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的人趴不住，不由自主弓起身子，喷射出来。

而由于四名【剑羽枭】战士距离人群很近，根本不可避免被沾染到秽物。那象征公正与制裁的蓝色盔甲，就像是被亵渎涂鸦过一般。

房间内弥漫的刺鼻味道，更是宛如毒气，不断刺激着【剑羽枭】的战士做出极端的反应。

四名战士，已经有三人的手指扣在了扳机上。

就算事后会给马薛秦带来麻烦，但将一切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才是【剑羽枭】一贯做事风格，何况这些胆敢挑衅蓝甲的走私船员，本就该杀个一干二净！

而就在形势千钧一发之际，却是郑力铭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他高声喊道：“有人没中毒！把他们找出来！”

多亏这位尽职尽责的新兵，一直都紧绷神经，强压下被秽物缠身的不适，才在场面一片混乱之时，发现房间中的又一个异常。

明明大部分船员都在呕吐，却有几个人混在人群中，只干呕，却不出货！

虽然郑力铭也不确定，那些人是单纯没中毒，还是体质好所以症状较轻，但他知道，要想控制场面，就必须抛出一个吸引所有人的话题出来。

而找出症状较轻的那几个异常者，便是最好的话题了。

郑力铭的反应不可谓不快，但就在他刚刚喊出来的时候，一道能量束便从混乱的人群中激射出来，直接贯穿了他的头！

那骤然出手的枪手动作奇快，击毙郑力铭后，连续三道能量束射向其余三名【剑羽枭】战士。

有两人反应不及，被当场射杀，一人侥幸避开要害，却不及反击，就被一只冰冷而有力的金属手臂勒住了脖子。

机械臂向内弯折收缩，仿佛铡刀一般，收割掉了他的性命。

转眼之间，会客间内的四名【剑羽枭】战士就命丧当场！

******

丧钟跪在地上，一边被收缩的肠胃刺激得眼冒金星，一边则被心中的恐惧箍得近乎窒息。

这群白银的疯子，他们居然真的敢！真的敢对【剑羽枭】出手！？

这群无法无天的暴徒，打算在逐波实验室里武装暴动吗？

却见人群中，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站了起来，一脸嫌弃地脱掉了包裹在身上，却沾染了秽物的罩袍，继而收敛面色，问道：“安平，之后怎么办？”

安平放下手中已经停止挣扎的【剑羽枭】战士尸体，叹道：“没想到他们里面有人这么机敏，这下子，后续行动怕是要有麻烦了。”

又有一个佝偻的身影站了起来，说道：“反正有麻烦也是白金九千跟那个绝地小子负责处理，咱们这些下等人，就只配趴在呕吐物里……啊，真恶心啊。早知如此，下药的时候就再减少一点剂量了。”

吕楠说道：“嫌弃脏，你去处理那个马薛秦啊。”

许伯无奈：“你怎么跟那个白金小子一个鼻孔出气了？我只是个医生，麻烦你尊重一下我的基本职业……”

一边说，他一边又拿出通讯器，联系到了另一个人。

“肖恩，我这边的情况你看到了吗？有点麻烦……”

与此同时，在一间遍布监控屏幕的房间内，肖恩正谨慎地观察着每一个画面，以确认局面依然在掌控之中。

虽然实际上局面早早就已经失控了……

第 296 章 俯瞰

大约一个标准时前，也就是丧钟等人仍呼呼大睡的时候，肖恩就悄然离开了会客间。

方法很简单，他直接用一张身份认证卡刷开了会客间的后门，一步就跨入了【逐波】的机要区域。

这条通道，是实验室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自己的办公区径直前来会客的捷径。由于连通着机要区域，所以安保措施非常严密，那厚重的合金闸门就算用火箭发射器都难以轰穿，然而在有心人准备的认证卡面前，却等于全然不设防。

肖恩是单独行动的，没有带上更多人，而这也是他和白金九千等人商讨后的结果。

这种潜入行动，人越多越容易暴露，尤其是在戒备森严的机要区域更是如此。夏杉留下的认证卡或许能帮他刷开闸门，却绝不可能帮他瞒过无处不在的探头，以及巡逻的安保战士。

在场的白银骑士中，有能力在潜行任务中配合全力以赴的肖恩的人并不多，最合适的人选只有白金九千，但他必须留在会客间内以策万全。所以最终，干脆由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肖恩单独行动，前往机要区域内寻求突破。

肖恩没有让同伴失望，他很快就在机要区域内找到了一个专供高级研究人员休息的茶室，然后就不出意料地发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茶室里的东西。

一枚记录着整间实验室全部地图的微型投影腕环。

这是他和师父游历银河系各个地方时，听师父提起的一个小趣闻：很多类似【逐波】实验室的机要设施，因为内部地形过于复杂，很容易让人迷路，所以都会准备多份地图供人使用，尤其是一些年高德昭，却还没高到可以配专属秘书的老领导，几乎都要在常去的地方备上一份地图。

实际上，越是机要设施，地图越是保密资源，寻常不可轻易示人，内部员工最好是凭脑子记。然而这种规矩，总是在基层严厉执行，在高层则形同虚设……

茶室里的投影腕环，再一次印证了师父的话。再坚固的堡垒也往往会自内部由上而下的瓦解。

而靠着腕环上的地图，肖恩小心翼翼地在安保战士的视线与探头的死角中游走，摸到了第一个关键区域——监控室。

这次潜入行动是标准的集体行动，算上被当成试验素材的小庄，一共有 20 人参与行动，而这些人并非个个都如绝地学徒那般神通广大，有人只擅长正面作战，有人身躯魁梧到根本没法潜行，更有人什么都不擅长，只擅长姓南。

想要让这么一个臃肿的团队渗透到戒备森严的实验室内部，就必须有一双能俯瞰全局的眼睛。

显然，监控室就是这双眼睛。

肖恩拿到地图后，第一时间就瞄准了监控室。而作为整个实验室中，权限等级最高的房间之一，进入监控室有两个难点。

其一是入口有一条狭长通道，前后两扇闸门，以及通道内的层层机关几乎彻底锁死了外贼入侵的可能。

好在这一关被肖恩手中的认证卡轻易破解——再坚固的堡垒，也抵不过内贼。

难点之二则是监控室内除了操作人员外，永远都会有经验丰富的安保老兵驻守，他们战力未必有多强，但在关键时刻拉响警报惊动所有人却轻而易举。

而这一关，则被绝地学徒用越发精湛的原理技巧解决——他先是在茶室里取了一套行政长官的制服，简单易容后，大摇大摆地刷卡走进监控室，面对两名已有警觉的安保战士，他屏息凝神，专注于原力，而后只抬手说了一句话。

“放轻松，我不是可疑的人。”

于是两名战士就自然而然放下了枪，用谨慎而谦恭的目光，低头看着肖恩的鞋子，摆出了下属面对长官的姿态。

至于监控室中的三名操作员，则一头雾水地看着安保战士将明显可疑的人放了进来。

他们想要开口，却被肖恩再次以控心术制住。

“工作辛苦了，该换班了，你们五个下去休息吧。”

五人只觉得这番话简直再有道理不过，宛如天籁之音，又似醍醐灌顶……多年熏陶出的纪律操守被完全甩在脑后，根本没过多思考，就纷纷点头，结伴出门。

只是没等他们离开，就依次被绝地学徒伸手敲在脑后，打晕过去。

于是，肖恩就顺利占领了【逐波】实验室最核心的设施，监控室，并通过眼前那几十台显示器，瞬间掌握到了实验室的每一个细节！

整个过程顺利的宛如儿戏，但对于一个有着丰富潜入经验的绝地学徒来说，一切顺利都显得合情合理。

只是在掌控到全局后，肖恩才意识到，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因为实验室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十名蓝甲的【剑羽枭】突然抵达，仿佛要搞突然袭击似的全面检查，让实验室好一阵鸡飞狗跳。

这些人固然牵扯了实验室的精力，让原本还算充裕的安保力量立刻捉襟见肘，给白银众人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机……但是【剑羽枭】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胁。

如果说【逐波】实验室本身是个充满微妙，所有人都似有似无在放水，任由白银骑士团通行的地方，那么【剑羽枭】无疑就是铁面无情的拦路虎。

肖恩只通过显示器上的画面，就足够判断出【剑羽枭】的危险，于是当即联系白金九千商量对策。

时间有限，变数也多，他们不可能制定过于周密的计划，于是在简单商讨后，众人便确立了一个大方向上不会出错的方案：以乱取胜。

而如何生乱，就是留在会客间里的白银骑士们的拿手好戏了，许伯和饮水机的简单配合，就让在场的黑石号船员们不知不觉间食物中毒，成了疯狂呕吐的污染源。

这种恶臭的环境，最容易引起骚乱，而且几乎天然克制那些“科班出身”的精兵猛将。

乾星系毕竟是多年不经战火，大部分武装人员只是训练有素，武备精良，远做不到处变不惊，更不可能适应一群走私

贩子的上吐下泻。而一旦局面混乱起来，白银骑士们就太容易找到破绽完成潜入突破了。

可惜计划不如变化，虽然许伯成功让丧钟等人食物中毒，但【剑羽枭】赶来的速度却比预料还要快，那个与夏溪、安平等人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马薛秦，要么是直觉堪比绝地武士，要么就是事先早得到消息，几乎直接就奔向会客间，连沿途尝试招待他的实验室行政领导都置之不理。

情急之下，却是白金九千挺身而出，他单枪匹马吸引了对方的注意，然后大着胆子利用饮水机的毒气毒翻对手，一举拿下了最艰难的一关！

相较而言，许伯等人在会客间的麻烦，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肖恩看着屏幕上那几个死不瞑目的【剑羽枭】战士，暗自叹了口气，而后对许伯说道：“不必担心什么麻烦，你们没有惊动其他人，所以，就照刚刚说好的激进方案行事。你们几个穿上他们的盔甲，和白金九千到武装部集合。”

第 297 章 知音难求

按照白银骑士团在会客间内临时商讨出的方案，位于监控室，得以俯瞰全局的肖恩，拥有最高决策权，当他做出判断时，即便是带队人白金九千也必须遵从。

然而肖恩的命令，还是惊到了许伯。

“肖恩，你确定，要我们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去武装部夺权？”

肖恩确认道：“这是最好的机会，拿下武装部，这个实验室对我们来说就等于不设防，极端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以整座实验室为人质，强行打开通往苍穹顶的道路。”

“但是这也太儿戏了！”

“你要相信，既然我能用一张来历不明的身份认证卡刷开通往机要区域的闸门，你们当然也能用一套偷来的蓝色盔甲，伪装【剑羽枭】去钳制本地安保！”

许伯说道：“你这是把他们当内应了吗？”

肖恩说道：“现在我们必须把他们当做内应，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内应，我们甚至没办法降落在【坤】！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公然资敌的借口，给他们一个面对事后追责能够甩锅的理由！”

话说到这个地步，许伯心中纵有疑虑，也不再反驳，何况他也隐隐感到肖恩说的没错，这一路上的不自然之处太多，仿佛真的是有人在故意配合他们。

于是他便伸手招呼同伴，尽快剥下那些【剑羽枭】的蓝色盔甲，找身材合适的人去取而代之。

肖恩则在通讯器中，为他们描述着规划好的前往武装部的路线。虽然现在监控室已经落入掌握，但偌大实验室内的不可控因素毕竟还有很多，还是尽量避开人群为妙。何况之前被马薛秦下令搜寻可疑人士的两组战士也需要专门针对一下……

然而话才说到一半，他忽然发现，视野边缘的一张显示屏上，有两个年纪轻轻，便一个头发稀疏，一个更加稀疏的研究员，正一脸莫名其妙地向监控室快步走来。

肖恩立刻调试设备，采集他们的声音。

“那帮人搞什么鬼，监控室也能临时换班的吗？”

“算了算了，他们是前辈，是资深研究员，是每年享受家族特殊津贴的人才，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这两段话，让肖恩简直有瞠目结舌的感觉。

这，算是一语成谶吗？

他之前用原力技巧驱赶这里的操作员和安保战士时，要他们下去换班，却不想原来真的要换班！？

而看着被他对方在监控室角落里的那几个昏迷不醒的人，肖恩顿时感到有些棘手。

虽然他完全可以等他们进来换班时，将他们一道打晕处理，可是晕倒在这里的人越多，暴露异常的概率也就越大。

诚然，【逐波】实验室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为白银骑士团这一行人逐一排除阻碍，肖恩甚至敢借助这股力量，让许伯等人直接去夺武装部的权。

但他也知道，不可能每件事都拜托无形的力量去解决，这股突然出现在显示屏里的二人组，就大概率是计划外的要素。

肖恩心念急转，很快就有了主意。

他深吸口气，伸手揉捏着脸上的肌肉，为接下来的演出做起了热身。

如果一切顺利，不但这场小小的意外风险可以化解，甚至还能得到更多宝贵的情报。

******

不多时，两名被临时叫来换班的年轻研究员，就靠着一套复杂的认证设备，越过两道闸门，来到监控室中。

只迈进来一步，两人就不由愣住了。

因为那堆躺在角落里昏迷不醒的人体，实在太扎眼。

至于坐在操控台前，翘着二郎腿，对他们两人露出神秘微笑的年轻人，就不只是扎眼，简直是骇人！

其中一个头发稀疏的研究员，立刻就要摸出腰间的通讯器发警报。

却听肖恩在此时发出了呵呵的冷笑声。

明明是冷笑，但那声音仿佛蕴含着令人莫名心安的力量，头发稀疏和头发更加稀疏的研究员，只感到高高提起的心开始缓缓落下。

于是头发稀疏的研究员，也便不忙着发出警报，而是困惑不已地问道：“你是谁？”

肖恩不答，反问道：“怎么不发警报了？”

头发稀疏的研究员，看了一眼同伴，才说道：“怕惹麻烦。”

一个明目张胆在监控室内打晕工作人员，却大大方方等人进来，且不阻止发警报的人……比起什么入侵的间谍，反而更像是什么来头大到足以无视一切实验室规章记录的大人物！

类似的事情，在乾坤集团的各个企业内都有发生过，举报犯罪的正义人士惨遭报复、而中饱私囊、出卖商业机密的企业高管却依然逍遥。

这年轻的研究员虽然头发稀疏，却不少见识，在最初的惊吓被化解后，便自然脑补出了一个对眼下这诡异画面的合理解释。

另一个头发更加稀疏的研究员，反应迟缓了些，但听同伴这么解释，也觉得很有道理，便不由问道：“您，是哪位啊？”

头发稀疏的研究员皱起眉头，斥责道：“大人不说，就是我们不需要知道！”

肖恩又是轻轻一笑：“也不用这么紧张，不是什么说不得的话题，只不过我就算说了，你们也只会摸不着头脑。无论是我的名字还是我所隶属的机关，对你们来说都是一辈子不可能接触到，更不可查证的东西。”

头发稀疏的研究员连忙点头：“大人说的是，我们知道了！”

肖恩又说：“不过，难得在这里遇到，倒是不妨多聊几句，我叫肖恩——至少现在是叫肖恩，你们呢？”

头发稀疏的研究员连忙说：“我叫王原。”

另一个头发更加稀疏的则说：“我叫罗晓。”

“好，王原，罗晓，我记住了。你们平时都是负责做什么的？”

王原说道：“我是【淤泥】项目组的高级数据分析员，兼偶尔来这里轮班……”

肖恩没听过这个淤泥项目，也不了解高级数据分析员的具体工作，但他却露出了然的表情，用居高临下的语气玩味道：“【淤泥】项目啊，其实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下次有机会我会深入了解一下，不过这次来呢，我是为了另一个项目。”

王原眼珠一转：“您说的是【乐土】项目吧？”

肖恩说道：“当然，看来你们心里也有数，这个【乐土】虽然是个明星项目，但这些年，它暴露的问题也丝毫不少。”

罗晓刚要开口，就听王原一拍大腿：“您说的可太对了！”

第 298 章 无可取代

监控室中，王原苦着一张油腻的脸，冲肖恩诉苦。

“肖恩大人，这个【乐土】项目虽然名头光鲜，本质真就纯粹是个干烧钱的东西！这么多年了，集团投了多少资源过来？甚至实验室内部被他们吸了多少血？结果呢，他们有什么像话的成果吗？每年都听夏杉在董事们面前不停忽悠，可是他们许诺过的原版【玄黄血】却从来不见踪影！”

肖恩则点头微笑以示鼓励，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夏杉一力主导的【乐土】项目只不过是骗局？这是很严肃的指控，我不可能听过就算，你们，有证据吗？”

王原的苦脸顿时僵住。

他只是看准机会，大着胆子在这个和颜悦色的大人物面前倒倒苦水，顺便给同行使使绊子，但要说真凭实据……那怎么可能有？

如果真有证据证明夏杉在欺上瞒下，挥霍集团资源，那他早就该被【剑羽枭】的人抓去小行星带挖矿了，哪有可能在这实验室里当拳打同行脚踩行政主管的土霸王？

于是肖恩的笑容骤然收敛，刹那间的表情变化，只让头发稀疏和更加稀疏的研究员不寒而栗。

“所以，你刚刚所说的，只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是对一名集团的功勋研究员的无端污蔑，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话说到最后，肖恩怒目扬眉，杀意外露，顿时让头发稀疏和更加稀疏的研究员当场跪倒。

“大人我错了！”

“大人别杀我！”

肖恩冷哼一声，说道：“我的前辈在退休时曾经叮嘱我，做我们这行的，一定要记得先礼后兵，一定要记得微笑为先，因为一旦失去人性，就会失去初衷……他说得挺好，可惜这些好话并不是适用所有人！”

疾言厉色之下，王原和罗晓更显恐惧，甚至干脆磕起了头。

“大人饶命！”

至此，绝地学徒甚至无需使用自己的原力技巧，就已然将两名研究员的心思玩弄于股掌之间。

而他对两人的惶恐并不予理会，甚至没有再看那两人，而是默默转过座椅，背对着两名研究员，开口盘问起来。

“【乐土】项目，这些年的成果的确不尽如人意，你们认为问题在哪里？说老实话，不要再耍花招。”

经历了先前的敲打，王原和罗晓果然不敢乱说话，只将心里话都一五一十交代出来。

“夏杉这个人的本事，我们的确是佩服的，他很可能比其他接项目组的带头人加起来都聪明。但是……”王原说到这里，不由看向同伴，却见罗晓也是一脸迟疑地看向他。

顿了顿，王原才鼓起勇气说道：“但是我们都觉得，夏杉好像根本没打算认真执行【乐土】计划，虽然【乐土】遭遇了不少意料外的难关，但以他的聪明，就算最终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也该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肖恩问道：“你认为他的方案不聪明？”

王原说道：“这……也不能说不聪明吧，就他确定的研究框架，换了我们的话早就玩不转了，他却每年都能有新把戏展示给董事会，这一点我们还是佩服的。但他既然这么聪明，为什么有些我们都想得到的办法，他却想不到呢？”

肖恩问：“比如呢？”

王原答道：“比如，他的【乐土】项目，核心理念是为龙人族提供优渥的生长环境，以刺激【玄黄血】的生成。然而这些年来，试验效果越来越差，无论夏杉如何变换食谱，调整乐土的自然环境，【玄黄血】的质量还是每况愈下。那么这个时候，与其穷尽细节，不如稍微换下思路。”

罗晓也用力点头：“其实我之前就考虑过，既然单纯的正向刺激效果在衰退，那就该考虑反向刺激。比如将一个锦衣玉食的龙人，突然置于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利用这种巨大的反差来刺激他身体产生全新的变化。”

王原补充道：“实际上我觉得这很可能才是正道，毕竟最早的【玄黄血】也不是靠养尊处优萃取出来的啊。”

罗晓附和：“是啊，至少我们能考证到的历史文献里，最早的【玄黄血】就是诞生自极端条件下。我们知道的东西，夏杉没理由不知道，但他却根本就没往这个方向用过力，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肖恩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们既然有这个想法，为何不自己做？"

王原说道："没有资源啊，实验室里的龙人们被夏杉看得死紧，根本匀不出给别人。"

罗晓也说："而且夏杉这人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别人的谏言，反而记恨那些为他积极补台的人。我和王原之前曾经考虑过调去【乐土】项目组，毕竟夏杉的本事我们都很佩服，那边待遇也好，研究资源也更多。而那边的人事主管也对我们表示了欢迎。但是有次在食堂吃饭，我们恰好遇到了夏杉，将这个想法稍稍提了一句，就……本来十拿九稳的事就这么黄了。"

肖恩听到这里，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夏杉不那么做，当然不是想不透此节道理，他纯粹只是不想那么做，他如果愿意把龙人当成纯粹的试验素材，就不会一力主导【乐土】计划，更不会被嘎鲁等人视为先知。

只可惜，这种人即便天才横溢，却终归势单力薄，哪怕在逐波实验室里，他也难以为继。

一边在心中感慨，肖恩一边继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持续逼问更多的情报。

"所以你们认为夏杉在故意怠工，拖慢了项目进度，那么如果换掉夏杉呢？"

这个问题，让两名跪在地上的研究员都是一愣。

"换掉夏杉？那……"王原张口结舌，"那恐怕也不太好。"

肖恩冷笑："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会毛遂自荐。"

王原垂下头，说道："我们虽然对夏杉有不满，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现在最好的研究员。【乐土】项目有再多的问题，也是现在围绕【玄黄血】展开的项目里进度最好的一个。换了我们，恐怕支撑不住台面。"

肖恩表现出略有意外且极有兴趣的模样，说道：“呵，如果在你们这些专业研究人员眼里，最优势的项目也只不过如此，那么【玄黄血】的研究还有多少继续的价值呢？”

第 299 章 诉苦

肖恩的问题，让王原和罗晓再次陷入冷汗如雨的窘境。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也实在太尖锐，再加上此时肖恩为自己营造的特殊身份，让他的问题更显得意味深长。

这位隶属神秘机关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玄黄血】的项目，理应是乾坤集团董事会定下的最不可能更改的基本战略，为此据传闻上面甚至不惜干掉了南家的领袖……现在，这是后悔了吗？

想到这里，头发稀疏的王原不由开始脑筋过载运转，他虽然是研究人员，但对外务却并不抵触，集团高层的各种八卦密辛简直了然于胸，一时间无数种阴谋猜想在他脑海中酝酿成型。

片刻后，他长吸了口气，说道："大人，关于【玄黄血】，虽然近几年相关项目的确存在进度不及预期等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漫长的……"

肖恩摆了摆手，意兴阑珊地打断道："这种打法董事会和投资人的套话就不要说了。"

王原哪里敢承认这是套话——虽然这的确是套话，几乎是他照搬了夏润医药董事长的讲话稿。

"大人，您误会了，我说的千真万确，【玄黄血】项目关系重大，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福祉，对它的研究必定可以造福……"

肖恩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你说的这些诚然是真话，但我要听真话，还用来这里吗？什么样的研究报告我看不到呢？所以我现在要的不是真话，而是你的心里话。"

说到此处，肖恩从座椅上转回头，目光灼灼地直视着王原，而后他伸出手，语气轻柔却坚定地说道："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

王原只觉自己本就过载的大脑轰一下炸开，那些被理智束缚着的话语仿佛溃堤的洪水。

"【玄黄血】项目，早就该叫停了！这些年如山如海的资源填进去，到底填出什么了？【逐波】好歹有夏杉牵头的【乐土】，他在项目外的研究也时常有突破，去年还研发出了一种针对【绿肢症】的特效药，可以说完全对得起预算了。但集团其他实验室在做什么？动辄养活上千人的研发团队，各种研究报告每年能填满一仓库的存储卡，优质【玄黄血】却几乎再不见产出，根本是在平白消耗龙人们的宝贵性命！我们是来做生物医药研究的，不是来搞大屠杀的！"

王原这番话，却是把罗晓吓得头发都要脱落下来。

"喂喂，王原你说话注意点……"

而不待肖恩开口，王原已经先一步转头驳斥道：“有什么可注意的？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早饭的时候你不还跟我抱怨夏润医药的董事会里尽是酒囊饭袋？”

罗晓干笑两声：“那是，一时口快……”

肖恩则趁机说道：“罗晓，把你的心里话也告诉我。”

考虑到这一步的重要，绝地学徒再一次使用了他越发熟练的控心术，而伴随原力的流淌，就仿佛在枯草堆上点燃了火，罗晓酝酿在胸中的言语也终于压抑不住。

“我……说老实话，不但是我，【逐波】实验室里，谁不觉得医药集团董事会坚持开发【玄黄血】的决策荒唐？早些年，【玄黄血】被传得神乎其神时，大家的确觉得这是值得研究人员为之投注人生的方向。但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明眼人是看得出来的。如果说一个瓶颈存在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可以解释为当时的研究人员能力不足、研究条件有限，那一个瓶颈存在几十年甚至更久，就只能说明这条路是错的！”

肖恩听了这话不由微微蹙起眉头，王原所说，和自己所知，存在微妙的差别。

于是他问道：“这些年研究进度虽然缓慢，却也始终是在稳步推进……”

却听罗晓干脆冷笑出来：“大人，你这就是所谓’真话‘看得太多了。没错，几乎每一份由实验室呈交给上面的报告里，都会着重渲染那百尺竿头的微妙进步，然后更着重描绘美妙的未来。但对于我们这些一线人员来说，真相一直都是明摆着的：【玄黄血】早就不中用了！这些年如果说成品药剂还能有什么延年益寿的效用，那也纯粹是我们在【玄黄血】里勾兑的其他药物使然！大人，我就敢用我的科研信仰来担保，这些年，围绕【玄黄血】展开的所有项目，都只是自欺欺人的浪费罢了！”

肖恩闻言不由惊讶，这罗晓对【玄黄血】项目的满腹怨气，可不是他的原力技巧使然，他只是诱导对方说出心里话罢了。

而这个心里话，真可谓是满腹黑泥了。

绝地学徒心头一动，脸上摆出早有所料的笑容，问道：“对于常年拿不出可靠成绩的人来说，贬低大环境永远是顺理成章的……”

话没说完，就被罗晓抢白道：“大人，你这就错了！我这可不是在贬低大环境来甩锅。事实上要甩锅也轮不到我！【逐波】实验室的成绩再怎么不理想，也是【玄黄血】相关项目里成绩最出众的，何况我负责的还是【烂柯】项目，和【淤泥】一样属于外围项目，享受的资源少，但业绩压力也小。这几年我和王原的评级都是甲等，根本没有需要甩的锅！事实上，虽然我和王原都没能参与到核心项目组，也拿不到集团特殊津贴，但个人待遇并不比常年不能达标的夏杉差多少！如果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我们还巴不得集团能坚持开发【玄黄血】一万年不动摇呢！”

王原也补充道：“大人，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我们这些一线人员，是真的腻透了【玄黄血】了！这些年，我们在一条死路上反复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还要摆出一副欢欣鼓舞，血没白流的模样……这种滋味真的太恶心了。诚然，我们这些研究员，在整个乾星系的社会体系里，最多只能算是中产阶级，跟真正的大人物根本没法相提并论，更没资格去喊什么拒绝接受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口号。但能够从事科研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头脑有相当的自信！我一直认为，我的天才头脑，不该浪费在编织骗局上！”

第 300 章 人心所向 暗潮汹涌

王原和罗晓的旺盛倾诉欲，让肖恩也不由惊讶。

的确是他用原力技巧引导对方说实话，但这个实话的来势之凶猛，实在远超预料。

他也没想到，两个看起来像是实验室中坚力量的研究员，居然对【玄黄血】项目抱有如此大的怨气！

这是特例吗，还是说，在他们身上，存在一种广泛普及的共性？

【玄黄血】项目，其实并不得人心？

当然，不得人心才是常态，如果真的是万民支持的好事，乾坤集团就不会将其列为绝密项目，只在暗中推进了。

但是一线研究人员都有这么大的情绪，还是有很特别的意义。

想到这里，肖恩心头一动，开口道："你们两个的心里话，倒是和南鹤礼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下一刻，两个狂倒黑泥的研究员，就倏地闭上了嘴巴。

然而他们闭嘴并不是忽而醒悟，不愿开口，而是一时间不知从哪里说起。

过了很久，才听王原说道："大人，您既然连南鹤礼先生的事情都知道……不，您当然是知道的。毕竟，他是因为我们的报告，才……"

你们的报告？

肖恩再次感到惊讶，脑海中不由闪过南鹤礼留给南无忧的遗产，以及南笃交代的许多密辛。

南鹤礼最早接触到【玄黄血】时，并不觉得开发【玄黄血】是什么坏事。他甚至出于家族利益考虑，也认真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中，只是很快就转变了态度，打算另起炉灶。

而根据南笃的交代，以及南鹤礼留下的遗物，可以确定促成他态度转变的要素有两个，其一是他内心深处人性尚未泯灭，同情龙人族的凄惨遭遇……但更重要的则是他断定夏家的方向从根子上就错了，庞大的科研团队非但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形成了不可调头的巨大惯性，裹挟着更多的人沿死路狂奔。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一个刚刚接触【玄黄血】项目不久的人，凭什么就断定夏家坚持多年的研究方向是错的呢？就算南鹤礼被人称赞是有研究者的气质，他也不至于以一个业余生物科技爱好者的身份，否定无数行业专家的坚持。

一定是夏润医药内部出了"叛徒"。

而现在看来，这个王原和罗晓，大概率就扮演了促使南鹤礼转变的叛徒角色！

这让肖恩对这两人的经历越发感兴趣，便追问道：“南鹤礼死了，你们两人又是凭什么脱罪的呢？”

王原说道：“我们……还好吧，毕竟这里是【逐波】实验室啊，有夏杉带头，我们的研究方向一直都和主流不同，其中也不乏离经叛道的，高层从来没有因为研究方向上的问题追究过我们的责任。”

罗晓也说道：“当然，我们在南鹤礼意外身亡之后，处境的确是有些微妙，津贴莫名其妙被扣，项目组也不断有人离职……不过，也不至于更糟糕了，毕竟要是连写份实在报告都要追究下去，那夏润医药集团，也别找人做研究了，让董事会拍个脑门定下方案，再找一群巫医神棍一起大吹法螺就可以了。研究人员嘛，总是要跟上面的好高骛远唱反调的。”

王原则说道：“而且这些年，其实大部分人都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哪怕是个正常召集人体志愿者的项目，长期没有进展，也会让人气馁。更何苦【玄黄血】的项目，哪里是正常召集志愿者？”

说到此处，王原脸上明显露出恶心反胃的表情。

肖恩用取笑的语气问道：“你们作为研究人员，倒是挺懂得人性为本啊。”

王原沉默了一下，说道：“大人，您愿意嘲笑我伪善也好，评价我无能也罢。但我们的确都是人，都还有一颗人类的心。让我们在试验的时候，解剖一只【绿头鼠】，那没有问题。让我们制作【卜哈尔猫】的标本，也可以。甚至必要的时候对智慧生物下手，只要确有理由，我们也狠得下心。但【玄黄血】是不一样的……那可都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啊。”

罗晓则说：“当然，这么庞大的医药集团，不把人当人的，肯定大有人在。就好像投资人们其实就一直没怎么把我们当人。经常说什么’要不是我们给你投资，你们这群只会写报告的废物早就饿死了’……”

王原苦笑："关键人家说的也没错，所以就算我们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捏着鼻子给他们打工。但是，反过来说，他们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花钱雇佣我们这些同样心不甘情不愿的研究员，在一条没有前景的道路上磨蹭。唉，这种互相折磨的事，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罗晓则说："真到头了，你我怕也就只能去领救济了。不过，现在看来是南于瑾接手南家，情况应该会好转吧，至少我们的津贴应该有好转。"

肖恩不置可否道："你们对南于瑾倒是颇有好感？"

王原说道："好感当然是谈不上的，那个人跟夏家的董事、投资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半点学术研究应有的理想主义。不过，他的好处也就在这里了，只要给他足够的利益驱动，他就愿意投资，这方面他反而比南鹤礼要大方。而我们这些研究员，这辈子做的不就是这些事么？"

说到这里，王原挠了挠发量稀疏的头顶，发出无奈的叹息。

"大人，你想要真心话，这些就是我们的真心话了。很抱歉我们没办法成为集团想要的那种优质工具人，而且除了【逐波】实验室这种相对特立独行的地方，你在其他地方开展调查，结果也不会差太多。怎么说呢，做研究的人，一般还是有一些基本共性的，不然的话，以我们的聪慧，无论是去做什么，都比做研究赚得多啊。"

对于王原这充满臆断的乐观结论，肖恩不置可否，但是他所说的话，却还是给肖恩带来了一定的触动。

【玄黄血】这种违背人伦的项目，终归是不得人心的，反对的声音尽管一直被压制着，但爆发也只是时间问题。尤其【玄黄血】的质量日益下滑，本就难以为继。

或许南鹤礼的死，也是利益集团情急之下的爆发吧，而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处境窘困。

所以，其实形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用黎明前的黑暗来形容，才最贴切不过。

所以，他们从【兑 101】离开后，看似深陷绝境，却能一路翻盘……正是因为在绝境之下，一直酝酿着希望？

第 301 章 出口

王原和罗晓的话，让肖恩不由陷入沉思，而另一边，见年轻的大人物不开口，两名研究员却自顾自地说聊起了天。

或许是先前控心术的效果太好，这两人说起真心话竟没完没了。

“其实仔细想想，虽然很多人都说南于瑾这次上位有点卑鄙无耻，对亲侄女重拳出击。但对我们来说，南于瑾上位才是好事吧。”

罗晓问道：“为什么？谁上位不都一样？”

王原说道：“当然不一样，南鹤礼之前是摆明了想要另起炉灶的，让这种人运营起来，那还了得？”

罗晓嗤笑："你不会真以为他那个替代方案有机会成真吧？"

王原说道："有没有机会成真，都不影响我们的竞争对手多了一个，到时候上面肯定又要我们加班加点，你喜欢加班？"

罗晓肃然："有道理，这的确是个问题。所以你才觉得南于瑾上位是好事？"

王原说道："他一直都对【玄黄血】兴趣浓郁，不知是想要延年益寿，还是单纯看中了这一块的丰厚利益。但只要他有兴趣，就意味着我们忽悠他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罗晓深以为然："的确，无论多精明的权贵，一旦提及长生和财富，就立马变成弱智一样。"

王原又说："而且之前你不是还发愁，南鹤礼死了以后，共和国和咱们关系转冷，外部技术援助会不会断。现在有南于瑾上位，问题就迎刃而解啊。他跟缪恩人的关系一向不错，而缪恩人的投资遍布银河系，应该有办法维持原先的技术合作吧……至少【玄黄血】的出口应该没什么问题。"

两人随口交流的话题，却是让肖恩心中一凛。

想不到就在他以为话题要结束的时候，这两人又抛出猛料。

来自乾星系以外的援助？【玄黄血】的出口？这问题可就严重了啊……

隐约间，肖恩甚至猜到了师父一直滞留在【坤】的理由。

如果【玄黄血】不单单是乾星系内部的事，那她当然有理由留在乾星系最核心的地方，将问题调查清楚！

然而，就在肖恩准备开口细问这个话题的时候，却听王原一声惊呼，伸手向前指。

"大人，那边是不是情况不太妙？"

肖恩回过头，只见居中的一块显示屏上，正显示着四名身着蓝甲的【剑羽枭】战士，将两名同样身着蓝甲的同行包围起来，用爆能枪指着。

肖恩一眼就看出这是冒牌【剑羽枭】白金九千在带队围剿正牌【剑羽枭】。

从画面上看，他的行动还挺迅捷有效，训练有素威名赫赫的正宗【剑羽枭】战士，已经被他逼得举起双手投降了。

“大人……”

对于身后研究员的疑问，肖恩摆出一副你何必大惊小怪的从容姿态，嗤笑道：“这不是很正常吗？【剑羽枭】的职责是为夏家清理内部的毒瘤，但谁能保证他们自己内部就没有毒瘤？难不成这帮人都是神话生物转世，没有七情六欲？既然他们内部也有毒瘤，那么肃清毒瘤也是很合理很常见的。”

这个解释，只让两个研究员眉头大皱，却又无从反驳，一时间跪在地上，难受不已。

片刻后，罗晓又瞪大眼睛，伸手指向显示屏：“等等，那边又是什么情况？”

这一次，却是安平带队的一行人，比白金九千更早一步来到了实验室的武装部。

在武装部轮休的战士们，被几个蓝甲战士堵个正着。安平一边出示了一份鬼知道从哪里搞来的认证卡，一边不由对方检查，就宣称武装部里混入了奸细，要求群体解除武装，接受检查。

这等霸道行径，几乎和抢劫无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武装部中那些明显是老油子的战士们，却没有任何人做出抵抗，他们只是面面相觑了一阵，便纷纷将手中的枪械丢到地上，甚至顺从地将武库大门敞开，任由安平等人进去更新装备。

这种过分配合的态度，甚至让安平等人都感到受宠若惊，传说中王师天降，敌军倒戈的画面也不过如此。只不过在形

势紧迫，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安平等人也无从计较这些人的异常，既然对方愿意配合，他们就尽快做好该做的事。

不久后，【逐波】实验室最核心机要的武装部就被安平等人彻底封禁起来，一群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就老老实实地被锁在各自的隔间里，将外面偌大的实验室拱手让人。

对此，监控室的头发稀疏的研究员已经看不下去：“大人，他们也太过分了！【剑羽枭】再怎么权势滔天，也没道理查封实验室的武装部啊！”

对此，肖恩依然发出“你何必大惊小怪”的嗤笑声，解释道：“这不是【剑羽枭】跋扈，而是你们的武装部足够配合，不然他们人多势众，真要暴力抗拒，难道区区十人的【剑羽枭】，真能在实验室里横行无阻吗？”

“可是，为什么他们要配合【剑羽枭】呢？我以前经常听他们抱怨说蓝人跋扈，早晚要让他们好看……”

肖恩反问：“是啊，所以他们为什么要配合呢？开动你的脑筋想想吧。”

这个反问，却是让王原心里发毛，无数种可能性在脑海中徘徊酝酿，却是越酝酿越恐怖骇人。

而这就省了肖恩再去编织理由的功夫，趁着王原和罗晓越发惊骇，绝地学徒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关于【玄黄血】的出口……”肖恩缓缓开口，脑海中同时反复斟酌措辞，“相信你们应该清楚，这里面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名堂。”

这句话纯粹是他的主观臆断，但话音刚落，就见王原和罗晓一脸深有同感的模样。

“大人您说得没错，出口【玄黄血】，那里面的名堂，就连我们这种基层小卒都看得出来。照理说【玄黄血】的存在应该是星系的最高机密，每一支药剂的下落都要求清晰可查。但就因为这个出口需要，不知有多少药剂下落不明……”

罗晓则说："上次绝地大师来视察的时候问起这个问题，我看主任脸都绿了……唉，那真是位学识通天，令人仰慕万分的女士，如果下次还能有机会和她说上几句话就好了。"

这句话，却是让肖恩的眼珠都要瞪出来了。

你们在说什么？！

第 302 章 再见

两位头发稀疏的研究员，终于正面打破了绝地学徒的心防，让这位演技越发精湛的年轻人露出不该有的惊讶表情。

好在，跪在地上的研究员只顾自己聊得起劲，完全没抬头注意到肖恩脸上的异样。

而肖恩也很快就强行压下了心头的澎湃，强行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嗤笑。

“绝地大师……那的确是个，奇妙的人。”绝地学徒一边说着，一边开动宛如生锈的大脑来编织台词，“但同时也是个极端危险的人，她的到来，会为这个星系带来莫大的危机，你们如果和她有过交流，最好一个字不差的，再和我说一遍。”

肖恩说完，心跳就不由快了几拍，因为无论他如何润色台词，这段话说得都颇显生硬，和他刻意打造的神秘高人的形象完全冲突……只能指望两位研究员忽略细节了。

所幸王原和罗晓的确忽略了细节，因为提到那位绝地大师，他们也有说不完的话。

“大人，这件事我们当初已经被反复审讯过，每一个字都留在档案上了，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了。”

王原嘴上这么说，却还是忍不住续道：“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位女士，照理说，以她的身份，到了我们这种地方，翻阅过那些机密资料，没当场翻脸拔剑砍人就不错了。但她似乎对我们并没有敌意，甚至没有偏见。”

肖恩强忍着心头悸动，评价道：“毕竟比起你们那些同行，【逐波】对龙人的态度简直是圣人。换了其他地方，就未必能看到她的好脸色了。”

王原和罗晓面面相觑，而后王原说道：“这个，我的确听【岁月】实验室的同学提起过，莫斯提马女士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乃至整个研究机制都不以为然。而且，就因为她的批评意见，【岁月】实验室的下年度预算都受了影响。”

这番话再次让肖恩心头一动。

师父居然不止去过一家实验室，而且她的态度居然能直接影响到年度预算，这简直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备受推崇的专家顾问！

而接下来，来自王原和罗晓的陈述，更是印证了肖恩的判断。

按照这两人所说，莫斯提马是在不久前，来到【逐波】进行考察的，陪同的人除了负责安保的【黑翼】等精锐之外，还有一众集团董事——这个集团，是乾坤集团。

照理说，那些住在苍穹顶的大人物们，很少会以集团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夏润医药的下属实验室里，他们只需要坐在办公桌后面，审阅层层润色过的报告就可以了。

何况，关乎【玄黄血】的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是见不得光的绝密，那些大人物们距离这份肮脏的绝密越远越好，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只要将那些润色报告的手下人推出去背锅就好。

集团董事们的亲身驾临，只能说明他们对莫斯提马的重视，已经远远胜过了明哲保身的一贯理念，而考察本身也不同以往，具有了更多实质意义。

实际上，这种上级考察，一般而言都是乏善可陈的：早得到视察消息的只会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各位大人物，加上主力项目【乐土】本身也并不违背人伦，一番考察下来总是会宾主尽欢。类似这样的考察，实验室每年都要迎接十几次，工作报告都是模板套好，改改人名和日期就完事的。

但这次随着绝地大师的到来，考察活动变得郑重其事。那些高高在上的董事会成员们，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围绕在莫斯提马身边，为她所说的每一个字而心弦上下起伏。

“我记得当时莫斯提马女士高度评价了【乐土】项目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有董事表示明年可以直接给咱们实验室多加一倍预算。”王原一脸怀念地说道。

罗晓则摇摇头：“可惜她后来又说，设计理念虽好，执行过程却疏漏无数，不光浪费资源，更延缓进度。然后董事就表示要加强实验室的内审，搞得我们所有人都鸡飞狗跳的。”

王原叹息道：“不过人家说得也没错啊，她只是偶尔来看一眼，就找出那么多技术漏洞，搞得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仿佛都在游手好闲……虽然实际上这个实验室里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太多了，早该加强内审了。”

罗晓说道：“这种事，夏杉每年都会跟医药集团去投诉，可惜为此他几乎每年都拿不到该有的津贴奖金。反而莫斯提马女士一开口，董事会态度就有了松动。要是她能常驻【逐波】就好了啊。”

两人的对话中，充满着对绝地大师的推崇，这是这种推崇，却让肖恩越听越感到微妙。

他当然不怀疑师父的能力，虽然她理所当然不是什么生物医药的专家。但以“万能绝地”的本事，只要给她一点准备时间，她就可以扮演成无可挑剔的资深专家。

但是，为什么？

师父有什么理由特意作这种扮演？又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提点【逐波】实验室？

以绝地大师的立场而言，她对【玄黄血】项目本身，不该从一开始就势不两立才对吗？

带着这份疑惑，肖恩深深吸了口气，对两位研究员说道：“好，你们的故事我已经听完了，下面，从头开始，再说一遍，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

王原苦着脸：“大人，我刚刚已经把能想到的全说了，再复述也不会有新鲜东西了。”

罗晓则说：“大人如果信不过我们，不如去找下监控录像。虽说当时【黑翼】的人把所有视频记录都销毁了，但大人应该能拿到备份吧？”

肖恩没理会两人的抱怨，只是向前探出手，重复道：“把所有的细节都复述一遍，拜托了。”

两位研究员精神一阵恍惚，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故事。

而随着王原和罗晓絮絮叨叨的陈述，绝地学徒半闭双眼，专注精神，在脑海中勾勒出绝地大师的身影。

第 303 章 一帆风顺

“当时，莫斯提马女士就走在最前面，【黑翼】那群走狗紧随其后。”

哒，哒……

肖恩的脑海中，逐渐清晰地呈现出师父行走的脚步声，而在声音之后则是画面，从碰撞金属地面的长靴，到简朴而不失优雅的长袍斗篷，再到腰间缓缓摇曳的光剑。

一时间，莫斯提马那宛如可以踏破一切险阻的身影，仿佛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来到了肖恩眼前！

这当然只是绝地学徒的幻想，但他已经隐约察觉到，师父在这个实验室为他留下了重要的提示。

“莫斯提马女士当时就说：‘夏杉的设计理念没有错，这些年他的成果也足够说明【乐土】项目较之其他项目的优越性。但与此同时，流程执行方面却疏漏颇多，至少我一眼看下来就有三点可以改进的地方……’”

莫斯提马温和却不容置疑的声音，仿佛就萦绕在肖恩耳畔。

绝地学徒相信，师父来到【逐波】，一定不是为了提点这里的研究员更好的生产【玄黄血】。而且，她明明拥有了将一众集团董事都指挥得团团转的能力，却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仿佛自己真的是乾坤集团特聘专家，这也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只可惜一直到脑海中的莫斯提马完成了整个视察工作，在【黑翼】的簇拥下离开，肖恩都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而不等他继续冥想下去，两名研究员就再次喧哗起来。

“大人，这次的情况，真的有些不妙了吧？！”

王原一脸惶恐地指着一面显示屏，只见画面中，两位穿着研究员制服的人，颇有些鬼祟地用一张来历莫名的认证卡，刷开了绝密资料库，大肆翻找内部资料。从他们的言行举止来看，别说是间谍，简直是强盗。

肖恩一眼就看出那是煞无名和南无忧，这两人的组合有些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

整个白银骑士团，以煞无名这个冈根人最擅长伪装。虽然冈根人在乾星系并不多见，但【逐波】实验室里的人外种族却不少，他披上研究员的制服白袍，丝毫不显得违和。

至于南无忧，她显然不适应这种潜入行动，举手抬足间到处都是破绽，全靠煞无名掩护。但她却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她，才最清楚什么样的资料证据，对乾坤集团最有威慑力。

届时，无论是去寻求绝地大师的帮助，还是干脆去找董事会对峙，丰富而可靠的证据都是必须的。

而看着显示屏上，行动顺利的二人组，肖恩也就放下了因冥想被打断而滋生的一点浮躁。

他点点头，淡然说道：“这有什么不妙吗？那里不是你们存放资料的地方？”

王原张口结舌，只觉得大家的思维仿佛不在一个次元。

“那，那的确是实验室的资料库，但正因为是资料库……”

肖恩打断道：“是就可以了，其他的事不需要你们管。”

王原还待争执，余光所及，却让他嘴巴张得更大，更加说不出话。

只见以白金九千为首的蓝甲战士们，粗暴地驱逐开一众尝试阻拦的研究员，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动用重武器轰击一扇合金闸门。

那是【逐波】实验室最核心的区域【乐土】实验区的入口。

闸门之后是一条曲折走廊，走廊尽头又有闸门，然而这依然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白金九千，他们动用各种器械，在狭小的空间内连续完成破门作业，然后，在实验区内外，无数人的喧哗声中，将一位头戴软帽的龙族少女救了出来。

跟在少女身后的，还有以嘎鲁为首的多名好奇心旺盛的龙人。

“大人，大人，这肯定是有问题了！这绝对没法合理解释了！”

目睹龙人集体逃窜，王原抓狂地嘶吼起来。

虽然他负责的并非【乐土】项目，但【淤泥】项目却同样是围绕龙人展开，如今宝贵的试验素材大规模外逃，他已经可以预见自己把工作报告变成谢罪书的凄惨下场了。

至于肖恩，有些意外，更多则是惊喜。

白金九千不愧是被李钰万分中意的新人，行动力之强几乎不亚于绝地学徒。在扫清实验室内部的【剑羽枭】后，他居然一路畅通无阻地营救出了队友庄原瑛——而这是理论上最

艰难的一环，本应是集合所有人的力量，都未必能实现的目标。

毕竟关押庄原瑛的，是整间实验室最难以突破的【乐土】实验区，该区域与外界有着三层隔离墙。出入口只在规定时间内，经过多重复合认证，才会开启。除此之外，就算拿到夏润医药董事长的认证卡也无济于事。

按照一行人抵达【逐波】之前的预期，最坏的情况下，很可能大家要将庄原瑛暂时抛下。

然而，实际执行下来，却比预期中最顺利的情况还要顺利，各种艰难险阻都没有出现。整间实验室所有的武装力量都被暂时封禁，于是白金九千干脆用暴力突破了三重闸门，而此时也不知哪位神仙破坏了实验室内的警报系统，以至于龙人们已经离开实验区，大规模散步了，实验室的警报却都没有拉响！

当然，即便没有警报，到了这一步，他们这群外来者的行动也到了不可能再遮掩的地步了。

毕竟，就连两位发量稀疏的研究员，此时也开始张牙舞爪了。

“大人，这真的有问题啊！”

“大人，赶快制止他们啊，【剑羽枭】造反了啊！”

或许在他们的认知里，肖恩依然是某位来自高层的大人物，但再大的大人物，也不该坐视这种倒行逆施。

“大人，你，真的是乾坤集团的高层吗？”

终于，王原的意志从控心术的影响中挣脱出来，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一切。

下一刻，他猛地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小而精致的爆能枪，尝试瞄准肖恩。

尽管这位研究员已经穷尽自己每年例行军事训练得来的全部，但落在绝地学徒眼中，他的动作依然迟缓地如同被定身过的【黑蜗牛】。

肖恩倏地闪身，在王原和罗晓来得及反应前，就用手刀将他们打晕。

几乎同时，肖恩腰间的通讯器响了起来。

白金九千开口便问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好问题，肖恩心中暗叹。

有些时候，情况进展顺利也有顺利的麻烦，比如会过早失去前进方向……实际上，现在的麻烦在于，前期进展过于顺利，所以后续可以选择的方向就太多了。

他们可以进一步搜刮【逐波】实验室，从中找到更多的人证物证；还可以干脆占山为王，拖延到李钰驾驶白银号赶来支援；甚至可以利用实验室的资源，寻求更多的援助。

比如来自乾星系以外的帮助。

第 304 章 临门一脚

想到求助外援，肖恩的心思就不由活跃起来。

事实上，在很久以前，肖恩就考虑过求助外援，只是因为种种限制一直未能践行。如今，机会已经摆在眼前了。

这间夏润医药旗下的王牌实验室，有着直接与乾星系以外的星区进行通讯的渠道，甚至就在这个监控室里，肖恩就能间接与科洛桑取得联系！

【逐波】作为研究机构，一直都维持着与共和国诸多同类机构的紧密联系，其中有一家实验室，隶属于【中央绿洲药业集团】，那是一个生意遍布银河系，总部坐落于科洛桑的巨型企业，过去无数年来这家企业甚至与绝地武士们都搭上了关系。

只要联系到【中央绿洲】的实验室，肖恩自然有办法联系到更多人。

但是，肖恩也只停留在心思活跃这一步，而没有付诸实践。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现在真的应该求助外援，为什么师父莫斯提马没有那么做？

最初，肖恩以为是乾坤集团用什么卑鄙手段限制了她的人身自由，但现在看来，师父或许没有完整的自由，却远比肖恩预期得要从容得多。她甚至能在【逐波】自由翻阅资料，指点江山，这样的情况下，要说她没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

要么是【黑翼】太过能干，能严格限制死一位绝地大师，要么就是绝地大师认为现在根本没有必要，甚至不应该去联系外界。

而想起之前王原罗晓提及的【玄黄血】出口一事，肖恩的心头就不由沉重了几分。或许师父一直不肯联系外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外界也不再可靠。

不过，这种悲观的念头，只在绝地学徒的脑海中徘徊了片刻，他沉吟了一下，向白金九千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你还记得大小姐说过，【逐波】有一条通往苍穹顶的直达渠道吗？”

话音未落，南无忧的声音就从通讯器中响了起来。

“我只是听父亲偶尔提及，并不能确认真伪。而且就算是真的，我也没法确认所谓直达渠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渠道。或许只是信息渠道；或许只是一架有特别认证的穿梭机；或许干脆只是一张认证卡……”

白金九千打断了南无忧的话，说道：“肖恩，你是发现什么了吗？还是说，你并没发现这个本该很容易发现的通道？”

肖恩说道：“我找到了一副实验室的全局地图，但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他在茶室拿到实验室地图后，第一时间锁定监控室，第二时间就开始寻找直达苍穹顶的通道。

【逐波】实验室归根结底也只是通往决战前的中转站，一切都要等到了苍穹顶才能见分晓。去不到苍穹顶，在【逐波】搞得再怎么热火朝天，也无济于事。

可惜，那副地图上明明记录了多条隐秘的安全通道，甚至还记下了行政主管私底下和外部黑市商人交易的密室，却完全没有记录什么直达渠道。

白金九千得到这个答复后，也沉默了一会儿，才问道："那么你的意见呢？"

肖恩反问道："你联系到李钰了吗？"

"没有。"白金九千说道，"李老大和其余白银骑士团全员都处于失联状态。"

话音刚落，就引发喧哗。

"等等，李老大他们全都失联了？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没和我们说？"一位白银骑士已经忍不住去抓白金九千的衣领。

然而白金九千只是一个拧身，就让对方的手落到空处，他冷笑道："说了又能怎么样？我都联系不上，你们就能了？李老大失联无非两种可能，第一是他不想让我们联系他，这种情况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在他主动跳出来以前我们谁也别想找到他。第二就是他蠢到被赫特人暗算，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况下，你难道有本事飞离【坤】，只身击坠基石号给李老大报仇？"

白金九千很少用这种语气说话，一时间团队竟为之所慑，纷纷沉默。

"哈，抱歉我也有些激动了。"白金九千摇摇头，补充道，"总之，现在不必指望李老大天降奇兵，我们就自力更生吧。

如果实在没有直达渠道，我建议就以【剑羽枭】的身份直接杀上去。”

许伯立刻质疑：“你这是把【剑羽枭】当【黑翼】了？这些人只在夏家内部能猖狂，到苍穹顶是吃不开的。”

肖恩解释道：“虽然【剑羽枭】并非【黑翼】，但如果他们执意要扮演【黑翼】，能戳穿他们的人却少之又少。”

许伯这才恍然：“原来如此，的确很有道理，不过你们真觉得我们能一路扮演【剑羽枭】到苍穹顶都不被人戳穿？”

白金九千说道：“我们只能这么觉得。没有这种乐观预期，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选择【坤】作为目的地。”

这个解释，其实说白了已经等同不作解释，只要求大家闷头向前冲。

而就在此时，肖恩通过监控显示屏，又发现了一个坏消息。

“看来【剑羽枭】这个身份已经用不了了。”

就在实验室外部，十几艘“精雕细琢”的穿梭机拖着炫目的尾炎疾驰而至。那些穿梭机有着一对舒展而醒目的机翼，表面雕刻着密集的利剑纹理，头部则是锋锐的鸟喙模样，整个机身就如同传说中的猛禽，精致而有压迫感。

看到这队穿梭机的降临，肖恩不由感慨：“不愧是【剑羽枭】的核心骨干，马薛秦做事真是不留遗漏。这恐怕是他来之前就留好的伏兵，一旦失联便立刻赶来支援。”

白金九千说道：“抱歉，我根本没发现他还有后手……”

“这种事没有道歉的必要，我们没人能料到对方后手这么多，何况当时也根本别无选择，就算再来一次……”

白金九千说道：“我就是随口谦虚一下，你不用安慰我，总之接下来怎么办？要我启用实验室的防卫武装，把那些穿梭机击毁吗？”

“不妥，实验室的人不会配合咱们做到那个地步。”肖恩说道，“他们或许可以假装看不透咱们的伪装，把自己老老

实实关在武装部的牢房里，任由咱们暂时占领实验室，但这种直接激发武装冲突的行为……”

白金九千打断道：“你觉得武装部的人是在故意配合我们演戏？”

肖恩说道：“没有他们配合，黑石号根本落不了地，事到如今没必要怀疑这一点。单靠咱们这区区二十人，怎么可能在偌大实验室如入无人之境？但这种协助是有极限的……等等，又有新情况。”

透过显示屏，肖恩惊讶地看到，刚刚降落下来的穿梭机们，忽然又拔地而起，匆匆调头离去。那炫丽的尾炎，仿佛在空中书写着不甘。

“这又是搞什么名堂？”白金九千也有些捉摸不透形势变化了，“有人在暗中帮我们调走了【剑羽枭】？”

肖恩说道：“只能这么认为了，不过【剑羽枭】早晚还会回来，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就在肖恩也感到棘手时，南无忧忽然提出了一个方案。

“要不要，试着联系一下南于瑾？”

第 305 章 密道

南无忧的建议，异想天开，却很快就让人恍然大悟。

南于瑾……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可以成为破局的关键。

事实上，在基石号上，李钰代替所有人做出决定前往【坤】的时候，就点明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只要他们的存在对南于瑾来说还有意义，那么南于瑾就算捏着鼻子，也要保他们平安。事实上，这一路上的各种顺利，很难让人不去怀疑，是不是有南于瑾在背后出力。

安平问道：“大小姐你有办法联系到南于瑾？”

南无忧说道：“当然，【逐波】实验室一直都是他想要染指的地方，除了【离】的那间涅槃医院，他最想要继承的就是父亲在【逐波】的遗产。事实上在父亲去世前，二叔……

南于瑾还曾经短暂担任过这里的独立董事，所以在这里，想要联系到他是很容易的，只要……”

南无忧的话没说完，就被肖恩否决了。

“我不建议找南于瑾，纯属节外生枝。我们现在形势虽然窘迫，也不该慌不择路地寻找援手。嗯，说明白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一路的奇遇，和他半点关系也没有。”

白金九千缓缓点头，显然很同意肖恩的判断。

南无忧却不明白：“你怎么知道和他没有关系？如果不是他，还有谁能帮到我们？”

肖恩叹了口气：“大小姐，咱们最初决定来【坤】，是为了找谁来着？”

南无忧愣了一会，才不可思议地说道：“你是说，这一切，都是她……”

肖恩没有做出肯定的答复，但是在他的脑海中，师父的身影再次清晰起来。

当然是她，理所当然是她。

事实上，换个角度简单思考一下：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徒，都能在乾星系内搅风搅雨，那么他的师父又怎么可能甘于沉寂？一个置身于乾星系权力核心的绝地大师，可以拥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并不是很难想象的事。

只不过肖恩的推测，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如果她真有那么神通广大，这么长时间都不和你联系的吗？”

“是啊，你们不是为调查南鹤礼的死亡真相而来的吗？那她怎么会放任南于瑾篡夺遗产？”

“听说她之前还来过这里视察，一副宾主尽欢的样子，我实在是看不懂……”

这些话，让肖恩忍不住眉头大皱。

倒不是听不得对绝地大师的诋毁——师徒二人游历银河系多年，面对的误会比这多多了——实在是白银骑士们的问题，让肖恩也多多少少有些费解。

只不过，纵然有这些疑问，肖恩依然选择相信师父。

除了师父，还能信任谁呢？

此时，白金九千开口说道："我愿意信任绝地大师。"

"为什么？"立刻有人提出疑问。

白金九千说道："就像我们无条件信任李钰，肖恩当然有理由无条件信任他的师父。何况，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人选，是莫斯提马大师和南于瑾，在这两人中选一个，你们真要选南于瑾？"

这个问题顿时让所有人都沉默下去。

的确，非要舍弃绝地大师，去信任南于瑾，这怎么听怎么古怪。但是，现在就算信任绝地大师，她就能从天而降，将众人引导向胜利的彼方？

"所以，肖恩，你信赖的那位女士，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肖恩沉默不语，这个问题他也没有答案。

信任师父，这句话说来容易，但只是空谈的信任于现状何益？不让大家找南于瑾，那莫斯提马倒是表演一下神兵天降？

而就在此时，肖恩再次感受到原力的回响，仿佛师父的脚步声在耳畔响起。

"原来如此，在这边啊……"绝地学徒不由喃喃自语。

"肖恩，你到底在说什么？"

"稍等，我要验证一个猜测，或者说，找一个东西。"肖恩放下通讯器，迫不及待地走出了监控室。

外面，已经有很多人逐渐察觉到了实验室内的氛围越发诡异，研究员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跋扈的【剑羽枭】，明显缺位的安保战士。还有的见到在走廊中散步的外逃龙人，吓得惊声尖叫起来。

而见到肖恩从监控室中走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人陡然瞪大眼睛，惊恐地嘶嘶连声。

肖恩瞥了一眼，认出这位就是在茶室里留地图的实验室行政主管，也是此间理论上地位最高的官僚，来自夏润医药的董事夏寂然。

按照先前暂时拟定的计划，此人应该是由立锥人负责解决——是打晕还是捆起来又或者干脆抹杀都无所谓，总之不能让他自由行动。其人本身只是个平庸无能的中年人，并没有什么威胁，但毕竟对方的权势地位摆在那里，留着他难免夜长梦多。

此时见到夏寂然，意味着无论如何，立锥人的任务出现了意外，但肖恩却根本没有在意，仿佛只是瞥到了一捆杂草，随手就将其推到了一边。

跟他接下来要做的事相比，夏寂然根本不值一提。

很快，肖恩就顺应原力的引导，来到了一条僻静无人的走廊前面。

按照地图所示，这里大致位于整间实验室的最下层，左右两侧是维持实验室运转的发电机组、以及维持【乐土】整体生态的设备组。一般情况下，只有维修人员会定期来此巡视。

而在肖恩的视线中，这条走廊却仿佛在闪闪发光。

尤其是那盏镶嵌在头顶的照明灯，更是流淌着异样的光彩。

“师父留下的回响，就在这儿啊……”

绝地学徒呢喃着，走到灯光下，伸手向上，轻轻碰触到了灯罩。

刹那间，无数清晰的画面涌入脑海。

绝地大师莫斯提马，带着一众人等途径此处，她的脚步稳健而轻快，只在这里巡视了一圈，没有多说什么便又折返回去视察其他地方。

但就是这一圈，就足够肖恩锁定自己想要的东西。

师父走路时的脚步声，有那么几步，声音是与众不同的。

肖恩没有错过这个消息，他来到师父踱步的地方，毫不犹豫地掏出光剑，向下刺去，而后缓缓拖动光剑，在地上画了一个圆。

沿着破开的洞口向下看去，肖恩低声自语。

“啊，果然，就是这里了。”

第306章 无法被铭记的历史

就在肖恩终于发现密道时，实验室的其他地方已经逐渐陷入混乱。

机要区，被肖恩一把推倒的实验室行政主管、尊贵的夏润医药董事夏寂然，依然坐在地上，冰冷的地板让他愤怒与惊恐交织，口中不时发出古怪的进出气声。

但即便肖恩的身影远去，他也没能提起勇气按响随身携带的警报装置，将自己亲眼目睹的异常告知他人。

一直到有路过的秘书见到他跌坐在地，连忙将他搀扶起来，夏寂然才气喘吁吁地说道："不好了，实验室里好像混进来了，奸细！对，那人肯定是奸细！"

秘书一脸苦涩：“夏董，别管什么奸细了，实验室出大问题了，【乐土】被人攻破，龙人开始外逃了！”

“什么！？安，安保的人呢？！【剑羽枭】呢？！”

秘书说道：“安保的人联系不上，【剑羽枭】，那群人不知在做什么，攻破【乐土】的人正是【剑羽枭】！”

“嘶！”夏寂然几乎窒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口中絮絮叨叨起来。

“这，这可怎么是好？这可怎么是好？”

对于这位靠着姓氏和家世一路晋升的中年人来说，秘书所述的情形实在超出了他的处理能力。事实上他正是忌惮【剑羽枭】，才会干脆一直躲在自己的办公室，假装有重要的视频会议。

眼下实验室发生紧急情况，他只能六神无主。

年轻的秘书心中对领导的无能破口大骂，脸上却只能维持谦恭，说道：“夏董，要不，联系一下总部，看看那边是什么说法？或者利用您在家族的渠道，向元老议会反应一下？”

夏寂然第一反应却是摇头：“这种事怎么好惊动上面？让他们知道这里出了事，你，你以为大家能有好结果？”

秘书只听得血压飙升，不由握紧拳头，再次谏言：“大人，出了事而不让上面知道，结果只会更糟糕！”

“那，那也是事败以后，现在我们不能控制局面吗？只要让事情尽快平息下来，上面就不会过分追究了。”

秘书看了夏寂然良久，终于忍不住，伸手探向他腰间，去摸夏寂然的警报器。

然而，当他在夏寂然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悍然夺走警报器，连连按动那可以让警报声直接掀翻整个实验室的按钮时。

回应这位勇敢的秘书的，却只有一片沉寂。

那遍布在实验室每一个角落的警铃，无一作响。

秘书不由呆若木鸡，对于自幼就聪慧过人，纯靠着一身本领进入大企业的年轻人来说，眼下这一幕足够他联想到太多的可能性，只是每一种，都指向了灾难性的结果。

趁着秘书呆滞，夏寂然猛地夺回自己的警报器，细细擦拭了一番，才庆幸不已地嘿嘿笑了起来。

警报不作响，在他看来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巧合，多半是维修班的人在例常维护时偷了懒，但这个偷懒来得简直恰到好处……

而他的笑容尚且挂在脸上，走廊另一端便传来一阵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

“啊！”

秘书率先发现了异常，目光转去，继而便发出尖锐的哀鸣。

夏寂然随之转头，同样时惊得毛骨悚然。

只见不远处，几名身材壮硕、头顶生有锋锐犄角的龙人正结伴走来。为首一人比起身旁的同胞高出大半头，穿着明显不太合身的白袍，壮硕的胸肌将袍子撑得紧绷，浑身散发出野性未驯的危险气息。

“嘎鲁，我还是觉得这个时候没必要四处乱跑，那群人愿意怎么折腾是他们的事，咱们不该参与进来。”

“呵，你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吧，我还要再四处转转，看看那群把咱们当牲畜的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恰好掌管你我的生死罢了。你又跑不到外面去，早晚要被人抓回实验区，事后被人追究起来，下场会很惨的。”

嘎鲁对此嗤之以鼻：“下场那么惨，你们还跟着我干什么？”

“我们到时候只要说是被你带着走，多半就不会有事。他们惩罚我们，每次都只惩罚带头人。所以既然你愿意带头，

我们也想趁机看看那些所谓行政领导，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能让那位人类先知也作他下属。”

随着一行人唠叨不停，龙人们很快就来到了夏寂然面前。

嘎鲁有些疑惑地看着夏寂然身上那与众不同的衣服，问道：“这就是实验室里地位最高的人类？”

身后同伴说道：“没错，我记得夏杉先生经常毕恭毕敬地领着他来视察。”

“但这人看起来一无是处。”

“我们也这么觉得，所以有一次我找机会问了夏杉，他说此人至少知道自己一无是处，比那些习惯性指手画脚的人要强得多了。”

嘎鲁愣了一下，说道：“看来人类社会，和我们的部落也没什么不同。”

秘书听到这里，忍不住说道：“本来也不该有什么区别，几千年前，我们还……”

话到一半，秘书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强行闭上了嘴巴，但龙人们的好奇心却被提了起来。

“几千年前怎么了？”

面对迅速靠拢过来的高大龙人，秘书叹了口气说道：“你们部落没有历史传承吗？几千年前，龙人和人类共同拓荒，分享文明，龙人不但广泛存在于乾星系的文明版图之内，甚至在各个位置担任要职……大家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这番话，让几位龙人不由面面相觑。

嘎鲁问道：“你们听过这样的传说吗？”

龙人们纷纷摇头。

这个反应，却让秘书情绪更加低落：“也是，近乎原始形态的社会结构，又如何真的能传承正确的历史？单靠口耳相传，只会让历史充满神话与臆想。你们的长老们恐怕也不敢说过去人类和龙人曾经和谐相处吧？”

嘎鲁说道："上一个这么说的疯子，被丢进沼泽地里祭献给水神了。"

夏寂然则惊讶不已地说道："人类和龙人真的和谐相处过？"

看着这位理论上拥有历史博士学位，才得以在研究机构担任行政主管的中年人，发出如此幼稚的提问，秘书更觉得气闷不已。

好在，这一次无需他酝酿措辞来敷衍上司，脚下传来的剧烈震动，让所有人都失去了继续对话的兴趣。

隆隆隆。

仿佛是有一头悍勇无匹的巨兽潜伏在地底恣意狂欢，震波自众人脚下一路直抵天灵，令人毛骨悚然。

"这是什么情况？地震了吗？"嘎鲁无所谓地挠了挠头，脚下的震荡丝毫没能动摇这位勇士的重心。

年轻的秘书则一片茫然，怎么也想不通这片被地质学家断定为数万年都不可能地震一次的首都周边，怎么会突然地震起来。

而夏寂然则忽而露出惊恐万状的表情，迈动蹒跚的步伐向远处跑去，一边跑一边口中呢喃自语："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

与此同时，在众人脚下，位于整间实验室最下方的一条秘密通道中，一辆轨道列车正在隆隆行进。

第 307 章 通往终点的列车上

自【逐波】实验室始发的列车，以缓慢的节奏进行加速，古朴的车轮滚动间不时迸发电弧，让车上的乘客心惊胆战。

“肖恩，你确定这东西能把我们安全送往苍穹顶？”

许伯双手紧紧握住栏杆，面色苍白。车厢剧烈的颠簸，让这位视死如归的红杏小队队医仿佛受了惊的小兽。

而同样手握栏杆以固定身形的绝地学徒，则只能摇摇头，说道：“如果你想要的是理性的推断、或者客观的证据，那我的确不能确定。我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趟列车就是南鹤礼先生所说的直达通道，一切都只是我的主观猜测。”

许伯勉强咧嘴笑道：“好，我最想听的就是这个。”

站在车门口的白金九千说道："肖恩选择了信任他的师父，而我们选择了信任肖恩，现在列车已经开动，质疑先前的判断也于事无补。"

"不，我倒不是那个意思……"

许伯还待争辩，就被人丢来一只金属水杯砸了脑门。

"许伯你就闭嘴吧，吵得人头疼。"吕楠面色不善地坐在列车的座椅上，只是剧烈的颠簸让半软的座椅坐起来也格外不舒服，而她从实验室武库中查抄，随身携带的大批军火，更是咯得她痛苦不堪。

许伯摸了摸脑门，骂道："你头疼明明是因为列车发动的时候站不稳碰了头，却来迁怒我。难不成你就没担心这趟列车的终点根本不是苍穹顶？"

说话间，列车忽而迸发出一阵金属撕裂的锐响，仿佛有什么器件被巨力撕裂，声响刺得车厢内所有人都忍不住捂起了耳朵，车顶的灯光更是忽明忽暗，摇曳不止，将所有人的身影都拖得扭曲起来。

许伯不由喊道："这破车最多把我们的零件带到苍穹顶！"

话音刚落，自车厢前方传来一阵巨响，仿佛是山石崩裂、钢铁怒吼，无与伦比的猛烈震荡横向扫荡过来，将车厢内好不容易才稳定身形的一众人扫得东倒西歪。

勉强能维持站立的，只有绝地学徒、白金九千、立锥人和安平这四个体术最强者，其中肖恩和白金九千负责援助车内轻伤的同伴，立锥人和安平则快步前往车头处查看究竟。

只是还没等安平他们离开车厢，车厢门就刷一下被人拉开。因失去电磁动力而变得沉重无比的金属门，就像是稻草编织的一般，被人轻而易举拉到一旁。

门后传来一个纤细的声音。

"大家，不用担心，我刚刚检查过了，列车只是长期没有得到维护，所以减震装置和缓冲装置失灵。但列车的动力部

分和结构部分都没有问题，北河重工的技术非常可靠……至于刚刚的撞击，应该是列车撞到了轨道上的阻拦器，但车头使用了军用高强合金，非常坚固，不会有什么问题。”

庄原瑛的话，让车厢内一下子变得安静。

“小庄？你什么时候跑不见的？”许伯不可思议地捂头问道。

庄原瑛眨着眼睛：“我一上车就到各处去检查了呀，这种长期失修的交通工具，不检查一下总是不能让人放心。”

“不，我是说你怎么有闲情逸致……算了，你开心就好。”

白金九千则问道：“你确定列车没问题？”

庄原瑛点点头：“正常行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列车虽然有些年头，但使用的技术非常可靠，如果有机会，真想给它做一次彻底的检查……哦对了，因为毕竟列车年久失修，加上我们启动列车的方法也过于粗暴，既没有做预热、也没有提前安排好轨道上的程序，所以沿途可能还会有类似刚刚的撞击。我想，安全起见，可能需要为列车减速，但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间会变得更长？”白金九千沉吟了一下，说道，“无妨，还是确保安全第一，至于时间的问题，反正我们本来也抢不起时间了。”

虽然一行人在肖恩发来消息后，已经用最快的时间在地下密道集合，并毫不犹豫、毫无预热地启动了这班通往未知之地的列车，但他们的行动再快，终归赶不上骚乱的消息扩散得快。

“明白，那我这就去调整列车的驾驶系统！”庄原瑛扶了扶软帽，一路轻巧地跑向车头位置。

见她远去，饮水机叹息道：“我就说，临走前应该把实验室炸上天——至少炸一半上天。这样大家忙于救灾，就没人会在意我们的去向和地下列车的问题了。”

肖恩也叹息道：“那你还不如发动武装部里所有的穿梭机，载满炸药和你的毒罐飞向夏京，那样引起的骚乱更大，更引人瞩目。”

饮水机眼前一亮：“是个办法哦！”

这下就连白金九千都听不下去：“是什么办法？到时候你准备怎么去见绝地大师？大师你好，我就是杀了上千无辜的饮水机，很高兴见到你？信不信她一剑就把你劈了？”

想到绝地大师的立场，饮水机才无奈地垂下头：“我还有好多秘密武器没用呢……”

“我们不是来杀人的，我想这一点应该不需要我再重复了。”白金九千说道，“就算不考虑绝地大师，就只说大小姐和董事会元老摊牌，难道我们背上一身血债，会更有利于谈判吗？”

饮水机抬起眼皮，问道：“那如果谈判失败呢？至少多杀几个才算不亏啊。”

听得这个看上去眉清目秀，实则杀人不眨眼的小姑娘开口反驳，白金九千心中也是叹息不已。

联系不上李钰，实在是个硬伤，这些资深的白银骑士，已经隐隐开始不服管教了。

说到底，白金九千再怎么优秀，他能担任这一行人的领袖也是靠的李钰的钦点。而眼下得知李钰失联后，人心浮躁，单靠他已经很难压制得住。

而肖恩也非常明智地没有选择开口，他的立场更加微妙，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只会适得其反。至于安平吕楠等红杏小队的成员，与骑士团其他人本就若即若离，何况从他们的一贯作风来看，恐怕支持饮水机还更多一些！

好在唯一一个能平息争执的人没有沉默。

“我有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南无忧说道，“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在【逐波】资料库里找到的东西，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第 308 章 灾厄预言

南无忧的话，成功化解了车厢内的尴尬氛围。

这位年轻的女子，显然很懂得抓人心思，比起论证双方哪边更有道理，不如干脆转移话题。

何况，她这个话题也不是无的放矢。

“看这里。”

南无忧将数据，利用全息投影展示给所有人。

“这是一直追溯到二十年前的【乐土】项目年度报告。你们注意每年的非自然死亡这个项目，有没有发现问题？”

一众人对着繁复的数字和文字说明皱了很久的眉头，最终却是肖恩最先发现问题所在。

“一直到十年前，【乐土】项目每年都有一到两名20岁以下的龙人非自然死亡……这的确很奇怪。”

南无忧点点头：“没错，就是这里。”

其他人却不明白：“等等，非自然死亡有什么奇怪，名为【乐土】，本质上也只是把人命当素材的实验场吧？”

肖恩摇头：“不一样，因为正规实验导致的死亡，并不会列入这个项目，而是在实验损耗那一项里。而且这种死亡必须有非常正规严谨的报告来说明死因。毕竟对于实验室来说，每一名龙人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尤其是年轻力壮的龙人。”

这番话虽然冷酷，却也是事实，很快就有人在肖恩所说的项目里找到了相关描述。

许伯则又提出问题：“就算如此，【乐土】项目收容了相当多的龙人，每年有几个非自然死亡的年轻人也不足为奇啊？难道龙人就不会生病，不会出意外？而且不是从十年前开始，就没有这种非自然死亡了吗？”

肖恩说道：“十年前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注意看年度报告的开头部分，报告签署人，也就是实验室的行政负责人，从十年前开始换成了夏寂然。”

许伯更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换了新领导，龙人族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好，不再出现非自然死亡？”

许伯的悟性遭到了同伴的无情叹息。

“我想我大概明白了。”安平说道，“上一任行政主管，多半是因为这个非自然死亡而下台的。”

这个解释，其实只是将许伯的话换了一个角度来讲，却让很多人茅塞顿开。

南无忧则进一步解释道：“上一任主管我恰好认识，是个非常年轻有为的夏家精英，他虽然姓夏却属于大家族的末支，成就非常依赖个人奋斗，所以在他履职的各个地方都留下了

非常漂亮的成绩，包括这个实验室……而 10 年前他忽然沉寂，从此再无音讯。”

这下子就连许伯也意识到不对了：“等等，一个前途无量的行政主管，就因为任上经常有非自然死亡的龙人，就直接被家族雪藏了？”

这个解释再次引来叹息。

“正确的说，是这个非自然死亡的意义，远比看上去更重。”白金九千推测道，“再提个问题，十年前，乾坤集团的董事会有什么重要的人事任免变换吗？”

南无忧回忆了一下，说道：“董事会的任免……似乎没有，不过我记得十年前，有人被迫从园林搬了出去，好像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虽然不再履职却一直对董事会有莫大影响力。当时他的搬离还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只不过争议又迅速平息……父亲也没对我解释太多。”

白金九千听到这里已经笑了出来：“那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庄原瑛前辈，这趟列车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年久失修的？”

被白金九千称呼前辈，庄原瑛显得有些不自在，但在自己专业范畴内的问题，她还是认真回答道：“大约十年前。”

白金九千说道：“所以，一切都联系起来了，十年前那些非自然死亡的龙人显然没有真的死，而是被那位年轻有为的夏家才俊，以非自然死亡的名义偷偷转移了，而转移的方向应该就是苍穹顶，接收方则是高高在上的某位元老。至于这些被转移走的龙人的用途，各位可以自由发散想象，但总之结果就是事发以后，青年才俊黯然雪藏，而高高在上的元老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庄园。”

许伯不服：“太牵强附会了吧？”

白金九千说道：“还能比咱们一路走到这一步更牵强吗？这种几乎摆在台面上的牵强，宁可信其有。”

许伯又问：“那，如果按照你说的，一切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为什么绝地大师当时来视察的时候却什么都没做？”

白金九千说道：“她可不是什么都没做，她把所有线索都整理好留给了我们。不然你以为我们手中的牵强巧合是凭空得来的？”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都是绝地大师做的？”

“那就回到最初的问题了，不是她，难道是南于瑾？”

“好了，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南无忧打断了这无谓的争执，做出总结，“刚刚的推断，虽然还缺乏更加直接的证据，但已经足以作为一手好牌，在关键的时候打出去。接下来，我们无论是去和绝地大师见面寻求指导和援助，又或者直接去找董事会成员，甚至哪怕下一刻我们的列车就被【黑翼】逼停，我们都可以用这手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空间。”

只是南无忧的话刚说完，就发现身边人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怎，怎么了？我哪里说错了吗？”

白金九千说道：“也没什么，主要是我们白银骑士团有个不幸的规律，每当执行关乎生死的任务时，一旦有人提出一种悲观的可能性，那种可能性就一定会成真。”

许伯解释道：“就类似你的坎原鸡肉酱配馍片从手中脱落时，一定是蘸酱的那面沾地。”

吕楠冷笑道：“所以接下来我们很可能就要和【黑翼】的人交手了，那群人常年围绕苍穹顶驻防，说真的遇不到他们才是怪事。”

饮水机嘻嘻笑着，摸出几只精致的玻璃水瓶：“一直听说【黑翼】的人战无不胜，能有机会验验成色也是好事。说什么战无不胜，可【黑翼】的人还从来没跟我们交手过。”

眼看南无忧就要被这群好战分子的积极性给吓到，白金九千言不由衷地安抚道：“大小姐不必忧心，既然这一路我们

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巧合，相信那位给我们安排路径的人也会考虑到【黑翼】的存在，想办法将他们调开。”

然而这一次，终归还是客观规律战胜了主观意愿。

就在白金九千话音落下不久，列车再次猛烈震荡起来，所有的古朴车轮都在刹那间停转，与轨道迸发出令人牙龈出血的摩擦声。

白金九千拿出通讯器，大声问道：“庄原瑛前辈，出什么事了？”

龙人少女模糊不清的声音随之传来：“轨道上停着一辆装甲车！不好，是【黑翼】！”

第 309 章 灾厄

庄原瑛的惊呼声戛然而止，随之所有人就都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从车头方向传来。

显然，庄原瑛口中的“装甲车”，其作用并不仅仅是逼停缓速行驶的列车。

后方车厢中的白银骑士们，则在这一刻全部进入了战斗状态。

白金九千嘴角的微笑凝固了，双眼则陡然睁大，那爽朗和煦的笑容霎时间变得有几分嗜血。

饮水机开心地眯起了眼睛，手中的玻璃瓶被她轻巧地收入腰间，而在她拨开斗篷的时候，腰间无数玻璃器皿反射的光芒，如同危险的群星。

煞无名从座椅上站起身，冈根人柔软的身躯在他挺直腰杆的那一刻仿佛成了钢铁铸就的利刃。

就连相对最为温和的绝地学徒，也用手握紧了光剑剑柄，那一刻他的身躯仿佛能绽放光芒。

没有人去浪费时间讨论对方的来意或者来历，每一个人都准确地做出了最恰当的判断——迎战。

身法最敏捷的安平，只一个鱼跃就冲破玻璃窗，跳下了仍在惯性向前的列车。随之，他身躯在半空一个扭转，双脚就像踏着磁力靴一般，轻巧地在隧道上奔驰起来。

吕楠则背起满身武装，沿着车厢内的通道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将一支大口径的火箭发射器扛在肩上，随时准备激发。

白金九千没有急于冲锋在前，而是回头看了一眼，下令道："八叶，你负责照看好大小姐，大小姐，你留在这里不要走动，一切听八叶指挥。"

一个身材异常臃肿的汉子闷声应道："放心，大小姐的命就交给我吧。"

南无忧则只是用力点点头，示意自己绝不会给这些专业人士添麻烦。

白金九千这才转回头，说道："好，肖恩，接下来就看你发挥了。"

却发现绝地学徒早就跟在安平身后跳下了列车，隧道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光剑的湛蓝色光芒。

******

肖恩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作为这一行人中正面战力第一人，在遭遇意料外的强敌阻击时，他责无旁贷要冲锋在最前面。

因为在众人几乎没有携带重型武器的情况下，面对一辆早有准备的装甲车，只有掌握原力技巧的绝地，才有正面抵挡，以及翻盘的可能。

轻巧地落地后，向前奔行了几步，肖恩就看到列车的车头已经陷入一片火海。

锥形的车头被一团高温等离子体贯穿并点燃，厚重的高强度合金已化为致命的金属液流，将内部的精密设备一道融化。

而列车正前方，大约一百米远的地方，一辆四四方方，宛如砖块的黑色装甲车，完美地堵塞住了通道。战车正面伸出一根粗壮的炮管，四周水汽氤氲，是战车自带的冷却装置在喷洒冷却液，为刚刚激发的炮管作紧急冷却。

与此同时，围绕在主炮旁边的两座自动枪塔则释放出了暴雨一般的能量束。

最先到位的安平，本打算伺机靠近，却被枪塔逼迫地躲在一片列车装甲残骸后面。见到肖恩赶到，他连忙挥手示意对方找隐蔽。

却见绝地学徒竟不避不闪，迎着致命的能量雨大步向前，手中的光剑舞动起来，如同万能的盾牌，将所有迎面而来的能量束都偏转到一旁。少数能量束更是被他直接折返回去，打在枪塔的护盾上，融化出焦黑的洞口。

一步，两步，三步……冲锋的绝地学徒如同鬼魅，只用了三步，就跨越了一半的距离，而装甲车的一座枪塔更是被自己喷射出的能量束击毁，顿时让火力折损了一半。

而一旦这冰冷的钢铁巨兽被绝地学徒近身，那么无论是那厚重的装甲，还是破坏力惊人的主炮都将形同虚设。

绝地学徒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开战车的装甲，冲入驾驶舱将躲在其中的【黑翼】战士屠戮殆尽。

然而就在肖恩第三步落地时，来自原力的警示仿佛重锤一般敲击着他的心灵。

肖恩毫不犹豫信任了这份警示，被原力强化过的身躯，在半空中做出了完全违背惯性的转折，他以近乎相同的速度向回折返。

下一刻，他前方不远处，两颗完美隐藏着的地雷被引爆，火光迸溅，无数致命的金属碎片随之喷射而出，它们的飞行轨迹近乎完美地笼罩了整个隧道！

然而一块漆黑的列车装甲碎片，却恰到好处地挡在肖恩身前，覆盖了他的全部身躯，为他抵挡住了所有的地雷碎片。

作为绝地学徒，肖恩在半空中便用原力为自己抓来了护身的盾牌。而当他放下护盾时，已经来到了安平身旁，和对方一道躲在了相对安全的装甲残骸庇护下。

两人没有言语交流，却都意识到了局面的被动。

【黑翼】的人是真的有备而来！

肖恩的冲锋无疑是出人意料的，那种迎着能量束正面向前的冲击力，绝不会存在于任何乾坤安保的军训教材之中。

因为那绝不是人力能够企及的领域。

但即便如此，对方依然留了充足的后手，他们竟在沿途埋设了地雷，而且引爆的时机也恰到好处！若非肖恩反应及时，那鬼神莫测的冲锋便成了完美的自杀！

显然，【黑翼】的人对于如何与绝地交手，并不陌生。在【离】的一场撕斗，他们用多人牺牲的代价，学到了足够多的教训。

肖恩藏身在掩体后面，心中无喜无悲，只有大脑在飞速运转，寻找突破的方法。

如今的他，与原力的联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状态，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可惜，终归不是像师父那么强，如果是绝地大师在此，完全可以隔空将那坨黑色的钢铁当作泥巴一样揉捏。

力量不足的部分，就只能依靠外力去弥补，而眼下最可靠的外力，自然是队友。

就在肖恩撤回掩体的下一秒，在车头熊熊燃烧的烈焰中，一枚银白色的火箭弹，拖着炫目的尾炎射向了装甲车。

白色与黑色的撞击，在隧道内释放出华丽的焰火，但火光消逝后，装甲车的表面只留下一片焦痕，和轻微的凹陷痕迹。

显然，单凭吕楠携带的单兵武器，无论如何也威胁不到装甲车。

但白银骑士团并非单兵作战。

就在吕楠的第一发火箭弹无功而返时，无数道能量束如同暴雨一般扑向装甲车。

来自武斗派们的火力支援及时赶到，这些战士从各个角落发起攻击，尽管这些攻击绝大部分都妨碍不到装甲厚重的战车，却足以牵引对方的注意。

趁此机会，吕楠已经在立锥人的辅助下，成功扫描出了所有铺设在隧道中的地雷。

而后，这位红杏小队的火力手就再次展现了她的精湛射术，她只靠着手中一支临时从实验室武库中收缴来的短枪，连续七枪引爆了六颗地雷。

火光迸射中，绝地学徒顶着一面厚重的装甲片残骸，如利箭一般向前冲锋，一步，两步……每一步都能越过十米以上的距离，在轨道上留下清晰的足印。

第十三步，肖恩终于贴近了堵塞隧道的装甲车，他放下装甲片，纵身一跃站到了装甲车的车顶上，光剑轻而易举刺破了顶部的护甲，并画出半圆，将护甲掀开。

之后，他的动作戛然而止。

因为透过护甲的破口，他看到了驾驶舱内部的景象。

两名面无表情的机器人驾驶员，而他们身前，脚下，身后……堆满了一捆捆轻轻闪烁的定时炸弹。

这是真正的陷阱，比地雷更加致命，而这一次，或许是身为学徒的不成熟，也或许原力的警告被须臾万变的战场局势所蒙蔽。他并没能提前察觉异常，已经站到了致命的范围内。

此外，肖恩居高临下，看到了装甲车后面的景象。

超过二十位全副武装的黑甲战士，手持各类轻重兵器，沉默地瞄准了他。

居中一人，正是之前在天玄玉栋打过交道的【黑翼】队长。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但肖恩却能读出对方的话语。

“绝地学徒，咱们谈谈吧。”

第 310 章 战机

肖恩的停顿，自然引发了队友们的关注。

没有人会质疑绝地学徒的勇气——固然掌握原力技巧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强大，但那也不意味着趟过地雷阵不需要承担风险。

肖恩根本是在生死线上舞蹈，稍有差池就会横死当场，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错失这个，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竭尽全力争取来的机会。

与此同时，万众瞩目的绝地学徒，则在竭尽全力地思考。

思考对方的真实用意，思考破局的方法。

【黑翼】队长的谈判要求，是很有些古怪的，对方先前的每一个举动，都摆明了是要将白银等人杀之而后快——其中甚至包括南无忧。

这种杀伐果断的立场，并不难理解，毕竟无论南无忧此时身上背负着多大的冤屈，手里掌握着多么有力的底牌，本质上她都只是一个政治斗争失败的通缉犯。

就算她死在这条地下密道之中，乾坤集团也只需要追责几个有头有脸的临时工，便能将事情压下去。

至于绝地学徒？固然绝地大师的存在是一种制约，但这份制约力显然对【黑翼】也不怎么强。

那么，当肖恩踏入连环陷阱时，【黑翼】有什么理由不引爆炸弹？

杀了绝地学徒，就能让白银骑士们失去最能破局的利器，继而陷入死局。他们有什么理由在这种时候手软？

一时间，肖恩竟猜不透对方的用意。

那么，就依照对方所说，先谈谈话吧。

毕竟，对于站在炸药堆上的人来说，谈一谈总是不亏的。

“你想谈什么？”

郭队长却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用一种仿佛能洞穿人心的目光审视着肖恩。

与此同时，肖恩心中终于传来警讯。

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与郭守明的对视，飞身向后。

在原力的强化下，他的动作快如闪电，转眼之间就离开了装甲车顶，半空中身形拧转，双足用力踏在地上，向大地借力，向己方阵营冲刺，一块厚重的合金装甲同时飞到了他身后，进行掩护。

绝地学徒的冲刺速度几乎比来时更快，而一直到肖恩再次撤回到队友的庇护下，装甲车都没有引爆。

这诡异的折返，让白银骑士们一头雾水，而肖恩在剧烈的喘息中，则隐约猜到了其中究竟。

他轻声将自己的见闻告知了已抵达前线的白金九千，问道：“有什么想法？”

白金九千一脸肃然，年轻人好战的笑容已经消失不见，他沉吟了一下，说道：“看起来，仿佛对方是忽然有了什么顾忌，以至于明明有了必杀的机会，却宁肯放过。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顾忌是错的，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转变。”

肖恩说道：“对方顾忌的一定不是我们的性命，否则没必要一开始下杀手，但是，我们还有什么比性命更宝贵的东西吗？”

白金九千眼前一亮：“存储卡！”

一行人几乎是空着手进入的【逐波】，如今身上甲胄，手中枪械，全都是从实验室中获得，显然并不具备特别的价值。

唯一有可能被【黑翼】关注的，就只有南无忧手中的“证据”。或许他们是突然发现众人手中居然握着这种大杀器，才不得不临时更改了策略。而当郭守明发现肖恩并不清楚证据的价值时，又重新点燃了杀心。

当然，这个猜测有非常牵强的地方：那些资料是南无忧用很短的时间，就从实验室的资料库中提取出来的。假如它对【黑翼】的威慑力如此之强，又怎么会安然存放在资料库里？

但无论如何，有猜测就比没有强。因为有了猜测，至少可以进行验证。

“庄原瑛前辈，列车上的通讯装置还能用吗？”

通讯器中，龙人少女的声音有些沉闷，却无比坚定：“可用的。”

“好，让大小姐总结提炼一下那份资料的主要内容，准备将其公开到整个乾星系范围——如果可以，能传播到乾星系以外就更好。”

“好的。”庄原瑛没有多问，只将指示迅速传达给了南无忧。

但很快，庄原瑛便发出一声惊呼：“糟了，通讯被切断了！”

白金九千心中一沉，与绝地学徒对视了一眼，都感到问题已经越发棘手。

猜测被验证了，但也晚了。

【黑翼】的破绽，只留下了一个瞬间，就是他们不知从哪里得悉白银骑士们手中掌握着重要资料，从而不得不放弃对肖恩的必杀一击的那一刻。

错过了那个瞬间，郭守明指挥下的【黑翼】立刻将破绽填补上，他们封闭了整个隧道的对外通讯，也就让南无忧手中的证据不再有杀伤。

“可以试着骗他们说，我们在实验室还留了人？”安平建议道。

但这个建议被白金九千和肖恩同时摇头否决。

且不说他们根本没留人手——这一点很容易验证，就算真的留了人，在对外通讯被切断的情况下，留在实验室的人也无从得知，手中的底牌该什么时候打出去。

“懂了。”安平呵呵一笑，“错过机会也没办法，死战吧。”

摆在众人面前的道路，似乎真的就只剩下一条：死战。

面对一群武备更加精良，有心算无心，占据天时地利的对手，除了死战，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下一刻，来自【黑翼】的催促如期而至。

那辆漆黑的装甲车，缓缓扬起主炮，在紧急喷洒的冷却液作用下，主炮已经恢复了激发能力。

不过，没等主炮开火，一股冲天而起的火光，就吞噬了整俩装甲车，剧烈的轰鸣声带动大地颤抖，裹挟着热浪的冲击波将安平和他的掩体一起向后推飞出去。

精通近战的红杏小队队长，很有些狼狈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才重新稳定住身形。而他再次抬起头时，只见堵塞在前方的漆黑障碍物，已经豁然只剩下一地残骸。猛烈的火焰燃烧着金属，高温扭曲了空气。但安平依然因此看清了装甲车后面的景象。

【黑翼】的战士们，对此明显是错愕不及。

装甲车的引爆并非他们的手笔——理所当然他们也没有动机在此时引爆车内的炸弹。

引爆炸弹的人是肖恩，他在感到危机重来，闪身飞退的时候，顺手就向装甲车里丢了一枚热能炸弹，从而一举解决了这个在狭长隧道中最致命的威胁！

而几乎是在爆炸的热浪稍稍平息的下一刻，绝地学徒就再次顶起装甲板，向着前方第三次发起冲锋！

第 311 章 统治战场

绝地学徒的冲锋依然犀利。

即便经过几次反复，他的体力大有损耗，即便战车残骸上的熊熊烈焰，裹挟着令人窒息的热浪，极大影响了他的呼吸。

但凭借着越发坚定的战意，肖恩的步伐丝毫不乱，他脚踩烈焰，只身向前，面对一众全副武装的【黑翼】战士发起冲锋。

在这个相对狭小的通道里，【黑翼】的火力优势终归是有限的，相反，一个全力作战的绝地学徒，威胁则是无穷的。

一旦被近身，在绝地学徒光剑在手的情况下，多少【黑翼】战士都不够砍。

所以作战的关键，就在于肖恩能否近身！

扑面而来的能量束之雨形成了第一重阻碍，但是在绝地学徒忽左忽右、形同鬼魅的身法之下，大部分能量束都落到空处，少数预判准确的，也抵挡不住绝地那敏锐的预知，以及精湛的剑术发挥。

转眼之间，肖恩就越过了燃烧的战车残骸，与【黑翼】战士距离不过五十米！

此时，【黑翼】战士们的表情，在肖恩眼中已经是清晰可辨！他们面对绝地学徒的迫近，丝毫没有慌乱，脸上淡漠地仿佛傀儡。而最前排的战士中，赫然有人手持着火焰喷射器！

显然，郭守明丝毫没有低估一个绝地学徒的战斗力，哪怕前面已经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致命陷阱，但他还是预估了被绝地近身的可能。

这片狭长的隧道，对绝地既有利也不利，当【黑翼】战士们的精湛射术不能奏效时，那就用不讲道理的武器来横扫一切。

肖恩见到火焰喷射器时，心跳也微微加速了一点。

那瞬间迸发的数千度高温，无法用任何身法予以回避，也绝不是一块充当临时盾牌的装甲片能够抵挡，的确是足以致命的威胁——如果他没有提前预料到的话。

在狭长的战场中可能遭遇什么致命威胁，是肖恩在幼徒时期就听人提起过的，此时见到【黑翼】果然搬出火焰喷射器，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正确的反应。

临时盾牌被他抵在身前，右手光剑随手拨开两束擦过的能量束，左手则拔出短枪向前连续射击。

绝地通常并不使用枪械，但肖恩和莫斯提马这对师徒显然不是通常的绝地，肖恩的射术相当精湛，连续几枪都射准了位置。

只可惜能量束并没能贯穿火焰兵的盔甲，只击打在一层透明的屏障上，激荡起阵阵波纹。

在偏导护盾的保护下，【黑翼】战士们根本有恃无恐，火焰兵面不改色地迎着肖恩的射击，抬起了喷射口。
与此同时，肖恩与他们的距离，已经不足二十米。
这个距离下，绝地学徒的身法再敏捷，也不可能避开迎面而来的滚滚灼流。
生死仿佛已经见分晓。
但下一个瞬间，火焰兵就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巨力横扫过来，他立足不稳，向旁边跌倒，手中的喷射器更是不由自主歪向了近在咫尺的队友。
而当他意识到要尽快收回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时，火焰已经无情地吞噬了那个方向上的所有队友。
这个变故来得过于剧烈也过于突然，【黑翼】再怎么训练有素，也不可避免发生慌乱。
绝地学徒就在人群的慌乱中，踏着余焰而来。
冲刺中的绝地学徒，就仿佛势不可挡的重型战车，他只靠自身的动能，就冲垮了最前排的【黑翼】战士。那些包裹着黑甲，宛如金属罐头一样的战士，被冲得东倒西歪，只能眼睁睁看着手持光剑的收割者深入了到人群中。
下一刻，光剑的蓝光横向扫去。
但剑刃却在完成收割之前，就戛然止住。
绝地学徒看着自己被拦截在半途的手腕，以及手腕上陡然多出的一只覆盖着黑色臂甲的手掌，只感到那只黑色的手就仿佛液压钳，要就此将自己的手腕轧断。
肖恩毫不犹豫地左手提枪贴身射击，连续几发能量束逼迫对手松开手腕，向旁边闪避。
而后，肖恩才得以和这个突然钳制住自己的对手四目相对。
不出意料，郭守明。
这位【黑翼】的领袖，果然不是个只懂得躲在手下身后的指挥官。

在天玄玉栋的交锋，肖恩只是领教了郭守明的严谨和缜密，却没真正领教他的身手。

现在算是见识了。

或许常态的郭守明，并不是以正面战力见长，但此时的郭守明，裸露在盔甲外的脖颈皮肤微微泛红，双目呈现诡异的黑色，眼白几乎被扩散的黑色瞳孔覆盖满……俨然不是常态。

肖恩不知道他是注射了什么禁药，但从他刚刚的握力来看，他的力量无疑凌驾于安平之上。

绝地学徒不会轻易错估敌我实力对比，他手持光剑时的确较之一般人类有着碾压级的优势，然而对手如果不是一般人，那么很多固有的经验和印象就必须打破。

他需要更加谨慎，更加专注。

伴随急促的呼吸，肖恩让自己越发沉浸于原力的世界，他的力量变得更强，可以使用的战术也更加多样化。

一个在他身后试图偷袭的【黑翼】战士，被他隔空抓住了手臂，持枪的手被向旁拖拽着，将致命的能量束纷纷轰在队友身上。

又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翼】战士试图冲上来擒抱，但才刚刚起势就被一发贴身射出的能量束打在脸上。他身旁的一名战士不由愣了一个刹那，就被下一发能量束贯穿了腹部。

此时，郭守明才刚刚看准同伴创造出的机会，尝试再次逼近，但他重心才刚刚转移，肖恩就已经收势完毕，拧身将光剑架在面前，面对郭守明摆出了防御反击的姿势。

被原力强化过的绝地学徒，无论力量、速度、反应都已远远凌驾敌人之上。尽管孤身一人，但绝地学徒仿佛超然的神明，以一己之力统治战场。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被一名绝地近身，就无疑意味着绝境！

肖恩凝视着郭守明，等待这位注射过禁药后，短暂拥有超人力量的对手，做出下一步的应变。

他占据优势，但并不会大意，对手是能不可思议地在隧道中安排伏击，设下几乎致命的连环陷阱的【黑翼】，肖恩并不觉得对手的底牌会就此告罄。

对方一定还有其他的杀招。

而从郭守明对峙时那冷漠与狠辣的目光中，肖恩非常清楚地读到了他的决心和信心。

郭守明并不觉得【黑翼】会输，哪怕肖恩已经完全撕裂了黑翼的防线，白银骑士们很快就要赶来扫荡战场。

肖恩就在等他的底牌。

那么深陷敌阵的他，反而

第 312 章 功亏一篑

对峙的时间仿佛很漫长，但其实只不过短短十几秒。

很快，肖恩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那是白银骑士团的队友们赶来支援。

他心中一动，向后摆出左手制止了他们。

因为这未尝不会是又一个陷阱，原力的危险预警从来没有中断过。

白金九千点点头，自觉地停住了脚步，他与【黑翼】等人的距离维持在五十米。身旁，立锥人一步掠过，将一面厚重的单兵护盾架在白金九千前面，形成简易的掩体。

吕楠等人则依靠着掩体，持枪与残存的【黑翼】战士们持枪对峙，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肖恩并没有急于出手，同时郭守明也只是伏低身子，蓄力待发。战局形成了微妙的僵持状态。

打破僵局的，却是白金九千，他躲在掩体后面，大声开口问道。

“郭队长，我有一事不明，我们的行动已经很紧凑了，前期也算得上隐秘，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人力物力拦截到我们前面去的？话说你不是应该还在紧闭期吗？天玄玉栋的失利对你没有影响吗？”

如果是常态的郭守明，对于白金九千这种无意义的挑衅，当然会不做回应，但非常态的郭守明，却冷笑着开了口。

“没错，在有心人的组织下，你们的行动成功瞒过了绝大多数人，甚至瞒过了董事会的情报专家。他们预测你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前往【巽】，百分之三十的可能离开乾星系，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会来【坤】作亡命一搏，但绝不可能越过乾坤安保的首都防御圈。毕竟，就连赫特人的走私航路，也早就得到了关照。”

白金九千闻言笑道：“看来你们的专家被人出卖了啊。”

郭守明说道：“内鬼出卖了所有人，他为你们安排了一条本不可能存在的密道，将【逐波】实验室拱手让人！”

白金九千又说道：“甚至还在实验室里，放了本不该放的情报资料，对不对？”

郭守明并没有否认：“那份资料本不该存在，莫斯提马曾经想借着视察的机会前去寻找线索，但资料库早就被专人清理过，她一无所获。”

白金九千说道：“也未必一无所获哦，你们清理资料的动作，很可能已经被她察觉了，所以她反而更确定那里有问题。”

郭守明说道：“但是她没有证据，就等于一事无成。她或许能迷惑董事会，让他们将她奉为上宾，甚至不惜将【玄黄

血】的部分秘密展示给她。但她终归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知道她想要什么？”

“呵，董事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每一个人都在假装自己不知道。”

两人的对话声，在狭长的隧道中不断回荡，而其中蕴含的信息量之丰富，更是让战场上的人们都不由陷入沉思。

显然，【黑翼】也是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以至于郭守明本人都不得不注射了禁药，亲上前线和绝地学徒厮杀。

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注射过禁药的郭守明，话实在太多了一点。

白金九千当然不会错过机会，一点一点引诱郭守明说得更多。

“所以，既然那个内鬼已经把事情安排得这么妥当，把情报专家玩弄于股掌之中，郭队长你又是怎么识破奸谋的呢？”

郭守明冷笑道：“很简单，我找了一位你们的老熟人帮忙，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从情报商人陈玄感口中得知了你们的全盘计划。”

这个回答让白金九千大吃一惊。

陈玄感？！怎么会是他？

对于那个常年由李钰单线联系的情报商人，白金九千是只闻其名，未见其面。但从李钰对此人的推崇态度倒也不难判断，陈玄感的情报路数是真的神通广大。

只要出得起价，迄今为止，还真没有买不到的情报。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守明的回答也算是合情合理。既然陈玄感无所不知，那么当然也能获知白银骑士团的行动计划，并将其贩卖给【黑翼】，让郭守明能提前做好埋伏。

可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真的全知全能，陈玄感的情报不可能是凭空得来，所以，他是怎么知道白银一行人的动向的？

队伍中有叛徒，内鬼？

这个可能性……虽然令人不快，却不能排除，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担保白银骑士团的人就绝对可信！

大家本就是来自天南海北，因为李钰的人格魅力，以及种种辛酸苦辣的理由而聚在一起。白银骑士团多是失意人，指望这些人视死如归不难，指望他们拥有舍生忘死，忠贞不渝的信念，那就是异想天开了。

事实上，白银骑士团从来没有少过叛徒，因为利益而背叛、因为内讧而背叛，甚至单纯因为看不惯李钰而背叛的，每一年都会有。其中有一部分，李钰听之任之，还有一部分则要干净利索地予以肃清。

而眼下这情况，如果队伍里真有人出卖队友，那么务必第一时间将其抓出来处决，只不过现在实在不是抓叛徒的好时机。

甚至，郭守明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也未可知。

所以这就需要更多的情报，需要郭守明说更多的话！

就在此时，却有一名【黑翼】战士忍不住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队长，不要废话了，抓紧时间啊！”

以【黑翼】的内部纪律而言，队员绝没有资格去打断或者质疑队长，哪怕郭守明要他们去【艮】喝废水，队员们也只有在喝完以后，才能向郭守明询问内情。

但现在，郭守明却露出恍然大悟状，继而眼中重新凝聚起煞气，向肖恩直扑过来！

眼看战斗重启，白银骑士们立刻靠近过来，尝试支援肖恩。但得到喘息机会的【黑翼】战士，却以猛烈的火力将对手阻击在原地。

战场的核心，依然是绝地学徒孤身一人。

而绝地学徒也没有愧对绝地之名，即便深陷敌阵，以寡敌众，依然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与郭守明对峙而不出手，只是因为他也想听听，郭守明还能被白金九千掏出多少信息，如今既然对方不打算再开口说话……

留他也就没有用了。

绝地学徒一步踏出，便已冲到郭守明胸前，几名【黑翼】战士仓促的点射，连肖恩的衣角都没擦到。

只有郭守明及时作出反应，他再次以左手精准地拿住了肖恩的右腕，令致命的光剑不能及身，右拳则轰向对方的下巴。

而见到郭守明那漆黑的臂甲，肖恩不再考虑用额头去硬顶，而是拧身避过，左手顺势拍向郭守明的胸膛，发出血肉与金属碰撞的轻微闷响。

绝地学徒受限于姿势，又是仓促发力，这一次掌击宛如轻抚，但郭守明的身躯却像是被炸药爆破过一般向后倒飞出去，厚重的胸甲更是隐隐向内凹陷。

贴身释放的原力推，一举便将对手重创。

但就在郭守明向后飞退的同时，肖恩就看到远处几道亮光闪过，他连忙提起光剑，依从原力的指引左右格挡。

几声锐响后，大部分能量束被成功挡开，有一发甚至原路折返，击倒了偷袭的【黑甲】战士。但肖恩的肩膀上也多了一道浅浅的烧焦痕迹。

热辣辣的痛感让肖恩不由紧咬住了牙关，但比起这道擦伤，更让他在意的是远处那个仍在地上翻滚的【黑翼】队长。

被原力推重创，仿佛是他刻意设计好的环节，就为了让肖恩在刹那间因优势而轻敌。

肖恩并没有轻敌，但的确是在郭守明败退时露出了破绽……那个破绽其实非常严重，在缺乏队友的足够掩护的情况下，刚刚【黑翼】一方哪怕再多一道火力，结局都至少能换个两败俱伤。

可惜郭守明的后手终归是薄弱了那么一点点，就仿佛是必杀的陷阱缺失了主料。

肖恩当然不会错过机会。

没有唯一能与肖恩短暂相持的郭守明，留在原地的【黑翼】战士们可谓不堪一击，绝地学徒很快就击溃了余下的所有人，而白银骑士团的队友们也及时赶上，清扫战场。

至于郭守明，却早就带着余下的伏兵撤离战场了。

战局一举而定，而众人也没有对【黑翼】的残兵败将痛下杀手，毕竟活着的战俘，比死掉的尸体更有价值。

“哟，是你啊。”白金九千带着玩味的笑容，审问那个打断了他和郭守明对话的战士，“我记得你是，二号？郭守明最得力的助手，想不到他这么决绝地把你留在这里。”

二号脸上满是愤怒与不甘，她没有回应白金九千的挑衅，只是忍不住嘶吼道。

“零号居然背叛了我们……”

第 313 章 是时候走到台前了

二号无疑是个训练有素的【黑翼】战士，方才的混战中，她的威胁性几乎仅次于郭守明。而这样一位高手，在经受的训练中自然会包括“保密”一项。

没人指望能靠白金九千一句挑衅的话，就挖出什么重要信息，但偏偏二号却一开口就让人惊讶。

更让人惊讶的是，她开了话头，便仿佛停不下来。

“我早就跟队长暗示过，那个神秘兮兮的零号未必可信！他就连来历都不清楚，只是突然被董事会派来，说要作队长的心腹，天底下哪有空降的心腹？！”

“队长这次临时设计伏击，手中的人员资源都非常有限，却将最关键的一环交给了他……虽然零号的实力的确是队伍中仅次于队长的，但他却临阵逃跑了！”

二号说到此处，悲愤之情如要满溢而出：“我们这些人，死便死了，加入【黑翼】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但队长却被拖累得好惨！他本就因上一次失利被董事会刁难，这一次再失利的话，他可能就要被雪藏了啊！”

而后，二号甚至泣不成声。

白金九千面色古怪地看着眼前这个情绪崩溃的女子，对方作为【黑翼】的二号，一度是他尊敬的对手，想不到失败一次就变得这么脆弱。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并非【黑翼】的二号心理脆弱，而是有人让她变得脆弱。

因为此时，绝地学徒正半闭双目，右手前探，仿佛在抓握着什么无形之物。

“厉害啊。”

肖恩长出了口气，睁开双眼，从极度的专注中恢复过来，略显疲惫地摇摇头。

“恰恰相反，我刚刚是在帮她稳定情绪，否则她会咬断自己的舌头——她同样注射了禁药，所以情绪波动得比常态要厉害得多，然后你还一开口就刺激她。”

“所以我单身至今嘛。”白金九千无所谓地说道：“你认为她说的是实话吗？”

肖恩皱起眉头：“只是她自以为的实话罢了，我确定刚刚她说的是心里话，但实情未必如她所想……不过无论如何，至少这一关，姑且算是过去了。”

“就怕后面还有更棘手的。”白金九千回头看了眼仍在熊熊燃烧的装甲车残骸，不由摇头，“这还只是【黑翼】临时布置的伏击，真要再给他们点时间，恐怕……”

说到一半，白金九千轻轻一笑，拍了拍手：“好了，话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就该成真了。”

结果白金九千才刚说完，就听后面一个唏嘘不已的声音传来。

许伯跳着一只脚骂道：“哎哟我真是爆了【黑翼】全家了，他们居然在装甲车残骸里还留了后手，差点就阴死我了。他们怎么不干脆在隧道里堆足炸药，直接把我们所有人都活埋了算了！”

白金九千脸色一变：“总有憨批要坏事！赶紧跑！”

不消他说，白银骑士们已经第一时间行动起来。

安平背起南无忧，其他人各自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奔行，务必要赶在隧道里的炸药被引爆前，离开此处！

******

万幸的是，许伯的话并没有成真，而隧道的终点也就在前方不远。一行人跑了一会儿，便看到了一个灯火明亮的小站台。

站台上还残留着清晰的备战痕迹：一条临时搭建的可供装甲车从站台驶入隧道的坡道；大批临时作业用的工程器械；几个硕大的武器弹药箱；甚至还有两台来不及启动，仍处于预热阶段的LH-108“罗汉”型战斗机器人……

站台上的一切，都让白银骑士们感到心有余悸。

如果真的再给【黑翼】多一点准备时间，哪怕在刚才的战斗中，有一台“罗汉”型自走机器人加入战斗，情况可能都大不一样！

好在事情没有如果，他们已经突破了最艰难的阻碍，站台上方，就是此行的终点了。

“从地形来看，苍穹顶应该就在我们正上方。”立锥人从肩膀上投出一副复杂的立体地图，那是他一路走，一路亲自测绘得来的结果。而从地图上看，众人的位置的确已经和苍穹顶相重合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白金九千一边示意队员们分散开去探查四周的地形，一边询问唯一的向导南无忧。

南无忧则竭力回忆着自己之前在苍穹顶的见闻，说道：“苍穹顶有一坐电梯，从底座直接连接到穹盖，但我不能确认苍穹顶一共有多少电梯，是否安全。”

立锥人说道：“运行于支柱内部的电梯共有七座，一座大型货运电梯、两座中型货运电梯以及四座客梯。但是其中连接到这条地下秘密隧道的，应该只有一座平时很少用到的中型货梯。至于是否安全，就无从考证了。”

南无忧惊讶不已：“你知道的好多！”

立锥人笑了笑：“爆破前，总要做好调查。”

南无忧的惊讶变为了惊恐：“爆破！？”

立锥人却没再说下去，因为前方探查地形的同伴，已经有人折返回来了。

“搞清楚了，这里的出口只有三条，一条是供维修机器人和相应器械耗材进出的通道，应该是通向地面的某个秘密基地；一条是修建隧道时留下的大型作业专用通道，目前已经被封闭，最后就是前面的电梯了，看起来我们也没什么选择余地。”

白金九千又转头看向肖恩。

“你怎么说？”

绝地学徒有些无奈地解释道：“别把我当先知，我如果真能未卜先知，之前在隧道里就不至于那么惊心动魄了。不过，既然我们没得选，那就安心向前吧。”

说完，肖恩主动带头，走向了站台前方的电梯。而这个态度就比他口头的谦虚更有说服力得多，白金九千等人自是跟在他身后。

只是，肖恩走到电梯前，却忽然停下脚步，对着旁边空处叹息道：“你还不肯出来吗？”

这句话简直让他身后的人毛骨悚然，但很快反应机敏一些的，就意识到肖恩在说什么。

他们这一行无疑是得到了来自幕后的帮助，之前人们猜测幕后的人要么是绝地大师莫斯提马，要么是南于瑾……但无论是谁，他们都不可能直接干涉到这里。

理应有一个具体执行人，实时跟随在他们身旁！

第 314 章 不可妄自尊大

事实上，在队友们纷纷感到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时，肖恩心中却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从始至终，他都没发现身边有什么幕后主使的执行人，而且不但是他，他身边这些被李钰钦点的武斗派们、以及作为对手的，乾坤集团最强武装力量【黑翼】，大家都没有发现什么幕后之人。

什么样的人，能瞒过这么多人的耳目？

但另一方面，肖恩却几乎笃定，那个幕后主使的执行人，一定就在他身旁。

所以他搭上电梯前，便开口试探了一句，若是不成，无非是让大家虚惊一场，但如果成了，就等于排除掉了最后一个隐患。

绝地学徒的声音，在空旷的站台内回荡了几次，便迅速归于沉寂，只留下众人稍稍变得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异常刺耳。

过了很久，许伯耐不住性子，开口问道：“肖恩，我说……”

却见肖恩忽然动了下耳朵，仿佛听到什么，随之目光转动，准确地锁定了一面锈迹斑斑的金属墙壁。

这下，也不需要肖恩去做什么，安平便迅速靠近了过去。立锥人和吕楠也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那面墙。

不过，没等安平接近，墙壁后面就传来一阵沉闷的笑声。

“呵呵，真是莫名的敏锐啊，杀人凶手。”

伴随笑声响起，所有人都感到自己仿佛被一条【裂头毒蛇】盯上，汗毛轰然炸立起来。

肖恩更是不由自主就握紧光剑剑柄，并按下按钮，令剑刃嗡一声伸展出来，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

这个声音，即便隔着一面墙壁，即便已经过去很久，他依然记忆犹新。

“你果然没死……”

“果然？你是怎么把一件明明心底震惊的事情，说得这么轻描淡写的？”

伴随标志性的嘲讽冷笑声，那面被肖恩紧盯着的墙壁向内翻开，露出一方阴暗的私密空间。

在阴影的笼罩下，一个枯瘦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站到了站台的灯光下。

那人全身漆黑，薄薄的紧身衣包裹着枯槁的身躯，一张扁平的面孔在灯光下仿佛没有影子，细长的眼睛就像深邃的裂缝一样印在脸上。

如此标志性的样貌，可谓找遍乾星系也很难有第二个，正是在【离】与绝地学徒相爱相杀的夏溪。

在场的白银骑士们，大部分都没有和他正面打过交道，但所有人都听过这个扁平面孔的恐怖传说。此时见他出现，只感觉一阵凉意涌上心头，竟仿佛比面对【黑翼】更为恐怖骇人。

而夏溪却仿佛看不到肖恩以外的其他人，只是上前一步，在无数支突然端起来的爆能枪的瞄准下，撩开了自己的紧身上衣。

只见那苍白的胸口上，原先心脏的部位，被一片醒目的钢铁色泽所占据。

夏溪笑道：“拜你所赐，我做了一番格外彻底的改造，现在我的成分只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类了。”

肖恩没有理会这种戏谑，只是紧盯着夏溪胸前那血肉与钢铁的结合处，问道：“【狂血】？”

夏溪将那裂纹似的眼睛微微一抬：“哦，你居然知道这个词，看来功课还是有认真做……”

许伯忍不住打断道：“少说废话了，直奔重点吧，你想要什么？”

夏溪叹道：“我想安安静静地睡一觉，是你们把我吵起来，还要问我想做什么？”

“少说这种鬼话！”吕楠厉声喝道，同时一枪烧焦了夏溪的耳垂。

如此精湛的枪法，对夏溪而言却不值一哂，他甚至都没伸手去碰一下伤处，只是继续看着肖恩，仿佛在期待他的反应。

肖恩没有让夏溪失望，他抬起手，制止了吕楠的愤怒追击，然后一句话让所有人都陷入震惊。

“躲在幕后帮我们摆平一切阻碍的人，就是你吧。”

夏溪裂纹似的眼睛微微勾了起来，仿佛在笑，又仿佛只是嘲讽。

“看起来你们还没蠢到，自以为一帆风顺都是理所当然。很多自命不凡的人，被时代的浪潮裹挟时，都会有一种错觉，仿佛脚下的大浪是因自己而起。你的确比他们聪明一些。”

肖恩说道：“因为我比他们更加渺小，并没有盲目自大的资格。”

说话间，肖恩心中已经不由暗叹起来。

果然是他。

刚刚，在绝地学徒即将踏上电梯的刹那，脑海中倏地闪过一道灵光。

那是原力给他的启示，而透过这种启示，他再次看到了那张扁平的面孔。

夏溪这个答案，的确是合情合理，他有足够的能力来安排众人沿途经历的这一切；同时，他还有足够的动机参与进来。

夏溪从来都不是一条温顺听话的走狗，他的叛逆意识之强，在【离】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一连串疯狗似的表演，最终目的竟不是为了擒获绝地学徒，而是为了刺杀南于瑾，为此，他甚至不惜与【黑翼】为敌。

这样一个疯子，就算突然有一天站出来对乾坤集团公然掀起反旗也不奇怪。这次暗中帮助肖恩等人，也完全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但肖恩并不觉得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地解释过去。

他沉吟了一下，开口问道：“是谁让你来的？”

却听夏溪发出嘶哑的嘲讽笑声：“呵呵，你在问这个问题之前，难道没有预设好自己的答案吗？”

肖恩说道：“好吧，容我换一个问法，是我师父让你来的吗？”

在肖恩看来，这也是唯一的可能。

夏溪的确有动机也有能力参与此事，但以他一贯的作风，就算是要反抗、报复乾坤集团，也不会为此白白便宜了白银骑士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理念，对一个变态杀人狂而言是无效的。能促使他完全站在白银骑士团这一边的，只可能是无所不能的绝地大师，莫斯提马。

然而，肖恩的猜测却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知道为什么乾星系的人，对银河共和国始终有排斥心理吗？因为你们总是喜欢自以为是，觉得你们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一切的起因和根源。没错，我的确与那位女士见了面，也是因为那次见面，才有了我后续的行动。但要将此事说成是‘她让我来、指使我来‘，那你就真的太自大了。”

肖恩叹了口气：“是我失言了，所以，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交易？”

以师父莫斯提马为人处世的透彻，当然不会用那种居高临下，然后适得其反的方式与夏溪打交道。她只会抛出一个让对方无法拒绝的交易，这也是绝地大师与很多恶徒周旋的常用手段。

只是，肖恩也有些好奇，师父是用什么条件，才能打动这个六亲不认的变态杀人狂。

“交易内容很简单，我为你们铺平前往苍穹顶的道路，而她则为我创造一个杀人的机会。”

第 315 章 不追问

“杀人？谁？”肖恩越发难以理解，变态杀人狂想要杀任何人都不值得奇怪，但为什么师父会提出这样的交易？

因为被杀的那个人只是无名小卒？那可绝不是绝地大师会做出的选择。

似乎看出了绝地学徒的疑惑，夏溪发出冷漠的嘲讽：“哈哈，好问题，我杀的当然是一个死有余辜之人，一个现行法律框架下根本无力制裁的人，除了当场斩杀完全不存在其他办法，就算绝地大师本人遇到，也必然会直接拔剑。”

肖恩当然听得出这番话是在嘲讽他对秩序的尊重，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只是摇了摇头：“我没打算质疑你杀人的合

理性，所以你也用不着编这种胡话来搪塞和讽刺我。我只是好奇，究竟是谁，值得你不惜为人利用，也要杀掉。”

夏溪那扁平的面孔呈现出一丝玩味的表情，而后答道：“零号，听说过吗？”

肖恩沉吟了一会儿，才想到这个名字。

“【黑翼】的零号？”

关于那个几乎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黑翼】的百貌特工，肖恩所知非常有限，几乎只有一些零散不成篇章的传说碎片。此时听夏溪提起，心中更多是惊讶。

那个零号有什么特别之处，竟值得夏溪如此针对？

可夏溪却不愿再多做解释了，只笑了笑：“私仇而已，我这种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公德、大义而奋不顾身？”

这反而更让肖恩好奇。

的确夏溪不是那种在乎公德大义之人，但他更不像是会在乎私仇的人。零号，到底和他有什么瓜葛？

可惜，夏溪完全不打算继续回答下去，他说道：“总之，你们前往苍穹顶的路已经敞开了，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这种解释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但肖恩也的确不打算再深究下去。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一个答案……虽然这有违肖恩的一贯作风，但在夏溪身上，绝地学徒不介意破个例，毕竟，在那张扁平的面孔上，肖恩看到的是将死的暮气。

绝地学徒在【离】经历的那番凶险，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夏溪被光剑贯穿胸膛，倒在地上的画面恍如昨日。而一个本该必死无疑的人，死而复生，还一手导演了白银骑士团偷渡苍穹顶的全过程，甚至还借机杀了【黑翼】的零号……

这种事，怎么可能没有代价呢？

就算有就算他接受了乾星系内最高明的医疗改造手术，他依然是快速透支了自己的生命力。

之前，他躲在那面锈迹斑斑的墙壁后面，或许是真的没打算和肖恩再见面，只是被发现后，才被迫起身。

既然如此，肖恩便不打算再勉强对方，就让对方带着秘密永远沉睡在黑暗中好了。

夏溪是个死有余辜的变态杀人狂，虽然大部分情况下，他只是利用这个身份散播恐怖情绪，实际的受害者反而会减少，但这也不意味着他就是清白的，死在他手上的无辜性命绝不在少数。所以绝地学徒对这种人也不可能有丝毫的好感或者共情心理。

但是对待一个将死之人的宽容，却是基本的人性。

肖恩转过头去，不再看夏溪，说道：“那就此别过，再也不见。”

夏溪说道：“本来也是不必见面的，把你那敏锐的洞察力留到后面吧，绝地。”

说完，这个扁平面孔，便转身返回了隐藏在墙壁后面的密室之中，随着墙壁重新合拢，他就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让人们感到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

许伯等人明显还有些不放心，甚至开始低声讨论，如果留着这个后患不管，他会不会在众人搭乘电梯的时候将电梯炸毁……

但肖恩已经在电梯内催促起来。

“抓紧时间吧各位，【黑翼】的人可还在呢。”

众人这才面色一紧，不由想到之前被【黑翼】用装甲战车堵在轨道里的惊险。

现在的确不是和夏溪继续纠缠的时候，比起一个虚弱的扁平人，依然留有余力的【黑翼】无疑更值得戒备。

夏溪未必有本事炸毁电梯，但【黑翼】却一定有那个本事，更有那个胆量。

于是众人也不再多话，连忙跟在肖恩身后，走上了那个专门连通地下密道的货运电梯。

电梯内的空间相当宽敞，一口气挤进十几个人也不显得拥挤，只是走进电梯后，人们就不由感到一阵没来由的压抑。仿佛头顶那柔和的灯光在散播冷意。

“我说，这电梯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啊。”许伯心直口快，一边拉扯着自己的衣领，一边四下打量个不停，“总感觉像是隐藏着什么机关陷阱，咱们搭乘启动之前是不是应该让小庄先检查一下？”

却见庄原瑛的脸色更差，娇小的身躯依靠着电梯轿厢，一只手用力扒着墙上的扶手，才勉强支撑自己不倒下……而那根扶手，已经被她生生捏得弯了。

龙人族拥有超出外表的强大力量，但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庄原瑛以血肉之躯扭曲金属，那只手已经皮开肉绽。

“小庄！”

许伯面色一变，连忙跑过去查看庄原瑛的状况，而后试图掰开她的手，但庄原瑛只是在粗重的喘息，对外界的变化恍如不觉。一时间许伯竟掰不开她的手。

就在此时，绝地学徒轻声叹息道：“庄原瑛，没事了，大家都在。”

一边说，他一边向前伸出手，隔着软帽抚摸着庄原瑛的头，尝试安抚她的情绪。

原力在两人之间流淌回转，绝地学徒试图以此让她镇定下来，然而当他的掌缘碰触到庄原瑛钻出帽沿的犄角时，刹那间，有无数细碎的画面涌入脑海。

就在这个电梯中，面容冷酷的武装人员护送着一座医疗舱，医疗舱中，红色的培养液如同沸腾的鲜血，一个身材壮硕的龙人在其中痛苦的挣扎。

下一刻，画面一变，一名穿着纯白长袍的龙人族少女，带着天真的笑容站在电梯正中，仿佛是要迎接盛大的祭典。而围绕在她身旁的同样身穿白衣的武装人员，却只在脸上流露出怜悯。

伴随画面涌入的，还有模糊不清的声音。

有绝望的嘶吼，有被欺瞒、醒悟后的愤怒，还有小人得志的猖狂……

这些音画碎片，如同猛烈的剧毒，迅速腐蚀着人的心智。而这就是此时庄原瑛所承受的折磨。

这些狂暴的画面，几乎让绝地学徒也一时为之失控，这绝不是他所熟悉的原力连接能呈现的效果，仿佛是原力的意志在将这些残酷的画面带到他眼前……

但肖恩此时却无暇细想，只有竭尽所能，用自己的原力技巧去安抚庄原瑛的情绪，将那些毒素一般的画面从两人的脑海中清除出去。

“不要恐惧，那些记忆伤害不到你……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恶行斩草除根。”

伴随绝地学徒的闻言安慰，庄原瑛的情绪迅速稳定下来，紧握着扶手的手指肌肉也松弛了。

许伯连忙趁机为庄原瑛包扎，而其他人已经纷纷投来疑问的目光。

对此，肖恩也实在不想详细解释，只能说道：“之前不是都知道了么，这条密道的修建目的，是为苍穹顶秘密运送龙人。刚刚庄原瑛和残留在这里的记忆发生了共鸣，看到了曾经的画面，所以才……至于具体画面是什么，只管发散想象力吧。”

“哇，你这句话杀伤力很强啊。”许伯扬了扬眉毛，正要炫耀自己的想象力，忽然发现有些不对。

“等等，白金九千呢？”

这个问题让整个电梯内的空气都仿佛凝滞。

因为众人直到此时才发现，白金九千，这个团队的领袖人物，居然不在电梯里。

第 316 章 突如其来的长辈

“这……有点离谱吧？”许伯有些结巴，“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你们刚刚没看到他？”

安平叹了口气：“那小子最厉害的地方就在存在感可强可弱，总能出人意料，就连最老练的战士都盯不住他。他想消失，其他人看不住的。”

许伯跳脚道：“是盯不住的问题吗？！他是团队领袖，哪有就这么人间蒸发的道理？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安平则看向肖恩：“你觉得呢？”

绝地学徒说道：“很惭愧，我也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消失的，这里的环境太特殊，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但是，这电梯井内只有一座轿厢，他不在这里，当然是留在了通道

里。而我大概猜得到他想做什么。不必紧张，之后他自然会跟上来，最多是我们在上面等他一会儿。”

安平摇摇头：“为所欲为的混账东西，跟李老大简直一模一样，难怪被当做接班人。”

提到李钰，有人顿时恍悟：倘若李钰在这里，做这种出格的事就不那么出人意料了。白金九千作为后继者，为所欲为才更合理！

也有人更加紧张，因为李钰此时同样是处于失联状态！

“不要紧张。”肖恩说道，“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而后，肖恩便不再说话，只待众人自行去消化事实。

绝地学徒始终不能算白银骑士团的自己人，绝地的名号对于这群无法无天之人的威慑力也有限，他不可能像李钰或者白金九千那样，用一句话就稳定人心。

所以接过话题的是吕楠。

这位红杏小队的副队长，一边亲自调整着枪械，一边说道：“来之前，你们就应该做好了随时粉身碎骨的准备，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够本了，剩下的每一步都是白赚来的，还有什么可紧张的？”

安平则说道：“倘若你们对白金九千，对李老大还有几分信任，那就像以往那样，别在意他们的特立独行，做好自己的事吧。”

却有人好奇道：“所谓自己的事是什么？到了上面，我们是先去找绝地大师，还是先去杀光董事会？”

提问的是煞无名，这个打扮成【剑羽枭】战士的冈根人，半点没有随时赴死的紧张感，说话都慢条斯理的，但他的问题却如同他腰间的短刀一样尖锐。

这个问题，让人们将目光聚焦到了南无忧身上。

虽然在之前的战斗中，这位大小姐毫无存在感，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次前往苍穹顶的队伍，正是围绕她组建的，在苍穹顶的问题上，她有绝对的发言权。

只不过，此时女子的脸色很难看，这一路行来，其他白银骑士可以若无其事地越过战场，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却跟得极其艰难，哪怕她身边一直有人保护，也并没有走上最前线。但紧张的情绪却让她心脏仿佛要炸裂一般，一直到电梯上，她都一直没能缓过劲来。

此时被众人视线聚焦，她坚强地站直身子，说道：“抱歉让各位见笑了，如你们所见，我只是个听到爆能枪响都会忍不住颤抖的普通人，每走一步都需要各位的鼎力相助，所以事到如今你们还愿意征求我的意见，我真的万分感谢……这不是客套话，所以请允许我说完。”

“其实，我在基石号上，就一直在考虑，我们抵达苍穹顶以后，具体该做些什么。当时的苍穹顶对我们来说还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要如何越过沿途的艰难险阻，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能做的也就只有臆想之后的事。而现在，苍穹顶已经近在眼前，我的臆想也终于有了些许价值。”

“我想过要寻求绝地大师的帮助，最初李钰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也是将绝地大师这个理由摆在了最前面。但是随着之后我们一路势如破竹，我便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绝地大师神通广大到了能帮我们安排行程的地步，那么……她为什么不亲自来见我们呢？”

南无忧自嘲地笑了笑，摇摇头道：“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愚蠢，但愚蠢的问题未必没有价值。绝地大师无法亲自前来，当然是因为她也有她的苦衷和难处，但是一个无法自主的人，又要如何帮助我们去逆转困难的局势呢？”

饮水机好奇地问道：“所以，你也不信任绝地大师咯？”

这个“也”字，显然意味着在这个年轻的用毒高手眼里，绝地大师的分量并没有那么重，只可惜这个观点与白银骑士团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饮水机也就“知音难觅”。此时听南无忧这么说，小姑娘就顿时有了共鸣。

然而南无忧却说：“不是不信任，而是必须去考虑更深层的问题。假设绝地大师有办法帮助我们翻盘——事实上我很坚信她有办法，否则她就不该为我们铺平前来苍穹顶的道路，而应该让我们尽快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但是，她的办法会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倒是成功引起了众人的思考。

立锥人冷声道：“我希望是里应外合，斩草除根。乾星系并不需要什么高高在上的苍穹顶。”

许伯叹道：“拉倒吧，没了乾坤集团，乾星系就是【朱雀】那群人的天堂了。我虽然瞧不上苍穹顶里那群不谙世事的老爷，倒是不排斥苍穹顶本身。”

吕楠嘲笑道：“你当然不排斥，你以前就一直做着入主苍穹顶的白日梦。”

“也未必就是白日梦，我年少英俊的时候，马家有个大小姐对我颇为青睐。”许伯感慨万千，“可惜造化弄人啊。”

众说纷纭间，倒是有人提出了正常合理的猜测。

“应该是要我们整理证据，然后拿去和董事会对峙，谈判吧？”煞无名说道，“有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和从南无忧大小姐嘴里说出来，分量和作用都是不同的。”

这句话，直接让众人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因为煞无名说得简直太有道理。

“的确如此。”南无忧点点头，“绝地大师再怎么受人敬重，在乾星系，她也是外人。一个外人对乾星系的内部事务干涉过深，是很犯忌讳的一件事。所以有些事就算她知道了，可能也不方便讲。有些底牌就算她拿到手，也不方便打出

去……而我们，则是最好不过的传话筒。无论我现在身上被人泼了多少脏水，我终归是南家的人。”

“所以，如果抵达苍穹顶后，绝地大师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路，做好了引导，那我们就依照她的指示前进。但如果没有，我想先去见一位长辈。”

“长辈？”许伯好奇，“在【兑 101】的时候，还有哪位长辈没见过？”

南无忧答道：“不是南家的长辈，他叫夏一，你听过吗？”

第 317 章 善后处理

苍穹顶的基座之下，一条几乎无人知晓的隐秘通道中，有一间隐藏在墙面后的漆黑密室，一个同样漆黑的枯槁身躯斜倚在锈迹斑斑的墙壁上，他的胸膛轻微起伏着，但呼吸声中时而夹杂电流声。

伴随时间流逝，胸膛的起伏越发微弱，呼吸声也几不可闻。但就在此时，墙外却传来戏谑的声音。

“听起来你的呼吸系统要短路了？人造器官破裂，组织液渗出了？”

而后，墙面翻转，将墙外站台的灯光投了进来。

纯白的光芒映照在漆黑的身躯上，将夏溪的身影映得仿佛一团燃尽的灰。

站在墙外的人，则挂着灿烂的笑容，仿佛是仍在燃烧的太阳。

夏溪勾动了一下嘴角：“你果然回来了。”

白金九千说道：“当然要回来，毕竟有些话不找你问明白，我实在心有不甘啊。”

说着，年轻人走到夏溪身旁，蹲下身子，笑道：“这是咱们真正意义上的初次见面吧，大前辈？看你危在旦夕，自我介绍和客套寒暄我就省略了，直奔主题地问一句，零号呢？”

夏溪有些玩味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答非所问道：“你和李钰真的很像，想不到他居然舍得让你这么早就站到台前。”

白金九千笑道：“我只是他的继承人，不是他的亲儿子，他对我从来没有过度保护的意思。何况他当年也没被人保护过。想要成长为合格的接班人，总要亲自面对风雨，所以，零号呢？”

夏溪向下转动眼球，看向白金九千的双脚。

“就在你脚下。”

这下，饶是白金九千做足了心理准备，也猝不及防，暗骂一声，向后跳开半步，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启了胸甲上的照明灯，进一步照亮地面。

只见他站立的地方，有一片薄薄的白灰，白金九千的脚印在上面清晰醒目。

“这是零号？”

白金九千愣了下，啧啧连声：“真厉害啊，好想问问你是怎么处理得这么干净的……不过时间有限，还是先问更重要的问题吧，你跟零号的私仇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不对，应该问，零号死后，【黑翼】的威胁算是彻底解除了吗？哦还是不对，提问之前应该先给报酬，那么我就以白银骑士团继承人的身份给你一个承诺，当年的参与者，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夏溪看着白金九千，沉默了一会儿，说道：“【黑翼】并不是你们的敌人，郭守明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样的事值得他不惜性命去拼，什么样的事只需要做做样子。对他来说，南无忧可以死，但不应该死在他手上。”

白金九千说道：“难怪，我就说嘛，以【黑翼】在首都的经营，就算事发仓促，也完全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来打阻击。”

夏溪嘲讽道：“事实上他的确动员了更多力量，第一时间前来这里的战士至少是你们见到的两倍以上。”

“哦，你是怎么把他们调走，还顺势趁乱杀了零号的？”白金九千终于抗拒不了诱惑，问起了技术细节。

而夏溪对此似乎也有足够的倾诉欲望。

“很简单，就在【黑翼】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一群精锐武装分子在【万华园】发动恐怖袭击，造成了极其惨烈的人员伤亡。”

白金九千不由愣住。

“【万华园】，苍穹顶之下，整个首都星球首屈一指的权贵区？难怪【黑翼】要分兵。不过这可是【坤】，什么人能在这里发动恐怖袭击？”

“【狩龙人】。”

这个答案，让白金九千又是一愣。

“还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答案啊，如果是他们，的确有动机有能力更有那份癫狂。”

【狩龙人】在乾星系是个极其特殊的组织，实力精锐是一方面，为求复仇不择手段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如果告诉他们，只要驾驶飞船冲向恒星【乾】就能让仇家【青龙】集体暴毙，【狩龙人】绝对会毫不犹豫的集体向【乾】发起冲锋。相较而言，在【坤】发动恐怖袭击，反而是稀松平常之事。

至于【狩龙人】为什么要在首都发起恐怖袭击，其实同样是不难解释的问题。因为白金九千很清楚【青龙】的幕后主使正是乾坤集团的高层，而【狩龙人】应该同样猜得到，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证据。

那么只需要有人将证据交给【狩龙人】，这群复仇者自然会行动起来。

证据说难找当然难找，【狩龙人】经历了几个世代都求之不得，期间甚至反而要卖身给乾坤集团所用。

但说好找，却也好找，对于有些人来说，所谓绝密，不过是摆在案头可以随手查询的日常资料罢了。

“好手段啊大前辈，以毒攻毒，趁乱复仇。”白金九千对此赞不绝口，“难怪团长一直教育我说，如果有机会杀了你，那么不惜一切也要杀。好在你已经是将死之人，用不着我不惜一切了，之后我找时间请绝地学徒吃饭就好。”

说完，白金九千便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然后提起了斜挎着的爆能枪。

“斩草除根，理解一下吧。”

夏溪嗤笑：“如果是李钰在这里，就不会多此一举。”

“可惜我不是他，身边没有那么可爱又万能的助手，所以做事只能求稳妥了，你虽然帮了大忙，但还是死了比较能让人安心。”白金九千叹息道，“最后提个技术问题哈，听说绝地的光剑都没戳死你，我用枪打你会不会也打不死啊？应该不至于非要用到热能榴弹这么夸张的手段吧？”

夏溪对此嗤之以鼻。

白金九千又说：“我知道这次多亏你帮了大忙，虽然本质上你也只是在利用我们牵扯【黑翼】的精力，以偷袭零号，但帮了大忙就是帮了大忙。这种恩将仇报的小人行径，我自己都不齿自己，所以也只能瞒着其他人偷偷做，希望那帮人上去以后能记得等我……”

下一刻，他扣动扳机，在密室中点亮炫目的光。

第 318 章 改不掉的信口开河

在白金九千勉为其难地做善后工作的时候，肖恩等一行人，也终于在漫长的上升后，来到了此行的终点。

电梯门敞开时，所有人都不由神经紧绷，生怕门后面就是无数漆黑的爆能枪口，又或者干脆是扑面而来的火光。

但出乎意料的是，门后的世界，安静平和的仿佛是在梦中一样。

葱郁的绿植从两旁弹出头来，将门后的碎石小路遮得斑驳陆离，一股花草的芬芳扑面而来，远处甚至隐隐有悦耳的鸟鸣，让人难以置信眼前这一切竟是现实。

“嘶……”

这下就连安平都忍不住倒抽凉气。

虽然没人愿意在与【黑翼】恶战后，再在苍穹顶上延续战火，可是这种过分平和的氛围反而让人更加不适应。

“不，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这里本就是见不得人的通道啊。”冈根人眨了眨他的大眼睛，说道，“说不定就没人想到这里会突然蹿出一群陌生人。”

吕楠冷声道：“就算之前没人想得到，【黑翼】的人都下去拦截了，上面再蠢也该发现异常了！”

冈根人反驳道：“那可不一定，这条密道的存在目的，并不是可以曝光出来的东西，所以【黑翼】的行动很可能是彻底瞒着其他人……”

两人话说到一半，却见有人已经率先走出了电梯轿厢。

绝地学徒没有参与这种无谓的争执，因为无论这条道路后面隐藏着什么，现在他们也只能前进。而且，在电梯门敞开的刹那，肖恩就感到前方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自己。

那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引力，仿佛是朦胧的呼唤，又像是闪烁在脑海中的记忆残片。

而伴随他的前进，这种感觉变得越发强烈，脚下的碎石小径，两旁伸展出来的柔和植物枝条，不断撩拨着他的心弦。

这很难说是原力的指引，但又和原力息息相关，绝地学徒还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玄妙的感受。而就在他越发专注时，忽然脑海中，一个具有强烈的画面浮现出来。

那是宛如恒星一般的炽烈图腾，脑海中的强光让他不由停止了思考。

下一刻，来自身后的冲击，让他从这种玄妙的体感中苏醒过来。

“啊抱歉，我没想到你会停下来……”

肖恩有些惊讶地发现，撞到他的人居然是南无忧。不知不觉间，这位大小姐已经紧跟在他身后，只有一步之遥。

肖恩不由四下张望，寻找安平等人，疑惑他们为什么不看好这个手无寸铁的大小姐，却发现原来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从队伍的最前排落到了后面。前方早有耳聪目明的人去侦查情况了。

“醒了？”安平笑着碰了下肖恩的肩膀，“然后，有什么发现？”

作为曾经多次共同任务的队友，安平显然不觉得肖恩会在这个时候莫名梦游，刚刚一定是感受到了什么。

肖恩却只是摇了摇头：“没什么，或许只是错觉……你们呢，有什么发现？”

许伯忽然跳出来抢答道：“唯一的发现就是，有钱人的生活真是奢侈得过分啊……在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搞精致园林，还搞这么大面积，1700 亿人的税收圈都被他们穷奢极欲掉了！”

“园林？”肖恩心中不由一动，看向了南无忧。

然而南无忧此时也是一脸困惑乃至惶恐。

“这里，并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园林……很奇怪，我印象里，苍穹顶应该完全没有这样的地方啊。”

苍穹顶有一片专供集团元老疗养的园林，这其实并不是多大的秘密，那些住在地上，众生无望踏足苍穹顶的普通人，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猜想天上人的日常。而关于园林的传说，也早有无数个版本，在民间流传了无数年。

但南无忧显然是不需要通过传说来认识园林的，无论是她以前跟随父亲南鹤礼，又或者是不久前跟随南于瑾，都曾亲身涉足。她不是过目不忘的天才，但对园林中的环境地势总归是留有记忆。

但此时，她却发现眼前这个园林和记忆中的全然不同，仿佛那货运电梯搭载着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又仿佛她之前的记忆全都只是幻觉。

好在很快就有人为她解答了这个问题。

那人来自众人前方的一片假山之中，在他开口前，没有任何人发现他的存在，然而当他的声音响起，哪怕是最神经紧绷的人，也不由松懈下来。

“因为这里的确不是你记忆中的地方。”

说话间，李钰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步伐轻盈地在山石间轻跳跃，几步便越过了队伍前方的立锥人等，来到了肖恩和南无忧面前。

“大小姐，你们来得可真快啊，还以为要再过个半天才能与你们汇合……现在前面还有些东西没处理干净，你们可以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下一刻，不等南无忧来得及开口，李钰便被汹涌的热情所包围。

“李老大你特么没死啊！？”

“你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是人是鬼啊？”

面对这群情激愤的场面，李钰轻描淡写地笑道：“当然是活人，虽然差一点点就死了……白银号爆炸的威力比预期大了一点点，飞船上的非标准电池用太多导致连锁反应有点不可控。”

众人瞠目结舌：“白银号爆炸了？！”

“对啊，不引爆白银号，怎么炸烂乾坤安保的第一船坞？”

“你为什么要炸烂第一船坞？！”

“不炸烂第一船坞，怎么吸引到尽可能多的安保力量，从而掏空苍穹顶呢？你们不会真以为苍穹顶的安保力量只有【黑翼】吧？要没有白银号爆炸，你们在地下通道里遭遇的就不是【黑翼】的装甲车，而是集群轰炸了。”

“你……我记得第一船坞就在苍穹顶附近，处于夏京的繁华地区，在那里制造爆炸，可不单单是吸引周边安保力量那么简单啊。”

“对啊，不然我为什么要和你们分开行动，中间还要失联？还不是为了做事能方便一点。”

李钰这一连串理所当然的回答，简直让人为之窒息。

有无数问题想问，最终却没有一个问题能问的出口。

这的确是李钰一贯的行事作风，当他认定一件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甚至没有任何人能妨碍到他。他总能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便达成自己的目标。而后悠然地享受着被人群的嘈杂声包围的感觉。

这一次，李钰依然被团员们围着问个不停，但他一边随口应付，一边却将目光放到了肖恩身上。

这一堆人里，只有肖恩的反应值得在意。

而绝地学徒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无话可说。

李钰的行为，无疑触及了他的底线。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在市区制造爆炸，危及平民安全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某种意义上说，李钰引爆白银号，和夏溪都没有本质区别。

或许他已经在引爆过程中，认真控制了实际爆炸范围，或许到最后并没有什么无辜死伤……但这的确是绝地学徒不会做，也不会允许做的事。

但此时显然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见肖恩沉默，李钰点点头，对身边吵杂的众人摆了摆手：“安静点，这片地区还没清理干净呢，引来【白翼】的人就麻烦了。”

“【白翼】是什么东西？”

“你不会是随口编一个生僻词来糊弄我们吧？”

李钰看向南无忧：“大小姐，你也没听过？”

南无忧摇了摇头：“从没听过。”

李钰于是欣慰道：“很好，保持实话实说的品质值得鼓励，我的确是随口遍了一个词在糊弄你们……”

这下就算李钰威望再高，也还是引了众怒。

好在他轻车熟路，在众人开口前，就立刻收敛了笑容，以极其少见的严肃表情震慑住了场面。

“【白翼】是信口开河，但我说的事情大体是没错的，这里的安保力量很麻烦，就算被一号船坞吸引了主力过去，留存的也都是精锐。我需要花点时间把他们彻底清理干净，然后才能给待会儿的对话创造足够好的空间。而趁这段时间，我会把你们关心的事情解释清楚。”

第 319 章 谈判

李钰的故事，一开场就惊心动魄。

“如你们有些人已经猜到的那样，这里是苍穹顶的暗面，一个隐藏在园林区下方的园林。立锥人，你擅长测绘，应该已经测出结果了。”

立锥人说道：“电梯运行的时候我就有怀疑了，但我的便携设备精度不够，所以也不敢确认。既然老大你这么说，那应该没错，我们是在苍穹顶的主体区域以下。但从之前收集的图纸上看，根本不该存在这样一个区域才对。这里，虽然整体空间不算多广阔，垂直高度才十米多，天空景象是靠全息投影……但这毕竟是在苍穹顶，这片空间已经足够不可思议了。”

李钰说道：“的确是不可思议，以至于那些在上面悠然养老的元老们，都有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毕竟这里发生的事，就算在【密会】中也属于绝密……哈哈，不如说，如果这种事都不能算绝密，那乾坤集团就彻底烂透了。嗯，你们既然是从【逐波】的密道来的，应该也猜得到这里是做什么的吧？”

众人面面相觑，而后不约而同用余光瞥视庄原瑛。

龙人族少女吸了口气，方才说道：“活祭，对吗？我刚刚，听到了同胞们的声音……”

李钰没再勉强庄原瑛继续说下去，他拍了拍龙人少女的软帽，让她不必再说下去。

难听的话，由领袖来说。

“没错，就是活祭。住在苍穹顶的部分人，天上人当得太久，已经失去人类的感情，就像是无限繁衍增殖的病毒一样，只剩下生存的本能。而因为【玄黄血】的品质每况愈下，他们对长生的渴望变得越发难以满足。情急之下，他们什么玄学都敢信，什么事情也都敢做。而这片位于主体区域以下的秘密空间，就是他们做事的地方。”

李钰所描述的事实，残忍而又荒谬，以至于在场的人一时间竟连愤怒的情绪都酝酿不出来。

半晌，许伯问道：“李老大，是什么让你忍着没把这里炸上天的？”

李钰说道：“来得匆忙，炸药没带够，全都用在白银号上了。”

这个问答仿佛是一个尴尬的冷笑话，但从当事人的表情来看，却完全不像是在说笑话。

“而且，把这里炸上天，无非是让乾坤集团搜刮更多民脂民膏重建苍穹顶，【玄黄血】不会停，活祭同样不会停。所以，至少等谈判破裂再说嘛。”

“谈判？”

没等李钰细说，南无忧忽然开口问道：“需要活祭的是谁？哪一位元老？”

李钰说道：“夏一，你听过这个名字吗？”

下一刻，南无忧只觉胸口仿佛被人以重锤敲击，眼前一阵黑一阵花。

夏一，她当然听过！

同一时间，白银骑士们也不由哗然。

因为夏一这个名字，不久前才由南无忧详细解释过。

那是整个乾坤集团，或者说整个乾星系内，地位权势最高的元老。

他不担任任何集团职务，甚至没有位列董事会之内，但他的影响力却能轻而易举触及到星系每一个角落，其意志就像【乾】的光芒一样无可阻挡。

他已经至少活了 100 年，见证过集团高层的数次起落，主导过不止一次的董事会大换届。在南鹤礼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听他的祖父满怀敬畏地提过夏一这个名字。而后他又将这份敬畏传递给了南无忧。

虽然夏一是顾名思义的夏家人，但他的地位和威望却早已超越家族的界限。尤其随着他年事渐高，大多数时候，他只安静地隐藏在幕后，不再行使自己的超然权力，那些引起星系震动的行业变革、家族纷争，对夏一而言仿佛过眼云烟。

只不过，偶尔的偶尔，当夏一的意志如同开始那颗驱动了一整座城市的【不周】一般隆隆运转时，就没有任何人或者事能够阻止他。

南无忧本打算是找不到绝地大师，便去想方设法求助夏一，因为只有他，才可能打通集团高层的捷径。但现在李钰却等于将这条捷径从根本上给打断了。

“夏一，怎么会是他……”

李钰说道："大小姐，再动动脑子好好想，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啊，除了他，还有谁会为了求长生而不择手段到，让整个集团都为之扭曲？只不过你被他过去的光环遮蔽了双眼。又或者被自己的侥幸心理蒙蔽了双眼。"

"我，我只是……"

"你只是觉得，如果连夏一都不清白，你所期望的公正就永远不可能到来了。"

南无忧不由咬紧嘴唇。

李钰的话一点没错，如果这个星系的罪恶源头竟是夏一……那么南无忧简直想象不到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所以，你要杀了他吗？"

李钰笑着反问："杀了他，死去的人就能复活吗？你是要复仇，还是要解决问题？"

南无忧反问："你呢？"

李钰说道："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其实更想杀了他，毕竟我区区一介草民，并不是那么在乎问题解决不解决，乾星系变成人间乐土，大同世界，我这个骑士团长也就干不成了，只能找个厂上班去了。我们民间武装，要的是快意恩仇，以牙还牙。可惜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最多炸掉苍穹顶，想要杀夏一就着实有点难。他平时并不一直住在这里，行踪就连郭守明都未必掌握得清楚。这次，我也是借助了外力才成功见到他，所以当然也要受外力的约束，在谈判破裂前，我最多炸一炸第一船坞，不能伤他性命。"

"谈判？"

李钰说道："没错，不能杀，当然就只能谈了。用言语代替武器，用爱与正义化解戾气，让那位坏事做尽的老爷子为自己赎罪。大小姐，这种逆天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南无忧对于这种明明白白的讽刺，也只有回以叹息：“交给我？那未免太抬举我了，是那位绝地大师促成的这一切吧？她需要我做什么？”

“那你就要问她本人了，毕竟我跟她也不怎么熟。”

说完，李钰忽然耳朵一动，有些意外地说道：“好了，环境已经彻底扫荡干净，大家可以去见夏一了。”

第 320 章 漫长旅途的终点

接下来的道路，由李钰带领着众人前进。

这片位于主体区域以下的空间并不算广阔，当众人放下警惕，快速前进时，精致的园林顿时显得狭小。

绕过几片假山、越过一条溪流，一栋古色古香的木质小楼呈现在众人面前，在斑驳的树影下，仿佛一位古朴的美人。

只是，人们已经无暇去欣赏眼前的风景，因为从敞开的楼门中，一股无形的力量渗透出来，让人不由心跳加速，呼吸艰难。

理所当然，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无形的力量，心跳加速只是因为恐惧，对即将到来的谈判而恐惧，为可能一无所获的结局而恐惧，也为绝地大师而恐惧。

在场的白银骑士，没有几个人能坦然直面一个象征正义与秩序的绝地大师。

或者说，没有几个人能坦然直面，自己想象中的绝地大师。

虽然他们平时和肖恩谈笑自若，但正因为和学徒相处多了，他们反而能更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正人君子面前，自己是何等渺小。

诚然他们可以用事故和油滑在绝地学徒面前从容不迫，但这份事故油滑却骗不了自己，更难以用来敷衍绝地大师。

李钰走在最前面，说道："心跳加速的各位，就自觉在院外候着吧，里面空间有限，容纳不下闲杂人等。"

这句话，直接将白银骑士团几乎全员都贴上了禁入标签，但人们嘴上抱怨，心中却着实松了口气。

只有寥寥数人取得了入内的资格。

白金九千、红杏小队的队长安平、庄原瑛，以及出人意料的煞无名。

这位冈根人仿佛对自己在白银骑士团的履历有着足够的自信，又仿佛对绝地大师的好奇足以战胜一切畏难情绪，在其他所有武斗派都有些畏惧时，他反而挺身而出。

李钰看了看他，沉吟了一会儿才点了头："也行吧，你来增添一下物种多样性也是好的。哦对了，大小姐还有你，虽然你心脏乱跳，不过你毕竟是当事人嘛。"

说话间，他已经率先走进了小楼，那颀长的身影就仿佛被阴影吞噬了一般。

肖恩紧随其后，只是行进间就连他自己都不由自嘲地发现，他的心率其实也有些紊乱起来。

他设想过很多师徒重逢的画面。在最初的时候，他想的是神通广大的绝地大师摆脱困境，神兵天降来到他面前。而后他想的是师徒协力战胜重重险阻，在某处汇合，再后来他甚至幻想过年轻的学徒拯救师父于窘境。

但无论如何，肖恩都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这样一个情况下与师父重逢。

迈上楼前的台阶，越过一道门槛，脚步踏在一片柔软的毛毯上，肖恩隔着一道屏风，已然“看到”了师父的身影。

强大、优雅、从容，绝地大师莫斯提马，与肖恩记忆和想象中一模一样。甚至经历过漫长的离别后，与原力联系更为紧密的肖恩，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屏风后的师父，就仿佛是滔滔洪流中的巨大旋涡，原力与她宛如一体。

而在这个旋涡旁边，另有一个足以影响原力流动的旋涡在缓缓转动。两个旋涡就仿佛是双星系统一般牵引着周遭的一切。较之绝地大师，另一个旋涡显得阴冷、深沉，令人不由毛骨悚然。

夏一。

接着，肖恩便听到身前李钰那爽朗而大方的声音。

“终于见面了，尊敬的绝地大师，还有不那么值得尊敬的夏一老先生。”

伴随李钰的笑声，肖恩也越过屏风，看到了小楼的主人。

那是一位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老迈却并不衰弱。他的手臂、胸膛、脖颈上，插着数十条冰冷的输液管线，将各种精心调配的药剂输送到他体内，为他维持依旧旺盛的生机，甚至在他干枯褶皱的皮肤下面，催化出了厚实的肌肉。

这是一个无比奇特的人，身上同时洋溢着生与死的味道，而就在肖恩出神地观察他时。耳边已经响起了师父的声音。

“你终于来了，肖恩。”

“啊，我来了。”一时间，绝地学徒却不知该怎么与师父对话。

如同那些被李钰挡在院外的白银骑士，肖恩其实也有很多不敢直面师父的痛处，以及凝塞在喉咙处的千言万语。

“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走到这一步，你做得比我预期还要好。”

说完，莫斯提马转过目光，看向病床上的老人。

“夏一先生，如你所见，我的徒弟肖恩，白银骑士团的领袖李钰，以及南鹤礼的女儿南无忧，已经确确实实突破了理应天衣无缝的防线，来到了你面前。”

“唉。”

一声令人心悸的叹息，自病床上激荡开来。

“这个赌约，是我输了。”

伴随老人的叹息，肖恩只感到脑海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轰然绽开。

很多想不通的事情豁然开朗，无数条破碎的线索在刹那间串联贯通起来。

刹那间，肖恩理解了莫斯提马与那位病床上的老人，做了怎样的赌约，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赌约。

而接下来，莫斯提马的话，几乎完美印证了他的猜测。

“这并非赌局，而是一个简单的证明：你引以为傲的乾坤集团，早就如同你的身躯一般残破不堪。而你为了维系这个残破的体系，却在不停牺牲更宝贵的东西。”

肖恩听了，不由在心底叹息。

原来如此，果不其然。

事实上，绝地学徒很早就在疑惑，甚至怀疑，师父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她会心甘情愿配合乾坤集团，任凭摆布，甚至配合乾坤集团做虚假宣传？

如果她是受限于种种约束，被乾坤集团软禁而不得自由，那倒也罢了。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绝地大师以不可思议的交际能力，在乾坤集团的核心地带反客为主，成了名副其实的贵宾，甚

至对集团内部的各个环节都建立了深厚的影响力。例如【逐波】实验室的研究员就对她的博学推崇备至。

那么，她为什么不来找自己的徒弟呢？甚至没有主动尝试联系。为什么要坐视南无忧遭受不公，为什么又要在南无忧深陷绝境时，才来安排一条通往苍穹顶的道路？

现在，真相终于揭晓，谜题迎来了答案。

第 321 章 无能为力

世界上并不存在无缘无故的奇迹。

这是肖恩经常听师父提起的一句话，当人们对她完成的种种壮举感到不可思议时，却不知隐藏在奇迹背后的，其实是抽丝剥茧一般的分析、切入，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

绝地大师莫斯提马，最初的确是作为“俘虏”被软禁在首都的，而乾坤集团软禁她，当然不是为了方便她从内部建立影响的，她的所有行动都伴随着重重限制，例如去视察【逐波】时就要被【黑翼】的人贴身看管。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到底是凭什么反客为主的呢？凭乾坤集团高层的人足够脑残吗？

现在看来，答案一目了然：莫斯提马说动了夏一。

肖恩并不奇怪这两人会有接触。

夏一或许不在乎乾星系发生了什么，但他不可能不在乎绝地大师的到来。而肖恩同样也能猜到师父是凭什么说动夏一，继而撬动了整个乾坤集团的高层。

长生。

熟练掌握原力技巧的绝地，往往能比同类获得更长的寿命，而这无疑是夏一最渴望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有了贪念和执念，再精明的头脑也会有破绽。绝地大师正是利用了这个破绽，一手打造出现在的局面。

一个赌约，或者说一个证明，莫斯提马在夏一面前证明了乾坤集团是多么的腐败不堪。

本应天衣无缝的首都防御圈，被白银骑士团这样的民间组织轻易渗透到了核心区域。尽管这其中有绝地大师本人的参与，但这依然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掌控了整个星系，1700 亿生灵的统治集团，居然被区区几十个民间武装人士一路突袭到了苍穹顶！

这显然不是因为民间武装人士各个都拥有上天入地的神通，而是乾坤集团自身出了大问题。

以夏溪为例，如果没有他的活跃，白银骑士团不可能穿透首都防御圈来到【坤】，更遑论通过【逐波】实验室进入苍穹顶。但他本该是乾坤安保的核心精锐、董事会的心腹爱将。

此外，在【逐波】实验室中也不难发现，就算是那些一线研究员，对【玄黄血】项目也颇有微词，如夏杉这种顶尖研究员甚至是捏着鼻子在推进项目，如此离心离德，自然会被夏溪渗透的千疮百孔。

肖恩一行人能走到这里，的确足以证明太多事。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份证明，对于夏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乾星系内地位最尊贵的元老，他难道真的需要一个外人向他证明乾坤集团的腐朽吗？他如今所处的这片私密园林，难道不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吗？

带着疑惑，绝地学徒看向病床上的老人。

只听老人缓缓开口说道："我从来不认为乾坤集团残破不堪，但你的确已经证明了你的理论，我却没能证明我的。"

说话间，老人睁开了眼，浑浊的眼球中，仿佛蕴含着足以燃尽一切的热量。

"所以，你想要我做什么呢，绝地大师？"

听到这个问题，在场很多人都不由屏住呼吸，甚至李钰也露出玩味的表情，沉默不语。

因为接下来的话，很可能直接决定了乾星系的未来。

【玄黄血】和龙人族、南无忧和南于瑾、白银骑士团和【荒废区】……

这些问题，或许都能在这一刻得到答案！

莫斯提马坦然道："我希望你能立刻废止【玄黄血】；纠正南家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整顿乾坤集团，让它恢复应有的清明，以消除乾星系内部存在的社会矛盾。"

夏一听过以后，点了点头："自从咱们第一次见面，大师就是这个主张，但遗憾的是，对此我无能为力。"

话音未落，南无忧就按捺不住怒火。

"无能为力？夏一老先生，你有能力在苍穹顶下面修建这种阴暗潮湿的园林，却说自己对理所当然的正义无能为力？以你的权力……"

老人听到这里，不由呵呵笑出声来。

他的笑声轻微、颤抖，仿佛胸腔内的空旷回响。

"权力？没错，我虽然不在集团担任实职，却拥有乾星系最大的权力……但是，权力是什么，你真的清楚吗？"

说着，夏一忽然坐起身来，伸手向一旁：“小姑娘，可以麻烦你把那边的水杯递给我吗？”

南无忧咬了咬嘴唇，还是将一边桌上的水杯递给了他。

“谢谢。”老人接过水杯，却没有喝水，而是接着说道，“小姑娘，跪下。”

南无忧顿时怒火中烧，但在她发作以前，就听夏一长长叹息。

“现在，你明白了吗？所谓权力，就是你我刚刚的互动。我可以要你帮我拿水杯，但不能要你跪下。”

南无忧顿时恍惚，想要争辩，但一时间却不知该如何辩解。

夏一则为她解释道：“权力的本质，是利害关系的权衡。我要你拿水杯，对你而言基本没有损害，只是三两步路的劳动而已。而暂时迎合我的需求，却有可能为你带来潜在的收益，所以你并不介意压下内心的些许不快。而要你跪下，就极大损害你的自尊，且你并不确定下跪能否换来你想要的东西，交易就变得不划算，所以你拒绝了我。”

夏一叹息道：“同理，我能让集团董事会做的，从来也只有拿水杯这种小事。要他们放弃【玄黄血】带来的巨额利益，需要我拿出对等的筹码，可你们觉得，我手中能有什么筹码呢？”

南无忧只觉得老人仿佛在强词夺理，却一时找不到破绽。

此时，却是绝地学徒听不下去，开口反驳。

“当你只肯与既得利益集团交易时，你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时候再来强调自己的无能为力，岂非自欺欺人？”

夏一却说：“我是整个星系最大的既得利益代表，我不与既得利益集团交易，又能和谁交易呢？我刚刚要南无忧为我拿水，她还肯听我话，但我若是要那边那位年轻人为我拿水，他会怎么说呢？”

李钰被夏一看着，微笑着说出了一句脏到让夏一也不由皱眉的脏话。

但老人很快就舒展眉头，叹道：“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和利益集团不断交易罢了。我承认自己并非清白无辜，犯下的罪行说是罪大恶极也不为过。但……”

话没说完，就被李钰打断。

“你要我平白无故给你拿水当然不行，但如果你肯跪下来求我，我不是不能考虑。所以，在你斩钉截铁地断言不能和我交易的时候，其实正是捂紧了自己的口袋，不肯多出一个乾坤币的时候。而正是你们这群既得利益者，找尽借口不肯多付出一丝一毫，乾坤集团才会烂成现在这个样子。”

夏一说道：“你说的没错，正是因为乾坤集团的贪婪，才会酿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玄黄血】、【荒废区】……但是，人心的贪婪，就如同恒星的光芒一般亘古不变。你永远不可能让这个世界上的智慧生物，一夜间就变成圣人，不单单是乾坤集团，就算是你们的白银骑士团也不例外，比如三年前……”

李钰大大方方地接过话题：“比如三年前我为了改装白银号，直接掏了北河重工的货舱，造成上百位可怜的打工人被重工集团追责丢了工作？”

“再比如两年前，我旁边这个冈根人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诈骗，卷款上百万乾坤币？”

“又或者说饮水机在学生时代，于校园调配毒药却不慎扩散，酿成惨剧？呵呵，白银骑士团的确就是一群烂人，所以呢？你想说烂人没有批判的资格吗？”

夏一说道：“恰恰相反，烂人当然有批判的资格，但同样，烂人还有成为统治者的资格。因为没有人可以成为圣人，也没有人可以要求其他人成为圣人。贪婪、嫉妒、暴虐……就如同人的眼球、心脏一样，是不可分割的部分。”

“统治集团也同理，我永远不可能让董事会的人散尽家财去支援【荒废区】，也不可能让【玄黄血】的生产链条就此中断。就算我不惜一切地去要求，去命令，也只会被元老议会的人当做发疯而软禁起来。或许正如绝地大师证明的那样，我是个烂人，乾坤集团也是个糜烂的集团，但无论你我，都没有办法让它变得更好。”

李钰冷笑道：“那也未必。”

夏一说道：“我知道你可以杀人，专家们每年都会提醒我，南家在饲养着怎样的怪物。按照他们的推测，白银骑士团的破坏力上限足以击坠苍穹顶，让四大家族的元首折损一半。所以，你当然可以将你看不顺眼的烂人逐个杀掉。比如杀掉我，血腥的活祭就会终止……但是，你确定活祭仪式终止，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

夏一说道：“那么在你尝试之前，不妨听听你的助手的意见。”

李钰有些意外，目光瞥向一旁。

他的机器人助手白，正安静地站在他身后，但显然是有话想说。

“说吧。”

白说道：“在这栋小楼后面，还有一个单独的院落，里面生活着 13 位龙人，应该都是过往的祭品……”

“如果你们早几天来，应该能看到 14 位，有一位在昨天急病发作，医治无效，我感到很遗憾。”夏一说道，“那些’活祭‘，都是在【逐波】无法生存下去的试验品，有的是因药物试验的副作用而染上不治之症，有的则是先天缺陷注定夭折，在实验室的环境下，就算是夏杉也没法公然浪费预算来养活这些缺陷品，所以，不妨让我这个不受预算限制的老东西，来帮他善后。”

“事实上，我从来不想要什么‘活祭’，一群领着全星系最高薪水的研究员都拿不出妥善的延寿方案，几个故弄玄虚的神棍又怎么可能做得到？何况，生血的味道真是糟透了，每次喝完都会让我反胃。只不过，我不信活祭，不代表其他人不信，这份资源我不去占，就要轮到真正心狠手辣的人去占了。”

这番话之后，房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就连庄原瑛都不由皱紧了眉头，因为这个反转实在太出乎意料。

最终是李钰打破了这份宁静。

“两年前，【荒废区】迎来了一大批难民，他们在城郊的家园被当地的建筑集团强行拆除，伤亡惨重。我收容了这批难民，将其中最有潜力的小家伙当做接班人来培养，并承诺为他的父母报仇。”

说到此处，白金九千默默对李钰低下了头。

李钰则继续说道：“后来我一路调查，找到了正主并杀了他。但在搜刮他的遗产时，却发现他每年都会给一个孤儿院打去巨额资金，而那个孤儿院里，养着过去若干年因强拆而失去家园的孩子。嗯，你们猜的没错，一个非常标准的’恶人也有苦衷‘的烂俗故事。”

“杀了他，孤儿院的孩子就失去了资助，接替他上位的则是更劣质更贪婪的恶棍，一切都仿佛变得更糟。但实际呢？孤儿院失去个人资助后，窘况被媒体报道出来，后续的运营就由当地的集团分公司的福利部门承担起来，情况谈不上好但也谈不上糟。而接替死者上位的恶棍，虽然贪婪无耻，却深深忌惮于前任的死，至少在强拆层面，他是丝毫不敢胡作非为了。”

说完，李钰带着悠然的笑容看向夏一。

“所以，不试试，怎么知道杀了你，情况会变好还是变糟呢？”

第 322 章 不可承受的正义

李钰的故事，让现场的气氛又是一变。

夏一要讲的道理，虽然显得无耻，但却无耻得理直气壮，尤其是直接推翻了众人对“活祭”的愤怒，更让他的立场显得游刃有余。

然而李钰的故事，却如釜底抽薪，将夏一的从容一举击破。

没了夏一，事情或许只会变得更好。更何况夏一在活祭问题上的仁慈，本质却是建立在【玄黄血】这非人道的项目基础之上。

杀了人后，再将其厚葬，这也称得上是仁慈吗，也配拿来吹嘘吗？

对于李钰的故事，夏一也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反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被你杀死的那人。”

李钰淡然说道：“南知常，南家内部的无名小卒。”

夏一说道：“的确是个无名小卒，我记得他是南家常驻【离】的综合商务，负责贵金属和化工产品的分销，因为业务水平不高，一直得不到晋升，也就被迫做了很多兼职。但他从来也和建筑集团的业务没有关系。”

这话又让气氛一变，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李钰刚刚又在信口开河了。什么因强拆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什么每年资助孤儿院的强拆头目，一切故事都是他凭空杜撰的，而白金九千不过是配合他逢场作戏。

如今骗局被夏一一口戳穿，但李钰却丝毫没有尴尬，反而笑道：“不愧是立足权势顶端的大人物，编起瞎话就像我们底层草民一样自然。南家常驻【离】的综合商务一共 205 人，没有一个叫南知常。”

夏一叹息道：“综合商务怎么可能有 200 多人？不过这种没有真凭实据，空对空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我提起后院的事，并不是想证明自己的无辜，而是想要问你，在杀我之前，你有没有真正考虑过后果？当你摧毁一个人，一个体系的时候，有没有足够好的替代方案？”

说话间，他再次坐直身体，只是伴随动作，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床边的仪器也响起警告。

老人无视了这些警告，以异常严肃郑重的表情看向众人。

“关于我，关于乾坤集团，乃至乾星系的问题，不需要外人提醒，我自己就很清楚。我早在二十年前就几乎无法离开病床了，每天都要注射价值上百万乾坤币的药物才能苟延残喘，即便如此，我也常常感到自己仿佛是活在地狱中。是多

亏了绝地大师施展精湛的原力技巧，我这两天才终于能睡个安稳觉。”

“至于乾坤集团，更是内忧外患，就算不提【玄黄血】，四大家族的勾心斗角也无时无刻不在消耗着集团的宝贵资源。南鹤礼的死，甚至都算不上多么严重的损失。”

接下来，他无视了南无忧的愤怒，将目光转向了冈根人煞无名。

“至于你，李钰说你在两年前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诈骗，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震】吧？你出色地向北河重工推销了一款根本不存在的珍稀矿石。但那件事却是北河重工欺压外族在先，你是被两位蒙卡拉马里工程师委托行骗的。那个骗局非常符合你心目中的‘侠客之道’。”

煞无名软趴趴的嘴巴抖动了几下，却没有说话。

夏一说道：“乾星系的排外并非新鲜事，很多外族人都在这里遭遇过不公，但如果你认真了解过发生在这个星系的历史，就该知道，以历史为老师的我们，除了排外别无选择。曾经患难与共的拓荒者忽然从背后捅来致命的一刀，这份背叛足以让我们铭记万年。”

而后夏一猛烈地咳嗽了起来，嘶哑的声音与床边的仪器警报声交织起来，刺激得人心烦意乱。

“咳，乾星系内的一切乱象，几乎都源自上述的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重点。过去几十年来，我作为‘夏一’，掌控着全星系的至高权柄，将我思考出的答案不断贯彻下去。我无法自夸我的答案完美无瑕，但我也自信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遇到绝地大师后，我向她请教了很多。多亏了她，我最近总算不至于痛得睡不着觉。而对于一个企业的治理之道，她也旁征博引，让我受益匪浅。至于如何消除历史带来的阴

影，如何与共和国融洽相处，她也提出了很多让我叹服的观点。”

“所以，我才愿意给她一个证明的机会，证明她一个外来者，能比我这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更加正确。证明我过去坚信的一切都是错的。我本有信心能赢上一次，她在我面前正确了那么多次，总会错一次，总该错一次。但可惜这一次依然是她说对了，乾坤集团，已经烂到连自家的大本营都保不住了，而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结果。”

李钰嗤笑道：“你这么说，有点像是在否认我们所有人为了突袭至此而付出的努力。哪怕换成是你们最信赖的【黑翼】，恐怕也做不到这份壮举。”

夏一说道：“【黑翼】的确做不到，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乾坤集团用最多的资源培养出的最精锐的战士，还不如你们这些民间武装？”

李钰笑得更讽刺：“这不是废话？如果【黑翼】真能做到这种壮举，你们这些老家伙绝对要找理由把郭守明搞死，换个废物上来。”

夏一沉默了一下，点点头：“的确如此，但一直以来，也正是这份为求稳妥而不惜掐头去尖的做法，才让乾坤集团维持了数千年的稳定。我承认，乾坤集团为了维系自身的运转，为了让 1700 亿人能过上平稳的生活，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以至于这份代价开始越来越沉重的反噬自身。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老人看向李钰，看向白金九千，看向南无忧，看向绝地学徒，最终目光回到了莫斯提马身上。

“大师，你想要我做的事，其实我自己当然也考虑过。【玄黄血】这个项目，就算不谈善恶，也注定是个无法持久的项目。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药剂的效力都越来越差，而为了维系原效果，夏润医药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大概从二

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要频繁借助乾星系以外的技术了，所以【玄黄血】的产销链条上，甚至有着足以牵动整个银河共和国的巨头企业，对了，绝地武士团也曾经参与过相关产品的运输，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情。”

肖恩闻言惊讶地看向师父，却见师父轻轻点了点头，承认此事为真。

“所以，虽然【玄黄血】无法持久，但在它真正走到尽头之前，要将其废除又谈何容易呢？如今【玄黄血】的关联产业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元老议会的核心【密会】的维持也多半依赖【玄黄血】。无论是上层还是底层，【玄黄血】都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将其割除，无异于持刀割肉。”

话音刚落，庄原瑛就忍不住怒道：“那我们呢？我们就活该被宰割吗？”

夏一反问：“如果乾坤集团真的解放了龙人族，你们会放下仇恨，与人类和平共处吗？”

庄原瑛想起自己在【逐波】内的见闻，想起嘎鲁，不由沉默。

整个【玄黄血】项目里，【逐波】对龙人族的态度无疑是最友好的，但即便如此，那些植根于龙人族内心深处的仇恨，也是溢于言表的。

换了其他龙人，仇恨只会更深，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

此时李钰则点评道：“把你们这些直接负责人的脑袋砍下来，摆在专门的纪念馆里，让新上任的集团董事在纪念馆前下跪道歉，仇恨至少就能化解一半。”

夏一问道：“那么，你要如何去砍掉那些负责人的脑袋？如何保证接替上位的人不会重蹈旧辙？发动一场内战，让1700 亿人卷入战火？只为了……抱歉我或许不该这么说，只为了几十万濒临灭绝的龙人族？因为正义，所以可以不顾一切？如果正义是这么简单的事，我想不需要你们动手，绝地

大师自会行动，她只要找个机会将她的所见所闻告知科洛桑，正义自会降临乾星系。”

肖恩闻言不由暗中叹息。

事实上这也是让肖恩一度迟疑不解的问题。

在取得李钰的信任以后，他早就有机会离开乾星系，至少也可以将绝地师徒的遭遇，和他在白银骑士团的见闻汇报给后方。而在离开【兑101】，搭乘到赫特人的走私船上时，他更是有了一次明确的选择机会。

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内心深处也很清楚，乾星系需要的并不是雷霆万钧的正义。事实上就连李钰这种无法无天之人，平时都在小心翼翼地限制自己的行为界限。否则以白银骑士团的武力之强，完全可以做更多事，享受更多奢华和放纵。

但是，乾星系究竟需要什么，却是绝地学徒一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同样，这个问题显然也困扰到了其他人。

夏一没有找到答案，所以他依然扮演着丑陋的统治者的角色。李钰没有找到答案，所以他只是蛰伏在荒废区，带领着一群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浪人经营骑士团。至于南无忧，她作为乾坤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恐怕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家族以外的事。

好在，这里一定有人找到了答案。

绝地学徒以无比期待的目光，看向自己的师父。

那个被很多人誉为万能绝地的武士，那个无数次让肖恩惊呼不可思议的绝地大师。

第 323 章 白银誓约

肖恩的心思，也是在场其他人的心思。

因为夏一提出的问题，实在是无解的难题，也是沉甸甸的压力。

他承认乾坤集团已经糜烂，愿意推动改变，但是，怎么改？

这个问题，却没有人能回答。

当然，李钰算是例外，他可以轻笑着说一句我不在乎，我不爽，所以我要砸烂一切，其他人总归没有这份魄力。

乾坤集团有再多的问题，它始终是让 1700 亿人生活在了一个繁荣富庶的星系里。在很久很久以前，乾星系还是一片荒凉，罕有人烟。是乾坤集团带领着千千万万的人在这里开疆扩土，建立起了现在这个绚烂壮丽的文明社会。

所以，没有任何人，能简简单单以“正义”为理由去破坏这一切。

破坏很容易，建设却很难。

所以，人们不由将希望寄托在了绝地大师身上，因为显而易见，她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如若不然，她完全不必大费周折地向夏一证明什么，更不必将夏溪作为棋子来为白银骑士团的一行人铺设道路。

她让众人在苍穹顶汇合，一定有她的用意。

现在，众人已经说完了想说的话，该轮到绝地大师来说了。

“解决一个星系的问题，不可能依赖一个人，一句话，一个决断。所以，我不可能给出你们理想中的答案。”

莫斯提马首先便清楚地为问题定了性。

“绝地武士从来不是专业的政治家，我们追寻的是原力的奥秘，而非利益权衡、人心算计。所以，如果一个问题，连最顶尖的政客、最放浪不羁的侠士都给不出答案，我自然更无法解答，你们大可不必将期待放得太高。”

夏一发出了无奈的叹息，显然这个回答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李钰则点头道：“我从小就听过一句让我深以为然的话。‘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果 1700 亿人的命运，靠绝地大师一番话就能左右，那我们的命运也未免太廉价了。刚刚如果大师你真的拍着胸脯表示拯救世界的任务交给你就可以……我就要怀疑绝地的含金量了。”

莫斯提马对李钰的这份叛逆，报以温和而宽容的笑容。

“你说得没错，如果有人大包大揽地说自己能解决一个星系的问题，那个人一定是拙劣的骗子。所以我不会给你们明确的答案，只会向你们展示我所看到的一切。”

说完，莫斯提马忽然走到肖恩面前。

“肖恩。”

“嗯，我在！”绝地学徒发现自己竟有些紧张。

“你第一次抵达乾星系时，看到的启示，可还记得？”

肖恩顿时回忆起他和师父搭乘客船抵达乾星系时的画面。

当时，客船从超空间中跳跃到【坤】，巍峨的苍穹顶近在眼前。而宏伟的圆盘顶端，绘制着恒星一般的图案，在看到那个图案时，肖恩脑海中便陡然点亮了一轮熊熊燃烧的烈日。

那颗燃烧于脑海中的恒星，只存在了短短一瞬，却给肖恩留下了极其清晰的印象。师父当时要他暂且记下，却不要理会，那是原力给他的启示，却还模糊不清。

之后，随着师徒二人在【坤】遭遇伏击，行动身不由己，肖恩就再无暇去顾及那份启示的意义。

后来，类似的画面，陆续又出现了几次。最近的一次就在不久前，在他抵达苍穹顶后，脑海中就不由浮现出那燃烧的恒星，与此同时这隐秘的夹层中仿佛还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呼唤着他。

所以，这份来自原力的启示，究竟在指引着什么呢？

一时间，肖恩脑海中再次绽放出无数的细碎画面，只是没等他来得及琢磨，师父已经将谜底提前揭开。

“肖恩，这里曾经是你的家。”

这一句话，让整个小楼内都沸腾起来。

所有人都为此惊讶乃至震撼，继而和身边的人议论纷纷。就连李钰都没忍住，用力掐了自己的手背。

夏一瞪大眼睛，眼球不断抖动着，开始细细打量眼前这个并不太起眼的年轻学徒。

半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向前伸展手臂，上身几乎从病床上歪了出去。

“夏……恩？”

这两个音节，仿佛在肖恩脑海中引爆了热能榴弹。成千上万的记忆碎片在这一刻绽放出来，那些模糊不清的画面以惊人的速度彼此连接，最终拼凑出完整的内容。

夏恩，夏恩，夏恩!

没错，在很久以前，在他才只能勉强记事的时候，的确，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但是，但是……

“肖恩，那个名字与现在的你已经再无关联。”莫斯提马认真地说道，“你无需去纠结过去的自己究竟是谁。”

肖恩沉默着点头，但同时他却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自己的胸腔一样。

作为绝地，他的确不需要也不应该关注自己的世俗身份，但是，这分明是原力的引导不是吗！？是原力在让他探求自己的身世不是吗?

莫斯提马拍了拍徒弟的肩膀，示意他先冷静一下，

“肖恩，你的身份很重要，但你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而后，她看向夏一。

“夏一先生，你能理解吗？”

此时，老人已经艰难地扶着床边的扶手，勉强正回了身姿，他的呼吸粗重而紊乱，满脸冷汗，床边的监控设备更是发出了红色的警示。

良久，他叹息道：“我的确可以理解，夏恩是那个人的孩子……有了夏恩，你就拥有了从内部掀起革命的大义。”

莫斯提马却说道：“如果只是为了发动革命，那根本不需要肖恩的参与。你们董事会在南家的问题上留下了太多破绽，单是镇压南家内乱，就足以让你们焦头烂额了。肖恩的意义，不止于此。”

而后，绝地大师走到南无忧面前，叹息道：“抱歉，南无忧小姐，我们师徒本是为了调查你父亲死亡的真相而来，但对于你经历的一切，我们却无能为力。”

南无忧说道：“不，如果没有你们，我现在恐怕连性命都不保。所以，需要我做什么都好。”

“感谢你的理解，然后是你……”

绝地大师来到庄原瑛面前，握住了少女的手。

“龙人族的苦难，我不会无动于衷。”

庄原瑛有些手足无措，最终只是低下了头，将自己的表情隐藏在软帽遮蔽下。

莫斯提马也没有说更多，毕竟千言万语也不如实际行动。

她最终走到李钰面前，只是两人的距离，比之前的人都要远，这个距离，仿佛也说明了莫斯提马此时并不从容。

显然，对于这位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即便是绝地大师，也没有足够的把握能说动他。

但她还是开了口。

“李钰，你知道‘白银’的由来吗？”

李钰有些意外于这个话题的选择，他思考了一下，说道：“是一个名叫康贤的反抗组织领袖留下的遗产，是【荒废区】对抗南家的一面旗帜，也是两者之间的润滑剂。”

李钰的回答，言简意赅到了大部分人都没有听懂，甚至白金九千和煞无名都不由面面相觑。

哪怕核心如他们，对康贤这个名字也一无所知，更没听说过白银居然是谁家的遗产。

但李钰也没有兴趣为他们解释，说完了自己的答案，便问道：“那么，你想说的答案又是什么？”

莫斯提马说道：“事实上，‘白银’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李钰愣了一下，不由失笑：“这话就算是绝地大师说出来，也显得特别像是骗子。就那种【离】的食为天里经常有的虚假广告，一碗杂煮都能追溯到银河共和国早期的那种。”

但莫斯提马却没有笑，那凝重的表情，甚至逐渐让李钰也失去了继续笑下去的心情。

“好吧，大师，你这么说应该有证据，也有用意吧？请直说吧，我对你还是足够信任的，就算你的答案再怎么荒唐，我也会认真对待。”

莫斯提马说道：“事实上我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只不过是在翻阅苍穹顶的历史资料时偶然有所发现……在乾坤集团成立初期，那些创始人们，就已经预见到了若干年后，这个集团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毕竟在他们离开家园前来拓荒以前，早就见识过太多类似的事情。”

李钰说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莫斯提马说道：“所以他们当时便留有准备，在乾坤集团内部，他们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自我纠正机制，这套机制让这个集团稳定有效地运营数千年，哪怕经历过龙人族发动的内乱，乾星系的政治格局依然稳定。”

“龙人内乱？好家伙，真是不经意间就曝出猛料啊。”李钰说道，“虽然我这边听到的说法有些不一样，但概括为龙人内乱也没有错，然后呢？”

莫斯提马说道：“但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下，乾坤集团的统治并非一直稳固，很多时候它都会滑向无可挽回的深渊，就如同现在，当我向夏一先生索要公平时，作为集团最高权力者，他却告诉我无能为力。”

“讽刺的好。”李钰鼓掌称赞，“所以，这和白银有什么关系呢？”

“白银，就是创始人们用来避免最坏情况的限制器。”莫斯提马揭晓了答案，“每当乾坤集团要无可挽回的时候，都会有名为白银的组织站出来，将乾坤集团拉回来。”

“作为白银的领袖，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居然还肩负这种使命……”李钰说道，“大师您别是认错了白银吧？毕竟

1700 亿人的星系，民间组织多如繁星，指不定有多少重名的。”

莫斯提马却只是温和地笑着，说道：“在乾星系，我注意到有很多关于白银的民间传说，例如手持银剑行侠仗义的民间侠客；比如某个隐藏在银白之地的，由开荒者留下的宝藏，只有得到先祖的认可才能将其挖掘出来；再比如以数千年为周期，【乾】会绽放银色的光芒，每逢此时都意味着星系要发生重大的变革。”

一番话之后，在场众人无不陷入沉思。

类似的传说故事，的确有不少，几乎每个人都从小耳熟能详。

李钰也若有所思起来：“所以，你的意思是，开拓者们留下了大批的传说故事，作为文化遗产？而后继者每当揭竿而起时，就会不由与这份遗产有共鸣？”

“是的，就在乾坤集团官方记录的历史中，以白银为名的叛军或者说义军组织，有不下百个。你的白银骑士团哪怕在当下，也的确不是独一无二的。【坤】的森林城市【玉桂】中就有一支环保佣兵团名为白银，他们还是你们的忠实拥趸。”

莫斯提马笑了笑，说道：“但无论如何，纵观乾星系的历史，每当这里出现严重的不公时，站出来主持正义的总是‘白银’，而我想这就是开拓者们为后人留下的遗产：以白银为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李钰自嘲道：“你所谓的反抗精神，就是指无法无天，一念不和就要杀人么？”

莫斯提马沉默不语。

直到夏一接过话题：“对于统治者而言，法理内的威慑永远是有限的，你之前随口编造的故事，其实恰恰能最大程度

遏制贪念。钱可以少贪，命却只有一条，一旦意识到做某件事可能有性命之忧，惜命的人自然会收敛。”

李钰于是笑道：“这话，由一个为了延寿而不惜活祭的人来说，的确说服力十足啊。好吧，我承认自己的确价值非凡，而且还继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大师您究竟想说什么？”

莫斯提马说道：“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任何历史典籍中都没有确凿佐证的时代，乾星系有过一个‘白银誓约’。”

“哦？”李钰忽然惊讶扬起眉毛。

“当银色的光芒自【乾】流淌而出，继承开拓者意志的侠士，将为星系扫除阴霾，带来公正。”绝地大师说道，“简单，却无比沉重的一句话。而我，希望你们能将这句话扛起来。”

第 324 章 原力与你同在

绝地大师的话，再一次让房间内陷入沉默。

白银誓约，这对所有人——或许李钰除外——都是无比陌生的一个词，而它所承载的意义也耐人寻味。

当银色的光芒自【乾】流淌而出……虽然修辞有些过分华丽，但本质上这也只是一种正常的天文现象，【乾】的光芒被各个星球的大气折射后，时而便回呈现银色。如果每一次银光闪烁都意味着天降正义，那乾坤集团早就该被陨石轰得千疮百孔。

此外，继承开拓者意志的侠士又是谁？李钰吗？肖恩吗？还是随便一个愿意举起历史大旗的起义者？

当然，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问题，扫除阴霾，带来公正，什么是公正？

一个公正的乾星系，又该是什么模样？乾坤集团倒台？董事会集体换届？

而绝地大师在这个时候抛出这句话，又是为了什么？她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

沉默中，莫斯提马再次开口。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期待我能给出一个答案，虽然也有人期待答案是为了反驳。”说着，女子看向李钰，后者则坦然点头。

“很遗憾，我并不是专业的政治家，所以这个困扰了乾星系的难题，我也给不出答案……我能做的，只有将我看到的线索呈现出来，供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参考。”

线索这个词，让很多人都若有所思。

从始至终，绝地大师都不肯给出她自己的判断，这或许有身份上的顾虑——她毕竟是代表共和国而来的使者，一言一行都格外敏感。

但是当她将这么多线索摆到众人眼前时，就仿佛将处理成半成品的食材分门别类摆到灶台上，她的回答其实早已一目了然。

一个显然和夏家有重要的血脉联系的绝地学徒；一个正统的南家继承人；一个继承了白银之名，个人能力极度出众的民间组织领袖。

然后，一个已经愿赌服输的夏一。

将这些素材串联起来，虽然也可以拼凑出很多种不同的答案，但大体的脉络却是相通的。

如果夏一真的打算改变乾星系发生的这一切，那么他就该充分利用眼前的这些资源。

以夏家血脉和绝地的名义，来撬动夏家的资源；以南无忧的名义来撬动南家的资源；在以白银骑士团的力量来震慑那些贪得无厌的反对者……一点一点，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将盘踞在乾星系上的毒瘤逐一清除。

虽然这只是个粗浅的行动框架，却无疑具备了付诸实践的价值。

肖恩不由问道：“师父，这也是原力的指引吗？”

“原力的指引无时不在。”莫斯提马说道，“你我在乾星系经历的一切都是如此。肖恩，你将要承担的使命至关重要，你要竭尽所能，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做好准备。”

肖恩只听得心脏不由一阵抽动，师父的话让他忽而有了不详的预感。

节奏太快了。

她说话说得太快，每一句话之间都无疑省略了海量的信息，以至于连最熟悉她的徒弟，都听得有些云山雾沼。

而这绝不是莫斯提马常用的说话方式。

师父仿佛在被什么东西催促着，不得不以这种别扭的方式，将对话尽快推进下去。

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呢？

此外，师父说的即将到来的一切又是指什么？

按捺着心中强烈的疑惑，肖恩默默点头，先应下了师父的嘱托。只是点头间，无数模糊的画面也随即涌入脑海，绝地学徒一时间分辨不清，却只觉一阵阵的心悸，仿佛有什么极其痛苦的未来在等待着他。

与此同时，莫斯提马来到李钰面前。

随着两人靠近，房间内的气氛逐渐变得凝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人的对话才至关重要。

而面对白银的领袖，绝地大师的目光格外温和，她沉吟良久，才开口说道：“我不会去妄图干涉自由的意志，而你也

无需任何居高临下的预言和指导，所以，我能给你的只有诚挚的祝福，愿原力与你同在。”

“大师你这么说反而让人不好意思，我的确很讨厌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但我也从来不排斥智者的谏言。大师有什么想说的话，还请不吝赐教。”

“我看到的未来中，你和肖恩将成为彼此的助力，以及彼此的制约。如果一定要说个人意愿的话，我希望你能帮助他，也利用好他。”

李钰沉吟道：“帮助和利用，助力和制约？这两对词用的真不错，如果没有他那种正人君子在一旁碍事，我做事将无所顾忌；而没有我的帮助，一个正人君子在乾星系必将一事无成。放心好了，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绝地大师欣慰地点了点头。

这两人的对话，却让肖恩心中的不安越发加剧。

师父逐一向人交代着她所预见的未来，但她看到的未来之中，却独独没有她自己，难不成……

与此同时，李钰也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但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摇摇头，向绝地大师拱起了手，重复着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大师，一切都请放心。”

莫斯提马则感叹道：“如果圣殿能早一些发现你……不过这也是原力的意志吧，还是这样的你，更能承担起白银的誓约。”

而后，她便来到南无忧面前，这让女子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在场的人里，显然她的个人影响力最弱。

但在绝地大师看来，南无忧的分量，却丝毫不亚于李钰与肖恩。

“我和肖恩，是为了南鹤礼先生的意外遇害而来。如今看来，南先生终归是基于对龙人族的同情，才甘冒奇险推进了【玄黄血】替代计划。他的仁念不该被忘记，他的牺牲更不

该被浪费。南无忧小姐，你始终都是白银誓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我……”

“李钰和肖恩，很多时候就如光与暗一般矛盾对立，我可以看到他们的争执乃至决裂，而你则是让他们重新合作的关键。”

南无忧有些惶恐，但在绝地大师温和的目光注视下，她仿佛从心底涌现出勇气。

“我明白了，我会做到的，这是我应该肩负的使命，对吗？”

而后，她忍不住问道：“大师，那你呢？”

“我要留在这里。”莫斯提马淡然地说出了让徒弟惊恐的答案。

“师父，你……”

“我必须留下，这里还有我未尽的使命。”绝地大师说着，又一步回到夏一床边，“夏一先生，抓紧时间吧。”

病床上的老人，目光却锁死了肖恩，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切渴望。最终，他喟然长叹，勉强坐起一点身子，伸手指向了不远处一个镶嵌在墙体内的保险柜。

李钰行动最快，一步就闪到那个保险柜前，却发现柜门并没有锁。拉开门后，他摸出一只沉甸甸的存储卡。

“这是什么？”

夏一说道：“是我能够成为‘夏一’的奥秘，里面有着足以破灭乾坤集团的力量。”

说完，老人便颓然躺倒，仿佛魂魄都离了身体。只是，他这番话却说得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能够成为夏一的秘密，破坏乾坤集团的力量？

唯有李钰恍然大悟。

“哦，是各个要害人员的机密隐私吧？一旦公开立刻就能天下大乱的那种？”

夏一沉默以对。

李钰笑道：“的确是好东西啊，有了它，我们这群丧家犬就有了翻盘的本钱。但是，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就不怕我们一个处理不当，真的引发天下大乱？还是说，其实你根本就不在乎乾星系乱不乱了？”

夏一依然沉默。

李钰还待再说，忽然意识到什么，两步来到病床前，看着床边仪器上那陡然平直的线条，一时间只感到胸口一滞。

夏一，这个位于乾坤集团权势巅峰的老人，居然就在众人对话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然而想到之前，老人情绪激动时，那反复作响的警报声，他的死，却又显得如此理所当然。

“你们赶快离开吧。”莫斯提马忽然说道，“夏一先生的生命监控装置，连接着上层，他的死讯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传遍苍穹顶。我会在这里最后为你们争取一些时间，但你们也要抓紧些了。”

肖恩惊道：“师父，你……”

莫斯提马说道：“肖恩，很遗憾我没有办法继续在你身边指导你原力之道，但你也早就无需他人的指引。”

“不，师父，我还有很多事不明白，白银誓约，乾星系，甚至夏恩这个名字……”

莫斯提马温和地说道：“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将这么多问题一股脑抛给你，对你来说会非常艰难。但是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答案。记住，跟随原力的指引，而非我的指引。”

说完，莫斯提马推了肖恩一下，让年轻人不由踉跄，接着，肖恩就感到手腕被人抓住，身形也随之稳固。

“走吧，再磨蹭下去，就是在浪费你师父的一番好意。”

李钰的话，让肖恩终于下定了决心。

“师父，愿原力与你同在。”

“愿原力与你同在。”

对于绝地而言，再寻常不过的祝福，在这一刻却显得异常沉重。

肖恩跟在李钰身后，快步离开了这片静谧的园林，师父的身影在他身后静静伫立，刹那间两人就仿佛间隔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

而他却未有迈步向前，迎接未知的明天。

跟随李钰踏出园林的那一刻，肖恩忽然看到前方有一片开阔的观景台，可供苍穹顶的权贵俯瞰首都，遥望星海。

此时，随着星球自转，来自【乾】的光芒恰好迎面而来，在绝地学徒的视线中，那光芒澄净而凛冽，宛如白银。

这道银光，或许只是苍穹顶玻璃的滤光效果，又或许是【坤】的大气层折射光线的结果，更或许只是一个美妙的巧合。

但是刹那间，肖恩仿佛看到了未来。

他看到象征公正的银色光芒自恒星【乾】奔涌流淌，迅速蔓延到了整个星系。

他看到苦难中的龙人在欢呼雀跃，举办庆典。

他还看到自己高高举起光剑，迎着千万人的目光，宣布新时代的到来。

这些画面只是一闪即逝，却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绝地学徒知道，属于他的试炼，这才真正开始。

而他有信心越过一切艰难险阻，抵达他所预见的未来。